

我邀太湖双蚊入伙，再邀梅坞的金笛飞仙，用意就是利用他耳目，查出冷面煞星的下落。事先不将内情告诉你们，是怕事机不密走漏风声。如果黄大人几个人出不来，我另行投奔更有权势的人，一定可以追出冷面煞星盗走的珍宝。柯姑娘，请信任我。

“我还敢信任你？”少妇冷笑。

“你我已经落在侠义道人士的眼下，唯一能避免他们问罪的良方，就是投奔官方活动，他们就不敢公然挑衅了。当初我抢劫快马船，之所以不得不杀这个姓霍的假书生灭口，原因是怕他向官方告发指认我；当时我还没想到他是炼魂修士那些人的党羽。现在……”

“现在，你也脱不了身，柯姑娘。”

南人屠显然是凶怪的忠诚拥护者，所以替凶怪说话：“那小子一定看出你的底细，西山袭击他也有你一份。

那些侠义道混蛋，办事是非常固执的，一抓住把柄，就紧楔不舍，死抓住纲领不放，明暗中在旁伺伏等候机会扑上来。

柯姑娘，不要三心两意了，咱们这就快速赶往南京，水怪知道门路，放心啦！”

“你们不等黄大人了？”少妇柯姑娘意动。

“恐怕等不到他们了。”

凶州水怪打一冷战：“看那小子攻击的气势，恐怕能逃出的小贼也没有几个，何况南京来的人，一个个皆自命不凡，不会像我们一样机警，十之九会拼个玉石俱焚。走吧！”

南京像他们这种想发大财的权贵多得很呢！我认识很多，保证一搭就上。

“好吧！得赶快些。

少妇柯姑娘催促水怪上路：“别让他们追上了。据太湖双蚊说，侠义道一群男女，早些天曾经与金笛飞仙闹得很不愉快，侠与魔几乎大会梅坞。我担心侠义道那些混蛋，仍在这附近潜伏，要被他们拦住，要脱身可就难了。

他们把霍然看成侠义道的人，不敢留下来进一步打听，甚至不再理会同伴的死活，千紧万紧。逃命要紧，其他的事管他娘！

怕死的人有福了，没有人追赶他们。

掩埋妥最后一具尸体，所有的人皆感到精疲力尽。

“我跟你去南京。”

金笛飞仙咬着银牙，依然明亮的凤目中冷电湛湛：“我的幻术，一定对你有帮助。虽说邪不胜正，但他们那些人没有一个人可以称正。”

“柳仙姑，有令徒凌波燕参予……”霍然有点迟疑：“你这里……”

“这里还能保全吗？”

“这个……那些人已据实招供，他们并非真的奉命前来查案的，趁皇帝在南京游玩的机会，私自至各地搜刮财宝。他们的上司，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何处，进行不法的勾当，不会派人来查。”

金笛飞仙坚决他说：“逃走了一些人，泗州水怪就是一大祸害，他肯定会带人前来行凶的，梅坞已注定了被毁的命运。”

今天就准备封闭，准备迁至湖西的宜兴。不怕一万，只怕万一；我不能留在梅坞，冒不必要之险。霍施主，你不必劝我了。”

“我赞成仙姑一同到南京。”

林涵英小姑娘兴高采烈，唯恐天下不乱：“用幻术戏弄那些该死的害民贼，一定让他们疑神疑鬼、以为报应临头，我们就可以从中取利了。霍兄，你不要反对好不好？”

“那就按期在南京龙江关金陵老店聚会吧！”

霍然只好同意：“你这里也的确不是洞天福地，靠水贼替你们警戒，本来就靠不住，迁地为良确有必要。我得设法追踪泗州水怪，这混蛋如不及早除去，早晚将发生祸患，非宰了他不可。”“我陪你跑一趟贼窟，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。离开东山必须乘船，那家伙一定会找水贼要船的。我们这就走，兵贵神速。”小姑娘性子急，想到就做。

“也好；紧迫追踪定有所获。”霍然立即动身：“柳仙姑，日后南京见。”

“我会偕小徒准时到达，南京见。”金笛飞仙欣然挥手道别。

霍然的人愈来愈多，羽翼将成。

小姑娘是玉面天罡的爱女，玉面天罡夫妇哪能管得了她？

她像一匹没上笼头的野马，经常独自在各地游荡，小小年纪已有相当丰富的江湖经验。

这次她就是独自追查线索的，胆大包天深入洞庭东山，不但能循线索追查韵华姑娘的去向，而且准确地到达梅坞，可知她比她老爹更精明机警。

她留在东山找寻霍然，她老爹也同意她留下，她野心不小，志在取得新武林四女杰的地位。武林四女杰已在两三年前退出江湖，新的武林四女杰还没正式产生。

一旦有了野心，便变成了欲望，她不但要在武功上争取杰出，也在行为上争取杰出，结果，却变成了什么事都想插上一手，而忽略了该不该插手。

年轻任性，就是这副德行，向皇家盗宝，这种事她居然要插手。

她老爹是侠。通常，侠与官方的治安人员走得很近，也有时相互排斥、爆发利害冲突。但一般说来，双方之间维持心照不宣的默契：在可容忍的范围内，是友非敌。这种默契相当微妙，不空易长久维持，因为“可容忍的变数太大，这名词的本身就有极高的争议性，因素十分难以确定或界限。”每个人因利害关系，认定的程度各有不同，因此随时随地皆可能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，与截然不同的结果。

侠在江湖道上，在江湖朋友的心目中，不论是心理上或行为上，都被认定是摇摆不定的怪胎；一种定位介乎神与鬼的中性异类；会随七情六欲的发生，面目怪异的变色龙蛇。

但在广大的可怜百姓心目中，他们的地位倒还相当受到尊敬；

她却没想到，一旦她参予盗劫皇家珍宝，万一落在白道人士的人手中，会有何种结果。

白道人士与侠义道人士，本质上是两码子事，虽则双方人士走得很近，龙蛇难分。

白道人士并非专指治窃人员，保镖打手、专捉逃犯的人、都可称白道人士。

至于这些人是否在法外越轨，那只是个人的行为偏向，与身份无关，一个知府大人玩法，你不能指着他的鼻子否认他是官。

一旦她盗劫皇家珍宝泄了底，那就女杰无望，邪魔有份啦！想重新抬头做侠难比登天帮助金笛飞仙，霍然可以让小丫头参予，但前往南京盗宝，他当然不愿意。

两人以快速的脚程，奔向太湖双蚊的秘窟、绕渔村走了两趟，除了一些老少妇隘夕）人连嚆个少年也没留下，能提刀弄棍做贼的人都跑光了，显然在他前来讨口供之后，水贼们知道不妙，躲到别处避祸去了。

他俩却未发现‘不远处小山脊上的树林里，有人居高临下监视村中的动静，他俩却看不见藏在林中，不言不动向下窥伺的人。

小姑娘的行囊留在莫厘镇的客店，必须返回客店取行囊，约定在杨湾霍然的泊舟处见面，一同乘船离开东山，他不再前往西山游览了。

小姑娘兴高采烈走了，他一身轻松前往泊舟处等候。

】

回泅州水怪三个人，到达莫厘镇不敢停留，穿越市街奔向码头，急于雇船离去。

码头停泊了不少大小船只，其中有不少是华丽的画舫，那是有钱的大户，雇用的中型游湖船，并非有粉头的风月舟，当然免不了有些人携妓游湖。

码头人声嘈杂，游客们上上下下，刚进入码头栅口，劈面碰上两名穿得得体面，气概不凡的中年游客，与一位明眸皓齿”灵秀脱俗的穿月白衫裙少女，似乎刚由船上下来，要出栅往镇上走。

妇女应该走在男人身后的、这是礼俗。

但两位中年仕绅型的人，却走在少女身后，像保镖随从，可知少女的身份比男士高，才能有资格走弯前面。

泅州水怪一马当先人栅，眼睛在一排大小船只上探索，找回程的船只，只要能立即离去，什么船都好，必要时可使用强制手段达到目的。

“你，站住！”

那位生了一双鹰目，留了大八字胡的仕绅，突然横跨一步，拦住去路冷然叱喝，不怒而威盛气凌人。

另一位中年人，阴森的目光盯着姓柯的少妇，以及假和尚南人屠，似乎他们如果有任何异动，皆可能受到有效的控制，目光像在审贼。

少女则含笑俏立，满面春风一团和气，不像个练武的人，而是灵秀的大家淑女，罗衣胜雪俏然卓立，还真有几分不属于世俗的出尘之美。

泅州水怪三个人，携有用布卷藏的刀剑。少女与两个中年人，则两手空空没佩有兵刃。

怪眼一翻，泅州水怪狠盯着对方，眼中有极端警戒的神情，也有即将爆发的怒火。

“干什么。”泅州水怪也气冲冲反问。

“你是泅州水怪陈百川？”

“噢！你……”

“你其他的人呢？”中年人逼问。

“关你什么事？”

“闭嘴！”中年人沉叱。

既然要询问，却又要对方闭嘴，闭嘴如何口答？霸道得很。

“噢！你……” 泗州水怪吓了一跳，对方的威严神态还真令人心悸不安。

“你替古凌风几个人办事，将功赎罪在外活动了一段时日，现在你好像不在他们身边了，为何？是不是胆大包天叛逃了？”

泗州水怪脸色泛灰，打一冷战退了两步。

“说！” 中年人逼进两步厉声问。

“我……我我……”

“我要剥你的皮。”

南人屠哼了一声，被中年人这句话激怒了，快速地打开卷着剑刀的布中，要准备行凶了。

“你一动刀。一定死。” 另一位中年人阴森森他说，但背着手并无进一步行动表示。

姓柯的少妇，袖套内滑下一枚六寸扁针藏在掌心。

“你这位大嫂的可爱织手，千万不要乱抬，好吗？”

少女悦耳的嗓音极为娇柔，脸上的笑容更可爱了，但语意却含有强力的警告味，似已知道少妇手中有乾坤，一眼便看出少妇的心意：“我姓贝，是一个疑心很大的人。”

南人屠心中一寒，不敢拔刀。

姓柯的少妇也脸色一变，手上的劲道消散。

“古……古大人五……五位老爷，早些天失……失了踪……”

泗州水怪不住发抖，语音断断续续：“小的改跟在黄……”

黄永昌几位大人手……手下当……当差，替……替黄大人奔……奔走，效大马之劳。

小的天胆，也……也不敢叛……叛逃。”

“……什么？古大人他们失踪了？如何失踪的？说！”

“我们到嘉兴，找神鳌讨取冷面煞星的下落。从泗州水怪不再发抖，定下心神为自己的生死挣扎，“冷面煞星在嘉兴西水驿、劫走了宁府抄没的两箱珍宝，结果来了一个蒙面人，把我们杀得落花流水，小的跌落水中逃得性命，其他的人四散逃命下落不明。

小的……”

“且慢！那蒙面人是何来路？”

既然是蒙面人，怎知是何来路？

“不知道，小的听到有人叫他笑魔君。那人的笑声威力惊人，人耳如五雷击顶门。

“笑魔君？这人目下在镇江附近活动，并没甫来呀！”

“小的不知道是不是他。”

“你没找古大人。”

“小的找了好几天，毫无音讯，只好动身回南京，在苏州又碰上黄大人，要小的找一些朋友，查冷面煞星的下落，据说躲在大湖附近。可是，相助的太湖双蚊出了意外，昨天咱们前往梅坞，找金笛飞仙相助，本来已完全控制了梅坞。……”

泗州水怪这次实话实说，将经过说了，而有关古大人的前一段叙述；却有一半是假的。

古大人一群人已经死了，他一清二楚，却说是失踪，以推卸责任；

要让对方知道他见机入水逃走，后果不问可知。

“该死的，你根本不该带古大人黄大人，来找什么冷面煞星，追查宁府的失宝。”

中年人怒声斥责：“宁府的珍宝并没被盗劫走，而是接收押送的人监守自盗。长上在南京，仅要你负责快马船在德州被劫的美女金珠：你却带了人追查其他的珍宝……”

“大爷明鉴）小的身不由己，古大人和黄大人不愿在查快马船被劫的事上费心，J、的那敢不遵？他们只想就近追查其他的……”

“罢了！长上本来就知道你们靠不住。”

中年人显然不想追究下文：“现在跟我去见长上。”

“长上也来了？”

“对，在船上。”

中年人向左方百步外的一艘快船一指：“我们已经查出，登上快马船抢劫的人中，有一股人最为黠悍泼野，首脑叫飞天猴向仲权。这人的贼伙中，有几个是大湖附近的独行盗，你既然在太湖一带活动，正好派得上用场，长上会重用你的，跟我走。”

泗州水怪的惶恐神情，南人屠与柯少妇心中有数，这三个男女大有来头，在船上的那位长上，更是权势极大的可怕人物，怎敢抗拒中年人的要求？乖乖地跟在泗州水怪身后，前往船上听候长上的摆布。

回上次在德州抢劫快马船，泗州水怪因对付霍然，而耽误了片刻，因而没赶上登船抢劫，等于是失败了，金珠美女一无所得。

塞翁失马，岂知非福？他来不及登船，抢不到金珠美女，却因祸得福，追查失宝的负责秘探找找他，要求他合作，追查金珠美女的下落。

控制他的人，却志不在查快马船被劫的金珠美女，可能知道远走天涯海角追查困难重重，便利用他招引人手，就近追查其他的失宝，也藉机在苏杭搜刮勒索，反而把追查快马船被劫的事置于脑后。

这次，泗州水怪不能再不务正业了，必须把全部精力放在追查快马船被劫的金珠美女上啦！这位“长上”，正是查捕抢劫快马船盗群的主事人之一。

他听说过飞天猴向仲权这号人物，据说是名震江湖的独行大盗，而且是凶悍无比，做案时伤害事主的剧盗，经常将事主折磨得死去活来，最后仍难逃他灭口的一刀。

空空缥缈一群女飞贼，是贼而不是盗，以神出鬼没穿堂入室为主，技术本位，做案不伤害事主，盗与贼是有区别的。

飞天猴纠众抢劫快马船，这消息颇令人感到意外，通常独行大盗从不结伙，怎么可能找一些太湖的独行盗，组成明火执仗的强盗集团抢劫？

太湖除了十股水贼之外，的确还有不少独行盗，在水上驾船抢劫，在十股水贼的势力范围内猎食。

十股水贼对这种独行盗恨之刺骨，却又无可奈何，既抓不住把柄，也不易找到这些人兴师问罪。

秘探进入太湖地区追查独行盗，如果能获得各路水贼相助，以及太湖地区的各方人士合作，那就事半功倍容易多了，至少自己不必亲布侦查网，不需大量人手参与。

太湖双蛟是～股颇有实力的水贼梅坞的金宙飞仙是地方人士，都是拉

拢的好对象，可以利用的人才。

泗州水怪对太湖水贼的活动情形有相当了解，南人屠则是苏州地区的杀人凶集，利用他们向水贼和梅坞进行拉拢工作十分理想，泗州水怪却把这件事搞砸了。

“现在的主事人，需要更多的人才。”

主事人在中舱接见他，十余名随从像陪审官，这位主事人年约半百，高大雄伟相貌威严。

泗州水怪对这位宋大人极为恭顺，因为宋大人事实上是他的主宰。

他是泗州地区有案的水贼，在劫船失败返回南京另找目标时，被宋大人捉住的，他精明机警，愿意将功赎罪替秘探效力。

所谓罪，是指他落案的罪，与意图抢劫快马船的罪无关，秘探们并不知道他远在德州犯案的事。

秘探们有不少人在外办案，分头办事，他也就任凭秘探们差遣，受谁指挥他并无选择权，他只是众多走狗之一，宋大人并没重用他，他拨交何人指挥，宋大人似乎也不过问。

当然，宋大人知道各路查缉的负责人，派至各地活动的概略情形，工作的详情并没有深入的了解。

首先，宋大人命他将在此地的活动情形详细禀明。其实他也没有什么可说的，他只是一个依命行事的小鹰犬。梅坞胁迫金笛飞仙失败，他把责任全推给下落不明的黄大人身上。

主事人本来就负责成败，他一个供奔走的人算不了什么，混战中失败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

有关霍然的事、他实在所知有限，而且，他不敢把认识霍然的经过说出，一口咬定霍然是侠义道追踪他的人，他与侠义道人士，是天生的死对头。

玉面天罡那些侠义道高手出现东山，等于增加他叙说的真实性无可怀疑。

他怎敢说出临阵脱逃的经过？硬着头皮说谎说到底，坚称在混战中失败，他所召请协助的几个好朋友，几乎伤亡殆尽，黄大人到底是死是活，他毫无所知。

太湖双蚊已死，他是事后才知道的，他返回梅坞，梅坞已经不再有人逗留，他只好偕同劫后余生的两个人，在莫厘镇等候，打算觅船返南京归队。

宋大人静静地听完他的叙述，神情极为冷静。

除了偶或由一两个随从，就某一处疑点提出质问之外，自始至终，宋大人不曾对失踪的黄大人有所质疑，甚至显得漠不关心，对袍泽的生死存亡无动于衷。

“小的不能在梅坞枯等，那姓霍的可能躲在梅坞。”他最后说：“黄大人也许已经先走了……”

“我本来要来找太湖双蚊的，来晚了。”

终于说话了：“不必管黄大人的事了，你知道侠义道人士的落脚处？”

宋大人对黄大人一群秘探的下落，不加追问，反而对侠义道的人留意，颇令泗州水怪不安。

要他去对付侠义道人士，简直是开玩笑，有如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

“小的不知道。”

他极感不安，也确是不知道：“据太湖双蚊所知，玉面天罡那些人已经

不在东山。

姓霍的本来在西山游玩，被我们的人暗算，都以为他死了，没料他突然在梅坞出现，因此吃了大亏。”

“本座已派人去找双蚊，看来已找不到他们了。”

宋大人感到失望：“乐山本座已无人可用，本座打算要那些侠义道人士，替本座效力，你去找他们，我派人和你一同行动，先找那个姓霍的。”

涇州水怪心中叫苦，难题来了、他真不该把霍然说成侠义道人士，搬石头砸自己的脚。

一他……他可能躲在梅坞。”他心中叫苦，却不敢提出异议：“那混蛋非常暴躁，武功非常可怕……”

“本座的人应付得了超绝的高手名宿，你只要前往指认就够了。”

“好的，这就走吗？到梅坞远得很……”他希望今天不要去，不想在梅坞与霍然碰头，明天再去，霍然必定已经走了；

如果霍然被宋大人所罗致，对他又有何好处？将是可怕的灾祸，铁定会抖出他在山东德州，纠众意图抢劫快马船。

虽则那次他并没登船抢劫，但已经构成犯罪的行为，他是劫犯之一，不管他是否抢劫成功。

准备出动抢劫，与已经出动进行抢劫，罪名是截然不同的，阴谋策划与正在进行未遂两种犯行，结果也完全不同，反正都有罪，轻重有别而已。

半个时辰可以赶到。

两位中年人整衣而起，那位佩了判官笔袋的人盯着他说：

“你们三位武功都不差，半个时辰赶到州里有问题吗？”

“勉强可以啦！”姓柯的少妇冷冷他说：“我虽然是女流，先天上体质就差，武功也差，但二三十里路，相信还能应付啦！”

两人的话都带刺；轻视的神情显而易见。

“你穿云燕柯玉洁武功不算差，半空中发射飞针百发百中，手法与技巧已臻上乘，长期掠走可就不怎么胜任了。”

中年人冷冷一笑：“放心啦！在路上我可以照顾你，必要时……”

“必要时背我走，我知道。”穿云燕说这种话毫不脸红：

“我身轻似燕，累不倒你的。”

“你们去吧！宋大人挥手赶人：“原则上我要活的，但你们可以便宜行事。”

“长上请放心，他一定是活的。”中年人傲然他说，领先出舱。”

在舱面担任警戒的人，突然发出一声信号。

“派往杨湾的人回来了。”警卫大声说。

大湖双蚊的秘窟，就在杨湾的最甫端。

已出舱的中年人，站在舷板上眺望不再走动，已经准备出舱动身的涇州水怪，也停步静候变化。

两个渔夫打扮的人，登船疾趋中舱。

“怎么只有你们两人返回。”中年人在舱外问。

“守候了大半天，未发现大湖双蚊的踪影，却发现两个可疑的男女走动，鲁大人派我俩跟踪一个小村姑，一跟就跟到莫上来了，是在东山客栈的女客，可能是游湖的人。

鲁大人乃在秘窟守候：禀报后我们还得赶回去。”

“一个J附姑？住在客店？”中年人讶然问。

“那一定是与姓霍的，一同出现在梅坞的小村姑。”

舱内的泗州水怪高声说：“虽然我们查出姓霍的没有同半，但这J、村姑同时出现在梅坞，而且剑术狂野泼辣，很可能与姓霍的有关，也可能是在暗中活动的同伴。”

“派人去客店把小村姑带来。”宋大人在舱内下令。

舱外的中年人举手一挥，前舱里的四个人立即下船，由返回报信两个人带路，向镇上飞奔。

霍然与林涵英离开双蚊的秘窟，并不知道渔村后的小山坡树林有人伺伏，分手时也不知道有人跟踪，以为太湖双蚊已经死在梅坞，秘窟的余贼四散逃匿，不可能派人替首领报仇，怎会有人跟踪，霍然返回杨湾，上船休息，眼巴巴地等候林涵英前来会合，以便扬帆驶往苏州。

泗州水怪逃掉了，东山方圆八九十里，到处都可以藏匿，他那能费工夫搜寻？

一阵好等，眼看红日即将西沉，仍然不见小姑娘的身影出现，等得他心中冒烟。

三个舟子乐得清闲。已在后舱大睡懒觉。

坐立不安，他到了前舱面，目光在杨湾村的边缘搜索，期望小姑娘的身影出现。

杨湾村庄有五六十户人家，村舍散落安静如恒，看不出任何异样，村民的活动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

终于有了变化，剧烈的大吠打破了村落的沉寂。

如果是小姑娘一个人入村，绝不可能引起群犬激烈的反应。

他蓦然心动，立即入舱叫醒了舟子，将盛了重要物品的百宝囊系妥，挟起竹手杖。

交代舟子见机行事，拔出定置船位的篙，要舟子机警些，先驶离湖湾，在远处下旋，除非看菱！他的信号，绝不可驶近湖岸。

跳上岸，船立即驶离。

不祥的预感震撼着他，第一个念头是：小姑娘出了麻烦。

这俏皮慧黠的小‘r头，到哪里都会有麻烦。

看到疾走的人影，他当机立断，向村左急奔、不能被人堵在湖滩背水而战。

“他娘的！人真不少。”他一面掠走，一面咒骂：“这些混蛋以为吃定我了。”

他看到十几个人，有男有女，每个人都穿得体面，也有穿劲装的。

来人甚多，显然主事的人不敢小看他，凭他击溃太湖双蚊的实力，当然得派高手全力以赴。

果然是冲他而来的，十四名男女，从湖滩循踪追向村左，速度增加T倍、发现他的前三个男女；猛然加速有如电光流火：似乎要急于把他赶上。

“好哇！咱们来玩玩。”他也猛然加快，隐没在草木竹丛散布的湖滨南面。”

曰

曰“姓霍的，咱们有事找你商量，并无恶意。”追得最快的中年人大叫，

全力飞赶，“不可自误。”

来了一大批人，来势汹汹，会是善意的？尤其是最后一句“不可自误”分明含有警告的成份。

霍然不理睬对方警告性的叫喊，分枝拨草故意发出声响；

引对方穷追，满山满野乱窜。

林密草茂，东山整个岛都是禁伐区，除了捡拾枯枝之外，严禁采樵，不但果林茂盛，野林更是茂密，人一钻进去，视野难及三丈外，追逐真不是易事。遇林莫入的禁忌，也让穷追的人心中慎慎，不敢放心大胆紧楔不舍，以免发生意外。

片刻间，人都追散了。

暮色四起，追的人陆续返回杨湾村，这是他们分散的地方，当然得在这里集合。

十四个人已经分散，从三方分别返回。

从西北角返回的两个人，越野而走显得垂头丧气，这两位仁兄，正是在莫厘镇码头，拦住泗州水怪的两个中年人，大汗淋漓疲态毕露。

“这混蛋逃的功夫真不差，可把咱们累惨了。”

那位最先与泗州水怪打交道的中年人，满脸怒容愤怒他说：“日后他最好别落在我手中，以免我活剥了他，长上指定要活的，我绝不容许他活。

“少说几句气话吧！”同伴的火气要小得多：仰自们能不能对付得了他，还是未定之天呢！”

“你不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；一个小辈就算有三头六臂，也成不了气候。”

“是吗？南人屠七个超等的高手，在西山设下埋伏暗算，结果如何？大湖双蚊百余名悍贼，结果如何？黄大人带了四骁将号称无敌”结果如何？长上命咱们用怀柔手段对付他，原因在此。如果你心中已先定下活剥他的立场，结果很可能相当恶劣的。”

“哼！你等着瞧好了，我一定用铁丝穿了他的琵琶骨，把他弄得半死不活拖去见长上。”

“咦！”同伴突然止步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他在等我们。”同伴脸色一变。

“谁？”

“姓霍的。”

“在何处？你是不是见到了鬼？”

前面是长了一丛丛小灌木的草坪，视野可及百步外，晚霞满天倦鸟归林，哪有人影？两人的目光在前面搜视，的确毫无所见。

“他就在二十步外那丛小树下。”同伴坚决他说：“我的确看到他了。”

“他？你认识他？”

“反正……”

“所以你一定心有所思，眼便有所见……”

身后突然传来一声轻咳，用意是促使他俩注意。

两人的反应超尘拔俗，身形疾转佩刀出鞘。

英俊修长年轻书生，远在十步外，双手支杖笑吟吟一团和气，对两把光芒刺耳的锋利佩刀毫不在意，青衫的衣袂掖在腰带上，脸上甚至没有汗影。

两人以为发咳的人就在身后呢！白紧张二场、人远在十步外，没有立即的威胁。

“你就是姓霍的？”中年人沉声问。

“没错，那就是我。”

霍然仍然笑容可掬：“我跟在你们身后老半天，愈跟愈无趣。你们一个要用怀柔手段，一个要活剥了我，或者穿了我的琵琶骨，拖去见你们的长上。现在，我愿意平心静气，听你们两位说出理由，以便知道太爷霍然那一点冲犯了你们，你们的长上，到底是那一方的神圣。说吧！怀柔的先说好不好？”

既然怀柔，说的话一定中听些，不至于一听就火冒三千丈，我在听。”

两人利用他夸夸大言的机会，接近至五尺以内，两把刀蓄劲待发，气势已将他笼罩在威力圈内。

“敝长上来自京都，任职北镇抚司。”主张怀柔的中年人倒还和气：“你知道北镇抚司吗？”

“呵呵！无该知道吗？”他泰然大笑：“说真的，不知道。”

是……那就不必多说了。总之，敝长上是具有很大权势的人，官职不小，是一个与将军差不多的大官，奉命查案的大员，握有生杀大权。”

“哦！可敬，呵呵！关我什么事？”

“既然查案，人人都可能有关，”“我明白了、人人都是疑犯。”

“也可以这样说，但肯合作的人，即使是真的疑犯，也可以置身事外……不，应该说可以置身法外。”

“晤！有意思。继续说，说有关我的重要部分。”

“你与泗州水怪的事，今后你不可以再过问，他是协助查案的眼线，奉命来找太湖双蛟相助，由于你的干预，敝长上目下已无人可用，因此要和你谈谈，由你取代太湖双蛟协助咱们办案。”

“狗屁！”他粗野地怪叫，但脸上仍然笑吟吟，泗州水怪是在山东德劫皇船的悍贼，你们居然要他替你们查案，这是谁的混帐主意？居然也要我协助你”，是哪一个男盗女娼的混蛋想出的……”刀光一闪，刀气迸发如怒涛，在一旁愈听愈冒火的中年人，忍无可忍淬然挥刀攻击，刀沉力猛急如电耀，这一刀志在必得，天夕）来鸿斜劈而下，要将他斜劈成两半。

霍然不退反进，在刀锋前斜冲而出，快逾电光石火，紧附在对方的左，掠过时竹手杖一拂，敲中对方的后脑，力道不轻不重，一敲即昏。

中年人冲出丈外，砰然倒地昏厥。

人影乍动乍止，似乎刚才两人并没交手，只是双方换了方位，如此而已。

老兄，继续说。”霍然仍然双手支住竹手仗，脸上依然笑容可掬：“在我没了解情势之前，你们是安全的，苦头当然在所难免，你”=挨得起。贵长上要用怀柔手段对付我”“敝长上希望你替咱们合作办案，喳缉抢劫皇船的人，追查金珠美女的下落，会给你巨额的金银酬劳。”中年人大惊失色，但还能沉得住气：“敝长上是诚意的，这可是名利双收的大好机会，不要轻易放过了。”

霍然的震惊，比中年人更甚。

老天爷！小秋燕的事还没完没了，这些人要追查快马船被劫的金珠美女下落，等于是已经查到他的头上了，很可能他们已得到线索，所以派人用手段对付他。

‘去你娘的！他脸鱼一变：“ 泗少水怪目下在何处？

‘你不能再过问泗州水怪的事）你……你不要逞强。” 中年人恐惧地后退，刀不敢挥出：“ 你有人在我们手中，你最好安份些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他心中一跳，果然不幸而料中，林姑娘已落在他们手中了。好是玉面天罡的女儿 L，那位侠义道可敬的大侠，是你们可以利用权势，诱使他替你们卖命的可怜虫，早些天为了太湖双蛟的水贼，他和我狠拼了两三百招，他没赢我也没输——我本来就打算勾引他的女儿，以帮助我提高身价扬名立万。哦！贵长上尊姓大名呀？”

“姓宋，你问他……”

“我要你们替我传话。” 他在赌，赌林涵英不吐露合作声援梅坞的事：“ 你呢？贵姓大名？”

‘在下姓贾，贾天禄，世袭百户。你想通了吧？要我传什么话？”

‘呵呵！想不到阁下是货真价实：地位甚高的军人世家，失敬失敬，但愿今后，你能让我对你继续保持尊敬，请你替我传话给贵长上，玉面天罡的女儿是我的，如果贵长上明天午之前，没把她送到杨湾交还给我，你们得随时准备对付我的雷霆袭击。

“你……”

“记住了吗？”

贾天禄的刀刚举起，竹杖已搭上了时弯。

声响，贾天禄挨了一耳光，佩刀失手掉落，急退两步几乎摔倒）

“下一次，你就不会如此幸运了。” 竹杖点在贾占禄的回喉下，霍然的话字字震耳：“ 你如果不想传话，我另找愿意传的人。” “你……你的意思……” 贾天禄快要崩溃了。

“我把你们两人打得半死，捆起吊在这附近，奴后去找另（的人，你们还有 + 个人即将返回、我敢打赌，他们一定有人肯替我传话。”

“我……我愿意传话。”

“好，” 你可以弄醒你的同伴滚蛋了。霍然歧了杖，大踏步离去。

曰

曰十四位男女，狼狈地连夜赶回莫厘镇。

霍然像一个鬼魂，跟在后面紧楔不舍。

天干，莫厘镇便暗沉沉，没有夜市，镇民与游客皆不再外出。在船上住宿的人，也不再上岸走动。镇本来就不大，夜间没有什么地方好玩的。

有几艘中型的游湖船，灯火辉煌颇为热闹。

宋大人的这艘船，灯火全无戒备森严。

码头区其实没建有码头，船只皆紧靠湖岸停泊，稍大的船半搁上滩岸，小型船只则用篙定船，篙从船头的篙眼插入湖底，十分方便。

霍然悄然出现在湖岸的草丛中，静静地观察船上的活动情形。

宋大人的船十分抢眼，插有五面各式各样，百姓们弄不清是啥玩艺的旗帜，只有官方的人，才知道每面旗帜，所代表的单位与意义。

旗以红色为主，船舷外侧上端，也涂了一道红色的标线，普通船只外面，是不许涂漆颜色的。

霍然认识这种船，与皇家的快马船相同，都是快船改装的，但小有区

别，这艘船的红边稍窄五寸。

这种船是快船改装的，船型稍加改变，舱座扩大，可以载马匹，所以称马船；多加了四支桨，所以叫快马船。本来专属水军江淮卫与济川卫两卫使用。后来京师北迁，这种南京龙江船厂精制的作战用船（仅用于江河作战），完全成为专替皇家运送物品的船只，不再拨交水军使用，名义上属南京兵部掌管，其实已完全成为皇帝的专用船只，是皇家的器用物品专用船。原来有九百九十八艘，月下已增至一千二百艘，往来南北两京，在槽河经年往来不绝，任何船只皆须回避。

宋大人所乘的这一种，型式虽与快马船相同，但船外的标线稍窄，真正的名称是卫风快船。原属于南京锦衣卫使用，现在也成为皇家运送物品的专用船了。

这种船坚固、快速，两舷有防箭垛，有格斗的空间，要破坏这种船，还真不是易事。

但他不能让船驶离，驶离就迫不上了，两张大帆在太湖可跑八面风，任何船只也难以追及。

在决裂之前，还不能杀上船去。他不能让林涵英受到伤害，小姑娘在他的心目中，已留下相当鲜明的印象，顽皮慧黠俏丽活泼，与小秋燕完全属于不同类型的人。小姑娘一定被囚禁在船上，杀上船去对小姑娘将有致命的危险。他小心留意动静，像窥伺猎物的肉食兽。前舱面有一名警卫，舱顶也有一个，可监视两侧其他船只。舵楼也有一个，可监视船尾部，共派有三名警卫，可知船上必定载有许多人，一个更次换哨，一夜就需要十二个人警戒。

他悄然溜走，返回时携有不少零碎，远在左侧百步外，脱得赤条条地下水。

他的水性非常高明，在涪河练水性下过苦功。

卫风快船的后艄相当高，所以作战时视野广阔，舵柱长，舵大，要破坏舵，得使用巨斧，那就会发出声响，成功的机率大小，任何物体敲击，船上的人皆可发现，船停泊时即使有小风涛，船上人都可听到或感觉到声响。

攀上舵，搭上两根丁字棍做杠杆，一端搭在舵上做支点，丁字接触处成为重点，支点另一端的力点放在肩上，沿舵柱插入五枚尺长的四角大船钉，利用丁字棍的顶端，将钉慢慢楔入舵柱的间隙内，抬棍加力，无声无息将钉一分分顶入八寸左右。

舵柱卡死了，转动不了啦！再将几根木棍捆牢在舵板上，舵便会校漂流物或水草缠住，船便成了死船，漂流像死的水鸭子。用桨行驶，也慢得像拖重车的老牛。

短期间这艘卫风快船，不可能驶离东山了。要拔出那工枚用千斤顶原理楔入的船钉，必须将船拖上岸修理。

当然他明白，宋大人不会将小姑娘释放。

这些军爷们军令如山，残忍冷酷，不接受任何威胁，即使主将被俘被

当成人质，也不会接受条件，代理的人必定断然毫不迟疑执行命令。

他还没有与宋大人谈的份量，宋大人对他的唯一要求是绝对接受控制。

在心理上他已经有所准备，只等太阳当顶。

天一亮，镇上活跃起来了，小市街形成的小市集颇为热闹，各种活蹦活跳的鱼鲜应有尽有。

食店的店堂高朋满座，一群群游湖客有男有女，有些携家带着，在店中早膳，各种精巧的点心食品，又让食客大快朵颐……

霍然忙碌了大半夜，但毫无疲态，泰然自若进入一家门面颇具规模的食店，一个人在角落的小食座，叫来几味点心自得其乐进食。

他以为卫风快船上的人，必定在船上早膳，不会跑到镇上进食，而且，碰上了他也不在乎。

卫风快船上总人数不可能超过半百，不可能每一个都是了不起的高手，在市镇出动五六十个人手，想拦住他谈何容易？

出了事就不要怕事，愈怕日子愈难过。

大群杀人放火的水贼他也不在乎，这些官方人士岂能奈何得了他？初生之犊不怕虎，他敢向任何名家高手挑战。

这次，应该说是他有意生事，也可以说，他要制造更充分的借口，与这些皇家秘探周旋，制造充分的理由与对方决算。

林涵英被掳，是表面的原因和借口，“其实，骨子里的原因是小秋燕的安危。

这些人，才是追查快马船被劫金珠美女的调查干员。

姓宋的既然能查到大湖来，距杭州已是不远，不怕一万只怕万一，他得花些心机，切断一切指向小秋燕的线索，阻止这些秘探南行。

聊可告慰的是：目下还没有立即的危险。至少，他们并没查到他这条线索。

知道他救走小秋燕的人，只有笑魔君父女，以及唯我神君葛杰，这些邪道怪杰，绝不可能透露口风。他离开的当时，笑魔君并不知道他具有惊世的武功，根本不知道他是否能带走小秋燕突围逃生。

当时闹江龙一群人，倚仗人多群起而攻，并不能肯定笑魔君从出山虎手中所救走的小姑娘姓甚名谁”甚至无法证实笑魔君有否得到金珠美女。

他仍然担心，另有忧虑的事。

出山虎一群强盗，是涇州在陆上横行的悍匪。涇州水怪陈百川，是涇州水上行劫的匪类。

两股水陆贼人，同时向快马船袭击，出山虎幸运地登上快马船，抢得金珠又带走一名美女，如果出山虎的贼伙没死光，早晚会被涇州水怪查出线索，那么，目标便会指向他了。

涇州水怪找上了他，会不会是这混蛋得到了些什么风声？

目下涇州水怪搭上了追查金珠美女的秘探主脑，危险性增加了十倍。

如果他知道秘探拦住涇州水怪时，涇州水怪说出燕湖庄的蒙面人，可能是笑魔君，秘探当时指出笑魔君在镇江活动；

那么，他恐怕更为担心，更为忧虑了。

任何人任何事，如果牵扯上小秋燕，他都会担心忧虑，而似乎这些人与事，却逐渐牵扯在一起了。

他的思路，已转向遥远的杭州，忽略了邻桌的食客已换了人，有三双

表情神秘的眼睛打量着他。

三个食客两女一男，男的是中年仕绅，穿得体面人才一表。两位女的一是穿彩衣裙的少妇，一是罗衣胜雪的少女。

少女正是拦住泓州水怪三个人的女郎，曾经警告穿云燕柯玉洁不可妄动，自称姓贝，是一个疑心大的人，意思是穿云燕的手如果乱动，就可能引起她的疑心，很可能先发制人。

不但穿云燕柯玉洁不敢妄动，假和尚南人屠竟然也不敢撒野，一阵心悸撼动他的神智，有汗毛直竖的现象发生，一股无形的、微妙的压力笼罩住他，像浪涛般一阵阵向他涌发，愈来愈强劲。

一般平凡的人，以及绝大多数感觉迟钝的人，不可能感觉出这种压力的存在，直至凶险光临也浑然无知。

他感觉出这股压力，比在南漳庄与北斗星君见面时，所感觉出的压力强十倍，气势凌厉直撼灵智。

深深吸入一口气，汗毛开始松弛回复原状。

他并没收回遥远的眼神，显得漫不经心吃了一口点心，这才不经意地转头望向食厅的食客，最后目光终于落在邻座的三个男女食客身上。

他身上的感觉变化，只有他自己清楚，旁人是无法察觉的。除非同桌的人，曾经仔细观察他脸部、颈部、双手，或可看到汗毛竖立的怪异现象。

三男女正向他注视，眼神怪怪地。

他眼前一亮，虎目生光。

“哦！真够标致！”

他脸上出现兴奋的神情，盯着贝姓少女喜悦地自言自语：

“所谓美如天仙，大概天仙就是这么美丽可爱的了，或者什么如花似玉……”

贝姓少女与他隔桌相对，双方都可以观察对方的神色变化。他的自言自语，声音虽低，但隔桌的三男女，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。

“你胡说什么？”贝姓少女突然嫣然一笑，用悦耳的嗓音笑问。

“哦！休怪褻读。”

他似乎神魂入窍，汕汕一笑：“出自衷诚的赞美，小姐休怪胃容。其实，他确是心动了。”

这期间，他与许多年轻貌美的姑娘们相处，除了他衷心喜爱与关切的小秋燕之外，都是些武功奇高，眼高于顶的女英雌。

严格他说，这些姑娘们不能算美，只是灵秀的黄毛、厂头而已。她们从不想打扮自己，小闺女们也不可能违反世俗刻意打扮，更谈不上女人的风华。缺乏风华也就缺乏让人一见心动的蛙力，真不配称淑女。

当然也碰上了不少女人中的女人，比方说空空缥缈几个女人，天涯三凤也是人间尤物。但所处的情势不对，不可能见面便生翁念，更不可能一见钟情，不你砍我杀已经不错了。

今天，他总算发现了他心目中认为可以称得上风华绝代的少女了。这位美丽灵秀、罗衣胜雪高贵而又可亲的女郎，给予他的印象非常强烈，与他所曾经接触过的漂亮女人不一样，怎么看也是亮丽的淑女。

不一样就是不一样，这少女挑逗性的笑容动人极了。

坐在侧方的中年人似乎也相当和气，向他泰然微笑示意打招呼。

“相见也是有缘，过来坐。”中年人拍拍食桌，表示请他过来同桌，同时

向店伙打手式示意，要店伙把他的食物搬过来。

“对，相见也是有缘。”

他在贝姓少女对面落坐，四个人各占一方：“小姓霍，雇船游洞庭东西两山，已经来了好些天啦！看诸位的气概风华，猜想也是来游山玩水的。请教诸位尊姓。”

“在下姓章”中年人也只说出姓而不道名，随即替两位女伴引见：“曲小姐与贝小姐，咱们都是京师人，前来江南游玩的。哦！霍公子是江南人？”

京师，大得很呢！领有八府、卅七州，县一百卅六。

江南，范围更大，霍然家在山东，但住在潜河要埠左近，往来的船只，几乎全是江南籍。

京师北迁，有不少江南人被迫随同北上定居，因此他模仿江南口音说话，不留心的人还真不易分辨真假。

“差不多。”

他信口敷衍：“能远从京师来江南游玩，普通百姓是很难获得机会的，诸位想必是京师的权贵，才能鲜衣快船下江南。

近来有大批的京师权贵南来，公私两便，只怕乐不思蜀呢！江南的风光，北地人士通常流连忘返。”

“你知道我们的来历，是吗？”贝姓少女笑问，明亮的凤目紧吸住他的眼神。

“不知道。”他泰然摇头，注视对方的眼神兴奋热烈。

“霍公子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。”

这句话，就不像出于淑女之口了。

“真的。”他正经八百表示说的是真话：“我到苏州游玩没几天，太湖附近对我来说，几乎全然是陌生的，所认识的人有限。”

“哦！我相信。”贝小姐矜持地微笑：“刚才，你的心已飞向遥远的天边。”

他的虎目中，神采已经敛去，先前注视贝小姐的热烈眼神，很快地变得迟滞、茫然。

“是的，飞向遥远的天边。”他像学舌的鹦鹉。

“有你思念的人？”

“是的，一个要好的朋友。”

“为何不在太湖？你应该把心放在大湖，你不是要一个小姑娘吗？”

“太湖我没有朋友。”他死板板他说。

“有仇人？”

“很难说是不是仇人。”人生在世，难免与人结仇，有些仇是可以容忍的，有些仇却刻骨铭心。”

“你是宽宏大量的人吗？”我希望我是。”

“你觉得我这个人如何？”

“哦！美如天仙，一定是名门淑女。我……我一眼就看上你了，你是我心目中梦寐以求的漂亮女人，你是我愿意穷毕生精力，愿意付出一切以争取追求的伴侣……”

右面的章姓中年人，左手食中两指点在他的右章门穴上，点穴的技巧极为熟练，不用看也正中穴道。

左面曲也高明，纤纤玉手抚上了他的左颈侧，五个玉指五条经脉：手阳明大肠经、足太阳膀胱经、足少阳胆经、手少阳三焦经、手太阳小肠经。

这是说，除了前后之外，头部的两侧包括脸部的一部分，手脚通向头部的神经系统，已被大部分控制住了，当然也影响血液循环系统。

他不但手脚已受到控制，神智也受到主宰，这比用驭神术霸道多多，因为手法稍有差错，经脉便无法复原，他将成为一个大白痴。

“我带你去见你所要见的人。”贝小姐盈盈离座，向店外走：“你还可以派用场，你会听话乖巧。”

“是的，我跟你去见我要见的人，人会听话乖巧，我保证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离座。

贝小姐的地位相当高，以往她一直走在随从的前面，这次也不例外，领先袅袅娜娜出店。

霍然像一个尽职的跟班，乖顺地在后尾随。姓章的中年人与曲小姐，在他的左右后方亦步亦趋。

离店十余步，前面街边站着一位老村夫，一位小村姑，用惊诧的目光盯着这四个衣着丽都，人才出众的奇怪游客发怔。

“他们在干什么呀？”小村姑突然大声指指点点：“会不会是水贼在这里绑架游客？大家小心。”

她这一嚷嚷，立即引起一阵骚动。

游客比镇民多，一听有水贼绑架，那能不惊慌失措？整条小街行人纷纷走避。

如果他们奔向码头上船，必定引起更大的误会。

“你们先走。”姓章的伸手向右面的小巷一指，大踏步抢出冲向小村姑。

小村姑大概知道这些人不好惹。扭头便跑。

“有水贼抢劫，有水贼抢劫……”她一面奔跑一面大叫，像老鼠般在慌乱的人群中窜走如飞。

贝小姐钻入小巷，伸手拉住霍然飞奔，裙袂飘飘速度甚快，淑女的风华消失无踪。

霍然躲在湖岸上侦查卫风快船期间，没发现船上有多少人走动，舱门舱窗紧闭，也看不到船内的情形，猜想林小姑娘必定被囚禁在船上。对在船上走动的少数几个人，他毫无印象。

他估计错误，卫风快船上固然住了不少人，却有一些人寄住在镇上，自从重新掌握了泗州水怪之后，两面的人往来几乎中止了，派人往来也不公然进行。

进入一座宅院，随后跟入的曲小姐立即关闭院门。

人可能有大部分在外活动，宅中只留下四个人歇息，接到贝小姐，人人感到兴奋，立即派人前往码头登船禀报，将霍然安置在客院的内房中。

霍然象个大白痴，任由摆布神色茫然。

“我们先问口供。”

贝小姐向曲小姐得意他说：“先了解他与那些侠义道人士之间的关系，再决定如何运用他帮我们罗致人才。”

“贝小妹，长上的脾气不怎么好。”

曲小姐脸有难色：“如果不让他先审问，你我将有大麻烦，宋大人刚愎自用，你不是不知道。”

“问口供本来就需要再三盘问呀！我们先问岂不可以争取时效？不要你负责，你到前面去等候。”

贝小姐脸有不悦神色)挥手赶人：“我施的禁制，我先审问理所当然，你请吧！”

“贝小妹，你……你不是动了……”

“你闭嘴！”

贝小姐恼了：“你想说的话我知道，动了私心，是吗？我一直没有培植心腹实力的念头，没有网罗羽翼壮大自己的野心。如果我有意。在京都我就拥有可观的局面了，用不着在江南网罗人才，你可不要胡思乱想。”

“这个人，依我看也是虚有其表，能对付得了泅州水怪太湖双蛟，也不能算是顶尖的超拔高手，片刻的御神小技，他就完全灵智涣散了。”

“好吧！你问好了。”曲小姐摸摸霍然的颈侧：“要不要我解所制的经脉。”

“你的制脉手法拙劣得很，难得倒我？算啦！”

贝小姐将曲小姐含笑往房外推：“该解禁制时再替他解，我不想多费手脚解了再加制。”

“当然啦！我哪有你高明？”曲小姐并不介意：“你是宗师级的名家绝学继承人，我这点雕虫小技见笑方家，我在外厅等，如需助手可招呼一声。”

贝小姐关上房门，打开窗阳光泻入，空气特别清新，房中幽香扑鼻。

“你坐下。”贝小姐指指房中唯一的长凳：“你和玉西天罡曾经大打出手，据说几乎反脸成仇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你难道不是他们的人吗？”“：

听口气，便知机警的林小姑娘；并没招出内情，口供可能真真假假令人难以判定。

但可疑的是，宋大人身边，既然有贝小姐这种御神专家在，林小姑娘不可能不和盘将内情托宋大人用他的方法，亲自盘咄供，不需属下代劳。

这是冈临自用的人的通病，不足为怪。

正德皇帝就是一个冈(惶自用的狂人，也喜欢亲自问口供。

王阳明先生捉住了宁王，正德皇帝却要王阳明把宁王再放人部阳猴，让他带了御林军亲自去捉，要捉住亲自审问。

他经常带了官用础蓟州、怀来，名义上说是去找蒙古人打仗，而蒙古人却远在数千里儿其实却是沿途抢劫，掳漂亮的女人，连各州县官吏的漂亮夫人，也照掳不误，曾经捉住了几个所谓“贼”的人，亲自审问。结果可想而知，被审的人可能不是真的贼，哪有口供可招？他一怒之下，把几个人的皮剥了，制成几具漂亮的人皮马鞍，骑在鞍上消气。

皇帝在南京荒淫游了几个月，在今年润月班师返京，在淮安清江浦钓鱼，船翻了几乎淹死，从此大病缠身，奄奄一息。

龙舟到达通付；，已经等于是到了京都城外，大概他自知老命活不了几天，心血来潮提出宁王审问。

宁王已经知道必死，那有好脸色给他看？结果，他一怒之下”堆起柴草，=把这位祖叔一家老J、烧成灰，真成化骨扬灰以消7口恶气。

这种人间口供，那能问出结果来了这位宋大人，也可能是这种货色。

这位贝J、姐，才是真正问口供的行家，先用御神大法控制对方的灵智，制经脉穴道以防性憎突变，再用御神大法问卜供，受制的人必定有问必答。

“我怎么可能他们的人？”

霍然用死板板的声音回答：“听人说，他们有些侠义道人士，暗中替官府做保鏢。

我不喜欢，我想试试他们是真是假。”

“你为何不喜欢？”

“我准备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，抢劫官府的珍宝。有侠义道人士做官府的保镖，会影响我的劫宝大计。泗州水怪就曾经在山东，纠众抢劫快马船，我准备用各种手段，逼他无处可以容身，逼得他走投无路，就会死心塌地和我合作任我摆布了。”

“噢！原来如此，想不到你还真的工于心计呢！真该死！”

你知道泗州水怪和我们合作吧！”

“是的，你们所乘的就是快马船。”

他有问必答，毫不迟疑：“你们一定已经查获被劫的一些金珠美女，我得好好盘算利用他接近你们。”

“该死的！我们本来打算要利用你，召集一些人手，替我们追查飞天猴向中权的下落，本来我们打算找太湖双蛟协助的。飞天猴从快马船上，抢走了四大箱珍宝，带走一名美女，很可能逃来太湖藏匿。

看来，你既然有意抢劫官府，我们不能用你了，我们无法改变你的心性，强迫你合作，早晚会酿成灾祸。”

“我要自己打天下，谁也改变不了我，你们到底查获了多少珍宝美女？飞天猴真躲在太湖附近？”

“你不要反问。”

“是的，不要反问，抢劫你们的船，势在必得，正午一过，我就有了登船抢劫的借口了，主意很妙。”

“你死了，就没有什么好抢的了。”贝小姐的食中两指，在他的胸口肋腋又画又捺。

那是手厥阴心包络经的天泉、天池两穴，与手少阴心经的极泉、青灵两穴。最后在任脉从下向上拂，整条任脉可能全部变形。

霍然浑如未觉，坐在凳上神情木然。

“等长上问完口供，你就可以安息了。”

贝小姐最后拍拍他的肩膀：“他不会反对我这么做，因为他知道我不怕他反对，你人不错，所以我不希望他把你凌虐至死。可惜，你不能为我们效力。”

贝小姐再拍拍他的肩膀，转身举步出房。

“你也是一个好女人，我的确很喜欢你。”身后传来霍然的语音：“你如果不向我下毒手，毁我的经脉，我真舍不得用重手对付你，虽则你要我死是出于好意，以免我死得痛昔，可惜，你不让我喜欢你。……”

贝小姐大吃一惊，讶然回身死瞪着他。

他站起整衣，泰然自若。

贝小姐突然警觉，一闪即至纤手疾伸。

霍然更快，手一抄便扣住了贝小姐的脉门，扭身闪电似的伸脚相胖，将贝小姐压倒长在凳上，在背部拍了三掌，后脑再敲了一记，将人扛上肩，破窗溜之大吉。

所处位置远在镇后的小山坡上，林深草茂但视野辽阔，远眺镇前的湖滨；大小船只像是玩具，活动的人小得像蚂蚁。

罗衣胜雪的贝小姐，被按坐在树下”可以看到水天一色的湖景）可以看到镇上的房舍。

温暖的阳光也令人显得懒洋洋，美好的湖光山色似乎也无法令人振奋，

最好能在树下睡一觉) 以便消去昨晚与今晨的疲劳。

霍然就显得懒散, 倚树假寐显得漫不经心) 对身侧曲线玲珑美丽动人的贝小姐, 也视若无睹毫无振奋的神情流露, 休息第一, 美女在旁引不起他的兴趣。

“其实, 他真被这位贝小姐撩拨得心中不平静。

“我们三个人, 都是点穴制脉的高手中的高手。”

贝小姐盯着他说: “怎么可能三人分别出手, 制你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人, 竟然没发生丝毫作用? 我不信你已经练至不坏金刚境界了, 你的年纪并不比我大多少, 那是不可能的事, 你得花四十年或一甲子岁月苦修。”

“因为我身上, 穿了一件蚊皮软甲。”他信口胡扯, 半闭的虎目表示他并没睡着。

“鬼话。”

贝小姐脸上有了可爱的笑容: “你身上除了一袭青衫之外……我是玄灵正教教主的得意门人, 御神大法与役魂大法皆学有专精。告诉我, 你用什么绝学破解我的法力?”

“笨女人, 你把我看成大白痴? 我会告诉你吗?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别吵别吵, 我在睡觉养足精神, 等正午过后, 把你的长上送下地狱。”

“霍公子, 何必呢? 敝长上的确有意重用你, 何不抓住机会大赚一笔? 实在犯不着你冒险去抢皇家珍宝) 把在山东被劫的金珠美女找回来, 随便给你抓一把, 也可以平平安安快活逍遥一辈子。”

鼾声震耳, 霍然睡着了。当然, 一个练气有成的人, 睡熟时即使疲劳过度, 也不会发出鼾声。

“你听我说……”贝小姐大叫。

你烦不烦呀?”霍然恼火他说: “干脆点了你的哑穴, 也好耳根清净。”

“你这样走极端, 对你又有何好处呢? 我们只获得飞天猴的点滴消息, 船上并无追口的金珠美女, 必须捉获飞天猴才能追回赃物, 你帮助我们……”

“我明明白白告诉你: 要抢, 我到你们搜刮天下财物聚积的地方抢。就算我知道飞天猴的下落。也不会帮助你们去捉他。”

“你喜欢我是不是?”

“在你下毒手制死我的经脉之前, 我的确喜欢你。”

“我的确是不忍见你受折磨而下手的) 宋大人是一个冷血的屠夫, 你如果被……”

“我不想听你的花言巧语, 你们都是一丘之貉, 杀死妨碍你们的人, 是你们的一贯手段, 不足为奇。不过, 我不是冷血的人, 如何处置你, 确是一大难题: “把我放了, 我回去劝宋大人释放你要的小女人, 如何?”

“哈哈! 你想得真妙。不过, 我不希望你在送性命。”他大笑。

“什么意思?”

依你所说, 你那个长上, 绝不可能交换的, 他控制了那个小丫头, 以为可以控制玉面天罡那些侠义道人士, 胁迫那些人替他卖命。那么……” “又怎么啦?”

“你会死, 一定死。”他肯定他说。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我也制经脉的专家, 我会制了你的经脉, 所定的时限, 几乎不

差分秒。你那个长上刚愎自用，为了保持他的威信和尊严，他不会接受胁迫，所以拒绝把小丫头送往杨湾。

你的生死重要，但绝比不上他的威信尊严重要，所以你一定死，他不在于你的死活，我在乎，因为我喜欢你，不做杀你的刽子手。”

“，”你不会制我的经脉吧？”贝小姐脸色一变。

“如果不制，我能得到什么？我岂不成了真正的大白痴？

所以……

“我愿冒险，贝小姐咬牙说。”

“我却不愿意)”他断然拒绝”“那你到底有何打算？就这样制住我的经脉、把我留在这里自生自灭，让野兽吞噬？”““东山已经一两千年没有虎了。”

“但有野狗，野狗吃人平常得很。

“我把你放在树上去，解决你的人之后，再回来释放你。”

“如果你回不来呢？”

“我一定可以回来。”他说得信心十足。

“那可不一定哦！长上身边人才济济，武功一个比一个高明，你没有多少机会。何必呢！霍公子，我真的愿意为你尽力，阿他陈明利害，树一个可怕的劲敌，对他的任务执行有百害而无一利，他会答应放人的，相信我，好吗？喜欢一个人，怎能让喜欢的人去死，我只是奉命行事，你就不能原谅我？”贝小姐是柔柔的声调向他恳求。

来软的，他可就傻了眼。

在他的计划中，本来就没有擒人交换的打算，更糟的是，他的确喜欢这个风华绝代的少女。

拖起贝小姐，三掌两指解了所制的穴道。

“替我禀话传到。

、他毫不激动他说：“告诉那个什么宋大人，释放玉面天罡的女儿。如果不，今后不但侠义道士要找你们算帐，我也会找邪魔外道和你们玩命。

=：记住，距正午还有一个时辰，届时不放人，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了，你今后别让我碰上，释放林小 r 头，修妥船，你们最好扬帆返回南京、以免死在太湖回不了京都。凭你们这些人，便敢明目张胆在大湖耀武扬威，欺太湖无人，什么人都招惹，是活不了多久的。你可以走了。

“小”r 头与你到底是敌是友？”贝小姐一面活动手脚一面问“迄今为止，敌友难分，毕竟我和她曾经同在梅坞现身，她找水贼我找泗州水怪。景重要的是，我不希望侠义道士和你们并肩站，你们利用她胁迫玉面天罡那些人合作，对我极为不利，记住，下次不要和我碰面。”

“当然我不希望再见。”

“但由不了你，是吗？”

“对”“那就各凭运气吧！你走。”

“我叫贝秋霞。”

贝小姐主动说出姓名：“家师玄灵教主，目下在南京皇上身边。皇上身边的十神仙十活佛中，家师号称活神仙，但道术玄功在排名上，名列中等以下。如果你妄想劫取皇家珍宝，可说九死一生毫无机会，我会尽力劝说来大人释放林小丫头，可惜我无法保证能否成功，如果成功，我们后会有期，我要交你这位朋友。如果不成功，我也将尽量避免和你再见、她袅袅娜娜地走

了，在十余步外转身，凝视霍然片刻，眼神十分复杂，呼出一口长气，这才转身走了，之后不再回头……

霍然本立片刻，摇摇头叹了一口气。他觉得日后见面，委实无法向这个可爱的敌人。

下重手辣手摧花。

他必须逐走这些人，不能让这些人查出小秋燕的下落。

这位可爱的敌人叫秋霞，又是秋，仅凭芳名中的秋字，他也无法向贝秋霞下毒手。

他几乎可以肯定，贝秋霞不可能促使林涵英获得释放，两人肯定会再见，而且是兵戎相见。

整妥衣衫系好百宝囊，他动身回莫厘镇。

他认识那位老村夫和小村姑，这一老二少在街上穷嚷嚷，间接促使贝秋霞奔回住处，而不奔向码头上船，让他有机会擒走贝秋霞，有机会了解宋大人的底细。

他相信老村夫老小两人，一定仍在镇上活动。

镇上房屋参差，游客甚多，宋大人那些秘探，想在镇上困住他谈何容易？

回辰牌未，舟子才发现舵失去作用。而所有的秘探，皆在莫厘镇外大索疑犯，搜寻贝秋霞的下落，乱得二塌糊涂，无去在短期间整修船舵。最后雇了不少人，把船拖上岸修理，这才发现是被人故意破坏的，把宋大人气得暴跳如雷。

船无法离开了，舵柱受损，柱轴也需整修，宋大人也无素离开，咬牙切齿要捉住霍然化骨扬灰……

派了几个人，至各村落寻找侠义道人士，猜想玉面天罡一群人，仍然在各处漫游，不可能把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不管。

“只要能找到那些侠义道高手名宿，不怕这些高手名宿敢拒绝合作。”贝秋霞安全地返回，已是午牌初。

果然不出霍然所料，宋大人断然拒绝放人。

五六十名干员，撤回码头戒备，严防霍然再次破坏船只，船如果被毁，脸往哪儿放？

他们有自知之明，在镇上是不可能把霍然擒住的，派人在码头布伏，等候霍然闯进来是上策。

心中最害怕的人是泅州水怪，随时都在打主意逃走，也只有他知道霍然神勇不可抗拒，宋大人这群高手，其实比他所追随的古大人黄大人，强不了多少。

一个心怀鬼胎的人，唯一的想法便是一看风色不对，保命要紧逃走第一，哪有勇气和霍然拼命？

码头紧张，镇上却安静如恒，但也暗潮激荡。

回曰口回口口霍然是愈来愈精明了，经验也愈来愈丰富。

秘探们一定在镇中派有眼线，他成了注目的危险人物，很可能勒令东山巡检司合作，巡捕不敢和这些打出南镇抚司旗号的人作对，很可能动员镇民对付他，所以他不敢大意，不再公然在镇上露面走动。

他先绕镇走了一圈、留心镇内的动静，绕到镇东，所到忽起忽落的响

响声，心中一动，借草木掩身，小心翼翼探索而进，免起鹞落快速地接近。

前面树隙中人影一闪，传出一声暴叱）枝叶摇摇，然后是一声怪笑，人体掷倒声入耳。

“老魔的笑声走了样，有点不妙。”他自言自语，向前一窜快如电火流光。

五个人，把老村夫与小村姑堵在两株大树下。

两人手中空空，剑不在身上，大概白天在镇中活动不便带剑，以免引起注意，发现情势不对，已滩返回客店取兵刃防身了。

四个中年人与一个中年妇女，穿得都很体面，手中却有刀剑，五方合围显然占了上风。

老村夫是笑魔君，佃寸，占是傅玉莹，扮像颇为传神，可“借化装易容术不怎么高明，两人都浑身大汗，可知已经追逐了一段时间了，精力将竭，脱不了身。

这些秘探都是高手中的超等高手，两人的情势极为险恶。

那位姓章的秘探向泅抖水怪说，笑魔君在镇江活动，显昧消息不确，老魔父女却与秘探同在东山出现。

五方合围的人，大汗彻体，精气耗损得差不多了，而有两个中年人衣衫凌乱，灰头土脸，身上沾有草屑，显然字剑在手，依然吃了苦头。

“你这老鬼刺真的很发起威不可能是低三下四的鼠唇”那位留了鼠须的中年人，并不急于挥剑扑上，要乘机喘息，显然还没认出老魔的身份：“你不敢亮名号，一定与玉面天罡有关，等捉住你之后，不”泊你不露出本来面目。说，你与玉面天罡有何交情？”

“哈哈！去你娘的交情。”

笑魔君的笑中气不足，已没有慑观的魔力：“老天与他势同水火，见面不你死我活已经不错了。”

那么，你是霍小狗的同伴了，是吗？”中年人继续探口风。

“老夫不认识什么霍小狗。”老魔当然否认：“镇上的大狗小狗比人还要多，老夫怎能认识一头小狗？没知识。”

“少给我装疯扮傻。”

中年人厉叫：“早上你两个见到他之后，就大叫大嚷引走我们的人，不死心一直就在镇内镇外）鬼鬼崇崇窥探。你一定知道他仍在镇上，快招出他的藏匿处，免吃苦头，招“去你娘的……”中年人一声冷笑，剑发人进，喷射出一道激光，狠招飞虹戏日淬然突袭，迸发的剑气如骤起的风涛，速度惊人，志在必得。

笑魔君向侧一闪，一掌斜吐，避招反击妙到颠毫，一代老魔名不虚传，掌出风雷随之，大概也乘机恢复了四五成精力，掌劲依然相当猛烈。

中年人来不及收招闪避，左掌疾挥硬接。

“叭”一声脆掌，双掌接宝，双方都快，无可避免地硬碰硬全力以赴。

人影骤分，中年人斜冲出丈外。

笑魔君也没占上风，疾退三步。

另一中年人乘机一闪即至，剑指向笑魔君的右背肋。

傅姑娘像惊兔般弹跳而出，快得形影依稀，一脚踢在中年人的右肋下，及时解除乃父的背部威胁。

可是，第三名中年人到了她身后，剑拂向她的右膝弯，要先废了她的腿。

她身形还没稳住，马步还没落实，即使知道身后危机光临，也来不及躲闪了。

“噗”一声怪响，一团碎泥在中年人的脸上爆裂。

“顺……”

中年人五官流血，踉跄急退，拂出的剑也急剧后撤，锋尖间不容发地从姑娘的腿弯退出，这一剑偷袭功败垂成。

笑魔君立即从空隙中脱出，一掌攻向侧方的中年女人，恰好替女儿开设通道，让女儿冲出重围。

“你们走得了？少做春秋大梦！”第四名中年人怒叫，一跃三丈奋起狂追。

“用暗器”尾随追出的中年人急叫：“快！死活不论……嗯……”急叫声变了调，声息倏然中止。

追得最快的中年人，听出叫声有异，百忙中扭头回顾，大吃一惊，倏然止步回身戒备，断然放弃追逐，神色紧张地拉开马步布下防卫网。

身后没有人跟来，三丈外的草丛中，刚才叫喊发暗器死活不论的同伴，仆伏在地像死人，剑扔在一旁，身躯仍在抽搐。

同伴可能还在后面，被草木挡住视线看不到人。

可是，片刻仍不见有同伴出现，壮着胆走近同伴察看，伸手一探，心中一宽，同伴是被打昏的，呼吸还在，大概命是保住了。

刚有一位同伴被泥块击中脸部，当时其他的人一无所知，只有笑魔君看得真切，爆碎的泥屑也一一入目，这块泥团救了他女儿的腿，也造成他撤出重围的好机，他知道有人在旁暗助，这块泥团绝不是自己飞起来的，更不可能恰好飞落在中年人的脸上。

“你们快来！”这位仁兄惊怒地大叫。

没有人跟来了，四个同伴全躺下啦！

19

“真是你？霍秀才？”笑魔君倚在树干上喘息，盯着在旁笑容可掬的霍然讶然间。

“你以为我是鬼魂？要不要摸摸看？”霍然笑答：“保证是活生生的人。”

“你……你不是被他们押走了吗？被那个女人……”傅姑娘眼中有疑云，也有惊讶。

“没错，逃出他们的掌心，所以才在这里呀！”

“这……这怎么可能？那些人都是可怕的高手秘探，你……你怎么会在哪里？”

笑魔君正感诧异：“你只会几下拳脚……”

“爹，如果他真的只会几下拳脚，能从闹江龙那群恶贼的包围下突围而出远走高飞吗？”

傅姑娘总算不笨：“刚才是你阻拦住他们的，是吗？”

“用泥块偷袭，一块一个，一击便中，非常走运，他们也走运，当地没

有石块可用，干泥块打不破这些混蛋的头，石块一定可以打破。”

“你怎么在这里的？又为何被他们……”

“我雇了船游太湖呀，在东西两山玩了几天。我本来就要下江南游山玩水，没料到在这里与他们无意中结了怨。哦！贤父女也来游太湖广“我们在镇江发现这些皇家秘探，打听出他们正在追查德州劫皇船的盗贼，所以暗中跟在后面，看他们在弄什么玄虚。

他们不到德州去查，反而领了大批高手往南走……”

“劫船贼都是从江南跟去的，在江南才能查根底呀！他们查出一批悍贼的底细，据说是横行大湖的独行大贼飞天猴、他们到东山准备逼太湖双蚊合作，消息相当灵通正确呢！所以我担心，我要和他们玩命。”

“你要和他们玩命？你算了吧。

笑魔君苦笑：“连船夫也是了不起的高手，上上下下足有近百名勇士，一比一，老夫勉可应付而已，你……”

“你等着瞧，我和他们有约会。”

霍然知道老魔有点胆怯，人多人强这也难怪：“我要他们灰头土脸，他们惹火我了……”“霍兄，李秋燕小姑娘呢？”傅姑娘突然提出重要的疑问：

“那天晚上我们自顾不暇，你……”

“我把她安全送交她的爹娘了。霍然脸上神情有点不安，也有难以察竟的依依：“我和她历尽艰险，总算苍天有眼。

“你送她回扬州。”

“不，她爹娘哪能在扬州待下去？我把她……”

“霍兄，我想知道详情。”

傅姑娘大方地拉他在草地上坐下：“我很抱歉，总有为德不卒的感觉，没能保护你们远走高飞，事后又不知道你们的下落。我们在扬州，得不到任何消息，滞留月余才失望地离开的。你们平安脱险，我释去心头重荷，我好高兴。”

“我有几件事要告诉你们。”

霍然郑重他说：“其一，有关李小姑娘的事，我不会告诉你们，知道的人愈少愈安全，谈会尽全力保护她。其二，你必须尽快远走高飞，离开这些秘探愈远愈安全，因为他是追查快马船被劫珍宝美女的主要负责人，而你” = 知道李 J、姑娘，是从出山虎男。

群强盗手中所救的。如果你不幸落在他手中，李 J、姑娘的处境将令人不寒而栗。其三，不要管我的事，我有信心可以对付这些人，切断他“）追查的线索，你们请立即动身，到别处雇船远走高飞。”

“且慢。”笑魔君狠盯着他：“你说了一大堆夸夸其词的大话，居然认为你可以对付得了这些人……”

“我已经让他们明白，我有能力对付他们。”

霍然抢着说：“我破坏他们的船，用意就是阻止他们溜之大吉。如果不把他”）整治得落花流水，他 f = 是不会逃回南京的，而且，我将跟在这些残兵败将后面，让他你）带路、去找他们的主人。”

你……你知道他们的主人是谁吧，“傅姑娘大惊”。

“当然知道，皇帝。”霍然整衣而起：一时辰快到了，我去防的”“你要去……”

我去找他算帐，他掳走了玉面天罡，想胁迫道士，替他追查飞天猴

落，追查其他珍宝美女，所以我一定要阻止他，因为王面大罡的女儿本来与我走在一起的。”

“你与侠义道人走在一起了？”傅姑娘大感失望：“他们本来就是官府的走狗。”

“那是你的看法，本来我也是这样看他们的，但经过一番观察，事实并非如此。我也没和他们走在一起，而且曾经和玉面天罡狠狠地拼了两三百招，两位，后会有期，请赶快高去。”

“哈哈！老夫不会听你的，你所说的话，老夫一句也不相信。”

笑魔君大笑：你说的虽然像真的一样，但没有让老夫相信的可信理由，老夫不走，将睁大眼睛，拉长耳朵，看到底会发生什么怪事。凭你有几斤蛮力）能打倒出山虎，运气好，用泥块偷袭击倒这几个秘探，也许真有奇迹发生，不看结果，老夫是不会走的。”

“那你就看吧！再见”傅姑娘伸手想拉住他，眼一花一抓落空。

“你们不走，很可能会后悔。”语声传自对面的茂密树林内，相距已远在百步外了。

曰曰回曰

大踏步通过小街，走向码头的栅口。

他手中有一根竹手杖，五尺长，半握粗，韧性弹性十分良好，这玩意打在任何部位，也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伤害，在高手手中发挥，将是致命的武器。

用胆大包天四字形容，确是名实相符，对方有 JL + 位高手名宿，每个人都有超手的兵刃，他以一根竹杖做武器，便敢大摇大摆向码头闯。

所谓码头，其实并没有任何建筑，只是这一带湖滨可以泊舟，形成自然的泊舟区而已。

夏日湖水的水位高，湖滩宽仅三四丈，但用来做格斗场，足矣够矣。

“进入码头区，游客纷纷走避，有些船只干脆驶离，以免殃及池鱼。

左右后三方，已有卅余名亮出刀剑的男女，一个个怒形于色，跟随他向滩岸移动。

卫风快船搁在岸上，舵还没修妥。在船上船下工作的人，皆丢下工作取兵刃列阵相候。

所有的人，几乎快要气炸了。

反常的是，居然没有人出面拦阻……

他的行动也反常，一个人怎敢向上百名秘探挑战？而且公然大摇大摆招摇、未免太不可思议了。

“这家伙是个疯子。”跟在后面的人有人大声说。

“他想死，一定。”另有人接口。

双方都反常，人群逐渐接近卫风快船。

胆子大的镇民与游客，远远地跟来看热闹，似乎人们对死亡与血腥，又兴奋又恐惧。

南人屠说得不错，人们对死亡似乎毫不介意，每次在法场处决罪犯，观看行刑的市民人山人海，像是赶庙会，看人头落地，兴奋如狂的情绪压倒了恐惧。

如果南人屠真的是刽子手世家，他的话可信的程度相当问。

人对死亡麻木已经够可怕了，居然兴奋难抑岂不更为可怕？可知人性本善的理论，并没获得真正的确证。

四名大汉从宋大人两侧迈步而出，却被宋大人伸手所阻止。

霍然大踏步昂然接近，脸上有怪怪的笑意。

宋大人被激怒得七窍生烟，但居然能控制冲动，可知是上个自负而阴沉的难测人物，也许从来也没见过霍然这种嚣张自负的人，也因自己反常而更为反常，仅用凶狠的眼神，迎接昂然而来的霍然，没采取积极的行动。

宋大人左右共有八名雄壮如狮的随从，犷猛的气势极为慑人心魄，胆气不够的人，远在半里外也会却步，却无法震慑大踏步而来的霍然）委实让所有的人大感惊讶，不安的情绪不断高涨，最后除了脚步声之外，听不到其他的声音。

直逼近至两丈左右。霍然才止步双手支杖直瞪快要气炸了的宋大人。

“你就是姓宋的什么大人了？”

他傲然地一字一吐：“我就找你”“该死的混蛋！”一名随从怒叱，手按刀靶作势冲出。

宋大人手一抬，阻止随从妄动。

“你好大的胆子。”宋大人厉声斥责，“你这无法无天的暴昆……”

“闭上你的嘴”霍然用更大的嗓门回报：“你知道什么是法吗？你掳走我的女人，我有权向你讨回来，你才是真正无法无天，率兽食人的掳掠犯……”

“你这狗东西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混蛋！”

他嗓门更大，看谁骂得粗野：“你不要在这里狂吠，最好和我讲理。”

“你简直要造反……”

“这是你这狗娘养的杂碎，用来杀人放火的最佳借口，我警告你，你任何混帐借口也吓不倒我，这世问有两件事，值得翻天覆地用命去争，那就是名与色，通俗的说，就是权势和女人。为争权势，天下问人人都想造反，为争女人，不惜天下涂炭血流漂杵，你掳劫我的女人，我要讨回来，不怕你在我头上加上任何罪。人不交还给我，我就把你们摆平在这里，简单明了，一清二楚。目下有上千名市民目击，为我作证，你这掳人的杂碎人渣，只有一条路可走，下令围攻把我剁成肉泥，不然你哪有脸面对江甫的可敬百姓？我等你下令，快！”

在远处湖岸看热闹的大群市民，发出嗡嗡议论声，甚至有人嘻笑，有人喝采。

他的话通俗易懂。”谁都听得懂他在讨回被掳的女人，天下问古往今来，为女人而不借血流五步的事例多的是。

两个蠢夫为争女人打破头，简直平凡得令人打瞌睡，已经不是新鲜事，天底下任何时地都在不断发生。

任何人也受不了他这香侮辱性的活，宋大人是掌握生死大权，可以公然杀人放火的权贵，哪曾受过这种侮辱？怒火终于爆发了。

“碎裂了他！”宋大人像爆发的火山跳起来厉叫，手向前一挥，再拔刀出鞘。

八随从争出，刀山剑海向前涌。四面聚合，呐喊声雷动。

人多势众，像是人墙，人人争先恐后，刀剑如林；

霍然一声长笑，竹杖发如狂飘，单手使用，伸出时威力可及丈外。

竹杖不是不能碰刀剑，问题是碰的技巧是否精巧，碰上了剑刃刀锋，杖当然一碰即折。霍然运杖的技巧，可说神乎其技，点打挑拨快得难见形影，闪动的身法灵活如鬼谜幻现，乍显乍没当者披靡，他的左手更是可怕，从刀剑的空隙中探入，抓住人就往另一方的刀剑上砸摔。两百斤的人在他手中，轻如无物，得心应手。

长笑声中，传出可怕痛苦叫号，冲上的八随从，眨眼间倒了五个，不是断手就是断脚。最后一名随从拖了宋大人，向侧急窜，让霍然一冲而过，在千钧一发中脱出杖影下，交由五名男女保护向外撤，胆都快被吓破了。

三冲错五回旋，人撒了一地。

一声长啸，他跃登卫风快船，丢掉杖抓起一根船篙，重施故技一折两段，留下有铁尖的一段六尺断篙，双手抡动势如疯虎，扫飞了五个人，开始拆船。

轰隆隆一阵巨震，船舷船舱开始崩裂，没有人能近身之后可以全身而退，来一个摆平一个。铁篙尖可以硬碰刀剑，刀剑一触不断即飞。仪真运河旁的惨剧重演，而这次更为惨烈。

闹江龙的贼伙，都是手脚骨折，他下手有分寸，混乱中依然能用劲收发自如。这次，断手断脚撒了一地，鲜血染红的湖滩，叫号声求救声令人恻然。船内没有囚禁的人，林姑娘不在舱内。

怒啸声中，他重回湖滩，单手挥动六尺的断篙，一篙扫断了两个人的三条腿，横跳三丈，直进十寻，四面八方追逐溃散的人，追及就篙下绝情，硬将对方的手脚打断。

可是，他失去宋大人的踪迹，这怕死鬼丢下部属拼命，自己却逃掉了。

“那狗官逃到镇上去了。”远处有人提醒他。

劈翻最后逃得慢的五个人，他追到栅口，呼出一口长气，激怒的情绪慢慢消退。他不能冲入镇中，逐屋搜寻宋大人。

“你跑不了的，不将我的女人交出，我要剥你的皮，你最好相信我的话。”他向镇上大叫大嚷：“你逃吧！我要到南京找你，找你的主子，天下的账一起算。”

他丢掉断篙，消失在镇右的草木丛中。

断手断脚的人“不下于五十之多，镇上的郎中全被请到东山老店，那是安置伤患的地方。

人心惶惶，镇上罕见有人外出走动。

【】

他在草地上摊开荷叶包的菜肴，用树枝作筷，手边还有一壶酒，是竹叶青。一群人围住了他，似乎把他看成怪物。

笑魔君父女站在右首不远处，脸上仍有震惊的神情。

笑魔君曾经笑他夸夸大言，说他只会三两下拳脚，今天，他在无数镇民与游客的目击下，证明他像一尊降妖伏魔的天神，击溃了上百名高手。

他不认识围观他的人，但认识在他前面笑嘻嘻的文韵华矜占娘与文光华小伙子，这姐弟俩似乎对他所表现的神勇，丝毫没感到惊奇。

“我参加野餐，不管你是否欢迎。”

小伙子走近，盘腿坐下用手抓起一块点心：“我算是服了你，今后不敢再找你，以免皮肉遭殃。”

“你少挨骂了。”

韵华姑娘穿上青衣布裙，不伦不类，也在一旁俏巧地侧着身子坐下向乃弟说：“你说不怕挨揍，今天可怕了吧？霍兄，你这一顿痛击，委实大快人心。只是，涵英妹的处境……”

只要你们躲着不出面，她的危险就不会增加。

霍然摇头苦笑，瞥了四周十余位神情怪异的人一眼：“你们不该现身的，哦！你们并没离开？”

“我们是昨晚从府城来的，来看动静。”

文光华说：“落店在镇上，便听到种种奇怪的消息，我们空着急，内情不明，不知该如何着手搭救涵英小妹。其实咱们这种人，危险算不了什么，看不破生死，哪配仗剑江湖？涵英妹的生死，用不着过于担心，我和姐决定和你并肩站，干脆咱们就闹他个烈火焚天，没有什么大不了。”

“我已经够大胆了，你小子更不知天高地厚。”

霍然可不想和侠义道的人并肩站，立即表示反对：“我的事我会处理，你姐弟俩一露面就难以收拾了，那些人挟持林 J、”，头，用意直逼你们替他们卖命，那个宋大人要胁你向我动手，你” = 能拒绝吗？用林 J、丫头的生死相威胁，你敢做主据绝或服从？胡闹，赶快给我走远些躲起来，以免碍手碍脚。文 J、姐，你也该明白利害呀，快揪住你弟弟的耳朵，把他带远些，知道吗？”

“我哪管得了他！”

韵华嫣然一笑：“霍兄，我姐弟是无名小卒，没有人知道我们是何人物，多两把剑替你摇旗呐喊助威，做眼线打听奔走，是不是对你有利？至于涵英妹我们已经查出，现被藏在会稽者店右首，不远处的一家宅院内，你一个人……”

“哈哈！你们的消息已经过时了。”

不远处一位扮成老大娘的老妇大笑得像男人：“人已经送至巡检司衙门寄押，必须杀官造反才能把她救出来。”

“几个为首的狗官，也躲进衙门里去了。”

另一位大汉说：“巡检大人正在召集民壮，保护巡检司衙门。霍老兄，你一发动，将有不少好汉追随，算在下一份。”

“谢谢诸位的信息。”

霍然向众人道谢：“民壮是靠不住的，诸位也请不要插手。”

“镇民已被你的神勇吓破了胆，但不敢不接受召集”一位中年人惶然他说：“老天爷！你如果杀进巡检司衙门，天知道会有多少民壮遭殃？”

“那是少不了的。”

霍然当然知道会有什么结果，但他不能心软：“好在我下手有分寸，吃些苦头无法避免，他们目下还没有丧事可办，可知我无意下重手杀人。那些狗官可以任意杀人，我不能。”

“你最好走吧！本镇不欢迎你。”中年人愤然说。

“我知道，你们欢迎苛待你们的人，欺善怕恶，这是人性的弱点，我不怪你。但是，我不会因为贵镇不欢迎，而就此罢手远离疆界，你们必须逆来顺受。我会替贵镇的子弟留一分情义，尽量避免伤害他们，其他娜不保证了、因为我有权保护我的利益，只有各安天命，我只能说，我抱歉。……”

“我来轰他走。”

文光华冒火地叫：“他们不敢向那些狗官抗议，却敢来这里胡说八道。霍兄，追根究底，是你心肠软不下毒手杀人，所以他们才敢大胆来赶你走，最好杀他个血流成河，看谁还敢前来撒赖放刁。”

中年人打一冷战，狼狈而走。

“小伙子，你们也走。”

霍然拍拍文光华的肩膀：“要被眼线查出你们的身份，你们就走不了啦！”

“不会的……”

“一定会，小伙子，站起来。”“你……”

“文小姐，带他走，以免后悔莫及。”霍然向文姑娘要求，姑娘年长几岁，应该知道利害。

“我不走。”

文光华大声拒绝：“那些混蛋威胁不了我，J、宣们这种人也不做官府的走狗。‘但你不造反，我敢。小子，你非走不可，你是条好汉子，不是笨蛋，呵呵！分得清左脚右脚吗？’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“我认为你一定分得清左右脚。呵呵！现在，准备了，开步走，左、右、左、右……”

文光华目光向前直视，乖顺地依言举步，一叫一步配合得很好，走的姿势十分可笑。

韵华姑娘大吃一惊，这位小弟怎么了？惊疑的目光投落在霍然身上，有点手足无措。

“走上百步，他就会清醒的。”

霍然向她微笑解释：“我是为你们好，我不忍心拖你们下水，林姑娘的事我会尽力，但没有保证。”

“任何人也无法保证。”

韵华姑娘整衣而起微笑着说：“我们会在暗中活动，你赶我不定的，J、弟与涵英是青梅竹马的玩伴，两家交情深厚，逼急了他，他会不顾一切拼命的。谢谢你啦！再见。”

“好好管住他，把你做姐姐的权威拿出来，以免他闯祸的祸，呵呵！好走。”

跟来看动静的人逐渐散去，最后只留下笑魔君父女。

父女俩坐在不远处的大树下，一直留意霍然的动静，傅姑娘的目光，不住打量文韵华姐弟。

父女俩不认识文家的子女，但听双方的口气，这姐弟俩定然与被掳的林J、姑娘有渊源，林J、姑娘是玉面天罡的女儿，交往的朋友，‘当然也是侠义道人士。

笑魔君以邪魔外道自居，先天上就对侠义道人士有成见，根本不屑与侠义道人士往来，更没有兴趣管侠义道人士的事，如果要求父女俩去救林小姑娘，免谈。

人都走光了，父女俩这才过来席地坐下。

霍然已喝光了一壶酒，菜肴也吃得差不多了，酒足肚饱，耗掉的精力已经完全补充停当。

“小子，老夫走了眼。”

笑魔君老脸微红，讪讪他说：“你那种雷霆万钧，山崩海裂的可怖攻击、

我算是开了眼界，叹为观止，我收回那些轻视嘲弄的话，正式向你道歉。老天爷！你练的到底是那一种邪功？”

“没有什么啦！人群混战，敢杀敢拼力拔山兮，凭的是勇气而已，与练的功或武技无关，我凭的并非匹夫之勇、因为我有应付群殴的经验，再加上勇气和信心，以及一点运气，如此而已。”

你算了吧！甘个笑魔君也不敢向他们叫阵、他们的人个个都是身怀绝技……：“”“不要把他们估计得太高了，其实人愈多，愈容易受到心理上的威胁。俗语说：兵败如山倒；十个小兵，穷追一万溃兵并非奇事。在搏杀之前，我已经把他们好些高手打得落花流水，他们的士气已经一落千丈，真正敢和我面对面拼命的人就没有几个。我指定时间公然大摇大摆找他们了断）他们更是心虚胆寒；再在、照面间猛然摆平几个、其他的人那有斗志？只有任我宰割了。”

胡说八道，你骗不了我这个目击者。你小子公然索取女人的口气和手段，实在恶劣得很，呵呵！欢迎你加入邪魔外道之列。”

“我本来就是实话实！这岂不是名正言顺吗？你要我用大仁大义的要求大叫大嚷，有用吗？”

“鬼，要听人的大仁大义，你叫破喉咙也没有人替你喝“对，所以我用抢回女人做借口呀！”

“霍兄，刚才那两位姐弟是何来路？”傅姑娘接口问。

“南天狮子的一双儿女，根基不坏。”

霍然坦然说：“早些天我和他们起了一些纠纷，恩恩怨怨扯不清。”

“哦！原来是文家的）L女。他们是侠义道世家，居然胆敢想和你并肩站……”

“被掳的是玉面天罡的女儿，他们难免心有不甘啦！”

“你和玉面天罡的女儿……”

一说来话长，总之，林小丫头的被掳，本来与我无关，但那些人要利用她，将侠义道的人引出，帮助他们追查快马船被劫的珍宝美女，就会威胁李J、姑娘的安全，我绝不容许这种事发生，所以要制造介入的借口。必要时，为了李J、姑娘的安全，我会大开杀戒，闹个天翻地覆，哼！

他最后一段话，说得杀气腾腾，笑魔君父女是度道人物，也听得心中生寒你……你真有意到南京去闹？”傅姑娘秀眉深锁，大感不安。

“不错……我已经有不少朋友参与。

老天爷，南京有数十万大军）已经成了一座兵城，你……”“南京还有数十万市民呢！”

“不要去，霍兄。”

姑娘忧心忡忡：“掀起轩然大波，可能间接伤害许多无辜。

你毕竟不配称仁人志士，更没有造反的霸才，为了保护一个小姑娘，你忍心伤害更多的无辜吗、我曾经目击你盖世的神勇，但你并没击毙一个人，如果你真有造反的霸才，今天这些人，能活命的不会超过一成，苏州将有许多人跟着遭殃。霍兄，毕竟我们曾经同过患难，交浅言深，希望你三思而行。”

交浅言深，这句话说得很重，所说的话，主题也太过严肃，交情愈深的人，恐怕愈难出口，以免得罪朋友，引起误霍然沉默片刻，收拾食具。

“你是一位好朋友。”他真诚地向傅姑娘说。”我会接受你的话，三思而行。他默默地走了，他有他的打算。

回】

他在一株大柳树下，注视着左前方百步外，湖滩上勤奋工作的修船人，足有四十名以上的工人正在忙碌，敲敲打打整修被打得近乎破碎的卫风快船。秘探们不但有极大的权势，也有可以任意开销的经费，征调的工人，通常经费由地方官吏负担，不用秘探花一文钱。

地方官吏也不必花钱雇工人，由镇民的役期中扣除日数，甚至连吃的喝的，都由征用的工人自己负责，谣役的制度极为严格，自二十岁至六十岁的男人，谁也逃不掉。

身旁多了两个人，一中年一壮汉，外表像水夫，骨子里骤悍精干。

他不加理会，盯着修船的人群继续沉思，这两个人远在三丈外的另一株大树下，无意再接近。

三丈，是他这种身手的人，自订的安全距离，身手愈差劲的人，安全距离也就愈大。

人与兽都有认定安全距离的天性或本能，但与后天所处的环境有关，对同类与天敌，距离也不同。

一旦安全距离被侵入，就会引发两种正常的反应：攻击或走避。

这两个人有布卷住的刀剑，他赤手空拳，但在安全距离外，对他的威胁不大。

“霍公子，你在想什么？”中年人终于忍不住向他发问，不敢贸然接近避免引起误会。

“我在想，这艘卫风快船可以乘坐多少人。他的目光，仍落在远处的修船处。

“这种已改为半载货半载人的快船，载一百个人该无问题。”

“问题是，他们有一半身份地位甚高的人，能像载货一样，把他们挤在一起，航行各地搜捕盗贼吗？”

他扭头瞥了两人一眼，两人仍保持安全距离。

“晤！你的观察相当锐敏，起了疑心。”

“不错。在我午正攻击之前，已先后击伤了他们不少人。

攻击时，好像总人数接近一百，那么，这些人是从何而来的？

不会是从水里蹦出来的吧？”

“在下正想向你提供消息，没料到你已经看出可疑了，你没有人可用，我们有。”

“阁下的意思……”

“他们另有两艘普通的游湖船，停泊在两边的僻静处，呼应不怎么灵活，不易在短期间集中人手，而且，另两艘船的人，另有任务，不能完全调来对付你，因为我们派人牵制住他。‘你们是……’”

“是他们要对付的人，相信我，霍公子，我 fri 是站在你一边的，你帮了咱们一次大忙。”

他有点恍然，也蓦然心动。

当时登上快马船抢劫金珠美女的人中，到底有哪些英雄好汉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可能有五六路之多，各取所需，不必知道来路。”

“知道泅州地区的出山虎吧？”

“抱歉，不知道。泅州咱不熟，天南地北，却知泅州水怪陈浩的一股，

也知道他并没赶上登船”“这个人，就在秘探宋大人身边，也叫陈百”“我已经注意这个人了，他身边有几个苏州地区的杂碎，他勾结大湖双蚊，意图出卖太湖的好汉，早晚我“佷把他弄到手，太湖双蚊的一些弟兄并不怪人，不再是你的敌人。”

“他最好不要招惹我，哦！听说你“顶手牵羊，带走了一位美女，你们如何处理她？”

他像是信口问，其实是他急欲知道的问题和乙，对方的答复，是为敌为友的关键。

天蝎星公孙皓那一股人，他带走了一位美女，作了道义的安排，值得尊敬。

他已经猜出，这两位仁兄，是飞天猴向仲权的弟兄，飞天猴并：时）传的独行剧盗，拥有可观的实力，所以秘探要利用各方的人，进入太湖找这个剧盗追贼。

独行剧盗那用得着大动干戈，可知这些秘探的消息，比太湖的地头龙更为灵通正确，所以需要各方人士相助。

需要地方龙蛇相助，也需要侠义

道人士出面壮声势，玉面天罡的女）L 落在他”J）手中，正是胁迫侠义道人士效命的大好机会，当然不会因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J、人物，提出的狂妄要求而让步。

霍然就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虽则他可能毙了大湖双蚊，可能，表示消息还没证实，太湖双蚊是否真的死在梅坞，至少还没有人能证实真假，涵付怪早早逃出梅坞，也无法肯定两头蚊是否死了。

霍然伤人而不杀人，他知道自己并没杀了太湖双蚊，梅坞主人金笛飞仙负责善后，那不关他的事。

不论秘探 I 任何人士追贼，都对 J、秋燕有严重的威胁，如不能终止秘探的行动，早晚会循线索查出底细的。只要对方查获出山虎的底细，必定向他和 J、秋燕一步步接近了。

听口气，飞天猴并不知道出山虎也登上快马船抢劫。

由 J、秋燕的命运。他联想到其他美女的遭遇。

美女进入皇宫，今后的命运不可知，但可以预见的是，绝不可能遭受大大的苦难。

但落在强盗匪徒手中，厄运几乎已经注定了。

出山虎死前，就打算把小秋燕带至徐州，卖入青楼可赚不少银子，卖之前毫无疑问将饱受蹂躏。

他在等候对方的答复，等候那位美女的结局。

“我们所劫获的珍宝美女，都是咱们用性命换来的。”

中年人傲然他说：“我们有权享受我们获得的所有物，美女只有一个，所以是老大的女人，霍公子，这些秘探威胁咱们的生存，也威胁你的生死，咱们有联手的必要，一举歼灭他们永除后患。老大要在下以至诚与你协商，联手配合行动一举铲除他们。”

“你们的老大是飞天猴？”他冷静地问。

“钦……”

“王八蛋！”

他破口大骂：“我连你们是谁都不知道，会和你们联手，你他娘的一定

是宋大人的走狗，有意前来引诱我上当中计的杂碎。”

他跳起来，虎目怒睁要发威了。

抢走了的美女。已经成了所谓老大的女人，成了押寨夫人厄运临头，悲惨的厄运永无穷尽。

他心中的怒火在燃烧，但依然相当冷静，知道用心机压迫对方暴露身份，心中已有进一步的打算。

“你不要胡乱猜测。”

中年人吓了一跳，退了八尺保持安全距离：“咱们是秘探的死对头，所以也是你的朋友。秘探是专程来对付我们的、你既然涉入……

“你又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，配和我这个勇猛如天神的人交朋友？”

“在下浪里飞胡勇，在水上朋友中，有我的地位，在太湖我是满湖乱飞的飞鱼。”

“你又是老几尸“老五。”

浪里飞拍拍胸膛：“咱们十位金兰兄弟中，我老五是老大的心腹，武功与水性，也比其他弟兄高明得多。……

“比老大飞天猴高明？我不相信。”

“老大的陆上能耐极为高明，所以称猴，水性他就不怎么样”“狗屁”他有意无意地向前迈进了两步：“恐怕你根本不知道你们老大的能励，根本不知道他的水性超尘拔俗。”

“笑话，他的绰号是可以飞天的猴子。八。”

“据传说，水怪巫支祈外型如猴。你是他的拜弟，居然不知道他的绰号，并非指猴子，而是指水底的妖怪巫支祈，你真可怜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喂！你到底肯不肯联手……”

我要你。

“要我、你要我转达什么意思？或者转达你所提的条件？只要条件相当，可以商量……”

“不，我要把你捉去交换我的女人。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

人影一闪即至，安全距离太窄小，在一个身手高明的高手名宿眼中，三丈距离一点也不安全。

狗就比人聪明，对徒手的人，与有棍在手的人，或者持有石头的人，狗所保持的安全距离是完全不同的。

浪里飞本来已看出凶兆，霍然跳起来大骂时，便已提高警觉，退了三步检远会全距离；却没留意霍然乞拉近了脚步。

发觉不对，已经来不及逃跑了，情急只好拼命，不”思索地一拳向迎面压来的人影捣出，同时急急抖出布卷内的分水刀。旁的壮汉也看出危机，反应也相当快，双手齐动，刀快速地出鞘、挥出。来不及了，浪里飞的一拳反而被抓住，刚抓住的分水刀来不及出鞘，耳fl便挨了一劈掌，立即摔倒、昏厥；禁不起一击。

“挣”一声震鸣，霍然夺来的连鞘分水刀，震飞了壮汉的力劈华山、抢入一脚踢中壮汉的小腹，丢了刀抓住壮汉的发结往上提。

东山巡检司衙门很小，本身只有二十余名捕快，三十余名船夫和差役。十余名拾快在衙前戒备，一个个如临大敌心惊胆跳。卜“躲进衙门的秘探人数也不多，有一半留在会槽客店，照料受伤的人，所以派出配合搏快警戒的人有限，但派出的任何一个人）都是精锐中的精锐。”派出的人中，就有风华绝代的贝秋霞。活神仙玄灵正教教主的得意门徒，御神大法非常高明的女英雄。但现在、这位女英雄脸色苍白得像僵尸。

霍然曾经说过，希望不再和她见面。

现在，非见面不可了。她的目光，随逐渐接近的人而逐渐呈现惊疑的神色。

是霍然，腰带上有一把连鞘分水刀。

霍然手中有竹杖，已经令人作恶梦了，如果有刀，那光景令人不敢想像。

霍然的双手，分别抓住两个人的后腰带，半提半拖大踏步接近，所提的两个人偶或挣扎几下，半死半活毫无反抗的迹巡捕们大感恐慌，急急列阵戒备。

看到列阵的的排行，贝秋霞的地位不是最高的，为首那位中年人魁梧壮实，佩的是双手使用的华丽狭锋绣春刀，雄壮威武，气势十分慑人。

绣春刀，是棉衣卫的制式军刀。但负责上前打交道的，却是贝秋霞。附近已集结了不十余名巡捕，由巡检大人亲自率领，另有四十余名民壮，用的酬五花八门。

加上秘探方面的十余名高手，将近百人面列阵，竟然不敢下令攻击。可知霍然的声威已把这些人较住了。

贝秋霞领了两个人上前相谕，脸上有不多的神情流露，这次再见。结果将是非常可悲的。霍然不希望与她再见，但情势不允许双方不得不再见。

霍然瞥一眼、不理睬她的惶恐神色、将浪里飞两个人往脚下一丢，踢了两人几脚。

哎唔……

浪里飞被两脚踢得恢复了神智与精力，在地上大叫，首先挣，着挺身爬起：“你……你这混蛋要……要……”

“你看这是什么地方”霍然冷笑着问。

瞥了四周一眼，浪里飞倒抽下口冷气，三方受到包围，巡检司衙门当然一看便知，那些神色冷厉的秘探，一个个跃然欲动。

“你……你为……为何带我来……来这里？”浪里飞脸色冷灰。

“要用你和这些人打交道。”

“你……混蛋！为何要用我？”

“因为你是一个剁来喂狗，狗都不吃的混蛋。霍然狞笑。

“我和你拼了”浪里飞咬牙切齿冲上，黑虎偷心一拳。霍然一手挡开拳，另一手给了浪里飞两记正反阴阳耳光。

浪里飞仰面便倒，被霍然一脚踏住咽喉；

“这个人、是飞天猴十弟兄的老五）浪里飞胡勇。”

霍然用沉雷似的嗓门，向贝秋霞三个人说：“你们到大湖，主要是要捉飞天猴，二切消息，皆在这个人身上，你们有最高明的问口供专家，定可从

这两个人口中间出线索，我用这两个混蛋水贼，换回我的女人。

换，我带了人拍拍手走路；不换，我会杀得你们作恶梦，绝不许你们任何人逃出东山，换或不换，立候回音。”

他像一尊降妖伏魔的当关夫，一声刀啸，分水刀出鞘，扬刀示威杀气腾腾。

贝秋霞打一冷战，急急退回与主事人低声商议。气氛紧张，杀气弥漫，即将爆出生死分野的人间惨事：巡检司衙门可能成为屠场。

片刻，出来了甫人屠，察看浪里飞片刻，向主事人点头表示肯定。

巡检司衙门是治安单位的地方性首席衙门，维持治安捉拿盗贼，竟然成为双方绑架犯谈判交换的地方，委实是一大讽刺。

霍然的目光，落在远处的假和尚南人屠身上，刀向南人晨一指，迈出一大步。

‘挡路的两个中年人吃惊地后退，以为他要发动攻击了。

‘我们交换。”远处的贝秋霞高叫：“请稍候。”

不久，两个中年人挟着林涵英姑娘，由贝秋霞前导，向霍然接近。

交换很简单，各自带回所换的人。

“不要和我们作对，霍兄。”

贝秋霞临行低声说：“更不要前往南京生事，那不会有好处的。”

旧后的事，谁也难以逆料。

霍然握住林涵英的小手收刀后退：“我似乎有预感，你我还有见面的一天，你是一个好姑娘，可惜我们改变不了敌对的情势，不能成为朋友，后会有期。”

一阵急走，两人从东面出镇，没有人追来，僻的有笑魔君父女，与文韵华姐弟。

“你怎落在他们手中的？你真够机灵呢。

霍然在一处菜圃止步：“没受到什么禁制吧？看你的鬼样子，好像也吃了苦头。”

“他们在杨湾双蚊的秘窟，便盯住我了，跟在后面弄鬼，有心计算无心，我上当不足为奇。”

林小姑娘颇为得意：“他们再三劝我诱请我爹出面，我爹在府城，他们口费心机，打算押着我去找我爹，幸好你把他们的船弄坏了而无法成行。我知道你会来救我的，我一点也不慌张。”

“快跟他们走。”

霍然指指含笑走近的文韵华姐弟：“你们务必尽快远离东山，我觉得他们不会善罢干休，一定会打你们三个侠义人士子女的主意。他们人手不足，你们是他们争取的对象，飞天猴的实力，比他们所估计的要雄厚得多。

这些秘探大权在握，有权征用任何人替他们卖命，你们如果再被他们控制住，不合作将是死路一条，赶快走。”

“你休想打发我走，我们说好了的，到南京。”林小姑娘缠定了他：“你在东我一定也在东……”

“喝！想不到你还真会撒赖呢！谁和你说好了的？”

霍然苦笑：“你这小女孩顽皮透顶，天生的闯祸精，走到哪儿都会出事，谁和你走在一起谁就倒霉。文姑娘，你姐弟俩最好强制她走，交给她爹娘好好管教，不然早晚会闯出滔天大祸的。走也！”

说走便走，一纵三丈去势如电射星飞。

“等我……”林小姑娘急起便追。

笑魔君父女一声冷笑，劈面拦住了。

“道不同不相为谋。”

笑魔君双手一张，大袖微拂隐隐风雷乍起：“你们侠义道门人子弟，最好离开他远一点。他救你这小丫头老夫就不以为然。”

“老魔你少管我的事。”林小姑娘尖叫，拳打脚踢立即展开抢攻夺路。

一声怒吼，小伙子文光华也冒火地扑上了。

笑魔君可不像霍然大量，霍然对不是敌人的对手，通常用逗弄的心情应付，下手有分寸不怎么认真。

老魔是邪道人物，可没有逗弄小晚辈的心情，一双大袖风雷乍起，抽拍拂抖劲气如潮，逼得两个小家伙团团转，近不了身八方旋走。

文韵华姑娘有点心惊，本能地举步接近。

傅玉莹姑娘纤手一伸，劈面拦住她“赶快带走你的人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”

她扮成村姑，对穿衣裙十分出色的文韵华，似乎有点嫉妒，也许是同性相斥：“霍兄救玉面天罡的女儿，用意是不希望你们侠义道人士助纣为虐，避免你们成为秘探的鹰犬。你们如果再落在那些人手中，不会有人救助你们了，月p些人会来得很快的，他们不敢追霍兄，追你们却毫无顾虑，你不想成为他们的鹰犬吧？”

“我们不会成为那些人的鹰犬，而且可以和霍兄对抗那些人”文韵华毫无敌意：“我们不会现身，与霍兄并肩站，一方面是霍兄反对我们出面，另一方面是林家小妹在那些人手中。”

现在，他们最好不要再逞凶，贤父女是邪道名宿，声誉不佳，请不要拉霍兄下水好不好？我不希望霍兄成为邪道人物。“他不想做邪道人物，而想做向皇家抢劫的罪犯。”

傅姑娘眉心紧锁：“总有一天，会与你们侠义道英雄生死相见，所以，你们必须与他分清界限，以免日后恩怨难分，对双方都没有好处……”

丫头，不要和她们缠夹不清。”笑魔君两袖把两个小家伙震出两丈外，飞掠而走：“那些混蛋来了，走！”

远处人影掠走如飞，已接近至百步内。

傅玉莹一跃三丈，向东飞奔。

“咱们去追霍小奇。”文光华气冲冲他说：“这老魔没安好心，可别让他父女打霍小子的主意。”

追的人逐近，果然是秘探。

三人不加理睬，如飞而去。

所肩的小舟停在距岸约里余下旋，三个舟子对他又敬又怕，派一个人向岸上眺望，等他出现发信号。

霍然终于出现在滩岸，已经是申牌时分；举手打出信号，小舟立即起旋。

“小伙子，不让搭便船，老夫把船打破，呵呵呵……”

最先赶到的笑魔君大笑：“大家坐不成，留下来和那些混蛋玩命，至少也多一个人作伴。”

“不让我们坐，霍尺，我和你没完没了，本来说好一起走的。”

继续出现的林涵英三个人，更是兴高采烈：“我宁可相信你是一个守信的大丈夫。”

霍然傻了眼，糟的是小船还没靠岸，如果船本来就泊在湖边，他上船就可驶离，现在独自离去的机会没有了，还真怕这些人撒赖。

“一群无赖。”

他摇头苦笑：“船大小，后半夜才能到府城，挤在一起碰上大风浪，岂不危险？”

“有你在，危险算得了什么”。林小姑娘傍着他开心地笑。“那些人真好笑）一听我是玉面天罡的女儿，立即威迫利诱要求我合作，居然厚着脸皮说要保护我不受你的侵害，伤了大半的人仍然嘴硬。”

我觉得可疑。

霍然感然说：一他们的确有十四个人，在双蚊的秘窟附近暗中活动、等候双蚊返回；按理，他们既然在该处伺伏，然后跟踪你，应该知道你和我在一起。居然不生疑招你着成我的敌人。是我骗他们的。”林小姑娘突然脸红似火“你们什么？”

我……你……你已经控制了我，“我淤……认了命，所阶……所以枷人……”

“难怪我百思莫解，你这小鬼还真鬼心眼多，也脸皮够厚。”

“没有什么啦！”我本来就愿意跟着你呀”林小姑娘回避他的目光，羞态可掬：“你不要挑字眼好不好？我说的话千真万确，我爹和你狠狠地打了一架也是事实，双蚊的小贼伙有人目击。真真假假，才能让他们相信呀，要骗那些精明的人，还得费些心机呢！”

她到底在宋大人那些秘探面前，说了些什么谎话，由脸上的神情多少可以看出；一定不足为外人道。

霍然知道她聪明机警，所以并不焦急担心她的安全，而且似有默契，得以从容应付那些秘探、再能及时利用飞天猴的贼伙掌握有利情势，终能把她安全救出魔掌）”这种能相互呼应的默契。”认识不深的人是难以办到的。

你这小丫头真不简单，要不了多久，你将成为江湖风云人物，取代武林四女杰名动天下。”

霍然由衷他说：“你小小年纪，梅坞的人奈何不了你，太湖双蚊一群水贼也奈何不了你，这些威震天下的秘探也上了你的当，你是天生的女霸才。好人做到底，送你们到府城。”

不等小舟架跳板。众人飞跃登船、船立即驶出，升起帆驶向府城，霍然本来打算把秘探赶离大湖，痛惩泗州水怪、南人屠几个人。但飞天猴占有劫来美女的消息，引起他的反感，放过这些秘探）让秘探对付飞天猴，……

美女在官府手中，至少比落在强盗手中幸运些。

他不能参与其事，以免有帮助秘探的嫌疑。快马船被劫走的美女有十名之多，他哪能凭一股不平的勇气。跑遍天下逐一去救她们。他毕竟不是救苦救难、大慈大悲的菩萨，天下间该救的人多着呢！他不是神）无法解救人间世的亿万疾苦。

一小舱容积有限，六个人勉强可以容纳，林小姑娘大方地挤在他身旁。

在风涛中偎在他身边睡着了。

黑暗中，一旁的傅姑娘，一双明眸留意霍然的一举一动，眼神十分复杂。

在救助小秋燕期间，她对霍然仅稍有印象，那时的霍然文质彬彬，孔武有力会些拳脚，没引起她的注意，她老爹反而对霍然闭有好感。这次异地重逢，霍然的表现令她大感惊奇，这财不可能的事，世间不可能有奇迹发生，一个书生型会些拳脚的人，怎么可能在短期间，变成一个无敌的天神？

她几乎难以接受眼前的事实。她以诧异的目光。探索这个她难以了解的人，印象愈来愈强烈，强烈得撼动她少女的心湖涌起波澜。不管霍然是哪一类的人，她的想法是，不要成为众矢之的，犯不着与官方公“然为敖。如果到南京去闹事，不但会成为要犯，甚至合成为钦犯，今后哪有好同予过？”所以她不希望霍然成为众所追猎的猎物目标。这表示她对霍然产生期望，在她心中有重要的分量。

我觉得林小姑娘，有六七分相像李小姑娘乙？她突然在黑暗中低声说。

“第一次见面，慷之下。我也有这种感鸳。”黑暗中传来霍然清晰豹语音”
“所以你全力救她？爱屋及乌？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她好吗？，她问的是小秋燕，语气当然也可以指林小姑娘，林小姑娘当然好，目下就偎在霍然身旁，像们苟一样，睡得安逸极了。”

“在我离开她之前，她很好。”

霍然了解她意何所拾，惜辞相当谨慎，她已经除绪，只能做她爹娘收养的女儿。她姓霍，是我的妹妹）我塔上了江湖朋友的线，潜她取得合法的资料。我和爹在扬州查了月余，毫无线索。

她叹了口气：“江北一带直至淮安大河南岸，目下正在闹饥荒，贫困的地方甚至易子相食，修得很，我们不能再逗留，扬州也在闹饥荒，猜想她一家很可能离开了。

不瞒你说，我们从没想到，我能带她逃出重围，到扬州查下落，只是寄望于万一的求心安作法而已。你两次打倒我，我 - 直认为是巧合）我很蠢，是吗？”

其实霍然带了小秋燕到达扬州、扬州已经开始闹饥荒了，只是情势并不严重而已、他们离开之后；灾情日甚一日。

去年江甫大水灾，粮食歉收；本身今年也仅能勉强自足，运到江北济荒的余粮有限，因此目下江北粮荒严重，遍地哀鸿，有本事逃宝外地就食的人，纷纷向江甫逃。

在南京的皇帝、立在玩得高兴，还没下圣旨救灾，官府还不敢开仓赈助灾民。

易子相食，并不是什么耸人听闻不得了的事。“那时，我没有和你们这种人玩命的经验、同时、我也看出你无意要我的命。闹江龙曾经在扬州出现，听说是追逐女飞贼空空缥缈。你们也在瓜洲一带找那条龙，没碰上 A 剑横天那些人吧？”

“没碰上……噢！你怎：么知道的？”

“我已经身在江湖。当然知道江湖事啦！”霍然一语带过：

“你和你老爹今后有何打算？”

“这些秘探既隅追查李小姑娘无乘：我们哪有兴趣再跟在一旁担心？”

“那可不一定哦，他们早晚会查到出山虎这条线索的，闹江龙就知道出山虎的底细，”而且牵涉到你们父女。一旦得到消息；贤父女最好放机警些，远离江甫趋吉避凶，等风声过后再活动。”

“哈！恐怕得继续跟在这些秘探身后，必要时……”

“那太危险，所以我劝你们远走高飞。”霍然大感不安，他把小秋燕的事说得大多了，如果笑魔君父女落在秘探手中，后果严重。

“我们会小心的，他们奈何不了我们。”

“是吗？也许贤父女的武功，天下大可去得。”

霍然心中有点不悦，说的话流露出讽刺味：“负责与我打交道的那位女郎，叫贝秋霞，是玄灵正教教主的得意门人，武功或许不怎么样，邪术却足以将武功超绝，威震江湖的高手名宿打下地狱。玉面天罡如果和她面对面交手，胜算不会超过三成，他们劫持玉面天罡的女儿，用意只在于将玉面天罡引诱出面而已，并非要以小丫头来胁迫玉面天罡就范，他们有把握对付被诱出的侠义道高手名宿。”

傅玉莹当然知道邪术是怎么一回事，她的剑术造诣不凡，而且颇为自负，但对邪术却怀有戒心。

连那些武功超凡的高手名宿，定力不够的人，也不敢向邪术的人挑战，少沾为妙。

“你对付得了她。”她不假思索他说。

“并没正式交手，我并没轻估她。”

霍然说得相当谦虚，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炫耀的人：“她的地位相当高，但可能还有比她更高明的人，所以我见好即收，先让他们去收拾飞天猴，尔后再见机行事，你们没有向他们挑衅的理由，及早回避以免横生枝节。”

“你还要找他们？”

“得看情势的演变决定。睡吧！到府城还有两个时辰，”之后他不再说话，船在黑夜中破浪飞驶。

林涵英人小鬼大，鬼精灵顽皮刁钻，她在霍然与傅玉莹低声谈话时，便已经清醒了，定下心故意装睡，仔细聆听两人的谈话。她终于理出头绪，霍然与笑魔君父女，曾经在一起经历了一些事故，办了一些相互有关连的事；她不便介入两人的谈话，静静地倾听。

不久，又沉沉入睡。风浪不大，人是极为容易入睡的。直至船遇上了大浪，一阵颠簸，才把她惊醒。

不久，风浪又小了。

“记得你曾经叫我小妹妹。”她知道霍然是醒着的，在霍然耳畔低声说。。

霍然被她挤得十分不自然，感觉上觉得怪怪地？以往小秋燕曾经在他怀中入睡，拥抱也觉得十分自然。

这个小‘广头’在感觉上仍是陌生人，而且是陌生的女人，虽则这陌生的女人并不比小秋燕大，但仍然是陌生的女人。

男人与陌生的女人在黑夜中，挤在一起相偎相倚，而船又在风浪中浮沉摇摆，把两人的距离完全撤除了，如果心中别无他念，这男人一定是白痴或天阉。

“你说鬼才是我的小妹妹。”他信口说，想伸手把挤在他协下的温暖躯体推开些，却又知道势不可能。

“把小妹妹的事告诉我好吗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他坚决他说：“任何一件涉及秘密的事，知道的人愈少愈好。”

我……我真的像她吗？”小”厂头不死心。

‘是有点像，不同的是，她不会武’“哦！不会武，活得一定……不怎么样如意……”

“话不是这样说。”

他似是有感而发：“世间的平凡百姓，十之八九不会武，绝大多数的人，仍然活得如意，问题是，你对练武的看法，和所处的环境如何。会武在危急时固然可以自保、也会因艺高人胆大而招祸）不会武就不至于逞强，逞强往往是送命的主要原由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最好少管闲事？”

“对，除非是情势不由人不管，这次我游大湖，一到东山就惹上了太湖双蛟，逞强惩戒了他们，所以泗州水怪为了诱使双蛟投效，出主意派人跟到西山，安排天罗地网对付我，几乎要了我的命，你落在那些秘探手中，情势不由我撒手不管。

睡吧！不谈这些人间大道理，以免影响情绪。”

“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吗？”

“我知道，说侠义道”霍然故意曲解小”厂头的话意，因为他知道小丫头有意继续说小妹妹的事。

“你……”

‘你老爹玉面天罡，是大大有名的侠客。小丫头，你知道什么是侠客吗？”林小姑娘愣住了，她那能了解什么是侠客，问题大过严肃，恐怕连她老爹，也无法中肯地解释得一清二楚。

“天下无道，侠便站出来替天行道。”

霍然用半讽刺的口吻说：“读书人士志于道；意思是以天下为己任；为政以德，把天下治好。但如果天下无道，读书人就躲起来无道贝！隐了，甚至道不行干脆视若无睹。

然后，就是侠客站出来，收拾天下无道的烂摊子啦！仗剑作不平鸣，把剑磨利替天行道。

这种侠客非常伟大，也痛苦孤独，因为是以武犯禁，随时皆可能去见阎王，流血五步，甚至抄家灭族，伸张公义牺牲自我，实践行道义无反顾，天下有道贝！隐，所以称客；意思是一无所有的人生过客，虽千万人吾往矣！J。

“r 头，你爹办得到吗尸“这……”小丫头真的傻了眼。

“侠客必定是痛苦孤独的，随时得挥剑打抱不平替天行道，为弱小鸣不平，牺牲一切而一无所得。你爹带了朋友、妻子、儿女，在江湖佩一把剑管些闲事，能算侠客吗？带了一家男女老少做人生的过客，未免太离谱了吧？天下无道，我敢到南京去向无道的皇帝挑战，你爹敢吗？敢管些儿女情长的闲事已经不错了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，睡吧！把我这些话向你爹说，你就明白我的批评，仅出于牢骚，而非出于恶意了。”

小丫头默然，睡意全消。

一旁的笑魔君父女，呈现不安的轻微挪动。

其实，所有的人都不曾睡着。

午夜过后不久，船抵脊门的码头。

船资早已付清了的，霍然提了包裹，向所有的人挥挥手说声后会有期，滞漾洒洒地走了。

林居然也默默地目送他离去，盯着他昂然的背影发怔。

“这是一个怎样的人”文韵华终于喃喃地自问。

“一个狂人。”

笑魔君像是说嘲笑的话，但脸上没有笑容：“一个自以为狂诞的血气方刚（的人，他是士子，又会武功，但把文武两种不同的人全骂了，有道无道在他眼中都该挨骂。

过些日子，这种狂疾有时会不药而愈的，因为他将发现痛苦大多，孤独难耐，他的力量有限，不得不忍痛放弃某些坚持。

“他会不药而愈吗？”

“很难说。”

笑魔君用世故的口吻说：“他读书，却发现士所秉持的志，其实是空中楼阁）在现实人生只是自欺欺人。他练武，却又发现侠的道路同样崎岖艰难，他不可能让时光倒流，回到古春秋游侠刺客时代，他只能率性而为。这种因某件事产生刺激，兴之所至便任性而为的人，观念与行为都是：瞅危险，如果一旦愤而丢开义理，那将是一场灾祸。”

“有人能帮助他吗？”

林小姑娘突然问：“那个小妹湘”“不知道。”

笑魔君偕爱女离去：“问他，他也不会说，老夫知道的是，你们侠义道的人，最好不要干预他的事，以免激起他的仇视。

“他会前往南京吗”“应该会，但目前不会。

“老前辈……”

“哈哈！你们可能把他拖入侠义道，他已经明白表示不是侠客的料。走也！”

父女俩脚下一紧，远离码头区。

晋门外的码头也就是槽河码头，是第一大水彝姑苏驿所在地，夜间没有夜禁，午夜后依然有船只往来，仅少些旅客而已，货运码头依然忙碌。

父女俩有意摆脱林小个人，穿越忙碌的货运区，小姑娘三个人果然跟了百十步，便知难而退。

“爹，用不着回避他们呀”傅玉莹看出乃父的心意：“他们的长辈一定住在城里，会设法偷渡城关与长辈们会合的。

“你真笨哦！他们仍想缠住我们，套口风了解小伙子的底细：再就是防备小伙子和我们走得太近，于他们不利。如果能把 J、伙子拖入侠义道，他们就少一个劲敌，劝人为善，对他们有利。如果小伙子跟我入邪道，对他们将是严重的威胁，你懂不懂？”

“玉面天罡的女儿人小鬼大，表现得相当露骨。”

“你对他是不是有好感？”

“在山东我本来就对他有好感呀！”

傅玉莹脸一红：“那时我以为他仅会些花拳绣腿，聊可胜得了出山虎而已，没想到士别三小……”“你算了吧！那时你对他的态度并不怎么好，要

“不要到南京看看热闹？”

“跟在他后面？”

“对，在暗处浑水摸鱼。南京各路英雄毕集，高手如云，咱们不能站出来成为众矢之的，也可以暗中替他留意不测。”

“我们这就走吗？”

留心些，我知道他会到何处找船。

笑魔君是邪道的名宿，老江湖门路广，江湖朋友不怕侠义英雄，对邪道魔道的高手名宿畏如蛇蝎，碰上了只好自认倒媚，不敢不和这些邪魔合作，所以打听消息根本不需花钱，甚至还可以任意敲诈勒索打抽丰。

回肯江南岸的修船区，可以买得到各种新；日的大小船只，当然也可以订造新船。

霍然在船场逗留了老半天，伺伏在不远处的傅姑娘大感诧异。

“爹，他在干什么？”

她向身旁的笑魔君问：“既没结账离店、也没到码头的。

船行准备乘船，却跑到船场鬼混，有何用意？”

“你没看到有人领他在几艘船上上下下？他在买船。”笑魔君见多识广，一猜便中。

“到南京居然买船，怎么可能？那多麻烦？”

“哈！这小子将有所行动。”

“爹是说们……，”“他不到南京。”

“买船玩尸“重人太湖，错不了，他一定不放心那些秘探，时洗找地头龙要船，可另泄这J吁愚弄了，走。”笑魔君扭头便走。

没有船怎能跟踪乘船走的人？笑魔君老谋深算，找地方龙蛇设法要船，当然也要熟悉太湖的人帮忙。

“霍然并不知道笑魔君父女暗中：丁牢他，还以为摆脱了侠义道邪道的Auk！他只提防仇敌跟踪，侠义道邪道的人不是他的仇敌。

他买了一艘本来需要三个人驾驶的单桅J、船，回头在码头区采购干粮、食物、肉类、果蔬、酒，雇人挑上船，这才返回客店结账，提了行囊登船。

他的一举一动，皆在笑魔君父女的监视下。

果然不出笑魔君所料，船驶人太湖。

宋大人是追查快马船被劫，追回金珠美女的主要负责人，泗州水怪是劫·般者之一，虽贝（来不及登船，而与同一地区地陆上悍贼出山虎应该有所认识，出山虎十几个悍贼，是登船抢劫得手者之一。

任何方面的人，皆与小秋燕的安危有关，霍然怎肯轻易罢手？他必须保持接触了解情势。

笑魔君父女，知道小秋燕的底细，如果落在宋大人手中，后果严重，因此他必须将笑魔君父女引走，远离宋大人以策安全，笑魔君父女不是宋大人的敌手。

文韵华姐弟与林小姑娘，也应付不了宋大人，为免侠义道人士为宋大人所用，把林小姑娘三个人引走，防患于未然有此必要。

而且，他必须拥有自己的船只，行动也方便些，可以保持秘密行动。

他买的是单桅小快船，通常需三个人驾驶，但他水性高明，也是驾船的专家，有信心可以一个人操纵这艘小快船，备妥食物立即入湖重赴东山。

宋大人的卫风快船其实并不怎么快，仅比同样大小的船风快而已，比起单桅小快船，当然要慢得多，但如果风浪大些，小单桅耐浪性就差远了。

卫风快船要修妥，日夜赶工也得三天以上，所以他有充足的时间，回府城妥善准备。不但买了食物，而且买了钓鱼的工具。

船距莫厘镇五六里下淀，他有耐心地开始钓鱼。

没错，卫风快船仍在修理，似乎快要完工了，他有耐心地等候。

他知道秘探另有两艘船，但泊在何处他还没弄清，但由这些人的穿着打扮，以及行动时所流露的气势，不难分辨这些人的身份，只须留意这些人那艘船附近活动，便可以找出那两艘船来。

又是一天，次日辰牌左右，卫风快船终于修妥下水，一阵忙碌。不久，卫风快船终于扬帆出发。

不是三艘船，而是五艘。前头两艘是双帆快船。像是领航。卫风快船与另两艘快船、在后面约五六里跟去。

船越过西山的北面，向西北西飞驶。

风浪不小，天气还不错，艳阳高照，船顺风破浪疾驶，霍然的船，落在后面十里左右尾随。

西北西，该是宜兴县地，与浙江北端交界，那一带的山区，已经不属于大湖七十二峰的范围，宜兴也不属苏州府，属常州府。

宜兴，就是古阳羨县，出产紫砂茶具的地方，古代除三害的英雄周处的故乡。

东山巡检司的治安人员，通常很少登岸走动，由宜兴的港汉巡检司负责，两司的巡捕们不怎么肯合作。

这一带山多，河溪也不少，湖湾错落，林深草茂，是隐居的好地方，更是藏匿的好处所。

所谓水贼，并非住在船上生活的，只是乘船在湖上作案而已，平时藏匿在蔽地生活，所以一旦官兵前来剿贼，贼早已离船逃匿一空。官兵的缉匪船一走，贼人们又回湖横行。

卫风快船与四艘护卫船只，先后驶入一处错综复杂的大湖湾，进入港汉，降帆卸桅隐藏在港汉深处。

霍然的小舟，也在湖湾的北端小山脚，驶入芦苇深处，也失去踪迹。

这一带的乡村皆规模甚小，散落在各偏僻的山林溪流间，沿湖岸的村落稍大些，也间或有市镇，乘北至县城约有五六十里，当然得有市集，所以稍大的村落，便自然形成小小的商业中心。

小谷临湖的小村溪口村，约有百十户人家，也形成一处小市集，每逢三六九便是集期，届时附近山间与湖滨左近的乡民，肩挑手提驾舟前来，交换产品选购日常用品，规模虽小，一应俱全。

在太湖西岸，溪口小村与外界接触面窄小得很，因为真正的稍大市集，在西北二十余里，乡民采购的中心，叫西蜀镇，那是产茶县的中心。

另一座大镇也相距不远，叫港汉镇，也就是港汉巡检司卫门所在地。固此，溪口村往来的人，皆以附近各村落的乡民为主，来了一两个陌生人，一看便知，这天突然来了三二十个衣着丽都，佩刀挂剑的男女，一个个鲜衣怒目，所引起的惊扰可想而知。

第一个反应是罢市，乡民纷纷走避。

村正、里甲各首，皆被押解在村北的小庙内，逐一盘查询问，彻底清

查是否与水贼有无关联。

村北那一家农舍，正是浪里飞胡勇的家。

飞天猴向仲权在江湖颇有名气，江湖朋友与官方治安人员，只知道他是独行剧盗，以为他轻功了得，却不知道他的水性超尘拔俗。绰号中的猴，影射水怪巫支祈，巫支祈是上古的水怪、水妖、水神的综合体，据说外形如猴。

目下江南、湖广、江右一带的人士，仍然认为溺水而死的人，如果不是水鬼找替死鬼，而是死于水怪之手的，那必定全身苍白无血，足底有针形洞孔，那就是被水怪拉下水底，从脚板底把血液吸干的。

这种水怪，就形如猴子，全身长了青绿有如水草的长毛，那就是传说中的水怪巫支祈。

其实溺死的人，本来就是全身苍白的，血液已经凝结成淡青，哪会有血流动？但有些溺死的人，偶或会在亲人光临时，口鼻有血流出，颇为神秘难解。

江湖朋友也不知道，这剧贼并非真的独自作案。他有十个义结金兰的弟兄，作案时不留活口，水陆通吃，攻击前详加计划，攻击时凶悍猛烈，攻击后快速四散，因此江湖朋友皆不知道他的底细。“浪里飞胡勇，是排行第五的悍贼。另一名同被霍然擒住的大汉，是老八水虎孟彪。

飞天猴只有十个弟兄，实力哪能与南京来的秘探比较？因此派人在秘探左近窥伺留意动静，不敢轻举妄动，终于看出霍然的实力，足以和秘探抗衡，动了借霍然的实力，逐走秘探或消灭秘探的念头，因此出面与霍然打交道，没想到反而激怒了霍然。

三十余名男女高手，遍搜全屋每一处角落，搜出不少秘藏的金珠宝玩，与成箱窖藏的金银赃物。可是，找不到任何用文字记载的纸片，无法获得有关飞天猴与其他悍贼的资料。

浪里飞胡勇与水虎，皆押到厅堂中，由宋大人与几位问口供的专家，逐一就赃物的来源追查作案的经过。

两个悍贼曾经受过酷刑逼供，精神萎顿已经无力站立，半趴半伏在地，有问必答，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亡命气概，豁出去啦！

有关飞天猴的藏匿处，浪里飞的确招不出所以然来。

“我已经再三告诉你们了，你们就是不相信。”

浪里飞有气无力的语音，倒还咬字清晰：“老大在咱们动身前往东山时，便命所有弟兄的家眷）先一步撤走了，他的家即使我知道在何处，这时也不可能仍在该处等你们去查，我的家就是榜样，连雇来的长工也不在了，你们该相信了吧？”

十名悍贼组织单纯而又非常稳当，住处散布在湖四周，彼此不许相互往来，往来也需时三两天。每逢初一十五，在洞庭西山消夏湾，五峰岭下的只园寺，以进香名义聚会一天，决定在何处作案。之外，谁也不对方到的家在，因此任何一人落案被捉，根本不可能把同伴的住处招出。’宋大人身边，有不少问口供的专家，其中有控制神智的高手）有用刑的名家，把浪里飞与水虎两个悍贼，摆布得精神与肉体，皆濒临崩溃边缘，俱始终问不出飞天猴的根底，能招的都招了，连祖宗十八代的狗屁事，也一一招出，毫无隐讳，就是不知道老大飞天猴到底家在何处。

所抄出的赃物中，有从快马船所获分得的一小箱珍宝。

“大人用不着再在这悍贼身上下工夫了，逼死他也是枉然。贝秋霞姑娘会使用御神大法，知道问不出头绪，提出积极性的建议：“我们在东山准备争取大湖双蚊合作时，飞天猴十悍贼便已闻风前往东山看天色，有两名弟兄被捉，其余的人恐怕不会善罢甘休，一定紧蹊在旁伺机抢救，图谋不轨，只要咱布署，一定可以把他们诱出来一网打尽的。”

“贝姑娘的后甚有见地。”

另一位相貌狰狞的中年人说：“咱们有明有暗，虚实相成，定能将余贼引出，捉一个算一个，逐一追根究底，飞天猴将插翅难飞，如果像这样摆出阵势大张挞伐，他们将知难而退，永远查不出他踪迹了，咽！会迁延 BIH，大人不可能长久留在江南继续追踪，咱 f I J 也休想近期返回京都了。”

他当然心中明白，皇帝不可能长期留在南京，皇帝一走，他也将随皇帝返回皇都，呵；能长期留在江南，追逐已经亡命天下的劫匪，交给各地官府办理，肯定不会有结果的。

“好吧！我也认为不能操之过急。”

宋大人从善如流，知道再急也解决不了问题：“你们费心些，详加策戈），目下已捉住两个劫匪，抄出一些贼物，可说已获正确的线索，不能让其他负责追缉的人抢了先，所以也不能长久耽搁）以免失去先机。你“好好计戈”，我一定要把那个猴子弄到手，追出所有的赃物，知道吗？”

溪口村立即恢复宁静，秘探们皆换上了乡民的服饰。

21

不与对手保持接触，怎能掌握情势？

他必须主动与对方保持接触。艺高人胆大，他无畏无惧地进入溪口村。

他也扮成渔夫，穿了青灰的直掇灯笼裤，脸色略染深些，粗旷的气势掩盖了书生秀才气质，赤手空拳昂然进入唯一的小市镇。

市集已散，小市街恢复了宁静，但小店铺依然开门做买卖，小食店仍然供应酒食。

能成为市集的村藩、，表示不但是附近二十里内最大的村落，也是交通可以贯穿四乡的地方，也就经常有附近的乡民过往，并非与外界没有往来的封闭性村庄。

他感到诧异，怎么村里毫无动静？

看出有异，便得进一步打听。

他在一家铁器店前站住了，好奇地观察店堂的忙碌情景，卒是一家规模不大的铁器店，有三家大门面的店面，店堂也是工作坊的一部分，内进还有大工场冶金炉。

看店堂的情景，便几他老家德付；的任何铁器店都大，居然在这种小村中生存，他极感惊讶。

店堂便有三座炉，把风箱拉得呼 o4psx 响，炉中火焰熊熊，炭火炽盛。

店堂工场生产一些小铁器：大量的四角形长短船钉、桅杆槽桨用的环与箍、锄头、镰刀……

师傅们领着徒弟，叮叮当当打制铁器，火星满堂飞溅，热气直冲店门，热闹得很。他人店傍在长柜旁，转身目光仍落在铁匠们的身上。

他对铁器相当熟悉，因为有一位老同年，是一座铁工作坊的少主人，读书之外也管理店务工场。

“客官想订制些什么器物？”

那位粗豪精壮的店伙，在柜内向他笑吟吟打招呼，J、店是全县规模最大，手工最精的铁器店。”

“呵呵！贵店打造杀生的器物吗？”他转身笑问。

有些铁器店专制农具、车具及日用小器物，拒绝打造武职武器包括刀枪箭尖，杀生物器不但包括刀枪武器，也包括菜刀、杀鱼小刀，甚至镰刀同样可以割断禽兽的脖子，有些不忍心杀生的铁器店，绝不打造或出售这种利器）

“本店无此禁忌。”店伙坦然说：“而且打造杀人的刀剑。”

“哦！贵店有铸刀剑的师傅？”

“呵呵！咱们这里是铸刀剑宗师故乡；往昔世间各地仍在使用铜刀铜剑，咱订：吴越已经出现铁剑钢刀了。吴王阖闾的三千把宝剑，都是咱们的祖先替他铸造的，哦！客官想订制兵器？”

“有这个意思。”他信口答：“用健钢呢，抑或是用淋口？”

一呵呵！得看客官希望能用多久，作些什么用途以及运用的技巧而定。之外是能花多少银子，以及取件时间的久暂。”

“打造兵器不简单，最重要的是韧性与锋口的硬度。古代的名剑干将莫邪，龙泉太阿，皆出自吴越的名匠之手，铸剑师天下无双。

健钢，指用灌钢法铸锻的技术，所谓千锤百炼，指的就是健钢法。将高炭分子均匀地灌入熟铁中，经过多次锤炼淬锻，便是所谓百炼精钢，也称为灌钢。健，表示强韧。

淋口，是指将生铁溶化，淋在预定的锋口上，高炭分子仅进入锋口一段加以淬锻，所以称生铁淋口，仅锋口是钢（当然并非真的钢），磨了几次就不锐利了。

两斤重的剑，仅淋生铁六钱至八钱，省钱省事，同样可以用来杀人砍人，能使用两斤剑的人，已经屈指可数了。

一把淋口剑，比健钢剑便宜十倍，进来一个瘸了右脚的糟老头，往他身边一靠。

“你这种人如果买一把宝剑使用，天都不会饶你。”

糟老头眯着老眼说，向店伙招手：“伙计，卖给他一根小铁棒，重量不要超过两斤就够了，千万不要把刀剑卖给他，以免他杀人如屠狗。”

“少管闲事好不好？”

他冒火他说：“你跟来干什么？阴魂不散吗？”

糟老头化装易容术非常高明，但一开口他便知道是笑魔君。

老魔父女曾经在码头，目击他用一根竹杖，击溃上百名高手秘探，废了好几十个人的手脚，如果他使用刀剑，那还了得？老魔虽然绰号称魔，其实并没具有魔性，自承是邪道人物，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。

“我也有权知道结果呀！为何不能跟来？”

笑魔君不理睬他冒火，拖了他的手肘出店，“秘探们扑了个空，人都化装易容躲在暗处，等候飞天猴那些悍贼出现。他们已经发现你了，可能正在

打你的主意。走，找地方先填五脏庙。”

门外有一个小流浪汉，是傅玉莹姑娘，盯着他嫣然一笑，颊旁绽起笑涡十分女性化，扮成小流浪汉，实在不适宜，一眼便被人看穿是假货。

走了半条街，前面看到有酒旗子飘扬。

“留意小店门外的两个人，秘探。”笑魔君一面走一面低声说：“把守住杀坊酒肆，便可发现可疑的人，这些家伙相当笨，忘了飞天猴那些悍贼是本地人，怎么可能在发现答兆时，仍在茶坊酒肆进出？”

“至少，可以等到你我这些外地人呀！”霍然其实并没真的冒火，他对笑魔君父女的好感，比对玉面天罡那些侠义英雄的好感多，虽然他已经知道，光临德州的炼魂修士一些侠义名宿，并不是替快马船保嫖的鹰犬。“只要你不妨碍他们的事，你目下是安全的占卜旦他们认为正事已经办妥，而有能力对付你，你就必须小心了。小子，你必须睁大眼睛，拉长耳朵，留意一切动静风色，以免一头撞入他们的天罗地网里。”

“我会小心的。”霍然冷冷一笑：“在我没得到警兆之前，他们是安全的。”

“所谓警兆意指什么尸一李小姑娘的安全。老魔，不要明知故问好不好？”霍然显得有点暴躁。

凡是牵涉到李小姑娘的话题，他都显得有点暴躁不安。

“好，不问不问。”

老魔领先进入酒肆：“有牵挂的人，活得是很苦的。‘你烦不烦呀？’霍然尾随入店。

走在最后的傅玉莹掩口而笑，清彻的风目中却有笨黠的光芒闪烁。

刚在近窗的食桌落坐。便进来了两位穿衫裙的女郎，在不远处落坐，举止却没有村姑味，倒像大家闺秀。

是贝秋霞和穿云燕柯玉洁，扮像不错，但面庞过于秀丽。

瞒不了有心人，一看便知她们的来历。

穿云燕脸上有恐惧的神情流露，还真怕霍然反脸找她算西山袭击的账。

我作东。

老魔向来招呼的店伙说：“来几壶竹叶青，大盆鱼肉……”

“不要鱼，这些日子吃鱼吃腻了。”霍然接口：“要肉，我这条汉子无肉不饱。‘客官得等候，鸡鸭得临时宰杀。’店伙脸有难色：“今天县是象期，但鸡鸭已售光了。”

“只有鸡鸭？”

“小脐，这里的人少吃牛羊。”

老魔说：“将就将就啦！江南人吃猪肉，这两年不知肉味妇你也应该知道呀！这两年凡是有王法的地方，都吃不到昏肉。伙计，我们可以等，杀鸡宰鸭，红烧白切都可以。”

“他娘的！都是这个狗皇帝惹的祸。”霍然破口大骂，狠麦了邻桌的贝秋霞一眼。

贝秋霞正替皇家效命，他大骂皇帝，显然含有挑衅味，也有意借题发挥。“也不能怪这个皇帝狗屎呀！”

老魔大笑：“哈哈！他是天下的主宰，他高兴干什么就随干，这是他的特权，天下都是他的。他们家姓朱，朱与猪音。他生肖属猪，天生的猪。所以，他去年颁下圣旨，禁天下养猪杀猪，猜都被放到山林里自生自灭，只有王法不俯地方，才有人敢养猜杀猪。”

“要想吃猪肉……”

“必须等这个猪皇帝死了，下一个皇帝不属猪，才有吃猪的希望。”

傅玉莹也乘机发牢骚：“你们北方人吃牛羊，没有猪肉吃所谓。南方人以吃猪肉为主，这两年真是灾情惨重，真是有此理。”

如果贝秋霞真对皇室忠心耿耿，便该拔剑而起兴师问罪，鸣皇帝讥讽时政，是大逆不道的严重罪行。

她怎敢拔剑问罪？她禁不起霍然一击。

禁止养猪杀猪的圣旨，是去年春（正德十四年）颁布天的，雷厉风行，天下政令所及的地方，没有人敢违抗圣旨；

法之徒玩命亡命的人例外。

正德皇帝在闰八月动身启驾返回京师，九月在淮安清江浦积水池扮渔夫覆舟落水，得了大病。挨到次年（十六年）三月丙寅（十四日），死在豹房，结束了他三十一年罪恶的一生。

下一个皇帝嘉靖，幸好生肖不属猪，这才解除了禁止养猪杀猪的禁令，天下百姓这才重新有猪肉可吃。

其实，下这种荒唐圣旨的皇帝，正德皇帝不是第一个，有前例可循。

宋朝被辽国掳走的皇帝徽宗，生肖属狗，就曾经下圣旨禁止天下杀狗，因而引起大学的学生到皇宫抗议；

因为我国自古以来，牛羊猪狗都是家常的肉类主要来源，狗肉是大众化的肉类，并不认同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，只是家畜之一。

论对人类的贡献，牛与驴才真是人类的朋友，牛与驴同样照吃不误。

傅玉莹乘机发牢骚，凤目也盯着贝秋霞跃然欲动。

“不关我的事。”

贝秋霞立即表明态度，脸上有友好的笑意：“今年清明节，皇上祭祖大典，搜遍京都附近，找不到一头猪献三牲，连鬼神也吃不到猪肉，人们还埋怨什么呢？鸡鸭同样是肉，对不对？”

“有道理，女人，我是愈来愈佩服你了，你的确能说会道才华过人，那个皇帝不重用你，确是埋没人才。”

霍然流里流气他说：“哦！你师父玄灵教主目下在皇帝身边，是不是替那个皇帝炼什么妖术？”

“这……”贝秋霞突然脸红耳赤。

皇帝身边有一大群怀有奇技异能的人，有所谓神仙、勇老道、和尚、喇嘛活佛……平时安顿在豹房和大将军府，巡时带在身边做侍卫，人数上千，洋洋大观。结果，皇帝但没学到奇技异能，也没练成盖世霸王的勇力，也没修成仙活佛，只活下三十一岁便去见阎王了。

下一个皇帝嘉靖，更是修仙修佛走火入魔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霍然一怔。

贝秋霞不但脸红耳赤，而且羞态十分动人。

邻桌有两位食客，像一双老村夫妇。老妇满脸的皱纹，脸！苍中带青，半白的头发用青帕包住舍，看年纪已在花甲左了，但老妇的一双明眸，却灵活清彻水汪汪。

“不……不关你的事。”贝秋霞回避他的目光，脸快要红脖子上了。

“我问你师父的事。”他追问。

“我……我拒绝回答……”

“见不得人的事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老妇突然轻咳一声，吸引两方的注意，果然收到了预期效果，两桌的人齐向老妇注目。

“她不能答覆你，年轻人。”老妇找上了霍然，声调不像于老妇的口中，是年轻女人的嗓音。

“为何？”霍然笑问。

“因为她是一个还没开脸的大闺女，但是否可靠就不知道没开脸，并不能表示她没与男人鬼混。”

老太婆锐这种话，百无禁忌毫不足怪，但听在少女们耳可就羞愧难当啦！

贝秋霞果然受不了，变色拍桌而起。

不许激动。”霍然也拍桌而起，气大声粗：“老大娘，我知道你是谁了。可是，你的话我还没听懂，这与这位贝姑娘有关吗。“嘻嘻嘻……”

老太婆怪笑：“是否与她有关，她心中雪亮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她知道她师父玄灵教主替皇帝在做些什么，炼的是什么妖术。只是她说不出口，羞于启齿。“你知道？”霍然追问。

“我准备到南京，邀了一些人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霍然指指老村夫：“你在杭州把这头犀牛请到了，我以为你早就到了南京啦”“咦！你……”

“你是幽冥玄女，他是分水神犀。不要问我为何知道你们的底细，你所说的话我还不明白呢！”。

贝秋霞脸色一变，脸上出现惊容，被幽冥玄女的名号吓了一跳，大概知道幽冥玄女的来历底细。

“我仍感人手不足，特地来邀请飞天猴合作的。”

幽冥玄女不再追问，坦然说明来意：“好不容易找到这里，却碰上了皇家的秘探光临，运气不好。到南京劫宝发财，只是我附带的次要目标，真正的目的，是谋取玄灵教主替皇帝厮炼制的一件宝贝。”

“宝贝？有意思，什么宝贝？”

“她知道。”

幽冥玄女指指贝秋霞：“只是她羞于启齿，她会羞死。“那你就说吧！”

“在大庭广众问，我虽然上了年纪，也不便说呀！由她说岂不更迷人些？反正这件宝贝，我一定要设法弄到手的。再已，诸位。”

两人猛地一掀食桌，跳窗溜之大吉。

三枚六寸扁针，速度虽快得目力难及，但仍然慢了一刹全贯入食桌。

“追！飞天猴的下落，全在这妖妇身上。”门外有人大叫嚷。

贞秋霞与发射飞扁针落空的穿云燕。也跳窗追出，轻功京世骇俗。

霍然手急眼快，拉住了正想追出的傅玉莹。

“不可！她的目标在你。”他急喝。

果然不出所料，三枚扁针在穿云燕出窗的后一刹那，从吟面向窗内飞射，贯入对面的墙壁。

假使有人衔尾追出，三枚扁针可能全中。

她怎知道我要追她们？”傅玉莹吃了一惊。

“因为你流露出敌意，她们已感觉出威胁。”

霍然说：“消除威胁的最佳手段，就是消灭具有威胁性的人，未雨绸缪，这是保护自己的金科玉律。”

“试……”

“这位姓贝的女人，妖术颇为高明，御神大法火候不差，可以意测对方的意念。你看她们不顺眼，她已经感觉出威胁了。我一个人，他们已经穷于应付，身边再多两个对他们怀有敌意的人，岂不更为危险？”

因此除去可能帮助我的人，等于是直接消除日后更危险的威胁。贤父女今后的处境，必定相当恶劣危险。

“今后他们最好不要招惹我。”傅玉莹恨恨他说：“你认为这些秘探，能等得到飞天猴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我不了解飞天猴这个人。”

霍然苦笑：“但按常情论，他该已远走高飞了，双方实力悬殊，他不会笨得把所有的人投入断送掉？”

“你也打算等？”

“是的，等。有幽冥玄女这些人参与，大概不会等得大久，情势可能有变化，我得设法把泗州水怪弄到手，就没有我的事了，赶快填饱肚子，我要跟去看结果。”

酒菜终于送来了，话题自行中止。

有人留意他们的动静，并不打算惊动他们。

回村南小山连绵起伏，林深草茂，不时可以发现几间农舍，都是些种山人家，几乎像遗世孤立的自给自足葛天氏之民，少与外界往来。

幽冥玄女与分水神犀出了村甫，片刻间便消失在草木葱笼的山野里。两人并不急于脱身，有意让追赶的人盯牢，追的人速度惊世，他俩也不慢。可是，他俩忽略了其他的人。

追来的贝秋霞轻功之佳，并不下于穿云燕，在追出村之前，警讯信号已经发出了。

在村外埋伏的人，也无意及早将逃走的人拦住，当然岔可能拦不住外逃的人，或者外逃的人恰好从空隙中撤出，因此不见有人现身相阻。

幽冥玄女与分水神犀自以为得计，认为启己了不起，来去自如，大意地引贝秋霞两女远追。

不久，山区各处隐隐传出铜哨的清鸣。

八方合围，小山的草木丛中人影飘忽。

回这是有计划的包围、堵截，应变的准备相当充分。

发现目标，埋伏的人快速地包抄挺进，由紧蹙追逐的人胆任中枢，包抄的人按地势先急进，两面一抄，最后向中合拢，定可将目标围住。

可是，谁也弄不清对方的实力底细，只按自己的计划行事）也没在计划中，将意外计算在内，反正发生情况就立加处理，按计划反应行动。

、‘宋大人的计划，是针对飞天猴而策定的：

幽冥玄女与分水神犀的出现，是意外的情况。

霍然的出现，也是意外。

再完美的计划，也会因意外的情况出现，而成为失败计划，想完全控制所有的情势，是十分困难的事，任何意外皆可改变情势难以收拾。

在林深草茂的山区，摆脱追逐的人并非难事。善于紧蹊直踪的人，也难以完全掌握目标的动向。

视野有限，包围搜索如果人手不足，谈何容易？宋大人有五艘船）其实能真正出动的人手，绝不会超过一百，搜山林效果有限。

好在贝秋霞与穿云燕轻功超绝，紧迫追逐术也极为高明，能准确地掌握猎物的动向，不时发出只有自己人才明白意义的铜哨声，显示所处的位置，引导从两侧超越包抄的人向猎物集中。幽冥玄女的轻功非常了得，分水神犀就差了一段距离了，远出七八里份、进入茂密的树林，向西南急走，以山峰定向不至于迷途。潘：“只附鬼女人追来，正好把她们弄到手？”分水神犀气喘吁吁想再走了。

“柳妇厉害，已获玄灵教主真传，我奈何不了她们，把她们聚会处，就可以好好摆布她们了。我们一定要弄清秘喇址活口是最可靠消息来源，半途动手：“使能和则酌隍斗，但绝对捉不住的。不要三心两意了，弓！”

她们刊陇上策，快走。”

怕知道这个妖女？……

哩月我在南京活动，就见过她师徒二人出入宫城，所以咖细，她的出现我大感意外呢！她竟然随这一群秘渊现身，同行的人恐怕还有比她高明的高手在，所以翩即她诱出，希望能把她弄到手。凭你我两人之力，=奈何不了她的。

你在南京……”

“是前往探底的。”

幽冥玄女坦然说：“发现保护皇帝珍宝的高手甚多，所以才兵走请你们共襄盛举。

看来，咱们找飞天猴相助的希望成空了。咱们多日来找不到他的踪迹，原来他有了困难躲起来了，难怪咱们白费工夫，浪费了不少时日。”

“既然那猴子不在，咱们何必与找他的秘探发生冲突？何不到别处去找他尸分水神犀对向秘探挑衅不以为然。

“也许他会在秘探附近看风色，咱们可以利用机会找到他呢！到别处去找，更无希望。”

“你向妖女所提及的宝贝，到底是什么？你真为了那件宝贝而到南京盗宝的？不是为了珍宝？”分水神犀提出疑问，脚下也逐渐乏力。

“叫桃花帐，或者天罗帐，也称乾坤帐；主持炼制的人，正是玄灵教主。主要的目标，当然是皇帝搜刮的珍宝，如果有机会，我一定要把桃花帐弄到手。

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这……”幽冥玄女扮成老妇，脸上依然变了颜色，表示脸红了，所以颜色加深了些。

“到底是什么宝贝？”分水神犀不懂，不死心追问。

“反正是一种法宝。”

幽冥玄女支吾其词：“用帐的人，不但外魔不侵，连鬼个也远避，有如布下天罗，帐内自有乾坤，凡人更休想接近伤害帐内的人，甚至可辟刀兵水火。你不懂，别问好不好？”

“有这么厉害？”

分水神犀大感吃惊，也意似不信：“那个皇帝夜间睡在帐、内，岂不是

稳如泰山，任何刺客也休想伤得了他？”

“没错，刀兵水火；鬼神妖魔，皆伤害不了帐内的人”“你会炼制吗？”

“知道炼法，但……”

“你也可以炼来使用呀！”

“天地间除了皇帝之外，没有人拥有炼制的器物”“什么？”分水神犀大惊小怪：“皇帝不是人？”

“只有皇帝才有这种能力。”

幽冥玄女用冷冷的语音说：“皇帝是特殊的人类，拥有特殊的权力，天下是他的，他有权支配。他在扬州遍刷处女和寡妇，用一万零四十四名处女的落红，才能炼制神鬼不侵的桃花帐，他能办得到，其他的人能办得到吗？”

“简直狗屁！”分水神犀大骂：“这算什么玩意？你们炼妖术的人，都该下地狱。”

“你……”：

“能破解吗？”

“你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把帐内那个皇帝宰了。”分水神犀火爆他说。

“你真笨。”幽冥玄女嘲弄他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编不可能一天到晚，抱着几个美人躲在帐内，你想宰他，在帐外宰岂不比入帐宰容易？老实说，你根本没有机会接近桃花帐三丈以内，便会粉身碎骨，信不信由你，不信的人肯定会遭殃。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快走，有人跟来了。”幽冥玄女警觉地一掠三丈。

分水神犀一咬牙，强提精力撒腿飞奔。

正德皇帝在扬州，遍刷处女真有好几个，用一万零四十四名处女的落红，染制据说可以御千女而不泄的桃花帐。落红每一组以九九圆阵排列，共一百二十四组。

下一个皇帝也恶劣。嘉靖皇帝在宫中，常年养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，死了随时补充，集合童男女的尿液，炼成秋石（尿碱）服用，据说吃了可以长生不老。

虽是荒唐已极，不怕尿碱中毒，而且的确坐了四十五年皇位，是大明皇朝在位久长排名第二的皇帝。

吃童男童女的尿液积碱求长生，普通人真没有勇气尝试，恶心之至。

他十五岁登基，坐了四十五年皇位，活了六十岁。六十岁其实算不了长生不老，不吃童便的人，同样可以活到六十岁，甚至活得更久些。

睡在一顶血迹斑斑，有如点点桃花的帐内，也并非什么愉快的事，也不是正常的人所能忍受得了的，虽则血经过药物炼制，不会发臭不会氧化变黑。

幽冥玄女说得对，只有皇帝才能有此能力。

那时的扬州真有五六十万人口，搜劫 = 两万多个处女轻而易举，数万御林军与边军，挨家挨户按名册捕拿， = 个也跑不掉，比捉羊还要容易，这比侵略邻国捕捉女奴容易得多。

幽冥玄女发觉因说话而慢下脚步，被后面追逐的人拉近了距离，心中一急，火速加快脚步飞掠而走。

果然不错，贝秋霞与穿云燕，分枝拨草窜走如飞，快要跟上了。

左方不远处，霍然与傅玉莹的速度更快，飘忽如谜形影难辨，穿枝拨草所发的声响极为轻微。

他俩一直就在幽冥玄女与分水神犀左近出没，乍起乍停极有耐心地紧蹑在附近静候变化。

看到赶上来的贝秋霞穿云燕，他们立即向侧方远撤三二十步，保持用听觉追蹑猎物，因为视觉已派不上多少用途了。

“何不先把这姓贝的两妖妇弄到手？”傅玉莹一面急急潜行，一面低声提出意见。

“弄到手干什么？”

霍然笑问：“他们同样不知道飞天猴的下落，捉来毫无用处，而且，我没有帮助幽冥玄女的兴趣，双方都会妖术，我乐得清闲，坐山观虎斗对我有利。”

“你真的不怕妖术？”

“多少知道一些窍门。”

他说得相当谦虚：“你如果想对付会妖术的人，由于你对“妖术并无所知，所以首先便觉得心虚，那就毫无希望了。所以首先你必须信心十足，定下心神敛神内视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，在她施术行法之前一举摆平她。如果能用暗器，那就更妙。”

他等于是面授机宜，增强对方的信心。

兮“如果一击不中呢？”傅玉莹追问。

“跑呀！不要死要面子硬挺，打了就跑。除 4 卜你已经陷入狮布妥的阵中，不然一定可以一回气跑出了百步外，任何狡术也无奈你何。用飞剑在百步外取人首级，毕竟这种人比凤毛瞬角更稀少。会飞剑的人，也不会为祸人间。”

“你会吗。”傅玉莹笑问。

“废话！我欠学。如果会，干脆就祭起诛仙剑，把那个皇帝宰了岂不大快人心？桃花帐绝对保护不了他。真正能保护皇帝安全的，是他那些侍卫，以及他网罗的上千个具有奇技异能的勇士、活佛、老道、和尚，所构成的重重警戒网，而非借妖术便可保万全。”

你仍然要到南京？”

“对，仍然要去。我去，并非为了向皇帝行刺，只要让他知道，世间仍有向无上权势挑战的人。他能搜刮天下财富美女，我也能打他的财宝主意。”

“你对这些秘探……”

“如果不影响我的安全，我袖手旁观，一旦影响我的安全，他们将发现日子难过。

晤！铜哨声有异，他们有所发现了，咱们赶两步。”

两人脚下一紧用丁牢前面贝秋霞两女的背影掠走如飞，保持在侧方三五十步距离，小心地不让赶来策应的人发现。

贝秋霞后面跟来了五个人，窜走的声息瞒不了他。

回】

七个人盯着前面山坡下的农舍，眼中有警戒与高兴的神情流露。

山坡下有小溪流，有小径，有种果蔬的农地，和两家孤零零的农舍。

可以看到在外面游荡觅食的家禽，两头不住吠叫的黄犬，但看不到人踪，绝不可能是空宅。

所追逐的幽冥玄女与分水神犀已经不见踪影。

贝秋霞仍是主事人，她在秘探中地位甚高，冷静地用目光在农舍与四周观察，眼神不时在变。

“人躲在屋内？”五个策应的中年人雄壮威猛，为首的中年人向她问。

“没错，在屋内。”她沉静他说：“但屋外的角落另有人藏匿。”

“还有其他的人？”

“对、这里是他们落脚的地方。”

“哦！我们找到他们的巢穴了？”

“是他们故意引我们来的。”

她冷冷一笑解释：“那两个人以为我们只派有几个人追赶，所以故意将我们引来，打捉活的主意，目标在我。”

“好！那就让他们如意吧！我们这就进去吗？在下先上。”

中年人跃然欲动，相当兴奋。

“不，信号表示有变，不知发生了何种变化，等后续的信号传到，或者等策应的人到来再说。”她反对立即动手。

“可别让他们看出不妙，四散而逃。”

“不会的，他们不可能了解我们的策略，正在眼巴毗等我们闯进他们的陷井里。我敢打赌，这个幽冥玄女，现在一定高兴得心花怒放，认为我一定会闯进去找她，闯进她的天罗地网捉活口；她知道我的底细，所以不敢在半途和我幼手相搏，要利用埋伏对付我；匿伏在这里的人有周详的防变计划。”

“小姐的意思，要等我们的人到齐之后再发动？”

中年人兴奋的情绪消失了：“我们七个人，居然不敢闯进去，怕他们的埋伏。”

“我不想有人漏网。”

贝秋霞冷冷他说，不理睬中年人的不满：“而且传来的有变信号不明朗，我不希望影响其他的变化。铜哨的声号，只能传达简单的讯息，不可能像传话一样，把变化详细传出。

隐隐传来间歇性的哨音，三短一长，没有变化的迹象，可知仅传递二种情势的讯息，后续变化如何，得等哨音改变才能知道进一步的变化。

“好吧！我们就等好了。”

中年人无可奈何他说，神情仍然流露出不满；“反正我们得听你的，你负责成败。

曾经受过痛苦挫折的人，行事小心谨慎是正常的反应。”

中年人的话，说得不怎么难听，但已经露骨地表示，讽刺她一而再栽在霍然手中。

行事胆小怯懦。痛苦挫折四个字相当令人难堪，小心谨慎四字也有反讽味。这些话在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耳中，具有高度的爆炸性危险。一你认为我们七个人，就可以对付得了他们？贝秋霞果然被激怒了，她本来是自尊心强的美丽高傲少女。

“我们候命进退，对方如何强大，与我们无关，千军万马刀山剑海，都撼动不了我们。”中年人傲然他说，明白表示是只知军令的标准军人。

“你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埋伏吗？”“反正农舍藏不了多少人。下令是你的

事，由你决定，料敌估计，是你的责任。”

“好，我们进去。”贝秋霞冒火他说，长身而起领先向农舍举步。一声刀吟，中年人拔刀昂然迈步。

七人屹立在农舍前的晒谷场，片刻仍不见有人外出，宅门紧闭，毫无声息。

“似乎咱们非破门而入不可了。”

中年人向贝秋霞说：“人躲在里面用暗器袭击，咱们冲进去，最少有一半人被摆平在里面，相当危险。”

“幽冥玄女这个女人我不了解，听绰号便知道会些神通，何况她知道我的底细，必定是我道中人。”

“贝秋霞的话，是说给屋子里的人听的：“所以，很可能在屋内设了歹毒的禁制，配合暗器威力倍增。”

“但如果不进去，就无法捉住她们了。”

“对，非进去不可。她们以逸待劳早有准备，而我们不能在此和她们干耗。”

“那就交给我好了。”中年人拍拍胸膛。”

“好，那交给你们处理。”

“遵命。”中年人举手一挥。

两个中年人向屋侧走去，一个捡拾草屑做引人物，一个取出火囊中的生火用具熔石、火刀、竹管盛藏的纸煤、点火的细布筒。

火囊是军用的生火用具，是一个尺二见方的革袋，内层是防水油绸，共有三副生火用具，比江湖朋友所用的火招子大，但十分可靠，用具也大些，原理则完全相同。

军中的火囊有专人携带，除了四种必要的工具之外，另有所谓阳炫，也就是扁圆型的琉璃镜（凸镜），以及小型的钻健（钻木取火工具）。这种负责生火的人才，甚至可利用水滴作凸镜取火。

里面的人无法藏匿了，中年人摆明了要用火攻，火一起，哪能不出来，焚烧三两家农舍小事一件，必要时他们有权焚村。

“另两名中年人，也开始制造火把。”

“把他们烧死在里面，不大好吧？”贝秋霞口气似乎不以为然，其实无意阻止放火。

“他们又不是傻瓜，怎肯在里面等候变烤猪？”

中年人大声说：“在下不想进去和妖阵玩命，我不信他们宁可被烧死在里面。”

这一招果然够狠够绝，击中对方的要害。

果然不错，门开处，冲出幽冥玄女，分水神犀、两名中年人。

四面八方人影纷现，从屋角与草木丛中，共出来了九名男女，围住了广场。

十三比七，幽冥玄女在人手上多了一倍。

“你们这些官府的混蛋，比咱们这些不讲王法的人更狠更毒，无所不为，老夫算是开了眼界服了你们。”

“分水神犀愤怒他说：“连我这种杀人如儿戏的匪盗，也不会随随便便任意放火焚屋。该死的混蛋！你们到底是那一种”狗王八？”

“对付你们这些悍匪，不狠不毒行吗？”

中年人狂笑：“哈哈！你就是有名的悍匪分水神犀杭大海，杀人越货血案如山，想必是飞天猴的匪党，我要你投降，不然要你的命，你出来。”

“胡说八道！我们是来找飞天猴合作的……”

那你得死！咱们上！”中年人沉叱，挥刀直上。

五个人五把刀，形成绵密猛烈的刀阵）一涌崎上。既然不是飞天猴的人，没有要活口的必要了。

穿云燕一声娇喝卜六寸扁飞针漫天飞射，双手连发，势如满天花雨。

贝秋霞长剑幻化为青虹，剑一起风生八步，全身涌起轻雾，霎时风吼雷鸣，人与剑已混而为一，虹影经天，猛扑扮成老妇的幽冥玄女。

幽冥玄女一声怪叫，黑雾涌发，黑雾中突然升起一个丈余高的狰狞鬼物，像传说中的阴司鬼王，手中的托天叉金光袍目，立即与青虹纠缠在一起。

价：四周的人纷纷外移，被阵阵风雷异鸣惊得惶然走避。

十三比七，十三个人一照面问，便倒了五个，有三个是耿五把刀一冲错之下毙命的。

另两个根本来不及交手，远在三丈外被飞针击倒了。

估错了对手的实力，就得付出惨重的代价。

两处斗场是两种光民”径渭分明互不相关。

分水神犀的分水刀，缠斗为首的中年人，势均力敌保持平衡局面，两把刀攻击极为激烈勇猛，传出的金铁交击声极为急剧，短期间谁也休想取得决定性的优势，其他几对也实力相差不远，地面已先后倒了三个人。

幽冥玄女与贝秋霞这一对，形成另一处斗场，烟雾腾涌，各种怪异的声光乱人神智，风吼雷鸣走石飞砂，可怖的怪异影像此现彼隐，在广场的北端树木竹影中飘忽不定，没有人能发现两个女人真正的身影在何处。

这是一场极为诡橘的缠斗，双方的人皆不敢接近策应相助，外行的人也被异象惊得魂飞魄散，连观看的勇气都消失了。

不久，局势终于明朗化了。

五个中年人仅有一个倒下，穿云燕居然用剑加入刀阵，配合得倒也有章有法，仍然具有五个人的五方阵威力。逐渐控制了全局。

幽冥玄女的人，只剩下五个了，被五方刀阵所困住，无法统合联手应付，脱不了身，唯一能支撑的人是分水神犀，这位老悍贼能缠住主阵的中年人，分水刀的攻势依然凌厉猛烈，甚且不时能抢救陷入危境的同伴。

但独木难支，可能支撑不了多久，似已注定了全军覆没有厄运。

危急间，蓦地长啸震天，十二个村夫打扮的人，在长啸声中冲近农舍。

“住手！”沉叱声有如一声春雷，震耳欲聋。

+个人，投入任何一方，都可以在倾刻间收拾残局，足以从容清除已经精疲力尽的人。

激斗的双方，都不知道来人是谁的伺伙，各怀戒心，警觉地分别后撒列阵候变。

贝秋霞也匆匆撤回，显然她忆的不了幽冥玄女，发觉有变，急急撤回察看。

她仅损失了一个人，幽冥玄女却损失了七个同伴。

三方鼎峙，十二个新来的村夫实力最强已无疑问。为首那人短小、精悍，尖嘴缩腮，年约半百了，真像一头老猴，手中有一根三尺长短铁棍，腰间佩

有两把尺二长尖刀。

“飞天猴向仲权。”穿云燕讶然惊呼。~她是涇州水怪请来的人，前来太湖找太湖双蚊合作的伙伴，不但认识梅坞的主人金笛飞仙，也知道飞天猴这号人物，即使T\Tx识，一见面凭长相，她就知道来人是谁了，正是宋大人要找的目标。

她与飞天猴没有任何瓜葛，只是目下在中年人手下办事，协同猎取飞天猴，因此发现目标，情不自禁发出惊喜的呼叫。

贝秋霞把穿云燕带在身边同行。原因就是穿云燕对飞天猴不算陌生。

“幽冥玄女与分水神犀喜极欲狂，他们本来就是专程前来，鹰飞天猴同至南京盗宝的，总算在危急的生死关头，这个名滨江湖的独行剧盗出现了，而且是独行，有十一名盗伙同秋。

“向兄，你果然在这一带活动。……”

分水神犀兴奋地高叫：“还记得我分水神犀吧？咱们找了你好些日子啦！菩萨慈悲，你总算在咱们生死关头赶来了。这些人是南京来的秘探，要来捉你的，快把他们毙了。”

“杭兄，我知道这些人的来路。”

飞天猴沉声说：“他们在洞庭东山，擒住了在下的两位弟兄，咱们一直就留心他们的举动，正召集人手去找他们了断。

天赐其便，我也要先弄到他们几个人，作为交换两位弟兄的人质，他们是我的。”

一声轻笑，贝秋霞莲步轻移独自上前打交道。

“不错，你的弟兄老五浪里飞胡勇，老八水虎孟彪；目下在我们手中，他俩人已经招了供，所以我们在溪口镇等你。”

贝秋霞一面说，一面向前接近。

她人生得美，年轻的胴体曲线玲球，穿衣裙流露出女性的绰约风华极为出色，笑容当然十分动人，把包括飞天猴在内的十二个悍匪，看得目瞪口呆，也心痒难熬，一个个跃然欲动。

“向老大，小心这小女人的妖术。”不远处的幽冥玄女急叫。

“妖术？”一名扮村夫的中年人冲出怪叫：“交给我！”

手一抖，连续飞出五颗鸡卵大的青黑色弹丸。

贝秋霞一怔，疾退两丈。

“叶”一声闷响，第一枚弹丸着地爆炸，青色的火焰飞溅，青灰色的烟雾怒涌，辛辣刺鼻令人作呕。

是江湖朋友常用的纵火利器，青磷毒火弹。爆炸原理与攒炮相差不远，但构造上精巧得多，本身的稳定性不佳，而且可以发出呛人的毒烟，十分霸道。毒火如果沾上身，连水也无法浇灭。

后面的穿云燕从斜刺里冲出，向左前方斜冲，双手齐扬，六寸扁飞针行致命一击。

发射青磷毒火弹的村夫，正发射第六枚毒火弹，没留意毒烟的侧方有人掠出，毒烟影响了双方的视线，等发现有异，已来不及自救了。

六枚扁针，有两枚贯入这人的身躯。

“呢……”这人向前一栽，第六枚毒火弹先厂刹那破空而飞，掷向贝秋霞几个人列阵处。

绿火一闪，但贝秋霞与四个中年人，已经退出广场，远出六七丈外去

了。

“毙了他们！”飞天猴厉叫，身形斜飞而起，半空中三记美妙的前空翻，恰好截住穿云燕的退向，半途在空中遭遇，生死相决于瞬息间。

狂笑震天，四面八方人影倏现。北面的主将，正是不可一世的宋大人，领了六名勇士，迎入退来的贝秋霞与四名中年人。

足有五十名于员，包围了农舍四周。

这瞬间，穿云燕在半空中惨叫 = 声，像被射中的鸟，手舞足蹈向下掉落。

飞天猴则从相反方向飘落，身形似电迅速回到自己人列阵处，手中的短铁棍沾有血迹，半空中击碎了穿云燕的右肩。

不论是轻功或武技，“飞天猴皆比穿云燕高出许多，一代剧盗名不虚传，空中搏击术超尘拔俗。

“拒捕者格杀勿论。”宋大人喝声如雷震。

加上贝秋霞的五个人，总人数超过六十大关，四面合围，刀剑齐举，气势慑人心魄。

飞天猴身形未定，便知大势去矣！

“尽快脱身，走！”他厉声大叫，领先向西南角冲去，那一角是唯一的空隙，饶区最薄弱的地方。

幽冥玄女与分水神犀五个人，则向东南角突围，响起连声轻雷，火光眩目，金蛇乱飞，挟汹涌的灰雾乱人视线，奋余勇全力突围”杀声震耳，刀大过时影飞腾。

有八名高手从西北角向农舍接近。从霍然与傅玉莹隐身的草丛旁经过，相距不足三丈。

八名高手的注意力，皆放在百步外隐约可见的农舍，没留意草丛中有人隐伏，通过的速度也快，也没料到外围有第三方的人潜伏.如果双方碰上了，飞天猴败没的局面必定改观。

“他们来的人好多好多。”

傅玉莹深感不安，盯着快速远去的八个人背影苦笑。这个姓宋的大人，计划之精委实令人心中慎慎，赶来的人不但速度惊人，而且准确无误能盯牢目标。

“他后续赶到的两船人中，必定有更高明的人才在内。霍然郑重他说：“所以今后我得更加谨慎，以免上当。”

“对付幽冥玄女儿个人，犯得着如此劳师动众？”

“恐怕这些人，不是为对付幽冥玄女而来的。”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恐怕飞天猴上当了。走，接近些小心留意。”

距农舍远在百步外，事实上看不见农舍所发生的事故。他俩利用听觉循声追踪，远落在后面，不敢大过接近，因为所有的人中，无一庸手，他俩能在远距离追蹑，已经相当冒险等他俩悄然接近农舍，恰好赶上飞天猴下令撤走的混乱关头，他俩即使有意相助任何一方，也没有机会分辨要助的对象是些什么人了.霍然目击飞天猴从穿云燕身侧飘降的，看身法和身材便知道是飞天猴。

“是他，他果然上当了。”霍然藏身在一株大树上，立即准备往下跳：“我得盯牢他。”

“飞天猴。”傅姑娘没看清斗场的情景。

“对，是他，没错，轻功高明极了，穿云燕被他在半空中，打碎了右肩废定了。”霍然向下飘降，兔起鹘落去势如电火流光。

傅姑娘也全力卯上了，总算勉强配合得上他。

22

逃命的人速度最快，甚至会产生打破记录的奇迹。飞天猴的轻功本来就惊世骇俗，危急逃命更是快逾电火流光，突破重围窜入山林，三两闪便消失在林木深处。

他的十一名同伴已经星散，只有三个人能勉强可以跟随着他，这当然是他有意让三位同伴跟来，所以脱困之后并没全力发挥，多三个人在身边，也多三分应敌的力量，独自逃生，在道义上也有亏欠。

可是，对手早已安排了追他的人。

能紧镁不舍追逐他的共有五个人，轻功似乎皆比他差不了多少，他即使全力施展拼命逃走，并不一定能摆脱这五个高手中的高手追逐。

降下一处山坡，下面是一条小溪，要想省力，沿溪流走绝对比爬山越岭快些。

小溪向南流，似乎不像流入大湖的小溪，而是流入浙江长兴县境的小河。

他不能潜回太湖，走得愈远愈好。这一带地形他十分熟悉，毫不迟疑沿溪向上游飞奔，不时招呼后面跟来的三名同伴，加把劲赶快跟上。

“向老兄，再这样狂奔，不跌死也会累死的，歇口气好不好？”

那位身材特别雄壮的人，似乎快要崩溃啦！浑身大汗，气喘如牛，脚下踉跄，随时都可能栽倒。

“身材特别雄壮的人，奔跑时所耗的体能也最大，比起体重差了一倍的飞天猴，所耗费的体能也高一倍，短期间跟上并无困难，三五里之后便难以继了。

“天杀的！怎么闯进他们的口袋里去了？”

飞天猴只好停下来，用手掬溪水解渴：“事先知道他们都在溪口镇，在镇上布埋伏。

晤！会不会是老犀牛出卖了我们？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

一位同伴用水净脸抬起头说：“老犀牛那些人，放出风声我我们，已经找了好些日子，咱们不理睬避免接触，仅留意他们的行动。这次咱们决定和他们联手，事先并没通知他们，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会去找他？如何能策划出卖我们？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飞天猴叹了一口气：“咱们的人，损失太大了。”

“怎么往南走？”

另一同伴观察四周：“为何不返回泊舟处宁也许可以接应返船会合的人……”

“还能回船？船很可能已被他们占据了。”

飞天猴沮丧他说：“咱们必须表示已经远走高飞，引他们穷追，半途再折回去。设法援救咱们的人。”

“他们会追来吗？”“可能的，咱们不能再轻估他们的能耐了……”

小溪宽仅两丈余，两岸草木丛生，视野有限，湍急的流水声也乱入听觉。

对岸传来的一声咳嗽，却入耳清晰，打断了飞天猴的话，四个人惊得一蹦而起。

草声簌簌，枝叶摇摇，蹶出五个浑身汗水的人，隔岸面面对。

“不要歇息了。”

那位留了大八字胡，相貌威猛的中年人声如宏钟：“我，钟不群，等你们带在下前往你们的聚集处，以便一网打尽，等得不耐烦啦！快走。”

飞天猴脸色一变，握铁棒的手呈现不稳定。

“天绝星钟不群是你？”飞天猴连嗓音都变了。

“没错，那就是我，天绝星钟不群，如假包换，绝非冒名顶替的名震天下名杀手天绝星。”

人江湖朋友几乎闻名色变的四大凶星，是众所周知的最冷血无情杀手，谁有充足的金银，都可以请他们干谋杀的勾当，不讲情义法理，有钱就行。

“天绝星替秘探办事，同恶相济理所当然。秘探有的是花不完可以”任意开销的金银，正合冷血杀手的胃口，一拍即合，咄现并非意外。

据说，四大凶星可在百步外杀人，有如探囊取物，远攻噓杀皆不露痕迹。

飞天猴轻功盖世，武功超绝，但一听对方亮出身份，心里的压力极感沉重。

另四人也瞠悍之气外露，看气势便知是可怕的高手人物，虽则他们无意亮名号唬人，外露的凌厉杀气已经慑人心魄了。

鲁天绝星所表现的狂态，飞天猴不但不以为逆，反而认为良正常的，成名人物难免有狂的凭借。但不知道天绝星根底的人，可就受不了这种狂态。

那位称飞天猴为向兄的特别雄壮中年人，就受不了天绝星的狂态，拔出平头的厚背砍山刀，哼了一声。

“你这混蛋五个人，就敢狂妄地要一网打尽咱们的人？真是死不要脸乱吹牛。”

这人扬刀怒吼：“咱们一比一公平相决，胜得了我必杀王的刀，再吹牛并未为晚，你天绝我必杀，看谁的命长。”

乡一声长啸，天绝星五个人，猛然同时飞跃而起。跃过两的宽的小溪。

双方隔溪相峙，飞渡的一方非常危险。飞天猴四个人有测虎冯河，不但可以用暗器任意攻击飞渡的人，也可在河岸把纵落的人打下河去，不许对方飘落J身在空中的人，仿卫力是相当薄弱的。

“小心……”飞天猴却警觉地大叫，左手疾扬。

是三把梭子镖，全向天绝星集中攒射。

其他三名同伴，也发出飞刀和钢镖。

可是，五个纵起的人，已利用纵势先发射出满天铁雨钢流，而且全是一些体型小，速度快得不易看清的暗器，向飞天猴这一面溪岸飞射，并没打算能将人击中，而是以大面积攻击，用意在于将对方逼退，以便争取飘落的地

点，能将人击中当然更妙，在策略上就高明了一段。

飞天猴用暗器阻击，却没有阻止对方跃过的打算，暗器梭子镖出手，立即斜移闪避。

他的三位同伴，却抱有阻止对方飞越，在溪岸堵住准备扼守的念头，暗器出手便挥刀剑准备阻击，却没料到对方同时在空中用暗器先发制人。

双方的暗器皆势如暴雨，看谁的暗器快狠准。

“呢……哎……”溪岸堵截的人倒了两个。

砰然一声大震，水花四溅，飞越的五个人中，也有一个被暗器击落水中。

“铮”一声金鸣震耳，必杀王一刀架偏了飞降的一支长剑，斜冲出丈外，对方已飘落乘胜追击，第二剑势若雷霆，指向他的心坎要害。

必杀王姓王，在江湖名号相当响亮，但对手太强，剑上的劲道惊人，沉重的砍山刀竟然震不开轻灵的剑，被反震得身形不稳，马步大乱，还没稳下马步，如电剑光已光临胸口，刀已来不及收回封架，眼睁睁要看到长剑穿心而无法闪避或封架。

人影斜窜而至，短铁棍铮一声击偏了来剑，一把扣住他的右时窜出丈外，脱出险境保住了老命。

是飞天猴，及时从剑下救了他。

糟了，稍一耽误，谁也走不了啦！

“冲上来！”不远处的天绝星长剑斜伸，傲然地沉喝等候飞天猴冲上。

另三名中年人，已在三方扬刀相候，形成四面包围，飞天猴两人成了入槛之虎。

必杀王大吼一声，挥刀直上。

“什么东西！”天绝星傲然他说，长剑连挥。

“铮铮铮”一阵急震，火星飞溅。天绝星脚下作小幅度移动，剑上下翻飞，来一刀接一刀，来者不拒，沉重的刀皆被一一震出偏门，却不乘机反击回敬，完全采取守势，有意表现应付自如的强大实力。

飞天猴也被一名使用狭锋的人，逼得一步步后退，刀法极为诡奇辛辣，他的短铁棒根本无法硬接幻变莫测，无孔不入的炫目刀光。

这是一场绝望的挣扎，两个人一比一也支撑不住，二比四注定了厄运当头。

飞天猴相当精明，已看出对方无意将他置于死地，把心干横，不顾自身所暴露的空门，咬牙切齿全力攻击，希望能制造脱身的空隙。

总算所料不差，对方的确不用绝招乘隙下杀手，仅步步正面逼迫，大量耗损他的体力，他想制造空隙脱身的希望却落了空，在一旁的另两个中年人，始终保持堵住他后路的退向，随时皆可能把他堵住脱不了身。

传来必杀上一声厉叫，他心中一虚，知道大势去矣！只剩下他一个人死撑

回必杀王的右肩井，被刺了一个血洞，平头的砍山刀丢在脚下，一步步向后退。

天绝星一步步逼进，剑尖指向必杀王的眉心。

“你参与了山东抢劫快马船的行动，是吗？天绝星狞笑着问口供。

“我……我没去。”

必杀王凶焰尽消，急急分辩：“那时我在广德州。向兄十位弟兄北上跟

踪快马船，事关日后安危，怕以不需外人参与，我与他交情虽然不薄，但仍然算是外人。”

“那么，你该知道他所分得的金珠与美女，藏匿在何处了。”

“那怎么可能？财不露白，即使亲如父子兄弟，也不能说出来呀！”

“们是……”

“我只是他的朋友，这次前来替他助拳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！你只是一个不相关的、一无所知的助拳人？”

“是呀！我……”

那么，你对我已经毫无用处了。

“那是你们和向兄的事，我只是一个助拳人。”必杀王竟然没看出危机：“有什么事，你们可以问他。”

“对，唯他是问，你没有用处，你可以死了……”

必杀王总算看出不妙了，扭头撒腿狂奔。

只奔出五六步，背心一震，长剑贯体。以背向敌，中了剑才知道逃走了大错。

飞天猴没看到好朋友必杀王，却看到天绝星背着手出现在一旁冷笑。

“挣”一声巨响，他第一次架住了对方变幻莫测的一刀，乘机斜冲脱困。

“我等你。”天绝星出现在眼前，像是平空幻化出来的，手中剑光华灼灼，等候他冲上：“你还有三件兵刃可用，也可能还有几枚梭子镖。”

“你……你把我……我的人……”他急剧喘息，但说话仍然清晰。

“杀光了。”

天绝星冷冷他说：“没有利用价值的人，杀光了以免费神。

归有利用价值，不然你早就死了，如果你不肯合作，就是沁有利用价值的人了，我天绝星一切看在金银份上，来决定对方的死活。你，也可以决定自己的死活。”

话说得够明白，是否肯合作，操之在飞天猴的选择上，也就是选择死或活。

“你……你威胁不了我，我飞天猴绝不怕死。”

“你死不死与我无关，我只关心我的利益，你已经有两位弟兄落在宋大人手中，他们都乖乖招了供，你死不死一点也不影响查赃行动，只不过稍耽误时日而已。由你口中招供要省事些，所以我天绝星不想杀你。”

“狗王八！我招不招都是死……”

“不然，生死大权操之在我。如果对我有利，我用不着要你的命。”

“你无权处置……”

“你错了，我有全权处理，你瞧，我为何不立即擒住你，带回溪口镇交给宋大人？因为我有全权处理，我有权保护我的利益。”

“我听不懂你的话。”

“也许你不懂，但想一想就明白了。我与宋大人订了约，如果赃由我亲自追出，可以多分一成。把你交给宋大人，由他问口供派人追赃，我只能按协议获得预定的赏银，追出的赃没有我的份。所以，我为了保护二成的利益，你如果肯合作，我放你一条生路，明白了吗？”

“胡说八道！”

“你最好相信我的话，我可是江湖上风云人物，声威信誉众所周知，一

言九鼎信誉可靠的名人，你的赃物藏在何处，愿意带我去取出来吗？”

“所劫得的几箱珍宝，早就分掉了。”

“我知道，我只要追出你所分的一份。还有，你带走了几位美女？十位美女都是朱副大将军，特地替皇帝保留的特优；

美女，朱副大将军十分震怒，誓要将美女全部追回。你们带走了几个？”

那朱副大将军，指江彬国贼，是皇帝的干儿子，所以赐国姓朱。正德皇帝坏事做尽，有一大半的坏点子，都出自江彬之手，怂恿皇帝抢女人，在扬州遍刷寡妇处女，建豹房开皇店，都出于江彬的坏主意。

“我要那么多女人干什么？”飞天猴大声说：“仅顺手牵羊带走一个，叫罗映雪，十三岁。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试……”

“人呢？”天绝星厉声问：“朱副大将军所出的赏格，是每一名美女赏银子三万两，当然必须是完璧，这十个特优的美女，是朱副大将军特地替皇帝保留的珍品，还没刷过，都是完璧。你这混蛋，最好没侵犯这个叫罗映雪的美女。”

“你在称一代名杀手，怎么如此少见识？漂亮的美女，落在咱们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强盗手中，还能保持完璧？真是见鬼。”

“你这该死的混蛋！我的三万两银子泡汤了。”

天绝星破口大骂：“破了身的，只能送给那个姓许的狗官，只值一千两银子。”

姓许的狗官，指威武副将军许泰）江彬的死党，最跋扈的边军将领，也是引诱皇帝胡作非为的心腹～“你连一千两银子也泡汤了。”飞天猴冷冷他说。

“为何？”

“那小女人一天到晚哭哭啼啼，谁也受不了；回程船从江阴过江，风澜巨大，她乘机跳了河。”

“死了？你……”天绝星跺脚叹息。

“风高浪急，她存心自尽，又在夜间，吻p能救？”

“你这该死的混蛋，我问你，同时登船抢劫的盗群中，到底有哪些人？”

“谁知道？人大多，你抢我夺，我砍你杀，谁管他人的事？”

“混蛋！你是有名的剧盗，见多识广，一定认识不少人，你不招，我要你永远后悔，哼”“去你娘的……嗯……”

天绝星左手猛然一扬，一把暗杀利器回风柳叶刀，贯入飞天猴的右大腿近下裆的腿根。

飞天猴向下攀倒，腿根有异物，动一动痛彻心脾，飞天猴飞不起来了。

四个人早已把他围住，他腿不受伤也飞不了：

“我要零零碎碎刮了你，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哼！天绝星上前一脚踢飞了他的短铁棒，剑指向左大腿。

飞天猴嘴硬说不怕死，可能怕刮，一刀一块肉，不怕死的人同样受不了。

“我……我只知道有……有龙，有……有狮，有……有虎，其他就……就不知道了。”他快要崩溃了，惊怖地招供。

“我在听，什么龙狮虎。天下以龙狮虎做绰号的人多得很，你最好不要

乱咬人。”

“龙是高邮老苍龙卓群那伙人；狮是八荒狮汪兆丰；虎是泗州一带的陆上强盗出山蹋朱雄。至于其他的人，你们最好去找闹江龙吕大江打听。那家伙没赶上登船。”四出追查登船的人抢夺金珠美女。他的消息灵通，人手足，一定知道哪些人曾经登上船，你们去找他……”

“我们会去找他的，我知道这条龙的底细。现在，你愿带咱们去起赃换你的命吗？”

“罢了！想不到我飞天猴，横行天下半甲子一切如意，今天竟栽在你们一些外地来的陌生人手中，真是时运不济。把我抬至湖边上的船，我带你们去，要航行一天，你们最好有耐心，”“只要能追出赃，我是很有耐心的，一旦发现你心怀异念，就不会有耐心了。”

两名中年人懒得砍树做担架，一左一右架起便走。

刚准备动身，前面两株大树下，不知何时站着一男一女、男的有如临风玉树，女的宛若仙女降凡。可是，仙女手中有一把连鞘长剑，而且穿的是顽童装，这就不像一位仙女了，虽则美丽的面庞确有仙女味。

两人并肩俏立，笑吟吟丝毫不带武夫味。

“姓霍的小辈！”一个佩刀的人惊呼。

“哦！他就是那个用贼人交换女人的霍小子？”天绝星讶然问，显然不曾见过霍然。

霍然知道宋大人有三艘船，离开东山时，却发现多了两艘，显然这两艘是赶来策应的后续秘探，不知道东山所发生的事详情，难怪不认识霍然。

佩刀不认识霍然，一定是在宋大人身边的军官。

“是他，没错。”佩刀人脸色大变：“我在东山巡检司衙门前见过他。”

“哦！你是说，这么一个细皮白肉的小伙子，就是伤了你们几十名高手的霍然小辈？”

天绝星眼中有疑云，似乎仍然不相信事实。

“对，就是他。”佩刀人斩钉截铁他说。

“好，我去问问看”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三丈外的霍然大笑)“不用问，我，太爷霍然，太爷霍然就是我，如假包换。你居然不认识我，那一定是新来的人……来得好！名杀手名不虚传，真可以杀人于无形，非常了不起。”

第一道淡芒破空，然后是一道光华疾射，然后……

天绝星的左手，似乎不曾移动，却有淡淡的芒影，以令人目力难及的速度飞出。有手，也轻轻地拂动，每一动就有一道光华破空，而且光华会自动升沉。

淡芒与光华接二连三飞射，然后是回旋飞行的光环满天旋舞。

淡芒是不用定向穗的针形小暗器；光华是四寸扁针；光环是回旋的回风柳叶刀。

傅姑娘不敢逞强，心惊胆跳躲在霍然身后，留意回旋从身后接近的柳叶飞刀，真有点望影心惊，名杀手的暗器，任何一位高手名宿也不敢忽视。

霍然像把关的天神，屹立如山双脚钉牢地面，一双手左抄右捞，快得令人目不暇给，以为他在练大小盘手，守得天衣无缝风雨也难以透入。

暗器不论大小，来者不拒，入手即丢，眨眼间，他脚下掉落二十枚以上的大小暗器。

用手眼接名家的暗器，必定遭殃，绝对来不及应付，他是用神意控制

的，双手的活动不受视觉的主宰，像出于反射性的神奇技巧。

他的语音刚落，天绝星已停止发射无望的暗器，狂野地电掠而上，左手伸爪虚抓，右手食中两指扣指疾弹，无形的抓劲与指劲远及丈五六，接近的速度也骇入听闻，对方根本没有闪避的可能，一动便贴身了。

当然，抓劲与指劲更早一刹那先行及体，贴身只为了防备抓劲指劲落空，不得不贴身攻击。

霍然依然屹立如山，脸上有冷森的笑意，双手一分一拂，凌厉无匹的可怕抓劲一泄而散，从他的左右呼啸散逸而走。

双方贴身，看清交手经过的人没有一个，躲在他身后的傅姑娘，更是毫无所见。

“我替你除名。”霍然的嗓音像打雷。

“哎……”天绝星厉叫。

双方的人)总算看到结果了。

霍然的双手，扣住了天绝星的一双手臂，天绝星的左掌背，从手臂的护套上端，吐出一把八寸长的锋利匕首尖。右臂下方，袖箭筒内的袖箭已经射出，箭从侧方飞走了，射错了方向，袖箭筒动变了形，被霍然连同手臂一把抓。

下面，霍然的靴尖，吻上了天绝星的右膝，右膝骨碎折，右脚完了。

一双手臂也完了，两根腕骨全碎。

手一松一掀，天绝星倒摔出两丈外。

“救……我……”天绝星躺在草地上狂号，手脚一看便知已经骨碎肉断不了啦！

三个中年人惊得魂飞天外，完全失去挺身而斗的勇气，三面一分，扭头便跑。

傅姑娘人化惊电，最先追上那位佩刀人，飞跃而起，一脚喘在佩刀人的背心上，身形翻转的刹那间，手中的连鞘剑破空飞旋而出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剑靶的云头一旋之下，奇准地击中已逃出三丈外另一个中年人的脑袋，头骨内凹破裂，人向前猛栽。

霍然同时到了第三个人身后，速度比对方快三倍，一掌拍在那人的天灵盖上，停步摇头苦笑。

他不想杀人，天灵盖敲一下，人便会变成白痴，白痴对前尘往事说不出所以然的，对他已没有威胁。

傅姑娘可不像他那么宽宏大量，两个一背折胸裂，一头骨碎了，片刻便已断气。

“他……”傅姑娘指指仍在叫号求的天绝星。

“算了，他……让他碰运气吧！”霍然显然反对将天绝星处死。

“他会把消息回去禀报。”傅姑娘不同意：“霍兄，为了李瓜……”

为了李小姑娘的安全，消息绝不能传回给宋大人，不论他们找到闹江龙与否，都是潜在的威胁。

“你对付他，在脑户穴下手。”他蓦然心动。

“好，他这种冷血杀手，该让仇家替他善后。”姑娘向天绝星走去。

一脑户穴稍加重击，人便成了活死了。

回飞天猴腿根挨了一飞刀，其实不算严重，拔出刀虽然无暇裹伤，仍可忍痛移动。柳叶刀刀身薄，

所造成的创口不大，刀离体就不致于创口受震动，不震动就不会产生剧痛。

他拔出刀，忍痛学狗爬，爬入草丛开溜，乘机脱身保住老命再说。

爬了三二十步，突然发现前面出现两个人的脚。

“放我一……马……”他爬下厉叫：“我……我不怪你把……把我的五弟八弟交……交给他们，我……”

“你逼死了抢救来的美女。”霍然沉声说：“你不死，天道何存？”

“不……不能怪我，她……她是自……自杀投……投江自尽的……”

“你必须自杀，不能怪我。”霍然厉声说：“那些女人身入皇宫，并不会死，你救她反而害死她……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

飞天猴用更大的嗓门叫吼：“他娘的！你完全搞错了对象，我是剧盗，而不是救苦救难的神佛。我抢劫杀人而不救人，我用性命做本钱抢劫，所抢到的人和金银珍宝，都是我用性命赚取的利润，有权支配我的所获物。行有行规，各有成例；你不能以你的处世行事标准，来批评我的作为是对是错。”

“噢！你反而理直气壮……”

“当然理直气壮。”

飞天猴大叫。”我抢劫快马船，不知道哪一个狗养的把我招出来，就这样落了案，被抓到必定上法场丢命，现在我就付出了可怕的代价。这就是我做强盗，用性命做买卖的结果，我毫无怨尤，所以抢获物我绝对有权享受，你凭什么指责我害死那个 J、女人？你要求我做什么？做圣贤？做侠客？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要命，你下手好了，少给我说仁义大道理，讲仁义我就不会做剧盗了，他娘的！”

我不知道你这混蛋是干什么的，反正一定不是什么好路数，绝不是什么大仁大义的侠客圣贤。你捉我的弟兄，去胁迫秘探交换侠义道人士的女儿，现在又截杀这些秘探，又逼我这个剧盗，他娘的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替那个小美女主持正义？去你娘的混蛋！”

一个明知必死的人，会出奇地勇敢。飞天猴不是不怕死的勇者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便不会轻易地赴死，所以在天绝星不杀的引供。现在，所有的人都死伤净尽，活命的机会微乎其微，因此豁出去了，死也要死得勇敢些，气大声粗破口大骂。

霍然怔住了，像是挨了当头一棒。

老实说，他真弄不清自己是什么人。

笑魔君人者成精，见多识广，便已看清他，所以劝文韵华姐弟和林涵英姑娘，不要把他拖入侠义道，他只是一个自以为狂诞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，一个猖狂任性的危险青年。

任性又缺乏既定的人生方向，这种人是极端危险的，会掀起狂风巨浪，会闯出大灾祸。

目下大湖地区，已经掀起了狂风巨浪。官方派来的秘探死伤惨重；水贼与黑道、侠义道，邪道人士，皆已卷入风浪学中；苏州府吴县的治安人员，更是焦头烂额，连巡检司衙门也成了市民的笑料，歹徒在衙门撒野有目共睹。

下一步，是否表示即将发生大灾祸？

狠盯了飞天猴一眼，他扭头便走。

傅姑娘是了解他的。默默地傍着他举步。

飞天猴一头雾水，狐疑地，目送他的背影远去。

“我没有逼死那猴子的理由。”

他沮丧他说：“为了灭口而杀他，大过份了。把所有知道李小姑娘讯息的人都给杀掉，我岂不成了灭绝人性的果雄杀手？而且，他害死了那位小姑娘，的确已经付出可怕的代价了，我不能用我的仁义道德标准去衡量他的是非，我的所行所事，也并不真正符合公义的世俗道德标准。”

“我了解你的心情。”

傅姑娘挽住了他的手膀：“秘探们请来了不少干才，抽丝剥茧早晚会查出线索的。

出山虎的人虽然死光了，秘探们很可能从闹江龙处查出所发生的事故。”

“那就牵涉你父女，再牵涉到我。”霍然冷冷一笑：“让他们来找我吧！我不想把有关的人都清除掉。”

“我会坚决地站在你一边。”傅姑娘一字一吐：“我们和他们在江湖玩命；”“我有更好的主意。”

“哦！你，是说……”

“让那个可恶的皇帝，滚回京师，这些秘探，就不可能久留江南大索追赃了，要闹，就闹大些。”

“到南京闹。”

“正是此意。”

“本来我反对你到南京闹的，现在他们一步步紧追，不得不去闹了，釜底抽薪确是好主意。”

“替这些秘探，再增加一些敌人，除去一些爪牙，也可以迟滞他们追查的行动。”

“你打算……”

“今晚去把浪里飞和水虎救出。”

霍然的眉梢眼角杀气涌现：“飞天猴为了自保，不会罢手远走高飞，他的弟兄脱困，就会全力以赴了，他找幽冥玄女合作，就已经表明自保的办法，是赶走追查的强敌以解除威胁。

秘探们在江南多留一天，他就多一分危险，所以他将召集人手，向秘探们行有效的攻击，我们在暗中策应他，成功有望。”

“好，我们去找我爹商量，运筹帷幄，我爹的才华可以胜任。”

“呵呵！你老爹人老成精，能完全料中我的行动，我算是服了你们。”霍然大笑。

真希望有人协助。

“去找你的船呢，抑或是去和我爹会合。”姑娘心中大喜，霍然已明白表示榕幼仙”“走，先去找你爹，看他老人家怎么说。”

“爹会唆使你穷追猛打，你最好不要全听他的，嘻嘻……”姑娘开心地大笑：“我们抄捷径，到湖滨再说。”

飞天猴轻功高明而且机警，是突围而脱困远遁的。

幽冥玄女与分水神犀五个人，是死伤将尽不得不拼死突围，是被迫不得不从压力稍轻处逃生，无法自行选择逃走的方向和地势，失去主动。结果，

只能被追逐的人，把她们逼向不得不走的方向。其实她们地形不熟，只能不由自主地全力飞逃。

脱身时有五个人，现在只剩下三个了，幽冥玄女的道行比贝秋霞差了一分半，也只能勉可周旋。而分水神犀这次碰上两个武功更高明的人追赶，毫无放手一拼的机会。

能紧蹙追逐的人有五个，两侧还有利用铜哨声，循声围马的人。

贝秋霞浑身香汗淋漓，但精力仍旺，所行法使用的法器，大概已所剩无几，但比较起来，她仍是占优势的一方，紧蹙萨幽冥玄女三个人身后，真可以把三个迫得上天无路。

分水神犀的分水刀，似乎连举起来的劲道都消失了，倒着拼命狂奔，气喘如牛脚下不稳，再拼最后元气逃，倒下去就起不来了。

的事。

全军覆没恐怕已成定局，逃不掉了，追的五个人紧蹙在身后一二十步左右，双方的精力都快已耗尽，人多的一方稳占上风，何况一比一，她们也不是追逐人的敌手，追逐的人只须等她们精力耗尽，倒下去再捉死鱼就行了。

漫山遍野飞逃，有如漏网之鱼。

追的五个人紧蹙不舍，急如星火胜算在握。

“老……老犀牛，往……往何处逃？”在前面飞奔的幽冥玄女，上气不接下气快要支了。

“我怎知道？”分水神犀也好不了多少，而且速度也慢些：

“反……反正往……往东……”

“东面可……可以摆脱他们？”

“东面一……一定是湖滨。”

“哎哎！水……水里逃得掉？会被捞……捞死鱼一样捞起来……”

“湖滨林深草茂，芦苇丛生。目下是……是满水季节，浸在水中的芦苇可……可以藏身……快要到了……”分水神犀几乎摔倒，幸好绊脚的草自行折断了。

上头一看，三十步外人影忽隐忽现紧蹙不舍，贝秋霞曲线玲珑浑身汗水，衣裙裹住的娇躯极为诱人，但在分水神犀眼中，这近于赤裸的美丽胴体可怕极了，一点也不可爱，简直比母夜叉更吓人。

草木挡住了视线，他根本不知道是否接近湖滨了，除非能上山或登上树梢远眺，怎知道是否真的近了？只要到了水边，他这个水性做世的犀牛就有活路了。

穿出一座树林，三人心中一凉。

前面是一座小山，坡度在普通的村夫眼中，也算不了一回事，但在三个精疲力尽的人看来，那简直有点像天堑，何况草木也浓密，怎能有余力排开草木攀登？

必须绕两侧山脚容易走的地方奔跑，势将被追来的人追及，而且两侧也可能碰上其他漫山追逐的强敌，他们的强敌不仅是追来的五个人，还有其他的秘探。

情势不由人，非折向遁走不可，领先的幽冥玄女，不由自主向左一折。

很不妙，追的人已料她向左折，先一步急抄，在五十步外截住了。

“罢了！生有时死有地，拼了！”幽冥玄女绝望地止步，行快速的调息，希望尽快恢复一两分元气，拔剑的手已呈现不稳定。

贝秋霞五个人，也抓住机会调息，并不急于冲上相搏，反正情势已在有效的控制中。

咱们来找飞天猴合作，反而断送了原有的朋友，真是命也！”

分水神犀也懊丧地以刀支地调息：“剩下的三个人也在数南逃，到南京发财的美梦成空。”

“是我邀你出来的，我抱歉。”幽冥玄女叹息着说。

“没有什么好抱歉的。”分水神犀若若一笑：“我所走的道路，是我愿意选择的，这就是人生，人的命运谁也作不了主，幼刚赐冥冥中任由上天或鬼神的安片民我先上，拼一个算一个。”

23

铜哨声隐隐传来，仍有后续的人随后赶来，这五个人他们已经难以对付，哪能等后续的人赶来善后？

出来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，狭锋单刀重量不轻，浑身汗透，但精神依然相当旺健，一双怪眼精光四射，呼吸已深长平稳大汗已收。

“你这头犀牛，是我的猎物。”大汉用刀向他一指，语气托大：“我姓陶，记住了没有？”

“去你娘的！”他怒吼，分水刀狂野的扑上了。

“铮铮铮”三声暴震，大汉从容挡住了他三刀狂攻，一声狂笑，切入立还颜色，也回敬了三刀。

他的刀一而再被震得向外崩，几乎空门大开，对方反击，他知道很难封架，全力封住丫两刀，退了三步，最后一刀接不住，们！闪丈夕）脱出凛冽的刀气威力圈夕），心中一凉，刀上的劲道也差了一两分，刀法也施展不开，一切辛辣神奥皆无力发挥，胜负在一交车间便决定了，他注定了是输家。

身形还没稳下，刀光似雷霆狂野光临，迸发的凌厉刀气压体，大汉凶猛的脸像吃血的鬼王。

他强提真力举刀，脚下却大乱。他知道，他决难架住这一记致命重击，很可能刀断头裂，眼睁睁等候钢刀劈开他的身躯。

身侧人影倏现，一把扣住他的腰带信手扔出，另一手抢了他的分水刀，他翻腾着从刀光下摔出丈外，砰然摔落满地乱滚，耳中听到大汉发出痛苦的叫号。

有人救了他，从死神手中救出刀下。

撑起上身扭头一看，喜极欲狂。

大汉的右膝骨碎，摔倒在地两手一脚向外爬，右小腿变形拖在后面。

他是行家，大汉的右膝是被刀背敲碎的，如果用锋口，小腿一定被砍断离体。

抢他的分水刀，将他摔出危险圈外的人，是书生型的霍然，他不陌生。

霍然身边，站着小流浪汉打扮，出奇俏丽的傅玉莹，他也不陌生，但不知傅姑娘是何来路。

幽冥玄女与硕果仅存的一位同伴，见机躲到霍然身后寻求庇护。

“我们又见面了，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。”

霍然轻拂着分水刀，笑吟吟向惊疑不定的贝秋霞说“呵呵！你们是追我的，没错，我的船就在前面的小湖湾内。很好，很好，正好早些了断。”

“我们是追她们的。”贝秋霞急急分辩：“我们的人相戒不貂惹你，你不要找借口伤害我的人。”

“他们？”

霍然指指身后的幽冥玄女：“他们是食店的食客，嘲笑了你几句，犯得着大动干戈追魂夺命？未免太过份了吧？”

“他们是钦犯飞天猴的同党。”

“哦！钦犯。”

他转向幽冥玄女问，当然是有意作弄贝秋霞：“你们是飞天猴的同党吗？犯下了滔天大案？我主持公道，你有权申述”一名中年人大踏步超越贝秋霞，虎目怒睁威风凛凛。

“该死的狗王八！你居然胆大包天，扮起问案的官吏来了，罪该凌迟。”

这人厉声大骂，刀一升杀气涌腾，向他一指。‘宋大人重责在身，无暇兼顾其他的事，只好任由你无法无天，伤了本部不少人，反而误了他的重要大事。本座听到消息，懂主张捉你明正典刑。现在你又干预咱们缉贼的重要公务，本座绝不饶你。’

这人的身份似比贝秋霞只高不低，气势极为慑人，手中的狡锋刀打磨得晶亮，秋水，远在两丈外，也可以感到森森刀气的慑人压力，是一把宝刀级的利器。

傅姑娘听得心中冒烟，拔剑向对方走去。

“我不管你是谁人，一定要杀死你，免得你到处狂吠，吓唬平民百姓”。

她发起怒来，还真有几分慑人的威风，剑一伸传出隐隐剑吟：“你这种作威作福的害民贼，多死一个就少一个祸害。”

贝秋霞大概看出傅玉莹是危险人物，中年人很可能应付不了，心中一急，急走两步想取代中年人的位置，或者想阻止中年人挑战。

“你不要加入。”

霍然向贝秋霞用分水刀一指：“让他们公平地放手一决。”

“你不要逼我。”贝秋霞沉声叫。

“我准备有效地逼你。”

贝秋霞下不了台，剑向他一指，蓦地风生八步，金芒夭矫破空。

“什么玩意？”

霍然沉叱，分水刀飞旋而起，幻化为一个光环，激起绵绵风雷声。

一声爆震，金芒化为火星飘散，光环仍向前飞，风雷声更殷。

贝秋霞飞退三丈外，脸色大变。

人如怒鹰，以更快两倍的速度，飞升前射，半空中抓住了分水刀，三个猛然反转后空翻，在原处飘落点尘不惊，化不可能为可能，把双方所有的人，皆惊得目瞪口呆。

那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，完全不合钩体动的原理，人毕竟不是鸟，手脚的力量，不可能将腾空的沉重身躯，借空气的反挫力折向回飞。

他的刀确是掷出的，急剧旋转如光轮，像是自动返回他手中，因此有人误以为他以神驭刀。

以神驭剑或驭刀，刀与剑皆是直线飞行有如活物，但这毕竟是传说中神仙的飞刀飞剑，不会出现在现实人生，如果这世问随时皆有奇迹出现，就

不算奇迹神迹了。

那位中年人本来正要挥刀扑向傅姑娘，不知道傅姑娘正准备用惊世的剑术杀他，被霍然所显示的易象吓了一跳，勇气迅速沉落，冷战悚然收刀后退，及时保住了老命。

即使他胜，也禁受不起霍然一击，如不见机退走，五个人可能都得摆平在这里。

贝秋霞是霍然的手下常败之将，这次金芒被毁更是胆落，发出一声信号，五个人惶然后撤。

“姓霍的，你不要太过嚣张狂做。

她在远处大叫：“你将是一大祸患，不除掉你，咱们的工作无法展开，我会集中全力，将你化骨扬灰，你等着好了。

五个人并不远逃，远远地监视着霍然五个人的行动，保持安全距离，盯紧不舍，一面用铜哨发出信号，召引后面赶来的人会合。

隐隐的铜哨声愈传愈近，大敌将至。

谢谢你啦！霍爷。”幽冥玄女心中大定，趋前欣然道谢。

她扮成老妇，但一双大眼依然明亮，笑意流露出媚态，女人水汪汪的明眸本来就动人，并不因扮成老妇而逊色多少。

“我们不是有意救助你们的。”

傅姑娘对那双媚眼有反感，说话的腔调也令她感到不满，劈面拦住往霍然面前凑的幽冥玄女，阻止对方往霍然身前靠：

“我”来湖滨找船的，无意中管了这档子事，不必放在心上。

你们快走吧！迟恐不及。”

幽冥玄女早就看出傅玉莹是女人，发现神色不对，不便再进一步拉拢霍然，以免弓；起傅玉莹更大的反感、知趣地退后两步。

“我们不会妨碍你们。”

“幽冥玄女等于是表示知难而退：“在食店我们并不知道两位的真正身份，现在总算明白，你们不是秘探的暗桩，算是同仇敌汽站在同一边的人，救助的盛情，不敢或忘”“你们再不走，可能就走不了啦！”霍然伸手向西面一指：

你们看，宋大人亲自带人赶来了。草梢树隙中，可看到急速奔跑的人影。宋大人身边有不少人，身影忽隐忽现的速度甚快。

“老兄，你们如果不走，恐怕真的走不了呢！”

分水神犀大感紧张：“来了好多人，蚁多咬死象，恐怕谁也跑不了。老兄，你的船呢？唯一的活路是乘船远走高飞。……”

“哈！真来了不少人。”

霍然拉了傅姑娘急走：“天杀的！他们全往这里赶，像是有意对付我的，一定是认为对付我的机会来了，走！

另一方向，也有人影闪动，像是大举出动，满山遍野向这一带集中。

贝秋霞五个人，远远地紧蹊在后面，不时用铜哨声指示方向，吸引后到的人向这一带集中追逐。

幽冥玄女三个人怎敢自行逃窜？跟在霍然、傅姑娘后面全力飞奔，虽然不是伴，事急且相随。

穷追的人像乱鸦，满山遍野涌到。

贝秋霞五个人相距最近，却不敢加快追上。其实也难以拉近，霍然不时扭头回顾，凌厉的眼神，已表示必要时攻击的意图，五个人禁不起霍然一击。追上岂不白送死。“湖滨到了！”

跑在前面的分水神犀欣然叫：“霍老兄，你？”

J、山仍向东南伸展，东北是深入陆地的湖湾，树林话舍，有些青葱芦苇浸在水中，形成错综复杂的航道，整座大湖湾像是沼泽区。

“我们要上另外的船。”

接近湖岸的霍然说：“我的船另有用途。快沿湖岸往甫丰”“走不了啦！老兄。”

分水神犀大为焦急：“再片刻他们便可三面堵住。”

霍然的意思，是要上笑魔君的船，找笑魔君商量策戈（下一步的行动，他的船以后另有用途。

傅姑娘的船藏在东南数里外，山嘴角落的芦苇深处，必须沿湖岸前往，目下显然势不河能，有人从J、山向下急降，肯定会在前面把他们堵住。

“好，先上我的船。”霍然不得不改划，追的AiE蜂涌而来。幽冥玄女三个人的死活与他无关，但他必须负责傅姑娘的安全，人群混战十分危险，他没有确保姑娘安全的信心。

涉水经过两处芦苇丛，呐喊声与踏水声，快要接近身后了，因为幽冥玄女三个人实在太慢，精力不会恢复，像累垮了的者牛。

总算十分幸运，看到船了。

分水神犀看清船型，大喜过望，爬上船立即熟练地拔出湘舟篙，船立即撑离。

“竖笠！分水神犀向那位中年同伴下令。

霍然熟悉自己的船，也知道分水神犀是驾舟的专家，信仙将船交由分水神犀控制，与中年人快速地竖起桅杆加以圆定，准备系帆安妥滑车，船徐徐穿芦苇而出，撑向浩瀚的外湖。

身后，追的人不住叫骂，在先前泊舟的地方光瞪眼，无法入水追逐。

前后仅差了十余步，功败垂成，难怪那位宋大人的叫骂声特别大，骂得最难听。

船已驶出芦苇丛，脱出危险区，即使水性超绝，也不可能追上来了。

“升起抹布。”分水神犀兴高采烈下令，放下篙抓住舵柄，一手拉住控帆的绳索。

水上人家忌讳翻船，船一翻什么都完了。帆与翻同音，只有官方文书称帆，民间尤其是船家，没有人称风帆，叫抹布。

反正吃水饭的人禁忌甚多，外行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行话，到底在说些什么，把帆叫成抹布，这块抹布也未免实在太大了。桅杆与鬼字同音，桅变成了笠。

这里距溪口镇将近十里地，等宋大人赶回泊舟处，出动卫风快船追赶，也无此可能了。

溪口镇秘探的落脚处，忙得不可开交，忙着善后收拾残局，一个个怨天毗心情沉重。

天绝星五个人的尸体，傍晚时分才被找到抬回来。

天绝星与一名同伴，本来成了白痴，应该死不了，但找寻他们的人来

得太迟，事先也不知道他们追赶飞天猴的方向，好不容易找到了，天绝星已经伤重而死，另一同伴则是失足跌入一座水坑淹死的。

没有人知道飞天猴的下落，由飞天猴所遗留的同伴猜测，十二个悍贼活的没有几个，怎么可能把天绝星五个超绝的高手毙了的？

没能捉住幽冥玄女和分水神犀，宋大人并不在意，事前事后，皆证实两批人不是同伙，幽冥玄女来找飞天猴合作，是不争的事实，把妖妇犀牛捉住，也对追赃的事毫无帮助。

宋大人把霍然恨入骨髓，发誓要找人组成猎杀队，誓获霍然而甘心，在公在私皆有追究的必要。

霍然乘船扬帆远扬，所有的人皆松了一口气，霍然一直就在他们附近出没，构成严重的威胁，想全力对付他，又怕付出可怕的代价，不加理睬，却又食寝难安。

“最宽心的是贝秋霞，不论是妖术或武功，她都禁不起霍然一击，每一次见面，皆有面对恶魔的感觉，心理上的压力极为沉重，几乎完全失去接斗的勇气。在然一走。她心头一块大石落地。

宋大人这次并没完全失败，至少已经从浪里飞的家中，追回快马船被劫的一部份珍宝，对上级已经有所交代了，虽贝（损失十分惨重，他却不以为意，如想成功，付出代价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
搜捕主犯飞天猴的事，必须继续进行）尽管办理善后的序十分忙碌，侦查布网的计划仍按计划行事，夜间仍然照常活动，有一半人已经派至各地村落追查线索，歇宿的三栋民宅劝警卫，减少了一半。

太湖地区任何各门各道牛鬼蛇神，绝不敢向这些高手秘探挑战找死。

除了不明底细的霍然之外，没有人敢向这些人挺起胸膛充人样，因此每个人皆狂做自负不可一世。担任警哨自以为受了委屈，大材小用，一个个懒洋洋提不起劲。

霍然已经乘船远走，飞天猴的人死伤殆尽，已完全没有援救两位贼伙的能力。这表示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强敌，哪用得着警卫森严？

囚室是一间厢房，拆掉房门，警卫站在门外，犯人的一举一动皆在有效的监视下。

派了一名警卫，其实根本不需派人看守。

两个死囚犯脚下有二十斤的脚镣，手上有十斤的手铐。

牛筋索将铐拉得犯人的双手向上伸，伸至最大限，双脚恰好及地，稍一移动就双脚悬空。两个犯人分别吊击在横梁上，一南一北相距在两丈外。

犯人须押回南京审讯、定罪、正法、示众，因此必须保持健康，不能穿了琵琶骨或割断脚筋，返回南京的日期无定，残害了很可能活不到南京。

犯人手脚的负荷共重三十斤，吊在横梁上限制活动，邵使有天大的本事，也插翅难飞，派警卫看守浪费人力了难怪负责二更天的警卫，根本懒得理会犯人的动静。

夕）出查案的秘探，都是有身份的人，只带 T+ fL 个杂役，杂役派不上用场，这位警卫当然身份也不低，派来轮班看守显得无精打采。

两面厢房都有人住宿，有事大喊一声，便会有人外出探视，支援毫无困难。

宋大人征用上三家大宅，可知人手充足，内外警戒都是一个更次换一班，因此几乎每一个人，夜间都得轮值一个更次，怨声载道人人不高兴。

这位警卫也不例外，懒洋洋无聊地踱入房中，在两个头往下垂像是睡着了了的囚犯间，走来走去东看看西看看，突然兴趣来了，踢了水虎’孟彪一脚。

被吊着不得不睡的水虎，惊得跳起来，双脚立即离地，叫了两声荡来荡去，急急用脚稳定身躯，脚镣发出在方砖地上拖动的音浪。

“你这狗东西睡得真安逸，混蛋！”警卫大骂。

虐待犯人取乐，这种事平常得很。

双手有十斤重的手铐，虽则手铐被牛筋索吊住，手中的重量减至最轻，犯人受得了。

但长期被吊，双手一直上举，久而久之，手痛得近乎麻木，痛苦与疲劳过度，哪能睡得安逸？

警卫当然知道犯人曾经饱吃苦头，被用酷刑迫供，折磨得身俱废，哪能安逸？只是有意发泄，乙中的牢骚，拿，以出气或者消遣而已。

水虎完全清醒了，恶毒地死瞪着警卫，不言不动，恶毒的眼神像要吃人。

“你不服气是不是？”警卫狠抽了他两耳光。

水虎口角流血。

“我要挖出你的眼珠子来。”警卫凶狠他说。

“在我那些珍宝被起出之前，你敢挖我的眼睛？”

水虎说话了，气衰力弱，但咬字仍然清晰；“有种你就动手吧！不要光说不练恫吓吹牛。”

警卫怒火上冲，拳头举起了。

“曹信，你干什么？”

门外传来沉喝声，踱入一个相貌威严的中年人：“这死囚说得不错，他分得的珍宝未起出之前，你不能毁他。”

“等到了长兴这贼囚的家中，起出珍宝之后，我要亲手对付他，哼！”警卫曹信恨恨的说。

“轮不到你，曹信。”中年人冷冷一笑：“他必须活着安全解往南京审讯。再等两天，等不到飞天猴，宋大人才肯押着这悍贼，到他的长兴老巢起赃，这期间，不要管他好不好？犯得着和死囚生气？”

水虎、孟彪的家在长兴，长兴属浙江湖州，在太湖的西南角，浪里飞胡勇的家在溪口镇，相距最近，而且也是飞天猴活动的地段，因此宋大人先抄浪里飞的家，顺便对付飞天猴，准备事了之后，再去长兴抄水虎的家。

“飞天猴已经逃掉了，还能抄得这头死虎的家？”

警卫曹信摇头苦笑：“那是不可能的，咱们慢了一步，飞天猴一定会往长兴方向逃，第一件事必定是把水虎的赃物携嘘，带了家小逃入浙北山区，不再作救这两个死囚的打算。今天提不到飞天猴。咱们完全失败了，宋大人应该兵分两路，分剿两个死囚的家。”

“分兵两路，恐怕失败得更惨。”

中年人对曹信的抱怨不以为然：“咱们先抄浪里飞的家，已受到重大的损失，分兵两路，岂不更为损失惨重？飞天猴这混蛋的武功，咱们完全估计错误，他竟然能把天绝星几个威震天下的名杀手毙了，委实可怕。但愿他真的害怕远走高飞了，不然咱们日子难过，小心看守、不可大意，我总觉得那猴子并没远走高飞，很可能不死心，要来救这两个死囚。留神些，可别让人

把死囚救走了。

“放心啦！镣与铐都用了铆钉，救走的人也走不了多远，必定同被留下，正好一网打尽。”

“不要说得太早了，你夸口的毛病始终改不了。”中年人转身出室：“千万小心，可别打瞌睡误事。‘怎么可能打瞌睡，别讽刺人好不好？’”

警卫曹信跟在后面出室，说的话有抗议味。

外面的雨道灯光明亮，每一转角皆悬有照明的灯笼，二更将尽，里里外外皆有人在走动，绝大多数的人还不曾就寝，几处小厅堂还有人在喝酒消遣，不可能有人深入中枢自寻死路。

而囚犯所囚禁的厢房，正是征用的三家大宅，位于中央的中枢位置，想深入的人也很难找出囚犯被囚的所在。

“我只是提醒你注意……”

出室的中年人突然语音中断，身形一晃，脚停止移动。

跟在后面的曹信，几乎撞上了，猛然止步后退，眼角突然看到有人影在侧方闪动。

“咦……”曹信发现有异了，看出闪动的人影不是自己同警，而是一个蒙面人，一动便到了身右，本能地伸右手推或抓贴近身的人影。

想大声叫喊示警，已来不及了，打击已光临耳门，应掌失去知觉。

被吊着的浪里飞两个人，完全看得到门外的动静，大喜过望，看来有救啦！

来了四个人，看身材便知两男两女，穿紧身衣裤，青中蒙面，兵刃系在背上。

拖入两个昏迷的人，两个男蒙面人割断了吊绳”略一察看铐镣，便知道是用铆钉钉死的死囚械具，必须用截铁鉴在铁砧锤打，截断铆钉才能恢复自由。

两个男蒙面人分别背了囚犯撤走，全部经过只花了极短暂的片刻。

船在三十里外的湖滨靠岸，东天已朝霞灿烂。

幽冥玄女、分水神犀与一名同伴，把浪里飞两人背上岸。

“我没欠你们什么了。”

霍然站在船上相送，向浪里飞两个人说：“你们逼死了抢来的小姑娘，受报应是应该的，吃些苦赎罪，已经便宜你们了。如果你们不甘心，告诉飞天猴，可在江湖上找太爷霍然了断。”

浪里飞大声说：“你既然也曾经救了咱们老大，又把我们救出，咱们恩怨两消。山与山不会碰头，人与人早晚会相见的，希望日后相见，大家是朋友而不是敌人。霍兄，后会有期。”

“老夫也欠你一份情。”

分水神犀说：“我这人凶残恶毒，但恩怨分明，有一天，我会还你这份情义。两位珍重，再见。傅姑娘不想与这些悍匪打交道，在船尾掌篙。

“我觉得，日后我们会再见，霍兄。”幽冥玄女笑得很开心：“山长水远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傅姑娘哼了一声，篙一撑，”船向后退，她可不想和这个妖女再见。相处期间，幽冥玄女一直就缠住霍然说东道西，吸引霍然的注意，流露的媚态，摆明了有勾引霍然的意图，让她看得心中冒烟。

她不希望霍然和这些盗匪有任何牵涉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与匪盗们走得太近称兄道弟，早晚会陷入不克自拔，即使不至于同流合污，至少在声誉上必定沾了污点，有损霍然的英雄形象。

她暗中留了心，防范这些人进一步影响霍然。

她也会操舟，一支篙可将小船控制自如，船将近湾外，迂才交由霍然控制。

“下一步你有何打算？”她也坐在后艄，帮助霍然控帆。

由于幽冥玄女三个人在船上时，她不便和霍然商量下一步的行动。后来又联合行动援救浪里飞和水虎，也没有时间商量，霍然不希望笑魔君介入这场是非，因此一直不曾去与笑魔君会合。

“现在悍匪们都走了，她想先一步知道霍然的打算，霍然既然不再进行灭口的行动，不再找寻知道出山虎劫走珍宝和李小姑娘的人，也就表示不再理会泗州水怪，也不会去找闹江龙，那么，下一步行动是什么？”

飞天猴知道出山虎曾经登上快马船，如果这悍贼再落在秘探手中，势将招出出山虎。

霍然如果执行灭口的打算，的确不该救飞天猴的，杀掉知道内情的人，飞天猴应该是第一个被灭口的人，下一个，当然是闹江龙或者泗州水怪。

其实泗州水怪并没赶上登快马船，并不知道出山虎的行动，但这水怪替秘探跑腿做走狗，早晚会查出登上快马船各路水陆群雄的底细。

参与抢劫快马船的人甚多，哪能找到所有的人灭口？真要一劳永逸，最好的上策是把秘探消灭掉。

霍然不是魔道人物，他不能有把秘探们消灭掉，秘探奉命行事职责所在，他不能下毒手杀害这些人。

“到南京。”

他语气十分坚决：“到南京去闹，逼使皇帝返回京都。这些秘探不可能久留江南追查，必定随皇帝回京。必要时……”

“什么必要时。”傅姑娘一怔。

“必要时 = 十、声，说我曾经从劫匪手中，抢获一些珍宝，让秘探们找我。我知道闹江龙曾经黑吃黑，抢获一些珍宝。你也知道，他几乎追上了出山虎。他所抢得的珍宝中，又被女飞贼空空缥缈偷走了一些，今后，秘探们有得忙了。”

“去找到我爹，大家商量商量好不好？”傅姑娘的观念，有了显著的改变，不再阻止他想进行的事，她知道想阻止也没有用。

“好，我不会鲁莽从事。”

他的话让姑娘心安，不鲁莽就表示用理智权衡情势：“我约了一些人在南京会合，独木不成林，人多顾虑也多，所以我会小心谨慎进行。”

“哦！你约了些什么人？”

船行似箭，风浪不小，虽则艳阳高照，湖大大，无风也有三尺浪，控船要紧，他无暇详说。

“找到你爹再说。”他一言带过。

笑魔君父女的船，是向太湖的水上朋友借来的，父女俩都会操舟，不能把船丢掉。

霍然的船是买来的，可以用完即丢……他把行李搬到笑魔君的船上，

船立即驶向苏州。

听完霍然说出所邀到南京会合的人，笑魔君忍不住摇头骂人。

“你这笨蛋出道没几天，对江湖的事故又盲又瞎，真是嘴上无毛，做事不牢”笑魔君在后艄跳脚）“那天涯三凤，是一代老魔苍龙丹士的鼎炉，替那妖道诱骗女人的帮凶，这秘密瞒不了人，目下苍龙丹士是国贼江彬的护法，防止刺客的主事首脑。

这三个妖女，不但暗中替江贼侦查劫贼，也负责清除那的各路英雄好汉，先一步清除防患于未然。

侠义道人士，对江贼与京都权贵毫无威胁，向黑道、盗匪等等知名人物下手探查，一有异动就先下手为强：她们找金笛飞仙原因就是全笛飞仙是邪道知名人物，小子，你坑了凌波燕和五通神那些人，那些人一到南京，等于是进了网入了罗。”

鼎炉，指用来发泄淫欲的女人，练邪术的方外人。把练降龙伏虎看成必修的秘术，必须利用女人以加快进程，事实上如无女人相助，有如纸上谈兵，绝难获得经验和效益，事倍功半。

红教的喇嘛就深得其中三味，他们的谍儿法就公然与女人会开无遮。其实与裸体女人在一起相处久了之后，神秘感消失，男人所忌讳的种种毛病，都会无形中消失，用不着苦练降龙伏虎。

霍然愣住了，脸上神情百变。

“我得加快赶往南京。”久久他才咬牙说：“那三个妖女，我一定折了她们的风翅膀。”

“来不及了，小子，你急也没有用。”笑魔君摇头苦笑：

“你将面对那个苍龙丹士，他是已修至地行仙的老淫魔，你……”

“他就练成大罗金仙。我也对付得了他。？”

霍然直咬钢牙：“他娘的！他最好不要惹火我，如果凌波燕和五通神三个人，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你又怎么了？”

“我要大开杀戒，我要弄一把宝剑，杀！”

“不要激动，小子，从长计议……”

“计议个屁！”

他大叫：“抹布全部放下，满帆，我要赶往南京。”

傅姑娘松开控帆的滑车，帆全部挂满，船速渐增，向北破浪飞驰。

溪口镇戒严罢市，暴怒如狂的宋大人，下令搜镇，认为走脱的两个囚，短期间不可能弄断铐镣远走高飞，一定还藏匿在镇上某处地方。

浪里飞是溪口镇人，镇上的乡亲藏匿他理所当然。

所有的人全部出动，大搜镇内镇外，闹了个鸡飞狗走，想得到必定白费劲。

警卫与巡查两个人成了白痴，问不出任何线索，但所有的人心中有数，必定是飞天猴所为，专门对付飞天猴的五个轻功超凡高手全栽了，表示飞天猴的实力极为强大，凭出神入化的轻功将人救走，是合情合理的事。

要捉飞天猴谈何容易，也不知该到何处去捉，死囚被救走，线索也就终止了。

午后不久，堂屋中宋大人主持会议，十余名地位高的负责人与会，贝

秋霞便是其中之一，而且她的地位相当高，说的话有份量。

外聘的几个重要人物也参与了，泅水怪和南人屠是其中的两个。

穿云燕死了，泅州水怪等于失去一条得力臂膀，“这鬼女人的飞针可派用场，连霍然也几乎栽在飞针下。

泅州水怪拥有自己的人手，是秘探们与太湖地区，各路牛鬼蛇神的联络人，宋大人对他颇为倚重，但真正决策性的行动，却不让他参与，以防备他走漏风声，对他并不完全的信任。

他曾经替好几个秘探的负责人效命，似乎失败的机会，比成功的机会多，上两人一姓古，一姓黄，都不得善终，因此宋大人不让他参与机密的行动，把他看成终供差遣的走狗，他也乐得清闲，正好可以避免与霍然拼老命，他知道霍然不会轻易放过他。

两次突袭皆没把霍然弄死，霍然怎会放过他？能够避免与霍然照面，他求之不得大为宽心。

“咱们在有这许多超等的高手，足以平定一场叛乱。”

宋大人显得特别焦躁，语气凌厉神色冷峻：“结果，连两个囚也看不住，被人神不知鬼不觉，登堂入室轻轻松松把人带走了。你们说，你们到底是那一种超拔的高手？吃饭的高手？”

“长上，现在责备任何人，也无补于事了。”

那位身材高瘦，长了一双鹰目的人说：“目下最重要的事，是如何设法把飞天猴抓到手，”“怎么抓？到何处去抓？”

宋大人冒火跳脚：“他救了人必定远走高飞，船恐怕已经驶离太湖了。你知道三万六千顷的太湖，附近有多少州县？方圆数百里有多少山林港汉藏匿？咱们能出动水师营五万大军，十万御林禁兵，在这一带把他搜出来吗？”

众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脸上无光，还真没有将飞天猴捉住的好主意。

“长上，这次得借重陈浩的人了。这一带他们熟，他们就有办法查出小悍匪冷面煞星的下落，知道如何找人合作办事，这次能把浪里飞两个悍匪弄到手，他们功不可没。

陈浩，你负责重新布线，与各地的朋友打交道，把飞天猴的下落消息打听清楚，办得到吗？”

泅州水怪的心跳加快了一倍，他敢拒绝？

这次宋大人缉捕飞天猴的行动，另有人负责策划布线，与他无关，他与南人屠穿云燕几个人，是临时加入的，成败皆与他无关，听候差遣跑腿，派不上正式用场，用不着他奋勇争先，也不敢有所表现，怕霍然找到他头上，尽量避免露面。

即使他几个人处处逃避责任，结果仍然断送了穿云燕。现在，却要他出面负责布线，与太湖地区的牛鬼蛇神打交道，他怎敢拒绝？危险却是可以预见的：凶多吉少。

他前一个主子，就是派他负责网太湖地区的人才，打梅坞的主意，确也与太湖双蚊联络上了。

卢人屠是苏州人，对太湖的情势当然熟悉，这表示他仍可派用场，也对他表示重用的恩惠，他必须感到光采，努力有所表现感恩图报，回报秘探们赏识他的恩惠。

可是，他不但没感到受宠若惊，反而心中叫苦，在太湖地区他算老几？

更不妙的是，霍然很可能在各处等他算帐，很可能揭发他也是抢劫快

马船众贼伙之一，那就麻烦大了。

“在下尽力而为。”

他不敢拒绝，而且得表示乖顺：“洞庭西山在下还可以找到一些朋友，明天在下即带人前往联络。”

其实他在打主意溜之大吉，利用机会带了同伙远走高飞，尽快逃离太湖地区，逃离霍然活动的范围。目下这个主子宋大人靠不住，禁不起霍然一击。靠不住的主子怎能投靠？他不想把老命丢在大湖。

弄巧反拙了，宋大人就等他自告奋勇出死力。

宋大人并非直接指挥他的主子，只是几组追查劫匪的主事人之一，本身有许多可用的部属，和外聘的江湖有头有脸人物供奔走，一切线索中断，才不得不利用他重新布线侦查。

“好，明天我们赶往洞庭西山。”

宋大人也欣然说：“我们上次到东山，飞天猴就带了党羽，在我们身侧伺伏，等候机会撒野。这次到西山，他可能重施故技又跟在我们身边图谋不轨，哼！我们等他跟来。、乘机溜之大吉的打算落空，泗州水怪心中叫苦，洞庭西山他哪有朋友可以相助？上次派南人屠、穿南燕几个人，为了讨好洞庭双蚊去计算霍然，所派去的全是自己人，没有洞庭西山的同道相助，因而功败垂成。

如果到了洞庭西山而没有朋友好找，宋大人岂肯饶他？一定看出他在说谎，说谎的用意不点自明……

他急得冒冷汗，幸好贝秋霞提出疑问，暂时解了他的困，宋大人并没向他追问西山有哪些朋友可用。

“长上，我担心那姓霍的狂徒。仍在西山逗留。”贝秋霞忧形于色：“这狂人是一大祸害？有他在一定妨碍我们找线索的柠动”“你以为我肯放过他？”

宋大人咬牙切齿：“等在无锡附近查缉的人赶来会合，就有可以对付他的人了，届时再把他搜出来剥皮抽筋，我绝不会让他逍遥法外。”

“他恐怕到南京去了。”

贝秋霞语气不肯定：“不管他在这里或者到南京，日后都是心腹大患。也许，我得先赶回南京报讯，由南京的人对付他，家师已修至地行仙境界，对付他绰有余裕。而且，也让南京的人提高警觉。”

“贝姑娘，你想想看，这混蛋会不会也是抢劫快马船匪徒中的一个？”宋大人提出爆炸性的疑问。

如果是，不管需付出何种代价，也得全力搜捕，这是秘探门的主要任务，不是，就必须忍耐，避免付出童大的代价，妨碍主要任务的执行。

泗州水怪的心跳又加快了，身上也再流冷汗。

上次在梅坞，霍然当着黄大人面前，指称他是劫皇船的盗匪，黄大人当时没加理会。

幸而黄大人死在梅坞，随行的一群京都秘探全死了，他见机逃出梅坞，保住了秘密，也保住了命。

如果宋大人知道他曾经意图抢劫快马船，肯定会把他法办，即使他不曾登船，罪仍然落实，日后宋大人如果再和霍然碰面，霍然说出德州所发生的事故，再指称他是劫船贼，后果可怕。

“应该不会。”

贝秋霞说：“浪里飞与水虎是飞天猴的弟兄，他们十弟兄登上快马船抢劫，抢走几箱珍宝，带走一名美女。姓霍的如果也是劫船贼，怎会把这两个悍匪，交给我们换取玉面天罡的女儿？浪里飞与水虎必定认识他，他岂不是自找麻烦？”

“登船的人只顾抢劫，绝大多数匪徒都以中蒙面，谁知道其他各路匪徒的底细？我总觉得大有可疑，他实在没有跟来溪口镇，在咱们附近窥伺，留意咱们动静的必要，一定是做贼心虚。”

“他是否涉嫌，早晚会查出来的，八路人马分别在各地追查，抽丝剥茧逐一盘究底，相信不可能有人漏网。至于是否能捉住，赃物是否能追回，就得碰运气了，至少我们这一路人马查对了方向，也追回一些珍宝。姓霍的如果去南京骚扰，确是可虞。”

“你赶回去好了，明早就动身。”

宋大人采纳了贝秋霞的建议：“如果我在西山无法找到线索，也许也要回南京重找踪迹，飞天猴的事，等风声过后他们松懈之后，再来捉他。”

泗州水怪松了一口气，宋大人并没进一步逼他。

回小‘决舟直驶无锡，不

再经过苏州。

霍然去心似箭，恨不得插翅飞往南京。

天涯三凤是秘探，虽则不是追查抢劫快马船匪徒，金笛飞仙师徒与五通神几个人，如果已经到了南京，铁定是羊落虎口，难怪他心焦如焚。他像是个铁打的人，船驶人潜河（运河），昼夜兼程拼命赶，除了必须购买食物之外，沿途极少停留。好在笑魔君父女的操舟技术，并不比他差多少，三个人轮流驾舟，急如星火救人如救火，他希望能赶在金笛飞仙的前面。

船驶入龙江关码头，距会晤期还有五天。

江湖朋友约会，通常不会提前到达，能提前一天已经难能可贵了，来得太早恐被仇家闻风而至有所不便。

笑魔君是老江湖，老谋深算见多识广，无形中成为决策者，霍然也真愿意让老魔主持大局。

笑魔君的第一步行动，是暂时住在船上。接着是改装易容，外出打听消息，与地方龙蛇搭上线，留意各方的动静，先把耳目的事办妥，而且自己的行动必须保持秘密，以免反而被对方布下的网罗所困住。

霍然的注意力，重点放在金陵者店。这是码头区的老字号旅舍，名气不小，投宿的旅客十分复杂，各方龙蛇在这里进行各种活动，高尚的旅客望之却步。

他扮成水夫，留意店内的动静，也希望能早一步发现金笛飞仙那些人。

感觉中，他已经有不祥的预感，虽则他早来了五天，恐怕已经来晚了。

天涯三凤如果存心计算金笛飞仙这些人，半途便可下手，用不着等到了南京，再露出狰狞面目，计算坑害朋友，是最乡熔易简单的事。

等待的焦虑不言可喻，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，一连三天，三个人分头打听侦查，竟然毫无消息，江湖朋友根本不知道金笛飞仙几个人的下落。

终于会晤的期日降临，自朝至暮毫无音讯。

晚膳毕，他返回码头南尾的泊舟处。

笑魔君父女，也匆匆返回，脸色不大好，看脸色便知道碰上了不愉快的事。

“毫无消息，这些人好像已经在天底消失了”笑魔君一进舱便发牢骚：“南京城内城外，全是说官话的北兵。稍有名气的蛇民，全都逃到外地暂避风头，想找一两个稍有份量的人物也不容易，这个策划安全的家伙，还真有几把刷子，南京已经到危险人物了。

小子，你混进店内，大概也毫无所获，一脸霉像。“老太爷，你好像更霉。”

霍然开始拾掇包裹：“他娘的！他们真可能落在天涯三凤手中了，不可能所有的人，皆在途中出了意外，你知道替皇家策划安全的人是谁？南镇抚司？”

“主事的人是国贼江彬，目下他提督东厂与锦衣卫。南镇抚司是南都锦衣卫的人，其实派不上用场。”

“晤！这个人怎么可能了解江湖道的情势叶“别忘了，他在京都，就掌握了侠义道的活动，北地一大帮就是他的爪牙，北剑神童！秦泰也是他的鹰犬。早些年山东响马造反期间，他带领边军在天下各地剿贼，就1列岁黑日垣群雄做他的走狗。

京都豹房的无数奇技异能人物，大半是他网罗而来的，可以说，江湖上的牛鬼蛇神，他都有深入的了解，他身边的人才多如过江之鲫。天涯三凤如果是他的走狗，一点也不奇怪。”

。“好，我要看这混蛋到底有多厉害。”霍然咬牙说，将包裹打结。

“霍兄，你干什么？”傅姑娘盯着他的包裹讶然问。

“我要到金陵老店投宿。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

“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我在店里等人来撒野，这才能制造闹事的借口”霍然的虎目中杀机怒涌：“如果我不去落店，表示我已经发现警兆，心虚溜之大吉，仙们就耍不出什么新把戏了，便会开始大举搜捕，首先我就输气，我也玩不出什么花招了。”

“这……你知道危险吗？”

“呵呵！已经知道有危险，威胁就减少一大半啦！”

霍然的心情开始放松，知道冲动激愤成不了事：“两位请替我在暗中留意着，如非情势殆危，请不要露面，我要让他们天天做恶梦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会小心的。我毕竟不是万人敌，而所要面对的不止一万人，这几天那个皇帝，已经住进紫禁城，设在中山王府的军帐行在，已经撤除了。必要时……哼！”

皇帝有上百座漂亮华丽的军帐，出京皆带了军帐南北到处跑，很少住在皇宫内，果不出京，皇帐设在皇店街的大将军府内。

出京，设帐处为行在，有时候，干脆称为。‘家里\皇帐是他的家，皇宫反而是客馆，原因是他见了夏皇后就害怕，宁可不要那个皇宫的家。

夏皇后吃定了他，他便在外尽量虐待女人出气，夏皇后死了，他凌虐天下女人暴虐性格不但丝毫不改，反而变本，厉，在扬州就遭踏了几万个女

人。

到达南京的前一段时日，行在就设在中山王府，中山王府在城南，王府占了南城的一半，府四周有四座花园，足以容纳皇帝一群昏君佞臣。

现在总算搬近了皇城，城南聚宝门一带的百姓：松了一口大气，秦淮内河（城内的一段）重新开放，因为皇帝不再幸秦淮河钓鱼，御林军不再满城戒严。

霍然的语气已经表明，必要时他会到皇城去闹。因为国贼江彬一直就卒皇帝左右，也毫无疑问进了皇城，南都的皇城是空架子，里面没有皇帝，当然也没有皇帝的三宫六院，正好让一群佞臣与昏君在内鬼混。

“好，有你一定有我。”

傅姑娘也拿定主意豁出去了：“你在明，我在暗。爹站在明暗交界处，运筹帷幄，主理内夕卜群策群力，把南京闹翻天”“小子，一定要冷静。”

笑魔君叮咛：“我什 JA 手太少，斗智不斗力，要用智慧和他们玩命，冷静才能智慧生，谈笑克敌比横眉竖目胜算要大得多”“我知道，老太爷，别把我看成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的莽汉，我的经验愈来愈丰富啦！我这就走，点起灯才能吸引飞蛾，落店去也，呵呵！”霍然大笑，表示心情大佳并没激愤、提起简单的包裹，跳上岸匆匆走了。

龙江关客货船并不多，规模却非常大，停泊的以上江来的竹排木排为主，工部所设的钞关只负责抽取竹木税，船只皆是江上下的小型舟艇，已经看不出百年前的盛况。

百年前，世界超级巨舰的舰队，就是从这里建造出发的，那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无敌舰队。永乐大帝归天之后，世界超级舰队也随之寿终正寝，从此海权没落，大汉天威不再向外发展，从此国威一落千丈。

由于龙江关不是正式的客货运码头，金陵老店的旅客，不是有身份地位的人士，知道内情的人不以为怪。发现行径怪异穿了奇装异服的人，也不需大惊小怪。

霍然就是行径怪异，穿了奇装异服的旅客，青衫的下摆·

抄起掖在腰带上，一点也不斯文，腋下挂着有如乾坤袋的革囊，不三不四，不像书生倒像是讨饭的花子，一根竹杖挑着半大不小的包裹，不伦不类像个逃荒的。

他大踏步进入灯火明亮，人声嘈杂的店堂，泼野地拨开挡路的几个旅客，“砰”一声包裹搁上了大长柜。

“太爷住店来世”他用官话大叫大嚷：“要单间的上房，有独院更妙，太爷另有朋友，这两天可以赶到，大爷预订房间，替我留意就是。”

他左一声太爷，右一声太爷，柜内的掌柜师爷与伙计，听得直皱眉，但看清他泼野膘悍的气势，乖乖改变态度不敢发作得罪顾客。

“小店还有上房，保证客官满意。”师爷取过流水簿陪笑：

“请客官出示路引，以便登记。”

他有真的路引，但使用的却是可以乱真的路引。

师爷一看清路引所列的姓名是霍然，眼神一变，笑容消失了，恐惧取而代之。

来自京师，至南京采购，按记载完全合法，期限是十二月末，一切合乎规定：

师爷召来一名店伙，领他住进三进大院的上房。
店堂小有骚动，片刻即归平静。

傅玉莹负责暗中留意动静，扮成一个小花子型的小厮，也像一个拾荒的，更像一个打杂小厮，金陵老店规模甚大，水上往来的旅客到埠时间不一定，因此昼夜皆有旅客出入，晚间稍少些而已。

她在店内混迹，根本不会引人注意，店伙也忽略了她，她也尽量不与店伙照面。

霍然落店引起些小骚动，他的嗓门大，是个气大声粗，善挑剔难侍候的旅客，要茶要水要酒菜，把负责照料的两个店伙，摆布得团团转，稍有不周就拍桌子骂人，故意引起注意，扮得十分成功，成了这座大客院，最引人注目、目的大爷级人物，其他旅客都认为他相当嚣张。

既然称为太爷霍然，当然有嚣张的本钱和理由，太爷的绰号，不是人人皆可自称的。

不久，便来了几个男女，扮成普通的旅客，在附近活动或冷眼旁观。

姑娘不认识天涯三凤，也不认识一些江湖名人，毕竟出道没几天，认识的有头有脸人物有限。

但她认识一个人，曾经打过交道的人。

这人扮成水客，站在对面的廊下，照明灯笼的光度不足，但有心人仍可概略分辨五官面貌。

她颇感意外，心中疑云大起。

这人身材修长，留了大八字胡，脸上皮肤粗糙，黠悍之气不因穿了水客装而有所掩盖，由于站在暗影中，更多了几分阴鸷狠猛的戾气。

如果这人携有大剑刀，更可明白显示身分了。

她没认错人，没错，是江北之雄，实力庞大的闹江龙吕大江。

闹江龙曾经率领大群爪牙，追逐她父女讨取出山虎。她父女也曾在扬州，追踪闹江龙制造报复的机会，可惜不曾如愿，在瓜洲被几个悍贼逗引得到处乱窜。

她父女俩不知道那天晚上，霍然曾经痛惩了闹江龙一些人，只知闹江龙追逐空空缥缈的女贼，讨索被女贼窃走的一箱珠宝，碰了大钉子。“这恶贼为何在这里踩查霍然的动静？”她大感纳闷：“难道他知道那天晚上，霍然和李小姑娘在一起？”

那天晚上情势恶劣，笑魔君要霍然带走李小姑娘，事先并不知道霍然真能保护李小姑娘突围，黑夜中混战，按理，闹江龙不可能知道霍然的事。现在，闹江龙居然盯上了霍然，实在不合情理。

除非……除非唯我神昔说出那次事故的经过，当然可能性甚小，唯我神君不是多话的人，那天晚上混战中各走各路，事后唯我神君已向北到京师鬼混去了。

如果这恶贼知道那天晚上的事，霍然又多增加一些意外的强敌，官方和匪盗都以霍然为目标，有点不妙。

“我得摸清这恶贼的底细。”

她喃喃自语：“这恶贼的势力范围在江北，北抵淮安，竟然胆敢捞过界，江南群雄怎容得下他过江来撒野？”不久，闹江龙带了两个仆妇打扮的女人，悄然出店走了，到了码头北端的一艘小船前，码头那边过来了三个人，

双方在小船旁会合。

“没错，就是太爷霍然。”

闹江龙向走近的三个人说：“我可以肯定地供给正确的消息，那就是他与空空缥缈有关。”

“空空缥缈盗取了你一箱珠宝。”一名中年人说。

“没错，我几乎追上她们了，由于有这个混蛋太爷霍然帮助她们，我损失惨重。”

“那么，他知道飞天猴抢获了珍宝和美女，在太湖现身捉守飞天猴的老五老八，交换玉面天罡的女儿，用意是引飞天怪现身，也在打飞天猴所获珍宝的主意了。”中年人力”以分析。

“这我就知道了。”

闹江龙说：“我所知道的是，他就是那个该死的太爷霍然”你们如果放手，我来策划把他弄走出口怨气。”

“没你的事，孽龙。”

中年人口气相当托大：“你只要替咱们证实他的身份，就可以离开他远一点了，明天我带从太湖赶回报讯的人前来指认，然后……再见。举手一挥，中年人带了两位同伴离去。

傅玉莹不敢跟得太近，躲在码头对面的货堆旁侦伺，相距甚远，小船的船灯也光度有限，因此不但看不清三个中年人的相貌，也听不清双方交谈所说的话。

她心中一动，转而跟踪三个中年人。

跟了半条街，三个中年人在一座栈仓旁小楼房，与一个守门人打了招呼，然后进入屋内。

小楼房一看便知是民宅，竟然有把门的人。

她越过栈仓，接近一处堆放杂木的地方，两个年纪不小的人，正在收拾着散落的小木料。

“老伯辛苦了，她变着嗓子，向一位老人行礼笑问：“小可向老伯打听一家栈号的仓房，请老伯指教。”

“哦！小哥要打听那一家栈号？”

老人倒也和气：枢一带码头老汉相当熟悉。吧仰 q 盛昌栈，代理湖广来的木料运销。”

她伸手指指百步外那座栈仓：“听说是那一家，小可却找不到人询问，大概夜间没有人守仓，所以没有人应门。

“小哥，代理木料运销的栈号，没有叫盛昌的。”

老人用行家的口吻说：“也许你记错了，不是代理木料行销的栈号，你得到捐江门码头去找。”

“哦！也许真的记错了，那家栈房的左邻，是一栋小楼，不知老伯是否知道，那家小楼经营些什么生意？那位把门的人好凶，比恶狗还要凶。”

“凶？你没被他们捉住打得半死，已经不错运气好了。”

老人摇头苦笑：“那本来是南京工部衙门，派在这一带查缉私货的税丁秘密住处。

当今皇上驾临南京后不久，换了一批身份特殊的官员，平时鬼鬼祟祟进出十分神秘，已经不负责查缉私货，查缉什么没有人知道，反正进出的都是不三不四的人。”

“官员？不是平民？”她大感诧异。

“当然是官员啦！龙江关的大官小吏，都绝足不来走动，连附近几家栈仓也不来查了，小哥，离开那地方远一点，我们在码头干活的人，相戒不走近那地方，以免惹火烧身，那些人来头大，惹不得。”

“谢谢老伯关照，小可那敢再去询问？多谢。”她道谢离去。

她愈想愈不对，怎么可能是特殊的官方人士？官方人士会与闹江龙拉上关系，闹江龙的神通未免太大了，强盗交通官府，像活吗？

怀着满腹疑团，她重新返回金陵老店。

回霍然要店伙撤走食具，

沏来一壶茶，他在等候，等候即将到来的变化。

可是，眼看时光飞逝，街上已传来三更起更的更鼓声，然毫无动静。

太爷霍然已经抵达，按理，对方必定迫不及待，大批高手将倾巢而至缉拿他、为何毫无动静？

金笛飞仙师徒不曾到达，五通神三个人也毫无音讯，难道天涯三凤就此见好即收？那是不可能的事，对方的埋伏人马，应该早几天就各就定位了。会不会是笑魔君得到的是假消息？天涯三凤并不是苍龙丹土的情妇。

也难怪他怀疑，当初老魔与唯我神君，都说炼魂修士与中州双奇一些侠义道人物，是暗中保护快马船的人。

目下虽然他还不曾获得确证，无法确鉴证实是真是假，但玉面天罡那些位高辈尊的侠义道英雄，所说的话应该不是信口开河，不可能昧着良心，替炼魂修士那些人掩饰，玉面天罡与南天狮子，都是有口皆碑方方正正的名宿。

不管笑魔君所获的消息是真是假，他都要在这里等候，衷心希望金笛飞仙几个人，确是在途中有意外的耽搁，而非被天涯三凤计算了，晚到两三天并不影响他的行动大计。

但如果真是被天涯三凤所诱陷，他会直接去找苍龙丹土算帐。

第一件事便是想到一把剑，一把锋利的剑，尽管剑锋利与否，对他来说并不重要，赤手空拳杀起人来研净俐落，而且安全可靠。

在南京佩剑行扈是十分危险的事，皇帝目下在南京，城内城厢恨都是穿上鸳鸯战袄的边军、御林军，家将、侍卫、十二团营亲军……每一位将爷（兵的“急称”）都可能找麻烦，引起血腥；纷，所以除了可藏在衣内的短兵刃之夕），没有人敢公然佩刀鱼！

在夕）行走，各色各样的治安人员，随时皆可能对佩刀剑的牛鬼蛇神采取行动。

要同进紫禁城闹事，手中最好有剑～笑魔君知道他武功深不可测，骁勇绝伦，因此曾经说，他如果用宝剑杀人，老天爷也不饶他。

尸”便所用的不是宝剑，“普通的剑在他手中同样可怕。

三更一到，旅客衙汛客房区人声渐止，E落店的旅客皆已就寝，店伙走动减少，依然毫无动静～熄了菜油灯，他开始在床上行功练气，以打发漫长的等待时间，等待即将到来的女化。

久久，一座J崎传出轻轻的三声D”击声，稍顿又是两响，那是预定的暗号。

拉开窗，傅姑娘猫似的钻入。

“喇这恶贼居然在南京，又居然敢混在店中盯我的梢，这怎么可能？”

听完姑娘说出跟踪闹江龙的经过，他大感白地许，他 M 临身份面目，勾结官方的人，在南京进行不法的勾当，碰上丫我，要找机会报受辱之仇，他最好不要冒险撒野。

“我担心他的出现，耽误了你的事。”

姑娘甚感不安：“两面树敌，你甚至不知道前来下手的人，到底是哪一方的神圣，这会影晌你出手的心态，对付两方的人，你能一视同仁吗？”

他一怔，一时难以回答。

如果天涯三凤真的坑害了金笛飞仙师徒，除掉五通神几个人，那么，他就有强烈的报复意识，出手当然毫不容情。

而在意识上，他对闹江龙敢向快马船下手抢劫，颇感佩服甚至惺惺相惜，这就是在仪真河道，他握弯铁棍吓走闹江龙的原因所在，不然闹江龙绝难全身溜走。

他打伤闹江龙不少手下是事实，闹江龙找他报复理所当然，他不可能痛下杀手，动手时心态不同。

如果向他袭击的人，暴起发难无暇表明身份，也就难以分辨来人的底细，动手生死决于瞬间，心态不同会吃大亏的。

“等他们来就知道了。”

他不能表示凶狠的态度，其实他一直就不曾下毒手杀人：

“午夜已过，不会再有人来撒野，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有那些人在打我的主意，不得不暂采守势，你爹呢？”

“他老人家正在监视闹江龙的船。”

“你老爹仍不愿放过他？”

“他也不会放过我爹呀！”

“让那家伙来找我，你父女俩大可袖手旁观。”

“我仍然不放心那些与闹江龙勾结的官员，得进一步深入调查他们的底细，我这就走。”

“时辰不早了，白天可以打听呀！你就在这里歇息吧！我倒外间留意动静。”霍然拍拍姑娘的肩膀，将姑娘扶至床口，摸索着向外间走。

黑夜中有不见，占娘的脸上表情，他的亲昵举动，在姑娘的身心方面，引起极大的震撼。

上次乘船离开东山到苏，与林 J 咄娘文韵华娘，一起挤在窄“哟船舱内，她终于进一步了解霍然的为人。

刀刚，她就对文韵华、林涵英一大一俩位娘，心中油然兴起敌意，这表示她少女的，蚰，逐渐引起了波澜，感情发展有了一定的方向和目标。

黄毛头十八变，而且说变就变，她不再反对霍然的作为，而且对霍然的作为产生认同感。

她和衣往床上一躺，乙潮汹涌呀）能人眠？床上遗留有霍然纯男性的气息，让她觉得心快了一倍。

她的注意力，专注在夕啊的黑暗空 1 司里，透过轻软的房帘，偶或传来霍然轻柔的移动声。

她知道，霍然正不断地在 11 与窗之间移动，透过缝窗缝，留意房夕呐动静，夕）面的声“急连她都可以隐约分辨。

“难道他感觉出今晚会有事？”她在，乙中暗寸：“却要我歇息，他也需要歇息养足精力呀！”

最后，她在胡思乱想中，膝朕陇陇梦入华肯，奔波了一天半夜，她的确需要充足的睡眠以“恢复精力，人毕竟不是铁打的。

问问傅玉莹的剑术受教于魔剑许大化，内功也师承于许天化，所修炼的六合神罡，是玄门罡气的正宗别传，火候相当精纯，体质当然与众不同，承受寒暑的韧力非常可观，严冬季节穿单衣不足为奇。

但并不表示她是铜筋铁骨，完全不畏寒暑，现在，她就是被一阵彻骨寒气冷醒的。

六月末，江南怎么可能寒冷？即将进入秋剥皮季节，南京城快要成为一具大蒸笼啦！

即使莫测天心，突然气候剧变，下了一场六月雪，她也不可能从床上冷醒。

她确是被一阵寒气冷醒的，房中没点灯，她却知道自己必定冷得发抖，冷得汗毛直竖脸色肌肤发青。

她想挺身坐起下床活动，但手脚甚至身躯，皆已冻得麻木了，不听指挥，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动弹不得。

神智是清醒的，她总算知道分析，原来并非真的天候剧变，房中的气温并非真的呵气成雾滴水成冰，而是那隆冬季节的罡风声，令人在感觉出寒气袭人而已。

另有一些幽逢奇异的惨声浪，也令人入耳心底生寒。

房中真有风，飒飒的阴风声浪非常怪异，像吹拂过调林，像透过狭窄的窗缝，像刮起满地枝叶。

或者，像在闹鬼的破幽屋中，拖着脚镣行走的死囚，所发出的拖曳与喘息声浪。

“霍兄……”她在脱口大叫。

在毛骨悚然恐惧惊怖中，她惦记着霍然的安危。

她以为自己在拼命大叫，其实没有声音发出，只是感觉出自己在叫而已，咽喉的肌肉也无法发出活动能量，叫声只存在她的意识中。

听觉和视觉都正常，但房内黑暗，视觉派不上用场，因此听觉尤其显得锐敏。

这瞬间，外间传来转厉的风声，以及各种可怕的声浪爆发，以及惊心动魄的鬼哭神嚎极为刺耳。

“天啊！”她心中狂叫“鳌鱼翻身了！”

这简直像是天地的末日，似乎整座房舍皆在摇撼，狂风呼呼，地动天摇，大木床发出格支支怪响，裳被抛起，蚊帐飞扬，她像是躺在狂风中的轻舟里。

鳌鱼翻身，是地震的代名词。神话上说，女蜗娘娘炼石补青天，断鳌足以支地，那么，那条独足鳌该已死了。但又说地是负在鳌背上的，鳌鱼如果感到不舒服，就会翻身或者伸懒腰，地就会大动特动甚至倾倒啦！所以称地震为地动，或者鳌鱼翻身。

她还没想到是异物在作怪，以为是地震。

绿焰炫目，幽光满室。

她知道碰上了些什么人了，床前站着一个人披头散发，状极可怖的人，穿的是灰绿色衫裙，腰间有佩剑，有百宝革囊，曲线玲珑的胴体极为诱人。

她大叫一声，眼前一黑，一只冰冷的手，已按上了她的印堂，她立即失去知觉。

外间异声满室，风雷声大作。

两个披头散发的女人，掀窗飞跃而出，其中之一背了昏迷不醒的傅姑娘走在前面，领先跃登瓦面。

“师姐，我们怎能先走。”

跟上来的另一个女人急急他说：“下面……”

“师父已经交代过，捉住任何人，都必须先行撤走，以免被人截住，捉一个算一个。”

下面交手的事不要我们管，走吧！”

店后是一条小街，全是住宅区，天一黑就很少有人在外走动，住宅外面也没有门灯，黑沉沉鬼影俱无，已经是五更初，东方还没发白。

两个女人跳下小街，向南急走。

街道窄小，黑沉沉难以看清景物，街上鬼影俱无，怎知有人在屋角潜伏？潜伏的人即使小有移动，走动的人也无法发现。

走在前面的女人，左肩扛着傅玉莹，耳目更不灵光，速度也不快。

“嗯……”这女人突然叫了一声，双脚一顿身形踉跄几乎栽倒，但晃了两晃，最后仍然倒下了。

后面另一个女郎更糟，一声未出便砰然向前扑倒，背心出现一把飞刀柄，奇准地从左琵琶骨下方，贴背肋骨缝楔入，直透心房，认位之准骇人听闻，白天用匕首扎，也不见得能扎入心坎要害。

共钻出五个人影，背走了傅玉莹，带走了死尸。

上房的外间相当宽阔，旅客可以当作客厅使用，有凳有桌，甚至可另加床铺，让旅客的随从住宿。

霍然在外间伏桌歇息，其实他在用听觉，留意外面的声息，用感觉探索外面的动静。

所谓出神，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感觉活动）其实是凭锐敏的意识与经验，从感觉中察觉外界的动静，在意识中呈现像是实质的形象，并非呈的元神出窍，能够真的朝游北海暮苍梧。北海与苍梧，仅是事现于意识的形象而已。

有些人走火入魔，常会把思念所呈现的假象当成真的，真真假假如虚似幻，已经分辨不出真相假相了。

估计中，前来讨野火的人数不会多，闹江龙毕竟是匪类，在龙江关不敢出动大批歹徒行凶。四更将尽，更不适宜大群匪徒活动。

他在门与窗上，设了一些防险小技巧，不论对方潜入或明闯，都会早一刹那发生警报。

估计·错误，必须付出代价。

前来袭击的人数，超出他估计的最大限。而且糟的是，来人不是凭武功与技巧快速入侵的，房中事先设置的巧妙器具，可以定时自行泄放一种有毒的气体，利用房内房外温度的差异，所形成的对流现象，慢慢一丝一缕散逸入房中。

然后，是人从四面八方从远处飞掠而至，霎时阴风大作，灰雾涌腾、无数鬼物御风涌到、门与窗几乎同时崩毁，各种声光破空涌入。他真仓措卡

不又无力感，幸而在发觉气机与神智出现异状时，能及时警觉，以药物和行功双管齐下总算克制住嗅入的毒物发作。

已经来不及了，雷霆袭击已接踵而至。

他曾经在洞庭西山，受到意外的骤然急袭，多一次经历，就多一分应付意外危险的能力。

情势殆危，他用上了性命交修的神功奇学自保。

在第一道闪光乍现的刹那间，他向下一挫形影俱消，第二道闪光续现时，他已经在房中。

满室金蛇乱舞，风雷殷殷中，满室异物此现彼隐)各种异象变幻莫测。

后续从破门窗冲入的，才是真正的人，有些持有稀奇古怪的法器，有些是法刀七星剑等杀人利器。

破的门窗、桌，凳，茶具、杂物，满室飞旋形如活物，在各种异光闪烁风雷殷殷中，与幻化的鬼物和入侵的人，纠缠在一起，激发了可怖的暴乱，已分不清到底是何物在缠斗，刺鼻的怪味与尘埃烟雾，把整座客房变成混沌世界。

人的凶暴阴厉叱喝声连续爆发，震耳欲袭，刀风剑气更把飞旋狂舞的杂物木具，砍裂得逐渐分解成碎片，但仍然乘风飞舞不休，落地后又再飞起，似有另一种神奇的潜力，在驱动这些杂物，或者受到风雷的激荡，诱发这些杂物御风雷飞行。”无休无止.片刻，又片刻。

蓦地传出一声锐啸，一声沉叱，猛然风止雷息，各种闪光同时熄灭。

第一支火把出现，第二把随即进入，空中火光大明，共进来了四支火把，拥簇着一个梳了灰道舍，穿了青道袍佩剑挂囊，脸色依然红润的年约花甲的老道，背领上不但插了几面小杏黄旗，而且腹前有盛了六把小法刀的护腹革囊，手上有白马尾制的拂尘。

内外间的凌乱残破现象，像是遭了一场兵灾。

五男三女三个穿黑袍宽衫裙的年轻人，男女手中都有剑，左手另有一支织金三角敕令旗，旗杆是铁制的，旗尖锐利如枪尖，旗杆旗面都可伤人。

八男八女衣裙凌乱，喘息声清晰可闻，浑身大汗，脸色不正常。

满地都是碎裂的器物，有些器物已成了碎屑。

“人呢？”老道问，鹰目炯炯扫视四周。

“很……很可能碎……碎裂了……”一名年轻男人喘息着说。

“碎裂了？我说过要活的。”老道沉声说。

“他……他反击太……太过激烈，弟子们不……不得不全力施展……”

“该死！碎裂了，怎么没看到血肉？”

“该……”

八男女这才有机会寻找血肉，白费心机。

“人恐怕已经逃掉了。”一个举着火把的中年人冷冷他说：

“连血腥味也没有，那来的碎肢残骸？”

“问问外面的人，可曾发现有人逃出。”

房门口部位举火把的人把口信传出，立即有两个男女奔到。

“回禀仙长，没有人逃出。”

那位年约半百，豹头环眼的人入室行礼禀报)“法坛三仙姑曾经进入后房，好像带走了一个人。咱们的眼线坚决表示，霍小狗只有一个人投宿，没

有其他的人来与他会合，法坛仙姑也许已经将人擒住带走了。”

“哈！按理这小辈绝难在炼魂大阵中逃得性命。”老道自言自语。

“但……师父……”

一名发舍已被打散的女人说：“弟子们的确遭受到非常强烈的反抗，法坛三位师姐负责后房的攻击，既然她们已将人擒走，这里向弟子们猛烈攻击的人又是谁？”

“老道哼了一声，开始仔细环室观察良久。”

“你们不曾炼化任何生物。”老道最后说：“碎了的法器都是你们的，你们自己自乱阵脚互相攻击。”

“师父……弟子……”

女弟子亟口分辩：“弟子们入室便各占方位发动攻击，的确受到无穷外力的反击，绝非自相残杀，法器所爆发的光芒不会乱了视觉……”

“回去再说”老道其实也说不出所以然，无法提出证据：“也许真由法坛的人把他带走了，眼线知道投宿的只有他一个人。撤！”

片刻间，里里外外的人全撤走了，总人数超过四十大关，实力极为雄厚，而先走了的人，还不计算在内，可知这次有计划的猛烈急袭，出动的人手委实可观。

金陵老店规模不小，前后有五进，三间门面，里面的客院有大小二十座之多，房舍错落，大客院还栽有花木，如果没有店伙引领，很可能迷失在内。

要封锁偌大的客店不是易事，四五十个人包围一座客院则绰绰有余。

入侵之前，霍然所投宿的客房，已经先布置了巧妙的坑人玩意、仅派有扮店伙的人守候，其他的人皆远在邻舍候机，听信号急速抢入发起猛烈的急袭，因此，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封锁上下每一角落。

屋顶由于房舍错落，少不了形成不少幽暗的角落，入侵的人仅在上面布了三名警哨，防止有人上屋脱逃，注意力全放在设有门窗的两端，任何人逃出登屋，绝难逃过三位警哨的耳目。

可是，警哨只注意是否有人跃登，却没看到有人扮壁虎，从檐角的侧方，像蠕虫一样贴格滑上瓦椽，像壁虎一律缩在檐角的阴影中。

也许更像躲入瓦缝的蝙蝠，全身缩小得比张翼时小了十之九，不走近根本无法看出是何玩意，已经失去人的形态，也不像蝙蝠。

他是霍然，比原来的体积缩小了一半以上。他像是一团陋状物，更像一团死肉，没有声息没有呼吸，完全的死寂，陆了无生命体。

体内余毒未消，又在半昏眩中，全力自保耗损了大量精力，孤注一掷的念头，几乎令他精神与体力崩溃，最后不得不忍受痛苦，以剩余的精力逃生。

他知道碰上的是什么人了，至少知道来人的邪术出类拔萃。而且，这间客房早就替他准备了，天罗地网很可能在半月以前完成的，对方把他列为可怕的劲敌。

他以为来袭的人，必定是闹江龙。

如果天涯三凤是官方的人，夜间或许会派人侦查监视，不会夜间发起袭击。白天出动大批高手或御林军，公然围店缉捕，要犯想跑也跑不了，何必夜间冒要犯可能突围脱逃的风‘险。

他估计错误，来的不是闹江龙一群匪徒。闹江龙那些人不可能会妖术，更不可能有那么多会妖术的人，用炼魂阵摆布他。

对方准备之周详，攻击方式的快速与布置皆出乎他意料之外，完全失去主动无法抗衡。

他知道在内间歇息的傅姑娘遭了殃，但他已经连自保的力量都消失了，自己的命也保不住，那能兼顾傅姑娘？所以不得不忍痛先求自保。

入侵的人都是从屋上撤走的，不从店门出入以免走漏风声，有几个人从他蛰伏的檐角经过，没有人留意有人在屋上蛰伏。

很不妙，天快要破晓，他却需要时间，天一亮脱身就难了，一定有人留下监视，警讯一发出，附近的人就会潮水似的涌来。

昏眩感消退得很慢，手脚的麻木感也恢复困难。他知道不能操之过急，定下心神将生死置于度外，不再挂念时光飞逝，专心以意志力默默行功，以大恒心大毅力克服困难。

比起那天在洞庭西山，被南人屠几个人下毒手暗算袭击，身体的创伤要轻些，但中毒的危险性与痛苦，却严重万分，伤害的绝望感觉刻骨铭心。

东天第一线曙光初现时，他悄然从店侧的小巷飘落，隐没寂静无人的小巷里，小心翼翼沿街边探索而走，已可行动自如，悄然脱出天罗地网。

回笑魔君已在船上等候，脸上神色凝重。

“你果然没落在他们手中。”笑魔君脸上惯有的笑容消失了，说话阴沉与以往不同：“我曾经返回金陵老店留意动静，从店伙口中知道你的住处，受到大群高手袭击，据说他们颇有收获。但我知道你不会落在他们手中，因为你事先已经有所提防。那么，他们的收获……”

“令媛恐怕已经落在他们手中了。”

霍然沮丧他说：“只怪我狂妄大意，栽得好惨，我抱歉，我会替令媛尽力援救，任何代价在所不惜，好在他们的目标在我……”

“小子，你还不明白？”笑魔君苦笑。

“明白什么？”

“有闹江龙在翻云覆雨，我父女脱得了关连？”

“与闹江龙有何关连？那些人是皇家秘探已无疑问，施妖术的首脑，九成九是苍龙丹士。我甚至可以肯定，贝秋霞的师父玄灵教主也来了，闹江龙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一群黑道匪徒的当家老大，是吗？”

“是呀”“码头栈仓旁的民宅内，住着一群神秘的人，那是国贼江彬的家将精锐，和锦衣卫的一群高手秘探。闹江龙与那些人往来，小子，想通了吗？”

“噢！他们勾搭在一起……”

“闹江龙才是暗中保护快马船的混蛋。”

笑魔君沉声说：“那一群杂碎，被炼魂修士一群侠义道群雄出现分了心，分散了注意力，因而失去保护快马船的机会。

后来分别追查劫贼将功赎罪，扮演黑吃黑以掩人耳目，确也被他追回一些珍宝和美女。”

目下他来到南京，仍替江彬国贼暗中效命，我弄到一个从禁城出来传信的信差，获得正确的口供，赶到金陵老店找你，却晚了一步。我女儿的剑术出类拔革，但据店伙说，并没看到有人用刀剑交手，她怎么可能被弄走而

不曾发生恶斗？

“连我也几乎被妖术炼得神形俱灭，令媛绝对没有任何挺剑交手的机会。”

霍然咬牙切齿，“本来我对闹江龙这狗杂种有好感，不与他计较，想不到他竟然是秘探的走狗，我又输了一步棋。午后我进城，找熟悉紫禁城的人讨消息。”

“你的消息……”

“不要在小枝节上与他们闹着玩，擒贼擒王；打蛇必须打在七寸要害上。”

“去找皇帝？”

“去找国贼江彬，皇帝所作的种种丧尽天良的勾当，都是这国贼所唆使的，他也是秘探的首脑，锦衣卫的首长，我一定要先找他，先设法救令媛，再和那个狗皇帝玩命，目下皇帝与江贼都躲在紫禁城。紫禁城的形势如不先行了解，绝难找到昏君奸臣的宿处。”

“好，我带你去。”笑魔君说：“我有朋友熟悉宫城的形势，再花些时日绕城探……”

“不能浪费时日，我只要知道里面的概略格局便可。我得歇息，午后动身。”

“你歇息，我到城内城外打听消息”笑魔君表面依然神色镇定，但心中却万分焦虑，父女连心，心中焦急是意料中事，让霍然躲在船上歇息，匆匆上岸找朋友打听金陵老店事故的一切消息，希望能打听出爱女的正确下落，以便策划救人。

有一个老江湖相助，找门路方便多了。

笑魔君是成了精的老江湖，钻门路的手段十分宽广，而且不择手段，所以绰号称魔，比那些侠义道手面广人缘佳的高手名宿，更为灵通广博，效率更高。

二更天，笑魔君与霍然，由两名中年人领路，在城南的马鞍坊一家民宅中，拜会了宅主人杨怀德。

这一带全是制马鞍的人家，杨怀德本身就是一家工场的主人，专门制造王公贵胄名门子弟的名贵马鞍，在马鞍坊名气不小。

杨怀德不是江湖人，但对本地的大爷级人物不算陌生，善良的百姓，对这些江湖大爷不敢不怕。

伴同笑魔君前来拜会的两名中年人，就是南城一带城内外的大爷级人物，夜间造访，已经把杨怀德吓得冒冷汗了。

为首的大爷，是北面朝天宫一带的地头龙，三手丧门姜霸，绰号已经令人心发毛的姜丧门，与中山王府一些将爷有往来，称大爷有充足的本钱。

“这位老太爷，想看看你们家老太爷留下的图样。”

三手丧门开门见山道出来意，把笑魔君称为老太爷。

“我知道你们家，藏有早年修建宫城的甸佯、已保存了囚代，你没把图样烧了吧？”

“还在还在。”

杨怀德如释重负，松了一口气：“当初使用的桑皮纸，已经有些朽坏了而已。小的这就上阁楼取来，供老太爷过目。”

南京是早期的皇都，按旧例分设都城、皇城、紫禁城。

“往在南京建都的皇朝，本来都建有皇城，但随着皇朝的覆没更代，每代都略有改变或重建。”

原来的宫城，在元朝至元十五年，被拆掉所有的宫殿，把建材运至大都，遗址改为御史台衙门。

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攻入金陵，将御史台衙门改为军府，又改为王府，最后才建筑皇宫。

然后，大兴土木修筑紫禁城，同时增修都城，甚至修建周一百八十里的外城，动员军民上百万，耗资金银上千万。

筑城的经费，有一大半出于本城第一富家沈秀所捐输。

沈秀，也就是传说中，拥有聚宝盆的沈万三，也就是商人所供奉的财神。

那时，城南半座城，都是沈秀的产业，上百种生产行业都是他设立的。

比方说马鞍坊，就是沈秀制鞍工厂的所在地，以厂命名。

其他油坊、织绵坊……都是他的。

财高震主，与功高震主同样危险，沈秀能捐资千万筑城，如果用这些钱来造反，那还了得？

结果，城筑成了，沈秀也遭了殃，朱元璋决定宰了他永除后患。

朱元璋连夸恤矛盾的功臣也系先卜；杀一个妨碍他的财主小事一件易如反掌。

结果，母仪天下的一代贤后马皇后，替这位财主讲情，沈秀捐财替皇帝筑城建官，杀掉了哪有天理？

结果，朱元璋大发慈悲，免了沈秀的死罪，全家充军到云南。

这位天下第一的大财主，结局成了谜，是不是被平定云南镇守云南的沐英杀掉了不得而知，沈家的下落成了历史之谜。

都城的南门也叫聚宝门，就是因为据说庇秀有一个聚宝盆而取的；南城一带本来是沈秀的产业。

朱元璋发了一笔空前庞大的财，不但筑城的钱有着落，更没收了沈秀的全部资产，他的吴王府与赐给徐达的中山王府，一是沈秀的产业。

他没收了聚宝盆，聚宝盆却根本不能聚宝，空欢喜一场，不能替他变出一文半文或任何珍宝。最后，他把盆埋在城门下了事。

杨怀德的高曾祖父，就是当年庞大的工程人员之一，所以藏有建宫的图样，一搁百五十年，居然有人需要这些图样，民实图样已经毫无价值了，快腐烂啦、客人在杨家逗留了一夜，次日近午时分才离去。

下一步，是绕宫城实地勘查对证图上的资料，留意进出爵线，御林军布置等等事项，用上了盗贼踩盘子的技巧，预作充分准备。

霍然的狂妄性格，有了明显的改变，不再认为没有人奈何得了他，对这次公然落店接受挑战的狂妄举动）深感后悔，对失踪了的傅姑娘自责自责，积极地打听有关那晚袭击者的底细。

勘察皇城是有时间限制的，天一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。城内夜禁由于皇帝的光临，提前一个更次实施。

这是说，二更起更就关闭各处街道的栅门，禁止闲人在外游荡，夜市一律停止，犯禁的人，很可能从此失踪，禁令雷厉风行，南京的人叫苦连天。

夜禁对牛鬼蛇神的影响并不大，连一些地老鼠，也知道绕走某些小街巷，可以通行无阻不至于被抓，能高来高去的人，更没将夜禁当作大不了的事。

这天傍晚，他出现在城北洪武街南端，武胜桥旁的亲兵教场附近。

南京城内外，本来有十二卫拱卫南京的兵马，目下突然增加了二十余万北兵，住宿大成问题。

御林禁军可以安顿在皇城外围，与拱卫皇城的六卫兵马挤一挤，其他的边军与卫所军，分散在都城内外驻扎。

武胜桥的亲兵教场没有营舍，由国贼江彬的十二团营亲军建帐扎营，附近已经成为禁区。

江彬本人的军帐虽然也在，而且设置了辕门，但他本人则带了家将与锦衣卫的高级人员，住在皇城内，随时皆可进入紫禁城（宫城），与皇帝身边的数百名不三不四、怀有奇技异能的喇嘛活佛道士、和尚（包括少林寺的僧兵领队大师级高僧）、勇士、材官……醇酒美人百无禁忌鬼混。

霍然不可能知道江彬的动静，只知道江贼所带的十二团营亲军的驻扎地。

擒贼擒王，他要先和江贼打交道。

江贼掌理锦衣卫，派出的数十批秘探，都是以锦衣卫名义在各地横行，其实有十之八九不是锦衣卫的正式官兵。

如果傅姑娘是被苍龙丹士或者玄灵教主擒走的，必定将人交与江贼处理，因为秘探的目标是他，不相关的人该由江贼审讯处置。

迄今为止，没有任何方面的人放出风声，因此傅姑娘目下到底落在何人手中，五天来毫无消息。

他是按常情推断人在江贼手中，其实他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认定，反正秘探的负责人是江贼，找江贼名正言顺。

由于金笛飞仙师徒，以及五通神几个人，一直不曾在金陵老店出现，他来南京盗宝的打算，无形中取消了，目下的第一要务是设法援救失陷的傅姑娘。

江贼没能抓住他，就不会断然将傅姑娘处决。

看清了警卫的活动情形，他决定了大胆的急袭行动，以牙还牙深入中枢，行快速猛烈的突袭。

他要求笑魔君在预定撤出处潜伏，接应他撤出立帐区，如果撤出的路线被封锁，想撤出可就难了。

十二团营是江贼亲选的亲军，成军已有六载，名义上是补锦衣卫的不足，因为锦衣卫不可能经常保持整齐壮盛的军容，其实却成为江贼出巡时摆威风的亲兵。

十二团营的每一个官兵，皆是从京军三大营（五军、三千、神机）调来的，不但骁勇绝伦，而且有神机营的火器。

十二团营现有精锐官兵六万人（编制是十二万人），南来随驾的只有一万二千，由江彬亲自指挥，替代了侍卫上直军（御林禁军）的地位。

霍然要面对一万二千骁勇的亲兵，如果退路被封锁，他毕竟不是万人敌，想突围冲出谈何容易？

所以笑魔君的接应责任十分沉重。

当他出现在西南角校场边缘时，外型与气质完全变了。

头上有仅露双目的鬼形头罩，穿深灰色有斑紧身夜行衣，手中有……根两尺二寸方形小铁棒，腰间有百宝囊，不再是狂放的书生，而是不干好事的歹徒形象。如果手中有刀或匕首，可就是百分之百的匪徒亡命了。

担任撤退区掩护的笑魔君，也掩藏本来面目，戴了布袋型鬼面具，兵刃也用剑取代杖，藏身在校场的西北角，留意是否有巡逻队经过。

如果内部发生情况，有派来外围封锁的兵马出现，收到霍然撤走的信号时，必须立即发起猛烈的攻击，制造混乱，让霍然乘乱钻隙而出。

钟鼓楼传来三更起更的更鼓声，百万人口的南京城，逐渐市散人稀，行人纷纷返家闭门睡大觉，只有值班的治安人员，以及一”队队五城兵马的官兵，配合所谓“北兵”的兵马所组成的巡逻队，在重要的街道巡走。

每一条街的栅门，皆由各街坊的民壮把守，除了巡罗兵马与更夫之外，没有夜禁通行证的人一概加以扣留，次晨解至捕醇法办。

但高低参差的街巷屋顶，夜行人飞檐走壁忽隐忽现，下五门鼠辈，也翻墙越壁活动频繁。

这半年来，由于皇帝在南京快活，二十余万兵马在南京与江西之间来来去去，治安的确比往昔好得多，犯罪率急剧下降。

但受到官兵骚扰，甚至迫害的案件，以及官府所乘机在法的故事，却直线上升。

当然，这些罪案是永远不会公布的。

霍然像幽灵，幻没在一排排整齐的军帐暗影中。

所有的警卫，完全忽略了有入侵的情况，根本就没想到会有人潜入生事，这种事从来就没发生过。

轮值的警卫只是按例站岗，毫无所谓“敌情”观念，江西的叛乱已经平定，战场远在数百里外，都城所在地，哪来的敌情？

建了辕门的中军帐附近，却是警卫最森严的地方，八座大如房屋、内部设备华丽的中军帐，除了帐外帐内的卫士之外，外围包、里长的驰道，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，严禁中军卫士以外的人走动。

江副大將軍，是大大有名的怕死鬼。

其实，他却是颇有名气声望的勇将，脸上的箭疤，郭是他亲冒矢石、勇冠三军所留下的光荣标记。

但那道箭疤，却是被刺客所留下的永久纪念。

他的勇敢是有名的，至少，他曾经在京都皇帝的大将军府，所设的斗勇豹房的兽槛，把自以为天生神武的 jft) g 皇帝。

从猛虎的爪下把皇帝救出。

至少，他敢带了皇帝，在苏州大同一带边墙，出塞向蒙古的骑兵冲锋。

当年的永乐大帝，是第一个敢亲自带了兵马，向蒙古军冲锋陷阵的皇帝，正德是第二个。

虽然正德皇帝那年所攻击的蒙古兵，其实是一小队游骑而已。

在他的夺权当政的十五年岁月中，经历了无数次狂风巨浪。

对外，有刘谨之变、山东响马之变、寔藩之变（庆府安化王寔番——左金旁——造反）江西宁藩之变……

对内，斗垮锦衣卫钱宁、斗垮东提督张锐、斗垮满朝公卿……

这期间，他到底受至！多少刺客行刺，恐怕连他自己也记不清，所以怕死不是他的错。

他身边除了三百名心腹亲兵之外，另有三十名勇悍的家将，以及百余名以重金礼聘而来、不四的所谓随从，这些人才是他的贴身卫士。

除了这些人之外，其他官兵如果没奉命召见，擅自接近中军帐的人杀无赦。

这天晚间，中军帐内气氛不寻常，灯火辉煌，重要的心腹皆参与秘密会议，内外的警卫增加了一倍，警戒特别森严。

高坐公座上的威武副大将军朱，满脸怒容正在大发雷霆。这恶贼其实生得相貌堂堂，鹰目炯炯极富威严，左颊的箭疤平添几分狰狞的霸气，大多数官兵在他面前不敢抬尚云峰。”他像在叫吼。

“属下在，右下侧一排长案座，站起一个豹头环眼，鹰目如炬的穿便装中年人，略为欠身应暗。

带几个人去，把乔尚书的脑袋给我提回来，不可惊动乔家的人，秘密处决，那狗东西可恶。”

南京也有六部衙门，只是权势没有京师的六部大，只能算是闲宫，也被人戏谑地称为养老院。

南京的兵部尚书，目下是乔字，这位乔尚书冈（正不阿，是一个有名的硬骨头尚书。

他胆敢把公卿加以秘密处决，敢派人把乔尚书的头提来，可知他的权势委实惊人。

他掌理锦衣卫，处决公卿名正言顺。

“属下遵命。”

尚云锋欠身应暗。

“且慢，长上请三思。”

左首一位中年人急急站起：“昼间乔尚书逆了长上，夜间他便午夜飞头，今上怎么想怎么说？恐有后患，不宜严密处决。”

今上，指正德皇帝。

“我一定要取得各城门的钥匙。”江彬拍案怒吼。

“长上，秘密处决了他，仍有他人反对，今上恐员更不肯允准将城门递交附长上。

今上目下以镇国大将军名义御军，使他仍是皇上亲颁圣旨，也不能取得城门钥匙呀！我们其实用不着城”= 钥匙，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越城自由进出，何必引起天下人的注意？”

“我不黄，我一定要取得各城伺伪帆。”

江彬乖戾地再次拍桌怒吼：“你”地只有少数人，有本事自由进出。城夕咄事需要大量人手，只有开启城（材能赶往处理。像早几天你”= 在龙江关，今上身边那几个混蛋自命不凡，派了五六十个人，埋伏捉一个J、盗贼，结果丢人现眼。如果我有城、钥匙，派三百名精锐出仪凤已片刻便可合围，J、贼插翅难飞，再就是……”

“长上的意思……”

“那是权威豹象肌你不明白，台货。有了城门钥匙，表示我的权威，比今上还要大，你懂不懂？”

“意思是说，比宁王殿下更大了。”

中年人冷冷他说：“宁王殿下造反，长上也要反？”

江彬脸色一变，冷静下来了。

宁王造反，结果目下囚在某一艘龙舟内。

白天他向兵部乔尚书索取城，=的钥匙，包括皇城的城（=钥匙，理由是他的兵马，夜间不能调动自由进出。但乔尚书拒绝了，向皇帝靓利害。正德皇帝，总算不糊涂透顶，准了乔尚书的奏。

天下任何一座城，天黑娜：关闭，尸”使皇帝下圣旨，也休想开启城已这是大明皇朝的祖宗法制，谁敢违逆卜夜间开启城已唯一的例外，是战乱期间，派兵夜间出击。

他的确想造反，但也知道造反的实力不足。

他的四卫兵马称外四家，驻地在京都附近，而守京都的彻林各卫，共有二十六卫之多。

他身边的十二营亲兵，全额只有十二万名，却有六万名空额，六万名空缺的钱粮，都进了他的金库。

正德皇帝不喜欢穿龙袍，自称镇国公镇国大将军，离开皇宫四处游荡，喜欢穿盔甲军装。

他的盔甲军装，与正德皇帝所穿的一模一样，根本看不到脸形，所以两人一同并辔奔驰，官兵军民皆俯伏高呼万岁，窝心得很。

偶而正德皇帝不在，官兵军民以为他是皇帝，也俯伏高呼万岁，他哪能不动心？

但他相当机警阴狠，知道实力未足之前，不能取而代之，因此他所养的随从、家将、宾客、亲兵，都是他阴养的死士，静候机会龙飞九五。

时机未至，不是时候。

正德皇帝没有儿子继承皇位，他会等到那一天的，不能操心过急，这时不能过早暴露他的野心。

“我要亲自向今上讨取。”

他挥手示意尚云峰可以坐下，等于是取消了杀乔尚书的命令：“至少，我要取得水西门与通济门水门的钥匙，我们的船才能自由进出，才能避人耳目。缉捕盗匪小贼的事，你们得费心机了，万一那个姓霍的混蛋，另有其他的党羽，胆大包天盗劫我的船，你们必须负责，知道吗？”

“长上请放心，姓霍的已经没有同伴了。”

中年人急忙摆开城门钥匙这种严肃话题：“他在苏州太湖所招纳的党羽，已经被苍龙仙长的人）略施J附便一网打尽了。独木不成林，他一个人成不了事。

“你还说他成不了事？”

江彬又冒火了：“他一个人，就把我”顺在太湖，查缉被劫珍宝美女的上百高手，整治得灰头土脸，死伤惨重。要不是玄灵教主的（从，及时赶回来报讯，我还不相信咏你”）还敢轻估他，所以才有金陵老店袭击的失败。哼！给我集中人手，务必在最短期间捉住他或者毙了他。”

“是的，属下将集中人手……”

“捉不住他，杀不了他，每个人罚俸三月。”

江彬拍案咆哮：“船上的物品如果被他盗走任何一件，你得赔。你”）务必毙了他，任何代价在所不惜。

“是的，长上中年人愁眉苦脸，不再多说。

“苍龙仙长为了争功，坚决表示这 J 顺是他的人用计弓怖的，一群党羽也是他的（从捉住的，所以坚持指挥，在金陵老店布阵捉他。结果，人不但没捉到，他还有两名，乙爱的女弟子，平白无故失踪，你“幡必不要大意，力。派人手看守我们的船。”

“长上，何不明天就将船驶往扬州？”

中年人不安他说：“日防夜防风险太大，船早一天离境，就多一分安全，多留片刻便多一分凶险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江彬坚决他说：“今上又到中山王府安顿了，我”倘船怎能悄然离开？徐鹏举那狗东西倚仗功臣世勋余荫，居然敢对我无礼，竟然派了家将，严密看管所有的船只，我不能公然把船驶离。我没将他放在眼下，但毕竟他是世勋王亲，暂时让他神气一时，日后，哼！”

正德皇帝很少住在紫禁城，大多数时日驻驾中山王府，中山王府是朱元璋往昔开国前的吴王府，后来赐给徐达。

正德长驻中山王府，并非有孝心住在祖宗的老家，而是方便在外面冶游，文武百官不在他眼前让他生气。

中山王徐家世守南京，目下已经传至第八代。

王爵是追封的（死后追封），因此事实上下传的子子孙，并没真正袭封中山王，袭封的是徐达生前的爵位魏国公。目下第八代的魏国公徐鹏举，现职是守备南京兼中军都督府佾书。

徐鹏举也有不少家将，但并不想动武，只冷静地告诉江彬：这座门只有太祖高皇帝（朱元璋）出入过，连当今皇上也不走此门，你敢走吗？

为了这件事，江彬恨透了徐鹏举，发誓有一天，会把徐家搞个烟消火灭。

江彬把掳劫来的珍宝美女，藏匿在卫风快船上，共有五艘之多，随同皇家船队进退，不便潜行离开，皇家船队有一部份泊在龙江关，主要的船只，却泊在中山二府的秦淮内河（秦淮河城内的一段）王府码头。

江彬的私有船只，没有任何人敢过问。

但徐鹏举不怕这恶贼，借口是身为南京守备最高指挥官，有责任保护皇家船只的安全，派家将领了不少官兵，严加看守皇家船队，江贼的五艘卫风快船，当然也包括在内。

因此除非能在夜间悄悄溜走，白天绝不敢公然离开。

眼看搜刮的金银珍宝反峪满载，必须及早先行驶回京都，却没有机会溜色江贼感到十分愤怒和苦恼，所以要设法取得南京各城的晔，准备夜 1 司开启通济，将五艘卫风快船夜遁。

恶贼纵兵搜刮劫掠江西、南京，名义上是替正德皇帝办事，其实眈吞没了一半，而且最好的奇珍美女，留给自己享用，先后秘密派船运回京都老家。

所以后来正德皇帝回京崩于豹房，他天命告终，当”寸居然不在豹房，在家中策划兵变造反，被皇太后密诏大学士杨廷和入宫，设 i) 将恶贼父子诱入，功败垂成，抄家的结果，金银珍主珠玉堆积如山，仅黄金就有七十大柜，白银二千：= 百柜，每一柜重一千二百斤。

“总之，我不管你”何应付。”，江彬加强语气，声色俱厉，“三天之内，我要船驶离南京，驶离之前出了任何意夕)，我唯你是问。”

“这……”中年人心中叫苦。

枷有，)么三长两短。”凌厉的目光，扫了众人一眼，“我要抄你家赔偿，把你”)弄到杀虎口修筑边墙，甚至砍你们的脑袋，哼！”

帐外本来有四个警卫，未经召唤，绝不敢掀闯帐，帐门内也有两名警卫，负责管制帐门。

帐一掀，内的两名警卫还没看清变化，鬼影幻现，短铁棒左右分张，立即向两面栽倒。

中军帐宽广，公案距帐足有四丈以上，鬼影的出现无所遁形。

“有刺客！”

中年人飞跃而起大叫，半途拔刀出鞘：)大家小心。长上，已”“江贼这十余年来，不知受到多少刺客行刺，成了惊弓之鸟，一听……刺客”二字就心惊胆跳，尽管他悍勇如虎，但上了年纪，愈活愈怕死，权势愈大愈珍惜性命。

四名随从已左右一夹，保护他钻入内帐溜之大吉。

“挣”一声狂震，短铁棒架住了雷霆一”刀，火星飞溅，中字人被震退了两步，刀依然握得牢牢地，马步也不乱。

可是，入帐的霍然已豪勇地切入，左掌疾吐、像是响起一声轻雷，掌心贴上了中年人的右肩。

中年人是随从的司令人，武功当然招尘拔俗，所使用的主刀能与短铁棒相抗衡，可知内劲之浑雄，的确无与伦比，刀上的劲道石破天惊。

霍然已全力卯上了，下手不留情，已知对方了得，他本指地全力攻击速战速决，攻势之快速，真有如电光石，火轰雷掣电。

一声厉叫，中年人仰面飞退，口中鲜血喷出，背部撞中一根帐柱，军帐摇摇。

这瞬间，刀剑一涌而至。

霍然不再拖延，铁棒有如满大雷电)奋勇前冲，要捉向后帐遁走的人。

他不认识江贼，只知道那人一定是这些人的首脑。

惨号声暴起，刀剑飞抛，他的左手似乎比铁棒更霸道，一触人体，被触的人必定骨析、震起，把同伴撞倒·漫而阻挡同伴的进路。

可是，他无法快速地把拼命缠斗的人击溃，眼睁睁看到江贼的身影消失在后帐。

惊号声大作，营区大乱。

“真糟！”他不得不承认失败，疾退出帐，顺手击倒了五根帐柱，帐终于坍倒了。

有一半人追出，其他一半皆被他摆平在倒下的军帐内，被摆平的人是死是伤，他并不知道。

数百座军帐，住了一万二千官兵，虽然设有悬灯的灯柱，但光丝仍然模糊，黑夜中警号长鸣，衣不蔽体脚不及靴的官兵，从梦中抢出帐夕h怎知道发生了何种变故？还以为是失人，根本就没想到有人入侵的情况，乱得一塌糊涂。

最后总算听到有人大叫捉刺客了，这才有人想起赶快取兵刃。

喊声贬喝声震撼着夜空，整座校场像被戳破了的蚁窝，至！处都有衣衫不整的人奔窜，军官发的号令已无人理会。

十二团营总算是 Jil 练有素的劲旅，不久便有人提刀挟枪，涌向杀声

震天处，潮水似的涌向交手缠斗的地方。

霍然很难杀出重围，中军帐在重重军帐的中心，面对潮水般涌来的人群，他一根峨眉棒实在无法杀出一条生路，冲的速度慢得令人心焦。

东南角方向，突然出现二十余个蒙面人，快速地接近第一重军帐，砍翻四名警卫，向帐幕投掷磷毒火弹，见人就杀，像二十余头猛虎冲入羊群。

营帐火起，火弹爆炸声此起彼落，片刻间升起三二十处火头，烈焰飞腾，外围第一重军帐成了火海，照得全城的天空一片火红。

二十余蒙面人一击即走，一面放火丁面杀人，大火一起，便飞快地从原路撤走。

官兵们再次大乱，纷纷抢着救火。

霍然压力大减，咬紧牙关突围而走，杀开一条血路，从西北角飞掠而走。

西北角也传出杀声，笑魔君及时发起攻击策应。

次日军方发表消息，说昨晚士兵闹营，不幸引起火灾，有百十名官兵受伤云云。

消息是瞒不住的，十二团营受到神秘人物袭击，死伤惨重，凶手很可能是江西宁府的密谍。这消息不胜而走，传遍了南京城。

宁府的密谍威震天下，活动中心在京都而不在南京。宁府的刺客更是名动两京，是宁府锄除异己的杀人工具。领导密谍与刺客的人，是宁府的军师、南昌铁柱宫的老道天师李自然。

真正凶手的身份，人言人殊谣言满天飞，到底是些什么人，谁也无法证实。

回两人飞檐走壁出了仪凤门，直奔龙江关泊舟处。

“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。”

笑魔君一面更衣一面说：“他们人数不少，似乎早有准备，“不可能是她们。”

在我滥严杀，我的女，卿就死定了，他”会把气出笑呷语气中充满绝望感，附捉不到他楠份量的人，杀又解决不了问题，J、子，”：贪）的处境恶劣得很……

“我还没放弃希望。”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王府秦淮河码头，泊了大J、上百艘船，谁知道哪些船上载有珍宝，只有地方蛇鼠才有侦查打听的能耐，咱们哪有工夫去守候侦查？”

“好；由我负责去找。”

“朗天仍然分头行事，我查江贼那些牛鬼蛇神的的活动情形，一定可以抓住机会，把几个牛鬼蛇神弄到手。尤其是那些妖道，哼！”

“你如何打听？你的门路……”

“我不一定需要找门路。”

“那你……”

“我会制造机会，让他们来找我。”

霍然狞笑：“在金陵老店，我等于是去送死，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，我要用我的方法诱使他们来找我。我不能躲起来，躲起来我人孤势单，很难找得到他们的，必须让他们高高兴兴地来找我。”

人孤势单消息不可能灵通，躲起来必定一事无成，盯梢踩盘子必须有人手有时间，而他现在就是没有人手和时间，救人如救火，必须及早查出傅玉莹的下落。

“也好，只是太过危险。”

笑魔君不住摇头，“一‘有动静，他们就会一涌而至像潮水，在城里你毫无用武之地，逃走也恐怕无路可逃。”

）放心啦！我对大街小巷留了心，预先有所准备，任何街巷也可脱身，时间地点由我选定，甚至比在荒郊野外更安全。”

霍然信心十足他说，“老爷子，船不能在这里停泊得大久，我们来策划以后的聚会处，狡兔三窟有其必要，可别让他们堵死了我们的活动范围，如果失散，”没有预定聚会处，你我怎能满城赤：法秩？

“对，咱们好好策划。”

笑魔君当然赞成，这本来就是江湖人士应变的手段。

回灯笼坊接近水西门，在秦淮内河的南岸，整坊三条小街，都是制灯笼贩卖的小门面，供应各种灯笼，小至走夜路的照明小圆灯，大至上元节的大型花灯，一，应俱全。

当然，本来是沈秀的产业，现在已经不是了，都成了自制自售的商号。

由于夜禁提前一个时辰，因此，天刚黑便开夜市，只有短短的一个时辰做买卖，满街都是灯笼，极为热闹，顾客多半是附近街坊的人。

霍然穿了他的青衫，买了一盏走夜路用的小气死风圆灯笼，要店伙临时用朱笔写了一个“霍”字，通常这表示是灯笼主人的姓氏，是有主之物。在黑漆的街巷里行走，这种小灯笼是必需的照明工具，通常可以使用一两个月，是消耗量最大的货品。

把霍字写在灯笼上，可以引起有心人的注意。

街道并不宽阔，逛夜市的人又多，走在人丛里，危险性相当高，他一点也不介意。

走了半条街，这才大摇大摆，伸出灯笼照路，进入一条小巷，幽暗的小巷似乎空荡荡不见人”淙。

但他知道，有人跟来了。

有两个人跟来，远在十余步后，手中没有灯笼，脚下无声轻灵如蹑鼠的猫，如不转身仔细察看，黑暗中不易看清是人，穿的是黑衣，漆黑一片，难辨形影。

这一带距水西门不远，水西门设有水门，管制秦淮内河的船只出入，也是船只进入大江的航道。

通济门也有水门，而且有水闸，不但管制船只的出入，也管制秦淮内河的水位。

江贼要取得南京各城门的城门钥匙，当然也包括上下两水门。通常船只从水西门出城，但稍大型的船只，宁可改驶通济门，走外河入江。内河的船道窄小，船只又多，夜间航行更引人注目，所以江贼的船要走通济门或水西门。

那时，秦淮内河远没成为正式的风月场。数十年后，水西门外风月区被一场大火烧光，当局禁止风月场重建，风月场才慢慢地发展到城里来，秦淮内河才正式成为晚明风月代表性地区，成为世纪末的销金窟。

如果船从通济门驶出有困难，当然预先得准备第二条路。

这第二条路当然是水西门，没有第三条可走，因此派人潜伏在水西门附近，候机接应船只驶出，预防意外发生，潜伏的人也 faT\T 留意附近的动静。排除可能发生的困难，不许妨碍有任务的人在附近活动。

走狗们已经知道大爷霍然邀集同伴前来南京盗宝，金陵老店袭击失败，让霍然漏了网，走狗们更是提高戒心，把霍然列为最危险的盗宝贼，是必须全力扑杀的首要目标，广布眼线追查他的下落。

霍然竟然出现在水西门附近，眼线终于发现他了，对日后藏宝船的航行，构成严重的威胁。

信号已经传出，紧急召集打击小组的信号向中枢传送。可是，信息传递速度并不快，而霍然却是活动的目标，不曾在原处停留，跟线非紧蹑跟踪不可，跟丢了如何向上级交代？必要时还得拼老命出手搏杀。

霍然钻入昏暗的小巷，跟踪的人心中一急，便不顾不得跟得太近的禁忌，逐渐向前接近：

霍然手中有灯笼，眼线实在不需要跟得太近的。

留在小巷口的另一位眼线，眼巴巴地向后面的市街张望，心中焦急有点手足无措，怎么支援的人还没赶来？目标钻入黑暗的小巷，天知道支援的人能否赶上）

街上行人虽不至于摩肩擦踵，但来来往往人数不少，不可能留意每一个经过身边的人，是不是怀有敌意的敌方同伙，一个弯腰驼背、上了年纪显然健康不佳的老汉，手点着一根竹手杖，一步一顿摇摇晃晃从身侧经过，突然手杖一挥，快逾电光石火，哪算是半死不活的老汉，简直就是一头扑向猎物的雄豹。

“噗”一声响，手杖击中眼线的耳门，人还没倒下，老汉已经贴身扑上了，拖死狗似的把人快速拖入小巷，丢掉手杖，将人抱住腿弯扛上肩。

同时随后抢入两个人，堵住了小巷口。

“从屋上走，高手快到了。”一个人低喝。

老汉肩上一个沉重的人，跃登丈余高的槽口，轻灵敏捷，纵跃如飞，消失在邻屋的瓦脊后。

街北人影排众狂奔而来，人数不少。”

两个堵在巷口的人，也跃登瓦面飞遁，十余名扮成各种身份的人，用布卷了兵刃，声势汹汹狂奔而至，越过巷口向街南狂追，潭有眼线接应指示、这些人怎知道目标已进·入小巷？

两个眼线一直不曾扑上动手，等候接应的人赶来，他们有自知之明，凭两人之力，绝难把这个自称大爷霍然的人收拾掉，金陵老店大举袭击）依然让霍然神不知鬼不觉、逃出绵密的天罗地网。

接近巷底，仍然不见后面有人赶来，他们不知道，负责联络与传信号的同伴，已经被人消除了；更不知道接应的人因无人联络而追错了方向。

正感到进退两难，前面的灯笼突然改变方向，两眼线一惊，不由自主停下了脚步。

霍然向侧方的一家住宅靠，泰然自若将灯笼插在墙缝上、退了三步，背着手嘿嘿阴笑。

两个眼线相距不足十步，惊讶失措，不敢上前。

“你们犯了跟踪的大忌。”

霍然迈出三步，拉近了一半距离：“不但跟得太近，而且后面的同伴又不跟来，犯了错误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老兄们，我等你们片刻，等你们的同伴跟来，以便一网打尽。”那位留了鼠须的人，硬着头皮装糊涂，但已开始松开包兵刃的布卷。

“狗王八！你知道我说什么。”霍然破口大骂，“我要消息，你们得用消息换性命。”

“胡说八道。你到底……你要息？”

“要你“一群躲在水西门附近的人，秘巢至！底在何处？听说是由一个什么大仙领队，我要和这个大仙好好亲近。老兄，你愿意说吗？”

另一位左额有刀疤的人，伸手拉住同伴要拔出兵刃的手臂，明显地要制止同伴情急拼命。

“似乎阁下已猜透时尚身份。”这人的老公鸭喇。有点沙嘎刺耳。

“你介）也看出我是大爷霍然呀！各有神通，半斤八两，最后谁是赢家，还是未定之天，是吗？”

“暂时你是胜家。”

“所以我有权提出要求。……”

“在下即使告诉你在何处，你也找不到，在下相信你从太湖来没有几天，对南京地头并不熟。”

“确是如此，你很精明。”

“在下干脆带你去。”这人豪爽他说。

“试……”

“你不敢？”

“哈哈！太爷我求之不得呢！这就走吗？”

“跟我们走。”

“谢啦！请领路。”

他走两步取向订笼：“先小人后君子，话先讲在前面，如果你们居起巢穴在何处，带着太爷我，像碰到转磨鬼一样，在不知名的大街小巷乱转，那就休怪大爷心狠手辣了。”

那人向同伴悄悄打手势，昂然举步便走。

双方并没交手，武功的高低准也不知底细。一个人押两个人，而且又在黑夜的小街巷内，简直是开玩笑，两个家伙随时皆可以进为退碎然攻击，一击即分随时皆可脱身，甚至可能出其不意把霍然毙了呢！

进入另一条小街，行人稀稀疏疏，两个家伙居然乖顺地在前面领路，没有任何异动。

迎面来了两个人，然后跟在后面。

忽哨声打破小街的沉寂，后面又多了两个人。

“前面出现两盏、了灯，是街右那家颇有气势的大宅”的灯，朱红的字迹清晰可辨，但却在外层虚糊了一层黄色棉纸，绘了只有自己人才知道的云

雷图案。如果白天或夜间不点燃烛，只能看到外表不知所云的图案。

宅门内突然人群涌出，刀剑的光芒闪烁。

跟在后面的四个人，拔出刀剑隐发龙吟。

“大概到了。”

霍然大声说。

两个眼线向前一窜，转身时刀已出鞘，远在三丈外已是安全距离。

“你这混蛋胆气超人，在下算是服了你。”

颇有刀疤的眼线扬刀说：“你已经到了地头，阁下，这里就是副大将军派在这里的秘站，你满意了吗？”

江彬赐姓朱，是正德皇帝的干，吁，所以他的部属皆称他为朱副大将军，而聘请的人，仍称他的本姓。”江将军。

从称呼上，便可概略了解这些走狗爪牙的真正身份，这位眼线只称副大将军，可知必定是江贼的心腹部属。

“非常满意。”

霍然流里流气地将灯宠插在地上，撩起衣袖，将青衫的下摆掖在腰带里，一副秀才要打架的派头：“所以，你们两个是完整的，没少掉胳膊缺了腿，我太爷霍然不亏待愿意合作的人。你们退！让你们首脑们和大爷我打交道讲理。太爷光明正大，规规矩矩来到南京，一落店便遭到许多狗娘养的杂种袭击，像一群疯狗乱吠乱咬，我要公道，我要讲理……”

对方可不想和他讲理，大宅走出来的十余个男女，刀举剑扬来势像狂风，刀剑发如暴雨。

后面四个跟来的人，发动更快，四个人两刀两剑，悄然扑上了，刀劈剑刺上下齐到，攻他的背部，刀剑急递，刀风剑气彻骨生寒，光芒有如电闪雷击。

他大旋身双手一分，掌起处像是轻雷迸爆，可怕的掌风有如万斤巨锤痛击，刀剑向两侧激扬。

人化惊电从刀剑中间楔入，左掌轻拍，将一把刀拍出偏门，右爪抓入，抓住一个人的脉门，一扭之下夺获一把剑。

“杀吧！”

他怒吼：“不讲理者死！”

剑光炫目，扭曲伸张了几下，旁观的人看不到剑影，只能看到剑光满天飞旋吞吐，人的形影也难以分辨实体，闪动的速度太快了。

“哎……”狂叫声暴起。

人体接二连三飞退、抛掷。

剑光回旋，贴地迸射有如狂龙闹海，冲入涌来的人丛，楔入刀山剑网的空隙，然后一声长啸剑光分张，断手断脚与人体撒了一地。

十几个人，哪禁得起他的剑急剧切割？他的剑攻击时宛若电耀霆击，刀剑一触即自行向四面八方抛掷，剑光所经处，着手手断，及腿腿折，贯入人体有如摧枯拉朽，练了八九成火候的气功，也挡不住他的剑光长驱直入，击破护体气功如中败甲，一楔而入毫无阻滞，不浪费时间拔剑，干脆把中剑的人挑飞。

虎入羊群，如汤泼雪，三冲错两盘旋，门外只剩下两个能完整站立的人，盯着他浑身战栗；像是吓坏了。

一声狂笑，他端破了宅院门，疯虎似的抢人，掠过大院子，冲入灯光

明亮的大厅。

“天老爷！”一个右腿齐膝折断的人，坐在地上盯着他冲入大宅的背景悚然惊叫：“这……这家伙是……是人是……是鬼？魔鬼！”

没有人能封架住他的剑，剑光任意拂挥，所触及的刀剑与人体，绝不会是完整的。

片刻的快速扫荡，将近二十名高手纷纷崩溃。

两个完整的人中，其中一名是操刀的额有刀疤的眼线，胆都快被吓破了，躲在宅门旁的墙根下浑身战抖，手中仍死握住刀不曾脱手。

“天啊！他……他会把我……我们杀光，我……我却把……把他引……引来……”眼线惊恐他说。

“大概会的。”

不远处墙根的暗影中，踱出一个糟老头，用嘲弄的口吻说：“他是一个太岁，你们冲了他，还能有好结果？杀光你们，天下虽然不至于就此太平，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。”

“老不死，你……”

“我老不死是魔，来向你们套交情的。似乎你并不是什么有地位的人物，但却是供给口供的最佳人选，我老魔捞不到大鱼，抓个小虾也不错。”

“老混蛋……”

糟老头突然一闪即至，手一伸便及体，食中两指尖点在眼线的七坎大穴上，认穴奇准，近身的速度极为惊人。眼线手中有刀，却没有出刀阻挡的机会，应指浑身立僵，甚至叫不出声音。

糟老头在唯一完整的另一个人扑上之前，将眼线扛上肩撒腿便跑。
是笑魔君，乘机浑水摸鱼。

这个大宅的大厅好大，分堂上堂下，左右有廊，廊外有厢，后面有穿堂，想必是南城的大户仕绅住宅，难怪被征用作为秘窟。

堂上并肩站着四男一女，年纪都不小了，都佩有兵刃，穿得相当华丽，一看便知是爷字号有地位的人，气概风度有模有样。

堂上堂下灯火通明，整座大厅足有二十盏各式灯笼与烛台，悬的、挂的、插的搁的一应俱全，形容光亮如昼虽则有点夸大，但灯光耀目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霍然仗剑闯入，在堂下止步，瞥了堂上的五男女一眼，便知碰上有份量的人了。

再留意对方流露在外的凶猛、阴沉、冷森的慑人气势，他知道碰上了劲敌了。

五男女眼神极为阴厉，但也呈现惊讶的神情，对他的出现，显然大感意外。

在外面拦截的人，想必全都遭了不幸，他才能直入中枢，他手中的剑仍留有血迹。

“你们在迎接太爷我吗？在下深感荣幸。”

他的神色骄傲、狂放、泰然，但暗中已运功戒备，每一条肌肉皆跃跃欲动，随时皆可能爆发出无穷威力：“我，太爷霍然。诸位必位高辈尊，请教诸位的高名上姓以便称呼。”

“两个老道自以为是神仙，却全都浪得虚名，未卜先知的神算是骗人的，

完全算错了你这个姓霍的年轻人。”

中间那位留了三络长须、鹰目高观的中年人冷冷他说，“所以栽得好惨。现在，你胆大包天找上了我。

“找上你是事实。”

霍然轻拂着长剑，笑得邪邪地：“胆子再大也包不了天，谁也不知道天到底有多大。

喂！你知道我太爷霍然的底细，所以派人引诱我来，是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我想，你一定是秘探中甚有地位的人。”

“也没错。”

“你真蠢，老兄。”

“大胆！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们一而再抢我的女人，实在其蠢如猪，”霍然语惊四座，摆出强横高姿态：“在未曾获得太爷准备作案的证据前，便安排陷阱大举袭击，更是愚蠢玩法的狗屁勾当，不啻授人以柄，白白送给我大举报复的好机，不论在公在私，太爷我都有痛宰你们的一千个正当理由。所以，太爷理直气壮找上门来，阁下是这里的负责人吗，贵姓大名呀？”

“该死的混蛋！你该听说过老大的名号。”

“我就不知道你是老几。”

“夺命萧”“晤！好像听说过你这号人物，夺命萧坚。”

霍然毕竟是秀才，对经史子集颇有涉猎：“天下四大混世魔头之一。你是江南人，是金陵梁朝皇帝梁武帝的本家，与那位导至台城陷落、梁武帝饿死台城的误国王孙萧坚同名。呵呵！你也想成为饿死正德皇帝的元凶？没错，一定是。冷潮热讽，铁定可以把混世魔头激怒得失去理智。

可是，夺命萧却更为阴沉冷静。

我知道你是个好色之徒，与身手高明的匪盗。”

夺命萧阴笑：“你在太湖，为了夺回玉面天罡的女儿，杀伤本部不少人，为了女人不惜与皇家秘探玩命。本来我打算等玉面天罡那些侠义人士前来南京，利用他们对付你的。=但他们在镇江逗留不进，老夫甚感失望，只好退而求其次，任由皇上身边的一些目空一切的人对付你，想不到他们更令老夫失望，而且让你找到此地来，老夫的如意算盘打错了。捉你杀你本来不是老夫的事，老夫只负责防止盗匪骚扰朱副大将军的财产。

上次在德州快马船被劫，损失匪轻，追凶追赃是老夫的责任，也必须加强警戒防患于未然，既然你找来“了……”

“太爷找来了，当然不肯善了。呵呵！你防患于未然，必须杀掉我以防止我盗宝。

我不但要准备盗宝，而且要讨回我的女人，双方势成骑虎欲下不能，只有一条路好走，而且必须一直走到路尽头，除非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除非。”

夺命萧打断他的话，语气具有强烈的权威性：“老夫要悬赏一万两银子取你的命，或者以7万两银子礼聘你为我效力。

现在，我等你选择，一万两银子，你可以在江南买三千亩地……”

“去你娘的！我买三千亩地来干什么？留待官府眼红，随便找个借口抄家没产？而且有三千亩田地的人，早晚会被派为粮绅。像我这种有正义感、

有良心的粮绅，一定会被打下十九层地狱的，你在用恶毒的手段坑害我，去你娘的没安好心的混球。”

大明皇朝有计划地消除大户豪绅，却又不断地培养豪绅。

官府与豪绅之间，永远一代代恶性循环此消彼长。

因此江南人普通奢移，有钱就尽量享受，天知道哪一天轮到自己破家？先享受再死，死也瞑目。

出钱捐款修建南京城的天下第一财主沈万三（秀），就是第一个被宰的豪绅。

夺命萧出手便是一万两银子，大方得令人侧目，计重六百二十五斤，挑也要十几个人（挑银子通常是四十斤）。

也只有这种特殊人物，才有如许惊人的特权。

为了一文钱，也会打破对方的头。悬赏一万两银子杀一个人，天知道会有多少人为了一万两银子奋不顾身？这是致命的威胁，绝非空言恫吓。

“你是个人才，所以我破天荒给你两条路走。”

夺命萧不介意他的冷潮热讽，威严地发表恫吓的言论：

“通常老夫言出如山，斩钉截铁颁发唯一的指示，老夫辖下的人，唯一的行动是依命执行。”

“去你娘的！”

霍然扮泼皮光棍，还真有几分神似：“太爷还不是你辖下的人，你少在太爷面前……”

“你会是我辖下的人。”

夺命萧又打断他的话：“缕蚁尚且惜生，人更借命，你并卜一定要死，而且唾手可得极高的权势和财富，所以我相信你会权衡利害，作最佳的选择。现在，老夫立等答覆，马上！”

“太爷已经知道你是个极有权势的首脑，所以我要你，和你算一算前前后的账……”

“你这小辈的狂疾，已经无药可救了。”

夺命萧不断打断他的话，权威的习性难改：“你真正想要的，到底是什么。”

“阁下，你知道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。”

他的嗓门也愈来愈大，表示狂疾继续发作：“这世问的人，所要的当然是权势、女人、财宝，太爷我何能例外？这样好不好？我也不想和你们互相砍杀，杀得血流成河，宁可见好即收，得一些好处就收敛，皆大欢喜。其一，把我的女人完整地还给我。其二，送我一艘载珍宝的卫风快船。你看，太爷我毫不贪心吧？”

女人，他是指在金陵老店被掳走的傅玉莹。

迄今为止，连消息灵通的笑魔君，也打听不出爱女傅玉莹到底落在何人手中的。

那天晚上袭击金陵老店的司令人，确已证实是江彬身边的两个神仙级老道。

江彬与好几百个具有奇技异能的人，在皇帝身边陪皇帝胡地胡天。他们被皇帝玩弄，也玩弄皇帝，在京师一直就安顿在皇店街的大将军府，组成拱卫豹房的主力，比御林侍卫更受重用，更亲近，是皇帝的心腹玩伴，曾用千奇百怪的所谓秘技，逗引皇帝玩乐，包括如何凌虐女人。

这些人，其实都是江彬网罗而来的，骨子里可说是江彬的心腹，透过这些人而直接控制皇帝。

所以后来正德皇帝死在豹房，江彬被太后诱擒伏诛，这千余名不三不四的杂碎，也被一网打尽。主要的原因，是江彬所指挥的锦衣卫官兵们，因大权旁落而心中不满，抓住机会临时倒戈。

锦衣卫才是真正的侍卫，但反而不受重视，只有少数人是江彬的心腹受到重用，绝大多数官兵的权势地位，都比那群不三不四的人低一级，不满的情绪有如毒瘤，一旦发作便会危及主体。”

江彬的五艘私人卫风快船中，就没有锦衣卫的人看守，全是江贼的心腹鹰犬担任守护，虽则卫风快船是锦衣卫的建制船只。

这一群人，称呼的名目也千奇百怪。

和尚通常称为国师、活佛、菩萨、长老……老道通常是神仙、真仙、真人、法师……反正都高人一等，莫知所云。

如果有门路，找得到心怀激忿的锦衣卫官兵，打听有关那些不三不四杂碎的消息，事无巨细皆可一清二楚。

可是，却没有任何官兵，知道那天晚上两个妖道在金陵老店到底掳走了些什么人，只知道妖道的人有不轻的损失，却一无所获没捉到疑犯。

霍然和笑魔君，却认为傅玉莹肯定是被妖道的人掳走的，所以要向江彬的重要走狗施压，两妖道本来就是江贼的心腹爪牙。

光临大湖地区追查快马船被劫珍宝美女下落的秘探，是江贼派出的心腹，已经有劫持林涵英的前科，霍然重施故技，讨索被掳走的傅玉莹，名正言顺有例可稽，因此他坦率地提出指责和要求。

可是，他料错了，夺命萧并不知道傅玉莹的事，只知道秘探在太湖劫持林涵英的事故，所以说起话来，各说各话，牛头不对马嘴。

其实，那一千多个杂碎中，也有一些正派的好人，但为数有限。

而绝大多数各色牛鬼蛇禅中，因利害权势的冲突，受宠的程度差异等等利害摆不平，充满了权利斗争的气息，各有集团，各有首脑，明争暗斗相当炽烈火爆，结党营私相互攻讦习以为常。

听夺命萧的口气，便知道这个字内混世魔头与两个神仙老道之间，存有严重的歧见和嫉恨，对老道们轻举妄动、袭击金陵老店的举动不以为然，甚至轻视和不屑，老道们失败，他反而快意。

“这小王八蛋已经无药可救了。”

那位长了一张三角脸，留了花白鼠须的人阴森森的语音相当慑人：“萧老哥，你还有心情和他斗嘴皮子？一个存心找死的人，心态与那些上法场的泼皮亡命是一样的，明知必死，说话百无禁忌，这种人最佳的应付方法，是尽快把他生剝活剝。我活阎王横行天下四十年，还真第一次碰上这种不知死活的小王八蛋。”

“先弄清他的意图，岂不可以进一步了解他的底细？这小狗还有不少党羽，咱们的眼线居然查不出线索，最好由他亲自说，省事得多。”

夺命萧并不急于动手，修养工夫到家：“小辈，那天晚上夜袭亲兵校场，大闹二团营营区的那个扮鬼怪的人，想必是你了。”

“你可以猜三次。”

霍然嘲弄他说：“猜中了，有奖。咦！奇怪。”

“小狗，什么奇怪？”

“吵吵闹闹老半天，你其他的人怎么还没赶回来保护巢穴？”

“我这里本来没有几个人。不过……唔！确是可疑，我这里共派出三组人兜截，怎么一组也没赶回来？小狗，一定是你的党羽把我的人引走了。”

“也许吧！”

霍然含糊其辞，想起那天晚上，夜袭亲兵校场的事，的确有人趁火打劫浑水摸鱼，很可能有意策应他的行动：“喂！

阁下，太爷我所提的两个条件，你到底有没有权作主答覆？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我不能在这里枯等，听你吩咐等天亮。阁下，你不像一个威震天下的混世魔头，倒像一个快进棺材、得了痴呆症的老朽，委实让我这种江湖后进失望，不要再喳叨探口气，我立候答覆。”

“萧老哥，我实在受不了。”

活阎王大感不耐，阴目中杀机怒涌，“你还有心情接受他的侮辱？”

“唔！看来真探不出什么口气，这小狗精得很。……”

夺命萧的态度开始转变。

“活捉他用酷刑消遣他，还怕得不到口供？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

“交给我。”

活阎王肯定地拍胸膛：唯我是问。”

“也好，要活的。”

“他一定是活的。”

有劳了这是我份沟的事。

活阎王慢吞吞拔出佩匣中的阎王令）似乎手中并没注入真力。

风玉令其实是外型略加改变协雁翎万三不再橡回，端改成尖角形，像官府所发的令牌，份量比雁翎刀沉重，是邓手使用的重兵刃，双手没有数百斤神力，格斗时挥舞不了几下，就力尽劲消了。

长处是用来砍劈挡拦托，对方的刀剑不断也会连人带刃被震飞。

霍然的神情突然有了微妙的改变，浑身汗毛根根竖立。

依情势估计，两个魔头的对话，的确是由活阎王独自下堂动手，要活捉霍然。

霍然却感觉出凶兆，一阵心悸毛发森立。

人影似流光，刀剑似雷霆。

阎王令反而后发，而由夺命萧与其他三个人，先一刹那向堂下猛扑，半途刀剑出鞘，速度之快令人目眩。

灯火摇摇，刀剑攻击的风雷声惊心动魄，刀剑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形状，幻化为电火流光。

活阎王随后跟进，随时准备追击。

霍然在风雷及体的前一刹那，利用灯火摇摇视觉有变的瞬间，身形下挫、暴退。

这瞬间，他的剑吐出、隐没，闪动的剑光，像是一动便倏然隐没、消失。

速度打破视力的极限，就会有这种现象发生：光芒乍现乍隐。

“啊……”厅门口突然现身冲入的两个人，掷掉手中的刀剑，厉叫着身躯向两侧抛瘡，一个左手齐肩而折，一个断了右臂。

人影消失在厅外、一闪即逝。

“呕……冲抵堂下的四个人中，一个生了一张蠢笨鳃鱼嘴的人，左手掩住右肋下，踉跄的向前冲。

夺命萧姓萧，使用的兵刃不是萧而是剑，直冲至厅口，根本没有出招攻击的机会，霍然已在厅外消失了，其他两个人更没有出手的机会，像在替霍然送行。

“陈兄怎……么了……”

后面的活阎王，一把扶住了鳃鱼嘴同伴急问。

“我……我挨了一……剑……”

鳃鱼嘴中年人吃力地嘎声叫：“这……这怎……怎么可……可能……呕……救我……”

“这小杂种好精明。”

退回的夺命萧悚然他说，连嗓音都变了：“难怪两个老这栽了，咱们也……”

厅门人影重现，是一脸不屑的霍然。

“大爷早就知道你们这些位高辈尊、欺世盗名的混蛋不是东西，不敢和晚辈们公平拼老命，只会玩弄阴谋诡计保全你们的地位，怎么上当？”

霍然扬起血迹斑斑的长剑，堵在厅门威风八面：“我要用技巧和你们玩命，逐一替你们从江湖除名，让你们永远没有机会替皇帝和国贼江彬效犬马之劳。你们这种混世的魔头，替皇家和奸臣卖命做走狗，为祸天下更烈，除去你们也算是一场功德。”

一声厉吼，四个人狂野地疾冲而上。

一声狂笑，霍然一闪即逝。

他有勇气和潮水涌去的大批官兵拼搏，却不想和几个艺臻化境的混世魔头群殴。

他不会远走，人还没弄到手呢！

这五个魔头的武功，对他具有相当危险的威胁，他用八成真力御剑，以绝技发招，将那位长了鳃鱼嘴的人刺了一剑，竟然受到极大的抗衡阻力，只贯入那人的右肋下两寸左右而已，对方护体神功的抗力空前强韧，是他所碰到的高手名宿中气功内力最浑厚的一个。

也许玉面天罡的玄天神罡，可以和这人人相提并论，难怪那些侠义道高手名宿，不敢跑到南京来行侠仗义，都有自知之明，禁受不起大批混世魔头大张挞伐。

他不想逞能，不想五比一或四比一拼老命。

“逐一清除；他信心十足”；一包上；她可以任意切割这些混世魔头。

与人交手接触，他的经验愈来愈丰富，攻击发招的技巧也日臻成熟，感觉更是愈锻炼愈锐敏，一接触到对方的外发气势，便可估计出对方的压力是否造成威胁，以便采取最有利的行动应付。

这些混世老魔头阴毒无耻，对他构成相当危险的威胁和功力，对付这些老奸巨猾，不能逞匹夫之勇。

他暂且采取飘忽缠斗的手段周旋、忽隐忽现制造乘隙一击即走的机会，没料到刚离开厅门，箇个混世老魔不但不曾追击、及而消失在后堂，茬受伤的同伴也带走了，厅中只留卞两条断膏，这些老魔也是胆小鬼。

不配称一代混世魔头？分明是贪生怕死的鼠辈胆小鬼。”

厅中灯火通明，但鬼影俱无。

略一思索，他跃登屋顶，窜高纵低在附近的屋顶走了一圈，重新返回正屋的屋顶。

夜已深，各处市街的夜市早就散了，街巷中除了巡走的治安人员之外，不再有市民外出走动。

这座大宅占地颇广，足有十五六栋建筑，除了大厅仍然灯光明亮之外，其他的房舍皆黑沉沉灯火全无。

外出的走狗已被击溃，宅内的老魔们去向不明，此处秘探的巢穴本来就没有多少人，看来这些秘探已被迫放弃，派出的人不再回来了。

所谓秘窟，如果一旦被人发现，戴子能摹秘了，啡放弃迁地为臭不可。

他跳下院子，失望地准备离去。

一转身，眼角便发现光影有了变化，灯光透出大厅门，的确有人在厅门活动。

是一个一身白、白衣白裙飘飘若仙的女人。

“贝秋霞。”

他脱口轻呼，相距仅十余步，虽则灯光照在女人的背部，前面面貌不易分辨，但他一瞥之下，便知是贝秋霞，对这位美丽可爱的敌人，他怀有相当程度的好感。

贝秋霞也没让他失望，迄今为止\还不曾正式向恤郭手相搏，至少在表面上，并没把他当成不两立的敌人，用软手段和他周旋。

贝秋霞的出现，他并没感到大意外。

贝秋霞知道他要到南京盗宝，赶回南京通风报信是意料中事。

袭击金陵老店的人中，很可能有玄灵教主在内。

玄灵教主是贝秋霞的师父，说不定那天晚上，房内房外行法的人当中，就有贝秋霞在内。

大宅内到底有多少人，他并不知道，凭猜测该是夺命萧司令，司令人已经溜之大吉，大宅内应该人去宅空，贝秋霞怎么会事后再现身？他颇感困惑。

他必须再次与贝秋霞打交道，这次，；昆可能是最后一次了，但在，乙理上，他真不想毁了这个在他”乙目中曾经留下美好印象的女人中的女人。

贝秋霞在厅廊上等候他接近，毫无回避的意思。

“你也在这里。”

他站在阶下问：“你回来得很快呢！别来无恙？”

他恢复了书生气概，不再摆出亡命泼赖像。

“还好啦！”

贝秋霞在他面前，一直就没明显地流露出敌意，这次也不例夕)，笑容有，絮矜持：“我回来，上命所差嘛！你声称要到南京盗宝，对我”]具有强烈的威胁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，你和你师父玄灵教主，安丹：金陵老店的天罗地网，几乎成功地把我送入地狱。

“我发誓，我不曾参与。”

贝秋霞正色说：“安丹险陵老店袭击，主事人是苍龙丹士和他的一群弟子，家师与几位门人，担任夕限策应而已。

“哦！天涯三凤是奋勇冲入的主力了“。

“人手的调配我不清楚，但我知道天涯三凤不会奋勇打前锋，她们和我一样，对你又怕又爱……”

“什么？爱？”

他大惊小怪。

贝秋霞一脸啡红，因失言而羞态可掬：“没有什么啦！”

贝秋霞一挺酥胸，头一抬驱走了羞态：“我们这些随师在江湖闯荡的女人，那配称冰清玉洁？对敌我的意识，也不怎么强烈，对一个英俊勇敢的年轻异性动情，并不是见不得人的事。你在梅坞所展示的神勇，天涯三凤哪敢和你面对面拼搏？我也是，遗憾的是你我不能成为朋友，更糟的是我必须奉命行事。霍兄，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成为朋友。”

“恐怕不可能了，贝姑娘。”

霍然叹了一口气，他一直就没把贝秋霞当作敌人：“金笛飞仙师徒，以及五通神那些人，是不是被你们处决了？”

“她们算什么呢！那些人本来就不是好东西。我们在镇江设有中枢，她们陆续到达镇江，便被我们的人捉住了。五通神几个人颇为机警，居然发现凶兆，而且能成功地逃向扬州，但……”

“但仍逃不出你们的天罗地网。我猜，捉住他们的人，不可能是你们的秘探，而是栽在同道手中的。”

“软……”

“闹江龙。”

“噢！你知道……”

贝秋霞大感吃惊。

闹江龙是你们收买的走狗，我早就知道了，你们身边那个涵封怪，也是二三其德、出卖同道的滥货色。江彬另，混蛋真厉害，也确是了不起的将才。在京都，他控制了北地侠义道人士，在南京，他控制了黑道与匪类。假以时日，他很可能主宰天下江湖道，成为江湖之王，我非宰了他不可。”

其实他并不能证实，闹江龙是江贼所收买的走狗，没想到略一露口风，贝秋霞的态度就证实了他的猜疑！

“何必呢！”

贝秋霞叹了一口气：“江副大将军对江湖人怀有结纳的诚意，名利的给与毫不吝啬，这毕竟是“时做些江湖亡命最好的出路。”

“你在替他作说客？”

“是，也不是。”

贝秋霞用含情默默的眼神凝视着他：“是，是因为他向你开出两条件要我转达，不是，是因为我怀有私心，希望和你在一起成为亲密的朋友，你是我……我心目中的……

的……

贝秋霞脸红到脖子上了，说不下去转身往厅门走。

“江湖上真正的佳子弟并不多。”

跨将了，贝秋霞继续用柔柔的语音说：“霍兄，你是极为出众的佳子弟，天涯三凤是；E大胆很放浪的女人，她灯泊\$阔得飘。这次我回来积刚熄谈，从她”阳中，我可说是进一步了解你的为人，我觉得我一定可以众士要好的亲密朋友，只夕天涯三凤那种女人，才应该怕你。”

我这人并不可怕，对我怀有歹毒念头的人才应该怕我，霍然并肩入厅，

故意避免涉及男女感情的话题：反天涯三凤坑害了金笛飞仙那些人，她们最好趁早逃到天尽头躲起来。

“哦！你到这里多久了？”

“刚到片刻。”“噢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用音号传警讯，速度是非常快的，中山王府距这处中枢并不算遥远，这里是水西门附近的重要中枢，你出现在灯笼坊时，消息便传出了。”

“晤！也许你们消息的传递真的非常快捷，难道说，江贼就算定你能找到我，要你转达两个条件？”

“江副大将军是非常精明能干的。”

“好吧！就算他精明能干，有先见之明，非常了不起，他的两个条件是什么？”

“以一万两银子做礼金，聘请你做他的随从，返京时引你进大将军府的豹房，与皇帝亲近。其二是……”

“是什么？”

“霍兄，这是非常难得，极为优渥，错过了永不要来的好机会，一旦进了豹房……”

“其二是……”

霍然不为所动，紧追追问。

他们在等我的信号。霍兄……”

你可以发信号了，不关你的事，好来好去、我知道身不由己的滋味，你不可能背叛他们。

不需婢秋霞说破；他知道第二个条件是什么”权势愈大的人，要求也愈简单。不是得，便是失；不是死，就是活；要求非常简单明了，所需要的回答也非常简单明了。

“霍兄，务请三思。

贝秋霞娇怯怯地向他恳求：“机会稍纵即逝……”

“你的好意，我心领了。哦！有件事我想弄清。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们把我的女伴怎样了？”

“你的女伴？你是一个人到达南京的呀！”

贝秋霞愕然：“谁？不会是玉面天罡的女儿吧？”

“不要明知故问好不好？”

霍然不悦他说。

“霍兄，我真的不知道谁是你的女伴。”

“那天你们夜袭金陵老店，掳走了我的女伴。

“这……不可能的。”

贝秋霞摇头：“苍龙丹士的心爱女弟子，平白无故失踪了两个，所有的人，根本就未见有真的人和他们交手，毫无所获。霍兄，你的女伴也在房里？是谁？”

“就是在溪口镇，你示意要凌云燕用飞针对付的假小村夫……”

“原来是她，我们已查出她的底细了。”

贝秋霞恍然：“她是笑魔君的女儿，她父女在太湖活动不是秘密。泅州水怪已经知道她父女的底细，如果她父女在南京……”

“她父女来了，这也不算是秘密，南京的蛇鼠，都知道她父女在南京活

动。”

“闹江龙正着手布线捉拿她父女。”

“可能的。”

“闹江龙是我们的人。”

“我知道。会不会是那混蛋，把傅姑娘秘密掳走了。呷 p 怎么可能？闹江龙的人，并没参与金陵老店袭击。霍兄，离开她父女远一点，闹江龙如果要捉他们，就表示她父女可能是钦犯。”

“我知道。现在，你可以发出信号了”“霍兄，我抱歉。”

“我说过不怪你”“他们奉命死……死活不论，但一定要提头回报。”

“要他们来吧！”

“我抱歉，我抱歉……”

最后是一声娇啸，默默地凝视他片刻，幽幽地长叹一声～转身出厅在门外回顾再三，才依依地走了。

27

对某一个人产生好感，理智的天秤必然会发生偏差。

对敌人产生好感，必然会发生大麻烦，一旦敌意减弱了，肯定会发生轻微或严重的伤害。

“我真的很笨。”

霍然站在灯光明亮的大厅自言自语：“应该断然处置的，或者及时采取行动。”

贝秋霞从厅内出来的，他以为对方的人已经到达了。

现在，他发觉贝秋霞是独自先行抵达的，利用与他打交道的机会缠住他，替随后赶来的人争取时间，当贝秋霞发出信号时，后续的人才进入大宅。就在贝秋霞出厅的同时，大厅才受到包围。

如果早片刻离开，没有人能追得上他。

同时)争强的念头、也像怒涛般汹涌，他毕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。

“夜袭亲兵校场，其实也是好强的意识所驱使的。

他敢无所畏惧地来南京活动、明知要面对无数强敌，如果情况发生便示弱沼走、那又何必来南京丢人现眼？

假使他对付不了这些人，而且事先逃走；那么，他还有勇气去找江彬国贼？去找无道皇帝，江湖朋友怎，无胆的吹牛英雄？

被贝秋霞有计划地拖住，替走狗们争取时间，他并不后悔，只是觉得很笨，面对有好感喜欢的女人，敌我意识便减弱了，成了上了当的大傻瓜。

上了当便失去主动的好机，但他并不后悔。

他深深吸入一口气，剑垂身侧留心观察四周。

这种格局齐全的宽广大厅，有如一座大殿堂，有宽广的活动空间，可以尽量施展手脚，如果人手不足，根本不可能堵住所有的门窗出路。

江南式的厅堂，与北方的厅堂明显有所不同的，是门大窗多，而且大

多数是高大明窗。

江南不像北方的气候酷寒，很少有门窄窗小的厅堂格局，尤其是那隔厢的排窗屏窗，毁窗而出轻而易举。

上面的绘花承尘，也隔阻不了高手破空出困。

他心中大定，定下神冷然肃立，虎目半闭，用心灵、用感觉、用经验，搜索内外的动静。

最先传出微小声息的地方是后堂口，飘出两个啤灵似的人影，几乎无声息，像是幻影而非实体，出现在堂上并肩屹立，冷然居高临下向他注视。

然后是厅门外人影幻现，两男一女也脚下无声，男的跨入两尺高的门限，女的则是跃起飘入的。

灯光明亮，烛台的火焰不曾摇曳……

他张开了虎目，移至右面的一根厅柱下，眼中押米炯炯，也冷然向前后出现的人注视着。

堂上的两个人穿青道常服，头上戴了代表高级道家权威的九梁冠，佩的七星童！装饰华丽，手中有颇带仙气与权威的白马尾拂尘。腰间有大型宝乾坤袋，袋夕有一片：画了符篆的十二支小杏黄旗。

厅门内的三个人，一个戴了箍住高发髻的尺余高法冠，穿大红袍红色金栏大袈裟的活佛，手中转动着中型转轮藏，腰间另佩有尺余长的金冈（杓），尺余长的镶金人骨笛，另有一把镶宝石柄的法刀，浑身有不少零碎。

另一位穿朴素的青僧便服，没披袈裟，顶门光光，戒痕闪亮，身材结实，手点一根禅杖。

女的徐娘半老，风华醉人，绿衫绿裙，粉面桃腮美艳而高贵。佩的鱼！也装饰华丽，鞞口三寸像是用珍珠嵌成的图案。

两厢的后面有声息，但不见有人现身。

所有的人皆不言不动，都成了石人。

烛火开始有了变化。开始小有摇曳，也似乎光度稍弱了些，可能是心理作用，其实光度并没改变。

气温逐渐下降，感觉中单衣不胜寒。

他的目光，转投注在堂上的两个老道身上。

两个老道年纪不小了，从道冠上的估计，应该是道官，品级如不是提点，就是正一；或者称大真人、高士。可是，穿道常服有点自贬身价了。

像堵住厅口那位活佛，可能是国师级的喇嘛，穿的红教法服就适合身份，至少品级不低于王法或佛子。

至于那位穿僧便服的素老和尚，很难辨另！身份地位。

反正由江彬引进豹房，跟在皇帕边鬼混的人，身份地位绝不会低，至少应该是阐教，更可能是善世。

两老道的鹰目极为慑人，眼神好冷好冷，也锐利得像可透人肺腑的利链，可彻骨裂肤的利刃，一触及这种目光 = 浑身会平空感觉寒流袭体，毛骨悚然。或者，像被僵死慑住了。

他一点也不受这种具有惊魂慑魄、可撕裂精神意志魔力眼睛的震慑，开始敛神内视，手中沾有血迹的长剑，徐徐升起锋尖。

那位长了一字眉，留了络山羊胡的老道，阴森森地举步下堂，冷如寒冰的目光紧吸住他，在丈外冷然止步，拂尘轻拂了两下。

“你把我两个心爱的女弟子怎样了”老道发话了，一字一吐，每一声皆

有如利链，从耳膜钻向脑门，令人发生痛楚与晕眩感，但声音其实并不大，也不高亢，但震波却十分怪异，像是深压在地底九幽已久，突然从某处缝隙中迸爆而出的声音，带有诡异的鬼气，有一种诡异的劲道打击头脑。

他感到奇怪，倒不是被这种慑魄的声音所撼动，而是他联想到贝秋霞透露的讯息，与这老道的话所透露的用意，令他感到困惑。

显然，傅玉莹并没落在这些人手中。如果这些人掳走了傅玉莹，为何不用人质来威胁他就范？

老道反而向他质问女弟子的下落，那晚他自顾不暇，生死难料，哪里会有闲工夫捉人呢？

贝秋霞见过傅玉莹，知道傅玉莹的底细，傅玉莹如果被捉、情势与局面可说已被这些人所主宰控制，老实说，他还没有周全的应付对策呢！

“金笛飞仙师徒，以及五通神那些人，都是太爷我的朋友，你把我的朋友怎么了？”他反问。

贝秋霞已经明白他说出，金笛飞仙那些人的遭遇了，人到达镇江，便不幸地进了网入了罗。

无穷杀机已从心底涌升，他等老道正确的答覆。

“处决了。”老道慑人的声音更缺乏人味了：“这些危害治安的匪类，杀无赦绝不宽贷。”

“闹江龙难道不是匪类？”

他紧迫质问。

“他们已改过自新，替朝廷维持治安。”

“涇州水怪是参与在德州抢劫快马船众匪群之一。”

“他并没登船抢劫，替朝廷追缉匪盗将功折罪。”

“以匪制匪，你们的手段的确厉害。但金笛飞仙那些人，并没抢劫任何人，你们……”

“闭嘴！是你唆使她们来南京盗宝的。”

老道喝阻打断他的话：“你是主谋，她们已经招供，指证你是胆大妄为、无法无天的悍匪。”

“所以，你布下在天罗地网捉我。我想，你就是什么苍龙丹士了。”

“正是贫道。恶贼，你愿改邪归正吗？把贫道的两位女弟子交出，贫道网开一面……”

“你们的罗网已经布妥，不会开启任何一面。妖道，你还没问我愿不愿饶你呢！我那些朋友在泉下的鬼魂。正等我替他们报仇索命呢！”

“你这恶贼仅凭一点点匹夫亡命之勇，就敢大逆不道妄想盗劫朝廷珍宝？孽障罪该万死……”

拂尘一动，蓦地声如天风降临，无恃的暗劲潜流，有若怒潮爆发，罩住了扬剑屹立的霍然。

他飞退丈外，衣袂飞扬猎猎有声，宛若被狂风所刮，硬生生被涌退出丈外。

大厅似乎陷入风雨中，灯火摇曳明灭不定。

“噢！”苍龙丹士讶然惊呼。

估计中，霍然必定会飞摔出三丈外，甚至会飞掣在墙上成了扁鸭。

这一记神功碎然一击，足以将霍然的五脏六腑，震成一团烂肉，骨碎肉烂只留下将腐的皮囊，作为示众天下的警世死尸。

霍然仅飞退丈外，竟然能稳稳地屹立。

老道左手一抖，大袖飞扬。阴风再发，数道金虹破袖而出。

霍然的身影倏然幻没，出现在左面的大厅旁，五道金虹失去目标，回头反飞返回老道的大袖内。

“孽障果然有几分神通。人苍龙丹士厉声说，插妥拂尘拔出七星松纹古定剑。

“道友，群策群力”另一老道在堂上副：“这孽障已练成元神分身遁术，隐现能在同一瞬间完成。道友的神通，仅能御神追逐他的精魄，而他的精魄已经不存在了，道友一个人以神逐神，蹶不住他的。”

这位老道的意思，是大家联手一起发动。

这是犯忌的事，大伤苍龙丹士的自尊，来的这些人中，都是身份地位高高在上的名宿，每个名宿都是身怀绝技狂妄骄做目无余子的高手中的高手。

彼此之间为了争宠，本来就勾心斗角面和心不和，对付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初生之犊，劳驾名宿出手已经自贬身价了，哪需要其他的高手名宿加入围攻？

“没你的事！”

苍龙丹士怒叫：“你们只须防备他遁逃，我要把他化骨扬灰……”

话未完，身形倏没，同时幻现在霍然身前。

糟了，身形刚幻现，伸出的剑还来不及挥动，抬起的左手也不曾升至出手的部位。

电光一闪，传出的异声如击金鼓，轰一声清鸣，电光没入苍龙丹士的咽喉~电光是霍然发出的沾血长剑，他的左手爪五指，半屈半伸，所发出的可怕潜劲，已在苍龙丹士幻现的千瞬间，控制住妖道的灵智与肉体。

这是说，苍龙丹士幻现的同一刹那，已受到无恃的潜劲所笼罩控制，这电光石火的刹那间，苍龙丹士已成了网中的死鱼，发不出任何自救的神通，武功和道术，突然被束紧压缩，却又无法达到缩至极限，猛然爆发的境界。

这有如发招攻击，招式走空，余势已尽，真力来不及收招变招的情况相同，正是盛衰交替的最危险境界，那种力不从心的无力感会令人发疯。

剑击破护体神功的异响，证明苍龙丹士可能已具有降妖伏魔的护身罡气。

霍然的平凡长剑，竟然贯穿了苍龙丹士的咽喉。

一脚将苍龙丹士的尸体踹倒，他移位到了厅正中。

第一次下杀手杀人，他的心多跳了两下而已，没有丝毫自疚感，心底的杀机反而更为汹涌澎湃。

金笛飞仙师徒，以及五通神凡个人的死，让他深感歉疚，这一剑代表他的内疚得到舒解，代表他勇往直前的勇气和决心，代表他来到南京的目的，不达目的绝不甘休，是他迈出翻天覆地的第一步，只有前进没有后退。

苍龙丹士的尸体刚应脚飞起，身后已罡风压体，无形的强劲压力像崩山般倾泻而至，无穷刚猛的潜劲撼动他的心魄，护体神功有骤然爆炸的现象发生。

兔死狐悲；苍龙丹士中剑的瞬间，其他的人不再理会身份颜面，不约而同发起攻击，已感觉出苍龙丹士凶多吉少，本能地出手抢救。

生死须臾，抢救不及。

绝顶高手行致命一击，速度快逾电光石火，即使站在一起的人，也来不及策应抢救，眼中看出危险，行动却跟不上卜意。

霍然一声低叱，一招回眸反顾硬接身后攻来的潜力万钧传出慑人心霍然飞震出丈外，脸色泛青，马步不稳，几乎挫倒在大柱下。

从后面攻击的人，是那幕老和尚，禅杖佛冠式的杖头崩碎飞散，急剧挫退六七步，脚一软刹不住马步，仰面撞倒在壁根下挣扎难起。

同一刹那，霍然向下一挫，仰面便倒，剑贴着脸孔向上吐出，用的是双手。

躺倒时身躯仰面后滑，剑刺入高贵艳丽美妇的小腹，美妇的剑几乎擦他的发舍掠过，他下挫躺倒的速度如果稍慢一瞬，脑袋必定被美妇的剑贯穿。美妇呕了一声，仆倒在他的身上。

他收左手抓住美妇的大腿一甩，美妇的身躯翻转向侧飞起，撞向冲来的另一名老道。

老道吃了一惊，闪身躲避出左手横挡，没料到剑光一闪，从美妇的身下吐出，贯入老道的右大腿外侧，贴骨穿透前后，肌肉西面开孔。

一声狂叫，老道“一跳两丈远，再单足急跳几步，便到了大开的厅门口，右大腿鲜血泉涌。

霍然一跃而起，面对着挥动转轮藏，左手已拔出金刚柞的大活佛，藉跃势借力加力，手中沾满鲜血的长剑，幻化为光轮破空激射。

尺余长的金刚杆，恰好从大活佛手中飞出。

这玩意柄重尖轻，又笨又重，用来象征降魔驱鬼摆摆样子并不难，用来格斗可就唬不了人了。

可是，从大活佛手中发出，却形如活物，而且速度快得像一道异虹般挟风雷破空而至。

“挣”一声暴响，飞旋的剑靶与金刚柞骤然接触，剑鞘崩碎折断，金刚柞也翻腾着斜飞。断剑略为折向，旋转更急剧。

大活佛已来不及闪避，大吼一声，转轮藏慌乱地一抬，本能地格挡飞来的断剑。

轰然一声大震，火光炫目，烟火飞溅，转轮藏猛然爆炸，里面盛藏的喷火法宝，因猛烈撞击而自行爆炸，声响震耳欲聋。

大活佛浑身是火，狂叫着满地乱滚。

霍然斜冲出两丈外，砰一声撞破了右厢的大屏窗。

“救……我……”

美妇躺在地上，掩住小腹求救。

退至厅门口的老道，向反弹倒地的霍然奔去。

霍然精力行将耗尽，元气大伤贼去楼空，刚挣扎着站起，手脚发软眼前发黑，老道已狂风似的扑到，他已无力招架，手中也没有兵刃可用。

老道右腿肌肉受伤，仅行动有些不便而已。

“你得死……”

老道凄厉地喊叫，剑伸出了。

厅门人影冲入，一道电芒破空而至，奇准地贯入老道的背心，老道仍挺剑前冲。

撞毁的大屏窗有人钻入，及时抓住了霍然的后腰带向们。

抓他的人同时急叫。

他本想拼余力反击，闻声精神一懈，呼出一口长气，任由拖他的人将他向右边拖出丈外。

老道从破屏窗冲出，砰然倒地。

进来了不少人，一位画了花脸，穿了劲装，曲线玲珑的女人，一剑刺破美妇的咽喉，连眉头也没皱一下。

“是……你们……”

霍然心神一定，踉跄站稳。

他只是脱力而已，电光石火似的极短期间，他连续攻击几个武功与道术盖世的名宿，不得不竭泽而渔全力施展，精神与肉体将近崩溃边缘。

在大群走狗涌入前宅的同时，十二位男女也从宅后远走高飞。

霍然仍有余力行走，但飞檐走壁得靠笑魔君助一臂之力，街巷禁止夜间行走，有治安人员巡逻把守，必须从屋顶脱身。

帮助他的人是笑魔君，危急问，用梭子镖毙了老道的人是飞天猴。

冷酷地杀死美妇的画花脸女人，是也会邪术的幽冥玄女。

飞天猴共来了十一个人，包括笑魔君和分水神犀。

笑魔君居然与飞天猴一群剧盗走在一起，颇令霍然惊讶。

这位老魔其实不配称魔，只是对好恶的表现态度十分激烈，被人戏称为魔，而且干脆以魔为绰号，哪屑与剧盗攀交情？

也许，老魔因爱女失踪，人孤势单急于找人相助，不得不与剧盗合作吧！

但霍然发现不时助他登高纵低的老魔，神情愉快笑容常挂，不像是担忧爱女安危，不得不勉强与剧盗合作的人，颇感纳闷，但不便询问。

飞天猴的同伴中，有人对南京的地形相当熟悉，不时降下黑暗的小街巷，窜走的速度甚快。不久，从一座大宅的后园跳墙而入。

宅内有几个人接应，而且派有警哨，行家一看便知是一处藏身的秘窟，大概是剧盗们的临时垛子窑。

有酒有菜，是恢复精力的最佳法宝，将近三更正，第一件事便是进食。

飞天猴只替陪主客的五位弟兄和朋友引见，其他的人在另一间小厅进食。

做贼的人最好隐起身份，知道底细的人愈少愈好，因此霍然不以为怪，他也不想进一步认识其他的人。

分水神犀和幽冥玄女都是陪客，老相好不需引见。

“老太爷，你怎么和这些家伙走在一起的？”霍然一面进食，一面向笑魔君问：“我猜，这些家伙一定跟在我们后面来的。”

“哈哈！霍老爷，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你们的行踪，完全在咱们有效的控制下。”

飞天猴大笑：“有恩不报非君子，有仇不报在为人，咱们枢些亡命，对恩仇特别重视。不论是恩是仇，跟在你们唇面伯中照料，固然是道义在肩，同果没有你，咱纳仇也回复无望。因此，在下召集了不少人，只要你受到威胁，咱们就立即策应，够朋友吧。”

“狗屁！”

霍然笑骂：“怎么不说存心不良，跟在我们附近趁火打扑。”

“哈哈！这叫作公私两便。如果我们不是躲在暗中，怎会知道傅姑娘的下落？傅老前辈得到闹江龙是秘探走狗的消息，等于是间接救了我们的命。

本来我们一到南京，便知道他在南京隐身，本来要找他合作的，几乎一头撞进鬼门关，投桃报李，所以我们愿意为傅老前辈救回爱女。

“哦！你们知道傅姑娘的下落？”

“他们知道。”

笑魔君笑吟吟他说：“他们藏身在暗处，不进行其他的活动，因此旁观者清，消息特别灵通，所以我信任他们。”

“人真被他们掳走了？”

飞天猴接口：“是被另一批人秘密掳走的，水西门秘密的人并不知道。苍龙丹士是那晚袭击的司令人。他的人都不知道。这些替皇帝与国贼江彬卖命的走狗，彼此之间勾心斗角乱得很呢！”

“难怪这些人，再三否认掳走了我的人。傅姑娘被囚禁在何处？是否有立即的危险？”

“囚禁在中山王府，目下皇帝正在王府快活。”

“飞天猴信心十足他说：“危险是免不了的，是否急迫就无法估计了。傅老前辈今晚动手抢救，袭击、救人、进退等等计划，都准备妥当了。你精力还难以复元，可以到预撤出城的地方，和我们负责策应掩护的人在一起，守库撤退的那一段城墙……”

“你是见了鬼啦！我哪需要等候恢复精力？”

霍然粗心大意，大感不耐：“我打前锋，把南京闹他个天翻地覆，要闹就闹大些。”

“谁知道中山王府囚禁人的地方？”

“我知道，在后花园。”

“分水神犀大拍胸膛：“用头我就可撞开囚牢门，我当先。”

霍老弟，你去找皇帝，把皇帝身边的高手名宿与侍卫吸引住，救人的事，由分水神犀与傅老前辈负责。你如果吸引不住他们，救人无望。”

“小子，我们都策划好。”

笑魔君笑容依旧，毫不激动：“或者我可以和你一同去找皇帝，我相信配合你并无困难……”

“吸引那些杂碎的事我负责，老太爷你不必参与。”霍然傲然他说：“那些人奈何不了我，多一个人反而活动受到牵制。事不宜迟，略为协调赶快动身。”

他没发现有些人在暗笑，加快进食显得急躁。

救人如救火，他明“能不急躁？”

娘娘，他一直就，急如焚，傅娘成了他时间宝罩，略加协调便分批动身。

问问中山王府号称南京第一广厦，占了南城的一半。

府在南城的中央，东南是贡院（夫子庙）。再往东过秦淮内河，是最大的东花园。

目下东花园至贡院街的一盅河面已列为禁区，码头河两岸泊满了皇家船只。

正德皇帝如果在中山王驾，经常在码头一带，带了一些护驾侍卫与佞臣钓鱼，所以码头后面另“条J、巷，当地居民改称为钓鱼巷。

这位皇帝喜欢渔猎（包括捉女人也称渔色”后来从南京返驾，终于在

淮安清江浦积水池钓鱼翻了船，导致风寒入骨，病沉返京，不久崩于豹房。

王府距东花园仅两里左右，沿途三步一岗五步一哨。

码头看管船只的警卫同样多，任何百姓休想踊池一步，犯禁者格杀不论，连官员往来也需携腰牌与通行证。

王府如果有警，而且恰好正德皇帝在王府，驻守码头区的警卫们，必定调出大半至王府戒备。

假使码头有警，王府的警卫也将派人赶来处理。

霍然打前锋，先行出发。响城一带的街巷他相当熟，不需飞天猴派人领。

他先出发，怎知道后面是否有入跟来？

三更未，王府灯火通明，警卫森严，除了巡逻的人，每个警卫皆各守岗位，没有闲杂的人走动。

届一处警戒区都是三人一组，组与组之间皆保持目视连络，任何一组出事，邻组皆能及时发现。

要想潜入如此警戒森严的地方，想闯入难似登天，但王府占地太广，数百栋各式各样楼房星罗棋布，里里外外处处栽有花木，武功超绝经验丰富的夜行人，处处皆有隐身的地形，接近并无困难。

黑影像幽灵，从西南角的房舍悄然潜入，外围的警戒毫无所觉。

只有一个更次活动，时间实在不够……

飞天猴选择三更未入侵，不像一个有经验见识的剧盗。

回西水门附近的秘窟受到骚扰，住在王府的人怎能安枕、议事厅内灯光如昼，里里外外人群你来我往，但没有人敢大声喧哗，以免惊动在内府住宿的正德皇帝。

先后已派出三批人前往缉捕凶犯，也先后传回令人心惊胆跳的消息，死伤之惨空前沉重，详细情形仍然无法知番。

第四批高手派出了，朱（江）彬与十余名大员，仍在议事厅坐镇，在座的三十余名行动负责人，不断计议商讨对策，总计不下五十个人，一个个心惊胆跳坐立不安。

这些大员中，有一半是不三不四的便装人员，僧道俗俱全，有男有女，老少兼备、一看便知不是好路数。

江贼的住处有多处，白天他必须跟在皇帝身旁张罗，役使文武百官，由他的心腹在各地胡作非为。

夜间的宿处，通常在皇城的锦衣卫甫镇抚司衙门，或者亲兵校场十二团营的军帐。

如无必要，他不在中山王府走动，原因是魏国公徐鹏举不买他的账，虽则徐鹏举并不敢激怒他。

自从亲兵校场营区受到袭击之后，他不敢再在该处住宿，为了积极准备将载珍宝的私有船只偷偷驶离码头，他不得不在中山王府委屈地住几天。

西水门附近秘窟的人，是他的最忠实走狗，负责策应运宝船偷越的重任，极为重要，居然受到不明人物的袭击，而且死伤惨重，他又气又急，激怒得快要发疯了，亲自指挥心腹爪牙应变。

第一次警讯传回，证实袭击的人是大爷霍然，这位权倾朝野的大好，气得暴跳如雷。

第二次警讯传来，报称派出的第二批人，进入秘窟便无动静，可能已经全军覆没了，眼线探哨不敢进入踩探，详情尚待调查。

派出的第三批人，正是大活佛与两妖道，五六个顶尖的高手名宿，怎么可能进去之后就毫无动静？

第四批人已走了许久，人数最多，所有的人等得心中焦躁，也心惊胆跳。”

高坐公案上的江贼，不断地猛喝茶水，心中焦躁的人，常会感到口渴，喉间发紧，心跳不正常。

他是见过大风浪的人，应付刺客有丰富的经验，今晚他的公案两侧，就有八名高手心腹拱卫“座后，有四个武功出类拔革的人，保护后方的安全。

“”。‘这个活神仙苍龙丹士，到底在干些什么？’”

他拍着公案怒叫：“那姓霍的泼贼）一到南京现身，便该立即围捕正法的，他偏要逞能，布什么鬼炼魂阵活擒问口供，反而损兵折将遗患无穷，让那泼贼闹到身边来了，像话吗，他真能干呢！”

“长上。也难怪老神仙逞能。”

堂下右侧长案的一个高瘦老人说：“那泼贼在码头闹区，傍晚旅客众多时光落店，派出大量人手围捕，不悛惊动全城，而且成功的机会不大。老神仙布阵失败，可知这泼贼委实不易对付。”

“这泼贼既然扬言要来盗宝，为何四出骚扰？天杀的混蛋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认为他盗宝是假。”

“什么是真。”

“志在长上。”老人苦笑，“声东击西。”

“你认为袭击亲兵校场营区的人是他？”

江贼居然脸色一变。

“有此可能。”

老人加以分析：“冲入帐的刺客，使用铁手棍，伤人而不杀人，死的人是被另一群匪徒所杀的。长上该记得宋大人从大湖传回的详情，刁。泼贼的确伤人而不杀人，所以，很可能是他。负责调查的人，指称可能是宁王的密谍，恐怕靠不住。……”

“可一不可再，他最好不要再来。”

江贼咬牙切齿：“我要将他化骨扬灰，剥他的皮做坐褥。

你们记住，不要砍坏他的头，我要将他的头骨涂漆留来把玩，甚至用来做夜壶。当年围攻南京，把梁武帝饿死在台城的侯景，就是被湘东王萧绎，将他的头煮烂，漆了头骨用来把玩的，这泼贼胆敢……”

一声惨叫传入，打断了江贼的话。

所有的人，都变色惊跳而起。

“有奸细……”

狂叫声接着传入。

警哨声此起彼落，外面大乱。“十二个随从，迅速地拥着江贼溜之大吉。

霍然怎知皇帝住在何处？

即使是大白天，要逛一趟中山王府，一天恐怕也无法走遍各处。

他像感光的飞蛾，本能地向灯光明亮处摸索，地形不熟，又不能先对

付警卫、无巧不巧，被他摸到灯火最盛的议事厅。

江贼不是他今晚的主要目标，偏偏又摸至“江贼的会议处所。”

江贼应付刺客经验丰富，想得到必定碰不上头。

天色不早，时不我与。他必须吸引府前面的侍卫，策应到后园救傅玉莹的人，所以不再偷偷摸摸浪费时间，看至！大楼前御林禁军屏歹（戒备的情景，便知道找至（重要的中枢要地，很可能皇帝仍在里面，与大群美女会开无遮，通宵达旦快乐逍遥。

他气涌如山，从楼前不远处的上座花棚下窜出，劈面碰上右首花台一组三人警哨绕来，双方一照面，不远处灯柱的一串大灯笼光度明亮，警哨一看便知他不是自己的人，立即冲到。

他不再妇人之仁，剑猛然左右分张，风雷乍起，剑光如匹练，奇准奇快地划过两名警卫的咽喉，左掌同时吐出，用劈空掌攻击第三名警卫。

第三名警卫不知道他用劈空掌攻击，一面冲上一面拔绣春刀，突然发现他伸掌，本能地扭身略闪，反应出乎本能，极为锐敏迅疾。

掌劲远在丈五六外及体，重重地击中警卫的右肩，肩涓，内陷，警卫斜退丈外，发出痛苦的凄厉叫号，非常尽职地用叫号声示警。

所有的警卫，都是按地势配置的，必定与邻近的两组保持有效的目视距离，任何一组发生状况，相邻的两组必可看到变化。

引起的混乱十分激烈，他奋勇冲向大楼前的石阶，挥剑硬闯左右分列的八名警卫刀阵。

剑不是闯阵的好兵刃，但在他手中，比刀的威力毫不逊色，冲刺砍劈剑使刀招，真有雷霆万钧的威力。

已开了杀戒，他心中的障碍已经排除，痛下杀手毫无顾忌，勇力与技巧精准圆熟；发招如获神助，一冲之下，八名警卫倒了五个。

冲上阶，里面的人才蜂涌而出，他排众直入，有若虎入羊群，所经处波开浪裂，一口气劈翻了十几个人，冲入广阔的宏大厅全。

邻近的崇恩阁，也传出呐喊声，两个画花脸的人，一个用浑铁手杖一个用剑，来去如风，相互交叉掩护。”见人就杀。

接近房舍，便投入一两颗纵火的青磷毒火弹，引火制造更大的混乱，一击即走四处乱窜，逐渐接近霍然活动的地区。

中山王府像被戳破了蚁窝，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何种灾祸。

“有几座房舍出现火舌，烟雾开始弥漫，家将、兵士、侍卫。帮闲，不但要拼命寻找刺客搏斗，还得拼命扼守皇帝的寝宿处，而且更需奋勇救火，全府鼎沸。

霍然是强攻，两个花面人采取游斗，居然在会合之后，配合得极为圆熟。

一旦两个花面人被可怕的高手堵住，霍然便立即赶到、切入，剑下无一招之敌，所向披靡，奔东逐北如入无人之境。

同一期间，王府东花园的警卫们，纷纷整队赶往王府赴援，码头区也派人前往王府守备。

三十余名赤着上身，身上携有各种物品的人，在分水神犀与飞天猴的率领下，一部分人登上两艘运宝船，砍翻了守船的人，架起桨驶离码头。

其他的人一部分向码头的警卫发起雷霆攻击。

一部分人分别纵火焚烧其他的船只，阻断了航道，不许船只追赶驶走的宝船，制造更大的混乱。

警锣声与号角声，震撼着沉睡了的南京城，全城开始戒严，像是乱世有贼兵犯境攻城。

28

同一期间，十余名蒙面人，毙了把守水西门以及把守西水门的官兵丁勇，用巨斧砍毁了闸门锁与城门锁，升起西水门水闸，原来流量仅有一半的秦淮内河，流量增加了一倍，水势汹涌而去。

在秦淮内河下航的船只，毫无疑问速度可以加快了许多，毫无阻碍地出城远扬。

太平盛世，南京是；日皇都所在地，不论官兵或民众，毫无乱世的心理准备。一旦有人有计划地组成有强人实力的亡命，突然作乱发难，十之九可以成功得手。

、两艘被动走的卫风快船，在水门内侧接走了十余个蒙面人，驶出水闸门，顺风顺流冲出水口，冲入外河，向上新河飞驶，鸿飞音。

中山王府人声鼎沸，杀声震撼南城、浓烟侧起，火光烛天。

惊醒了的市民，以为中山王府失火。但王府有自己的人，不需街坊的救火人员进入王府，而且御林禁军正在出动戒严，没有人敢外出走动自找麻烦。

“霍然负责策应，主要任务是吸引侍卫们追逐，因此他东窜西奔，见人就剑劈手抓指东打西，不管东南西北，任意所为，找人多处冲杀。

两个花面人跟在他后面，像两个疯虎张牙舞爪。

他不清楚王府的建筑格局，大小百余栋建筑难分方向，不知道轰（底有多少楼房，奎（底有多少庭台园林花榭，反正能走则走，不能走就跃登屋顶飞越。

赶散了一群侍卫，越屋跳落一处花木扶疏的大院子，对面灯光。昼，有不少人高举许多巨大的黄色大灯笼。宏大的门楼与两廊，也挂满了一排排云纱宫灯。

甲士共有三重；都使用长兵刃，戈乾金枪都是重家伙，人数真有两三百之多，兵刃前指阵势森严。

阵前缘，另有穿了不三不四各样装束的人，三个一群五个一组，形成阵前的零星斗阵，严阵以待。

后面宏大的（]夕）廊上，两卫密密麻麻，拥簇着一个仅穿了宽大黄博袍的人，这人手中居然有一把雁翎刀，三十余岁正壮年，满脸横肉，身材倒也雄壮。这人后面，也有一群不三不四的人，僧道俗俱全，有男有女。

这些不三不四的人，正是皇帝在京都设在皇店街大将军府豹房的弄臣们。

三人往下跳、便陷、这一面的兵将拼命阻罕、围攻，杀声震耳。

对面的阵势不为所动，严阵以待。

中间相距约有三百步左右，喉子之犬可想耐饥中间是平坦的花砖地，四周是树木花坛、花台、花棚。

左右涌出两队箭手，在广场中，乙列阵，一阵梆。向，箭如飞蝗卜目标不仅是霍然三个人，附近拼命和他”懒斗的人同时遭殃，第一波箭雨，便射倒T+人以上。

“不能冲，退！”

高大的花面人，用怪嗓：“这是雕翎，可贵重甲，危险！”

霍然本来已向前冲出三丈，也被箭手敌我不分的手段所震肾断然放弃前冲，疾退入后面的房舍，冈所退在乱箭的前面，乱箭射在”=窗墙壁上，声如暴雨打残花，中箭的人纷纷狂嚎走避。

他打破屋右的窗户钻出，跃去右面房舍的屋顶。

房舍夕咽的大树与屋齐高，广场的箭手看不到屋上的景物，当然也看不到人。

“那边的人一定是皇帝，我非找他不可。”。

他向罕上来的两个花面人说。飞掠而走，要绕到前面的大楼，准备从飞檐抢入楼内。

“再不退就天亮了，去不得。”花面人急叫。天一亮，恐怕就走不了啦！

“给我几颗青磷火弹。”

他咬牙说：“我不甘心。”

两个蒙面人同时递出手，他无暇察看，放下剑接过六枚溜卵大的青磷弹，双脚踏揖瓦西、默淳神芦力卑有臂”逐一将弹投向两百步外的大楼前。

第一枚毒火弹在甲士列阵的左翼爆炸，毒火四溅，刺鼻的磷烟迸涌。

毒火沾在盔甲上，除了脱甲别无他途，沾在手脚脸部，必定皮焦肉烂。

“啊……哎……”

惨叫声大起。

阵势大乱，人群狂乱地退入厅堂。

走！下次偷偷地来。他不得不退走，直咬钢牙：“我非找这该死的混蛋皇帝不可。”

落屋后，是一座小花园，劈翻了五个搜索的侍卫，向对面黑暗的屋影飞奔。

且战且走，直奔王府的西南角。

我得到后园看看，他沿一条花径飞奔，四面察看进路，不知老太爷救人的事是否顺利，我不放心。”

“分工合作，各负其责。”

花面人的佳嗓音在后面说：“你一去，不啻把武功可怕的侍卫往后园引。信任老太爷，好吗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缎有可是。！临时更改计划，章法一乱大事去氢你愿意负失败的责任吗？”花面人怪叫。““你这家伙火气还不小。”

他不悦地哺咕。

他只认识下天猴的几个人，根本不知道飞天猴至帕有多少人手可用。

这两个一高一矮花面人，穿了两截灰衣，一直就跟在他后面搏斗，黑夜：瞰以分辨是人是鬼，他也无暇分，乙留意，惨烈一搏杀他哪敢心有二用？

所以不知道这个人是何来路，只知两人的一剑二杖；在潮水似的侍卫与走狗疯击中，可以独当一面派得上用场，至少不需他多费心照顾。

“我知道你关心则乱。

花呵人口气柔和了些：“但大局为重，你只要尽你的力量，完成你该完成的事，局势便可有效地控制。老大爷见多识广……

讨·戈！周详，顺遣将胜算在握，救人必放，好了。前面如卜……。”

“声沉叱，他剑化长虹猛))墙焊下闪的三个人民人与夕1浑而为一，向前一仆贴地前射。

三枚暗器从三方向他集中，像三道难辨的暗芒，从他的背部上空，间不容发地掠过。

童光地飞旋，乍升沉忽左忽右，三个人影几乎鱼贯倒下了，六条J、腿撒了一地，求救的号声惊，乙动魄。

“向右走！”

花面人指示走向。

不久，沿途不再有人搜索，已经远严斗场，火光也被高楼大厦呼，只有天空反映的红光透T，兰十步内可珠景物，对意在脱身的人不利。

“从屋上走，跳落小街便可脱身了”花面人脚下已有点不稳，勉强可以跟在后面，精力耗损过巨，再不及早脱身，可能就走不了啦！

跳围墙固然容易，但前面一段短草坪容易受到围攻，登屋风险小些，至少屋顶不可能有大量人手埋伏，受到围攻的机会不大。

他不假思索向房舍奔去，一鹤冲霄扶摇直上，脚一，沾瓦面，突然心潮汹涌，心生警兆，身形再起，后空翻鱼龙反跃，大喝一声，手中剑破空下飞，急剧翻腾幻比为环，有如雷电下击。

三个黑影从不远处的屋角，以眩目的速度掠出，恰好截住两个花面人，花面人还没到达起跳的位置。

高的花面人发现人影扑到，仓卒间一杖急挥，把最前面的人逼退丈外，却被第二个人乘机一剑长驱直入，闪电似的近身了。

近身攻击，杖便失去了优势陷入危局。

花面人反应超人，百忙中杖尾一挑，冒险自救，居然“挣”一声巨响，杖尾幸运地与及体的剑尖接触，劲气一进，两人同时斜震出八尺，生死间不容发。

第三个人找上了矮花面人，远在丈外双掌齐出，不用兵刃攻击，黑夜中突然用劈空掌远攻。

矮花面人的剑刚升起，等候对方扑上，却没料到对方在剑一挥剑气迸发，挡住了第二记劈空掌力，掌力泄散声像是罡风掠过林梢。

这人身形续进，第三掌即将近身吐出，没料到光环自天而降，剑尖奇准地拂过顶门)脑袋突然中分，向前一栽，把身形踉跄的矮花面人撞倒，两人跌成一团。“去你们的！”

自空而降的霍然，一脚踢在与高花面人交手的劲敌头盖骨上，天灵盖下陷，人向下挫。

霍然急降而下，一把夺过这人的剑，一声沉叱，剑化激光射向第一个人，剑出如穿鱼，锋尖贯胸透背。

呐喊声传到，人影掠走如飞，足有十余人之多，向这里急抢。

“你……你们走……”

吃力地爬起的矮花面人嘎声叫，举起抖动的剑，用意是掩护霍然和高花面人脱身：“我挡……挡他们一……挡……”

话未完，站立不牢向前一栽。

霍然已看出有异，一闪即至。

“五毒阴风掌！”

他惊叫，嗅入异样的怪味。

他不假思索地拖起矮花面人，扛上左肩抱住双腿弯。

“快走，我断后，快！”

他向高花面人急叫：“上屋，不要回头。”

高花面人不知同伴被他扛在肩上，应声飞跃登屋。

一声怒啸，霍然一剑劈翻了追得最快的第一个人，再一剑逼退另一个使刀的大汉，反身飞跃，肩上有一人，依然一跃两丈高，骇人听闻。

超越屋脊，很不妙，高花面人刚往下跳，屋上已出现五个人，截住了霍然的去路，立即在屋上展开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。

他肩上有人，活动大打折扣，无法应付五个可怕高手的围攻，连发十余招，重新跳落小花园，往花树丛中一钻，如飞而遁。

全城戒严，军方与治安人员，挨家挨户搜寻袭击中山王府杀人放火、惊动圣驾的凶手。进出城关的人，受到严厉的盘洁搜查。

南京本来已经戒严了六个多月，这次只是加强戒严而已，市民旅客已习以为常，见怪不怪，只是多了些茶余饭后、背地里谈论时政、讽刺昏君奸臣的资料话题而已，当然也怨声载道。

丢掉了两艘载宝船，江贼痛心疾首。船是他的，载满了他从江西各地，包括南京附近所搜括来的奇珍异宝。其中还有搜自南昌宁王府，纳入私囊的珍宝器玩，价值巨万，损失无法估计，难怪他心痛得把那些饭桶部属骂得狗血淋头，几个锦衣卫负责人，一律革职查办。

当天，受惊的皇帝，急急忙忙住进了宫城，宫城外（皇城）的禁军，也撤入宫城严加防守。

从此，这位皇帝不敢再外出走动耀武扬威，颁下圣旨严办有关失职官员，有不少人进了天牢。

魏国公小王爷魏鹏举也遭了殃，降职、罚俸。

魏国公流年不利，两罪并罚。

另一罪是他的妾侍很多；嫡妻的儿子他不喜欢，喜欢妾侍的儿子，想把爵位让妾侍的儿子继承，被御史查出参了他一本，真是流年不利。

江贼尽管愤怒如狂，但也惊破了胆。刺客不但找他，更惊动了圣驾，无数怀有奇技异能的宾客弄臣，加上无数侍卫与御林军，还有中山王府的家将，竟然被三个刺客杀得伤亡枕籍，刺客来去自如，天知道日后哪一天，这个亡命太爷霍然再闪找到他行刺？恶贼心胆俱寒，动了北返京都的念头。京都是他的地盘，他控制了不了南京的局面情势。

正德皇帝也又惊又怒，但仍然不想摆驾班师回京。

江西方面的大军还没撤回，他的心腹大将许泰，仍在江西“平乱”，天天向巡抚江西的王阳明先生找麻烦，把江西搞了个民不聊生，天怒人怨。

其实乱早已平定一年了，只不过朝廷并没宣布，俘虏宁王与一群叛臣，仍然秘密囚禁在皇船上。

皇帝仍以“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”的名义，仍在亲征平乱，南京、江西仍然是个战乱区。

凶手刺客是钦犯，劫船贼也是钦犯：因为江贼的船，名义上仍是皇家船只，本来就是锦衣卫的卫风快船。

可是，这些凶犯到底是何来路？负责缉拿钦犯，搜查全城的治安人员，谁也不知道谁是钦犯。

江贼的人传下的军令，指称刺客钦犯姓霍，叫太爷霍然。

但奉命缉凶的人员，谁也没见过太爷霍然，谁也不知道太爷霍然是高是矮，如何去捉呢？

有数十万军民生活其中的南京，搜查一个叫太爷霍然的钦犯，以及许多无名无姓不知面貌的劫船贼，简直开玩笑。负责缉拿搜的人，想不马虎也不行，一个个心中有数，虚应故事，阳奉阴违，敷衍了事。

进出城门的人，只要不带凶器，不带盗贼作案的工具，长像不怎么狰狞，负责搜查盘查的人，通常不会留难。外县的人只要有合法的路引，也可通行无阻。

午后不久，中山王府警戒区南面；靠近内河的小街酒坊中，飞天猴与三位弟兄，偕同扮男装的幽冥玄女：叫了几味酒菜，一面进食一面留心邻桌的食客，热烈地谈论昨晚中山王府发生灾祸的谣言故事。

茶坊酒肆，是打听消息的地方，谣言更多，愈传愈离谱。

传出的消息几乎众口一词，昨晚没抓住任何一个钦犯。

飞天猴这些悍匪，讲义气够朋友，将危险生死置于度外，大胆地接近王府打听消息。

可是，王府的戒严区扩大，这里距王府已在两里外，闲杂人等禁止再往北接近，禁区内的居民也禁止在外走动，挨家挨户搜查可疑的人，大街小巷只有官兵们走动。

他们在南京有朋友，消息相当灵通，只是不放心，必须亲自出动打听正确的消息。

他们已经活动了大半天，从各方所获的消息，的确证实昨晚没抓到任何钦犯，却死伤两百余名精锐。

“他们的确没抓到任何人。”

飞天猴显得忧心忡忡，放低声音向众人说：“那么，霍老弟和小”广头为何踪迹不见，真令人担心，会不会是狗官故意封锁消息？”

“向老大，不要白担心好不劝叫。

幽冥玄女却相当乐观：“霍太爷像一条神龙，会千变万化，这些杂碎哪捉得住这条神龙？那些活神仙大活佛，禁不起他一击，像是土鸡瓦狗。我想，他一定出城避风头去了。”

“如果出城，为何不到江东门会合见面，废话。”

飞天猴显得烦躁不安，“一定要设法弄到几个狗官的心腹，证实霍老弟的确没落在他们手上才放心。”狗官已跟着皇帝，躲进皇城的锦衣卫衙门，皇帝也躲进宫城，兵马已向皇城宫集中，守护得像铁桶，如何去弄狗官的心腹？如果能进去，我还想把皇帝的桃花帐弄到手呢？这狗皇帝躲进宫城，我失去机会了，可惜。”

幽冥玄女仍念念不忘盗取桃花帐，她当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。

昨晚如果没有霍然大闹中山府，引走了码头区的警卫，他们劫船的计

划，根本不可能成功。

要不是霍然挑了水西门秘探的巢穴，即使成功抢到宝船，也驶不出水门，很可能全军覆没。想盗取皇帝的桃花宝爬，简直是自不量力；异想天开。

现在，他们甚至没有接近禁区的能力，中山王府在闹区的殿堂，想偷越两道城深入禁宫，不啻痴人说梦。

“不必痴心妄想了，仙女。”

飞天猴苦笑：“前天我碰上空空缥缈的人，她们都是来无影去无踪的神偷，一两个月在码头区守候，等候机会登皇船盗宝，结果多次远在码头区外，便被迫得落荒而逃，最后一次仅接近外侧的船旁，便被三个可怕的黑影追得躲入小巷爬沟逃命。晤！看看进来的是谁，从识吧”店门进来了三个人，每个人都长了一张死板面孔，像是街坊上的普通市民，但那股内蕴的强悍气势，行家同道是可以感觉出来的。

“闹江龙的死党，淮扬三霸。”

幽冥玄女冷笑：“烧成了灰，我也分辨得出他们的原形“五通神与当头太岁那些人，就是被这几个混蛋设计诱擒的，他们是同道，而且往昔颇有交情。”

飞天猴暗中咬牙切齿：“五通神那些人，是霍老弟招来的。”

霍老弟为了金笛飞仙五通神那些人遭了不测，一直心中负疚，耿耿于心，要不是遇上傅老魔，我们也必定上了闹江龙那狗王八的当，咱们留心些，挖出他们的根来，不宰掉他们，我这一辈子都会后悔。”

“我负责盯梢。”

幽冥玄女自告奋勇：“找出他们的狗洞再说。这件事，最好能让霍兄处理。”

“可是，霍老弟他……”

“我叫你别担心，你最好相信我。”

幽冥玄女说：“我敢说他一定平安无事。如果他愿意和我们交朋友，早晚会和咱们见面的。至于傅小”广头……”

“你的鬼心眼我知道，你巴不得小丫头死掉，哼！”

飞天猴有点不悦。

“这又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幽冥玄女轻笑：“你知道我喜欢霍然。”

“他不是你这一型类的人。”

飞天猴正色说：“人贵自知，知道吗？你不是自寻烦恼的人，如果在他身上施手段，你不但自寻烦恼，甚至会反脸成仇。我敬重他，你也会失去我这个朋友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我保证不用手段勾引他，任其自然发展，够了吧？你不能保证他不喜欢我，是吗？咱们分头行事，你们继续找门路打听消息，我盯这三个狗东西的梢，有下落我将尽快返报。”

霍然送走高身材的花面人，自己却被截住了。截住他的五个高手勇悍绝伦，攻势极为猛烈，他的精力已耗损得差不多了，左肩还扛着一”个人，怎禁受得了五个可怕高手的猛烈围攻、不得不重新找出路急遁。

安身并不难，堵在外围拦截的人并不多，中山王府的范围实在占地大，哪能派出许多高手在府外围拦截？

五个高手追不上他，不久便被他甩脱了，一面发出信号继续搜寻，追

向府西一带房舍，他却从南端逾另一栋房舍的屋脊，跳落幽暗的小街溜之大吉。

先后躲过三队官兵的搜捕网，见路就走。

他心中暗急，扛着的人像是死了，身体渐冷，毫无动静，身上散发出异味，还真有点像腐尸臭。

他对五毒阴风掌不陌生，那是一种歹毒的邪门阴柔气功，平时修练不断吞服毒物，促使生理机能变异，另服食药物与毒物在体内中和，发时借内功将毒质发出，功力的深浅可决定外发的距离。

被有毒质气体击中的人，毒性渗入并不快。但如果击实，毒质强行迫入肌血，那就会急剧发作，侵害生理机能，从损伤处很快地扩散。

如无独门解药，毒性一发便难以挽救了。

击中要害，当然会立即毙命，不必等毒性发作，与普通的伤害并无二致。即使一个村夫，一拳击中某人的印堂，同样会致命。

矮花面人是在八尺甚至一丈外，被五毒阴风掌的掌风击中的，掌劲的伤害程度并不大，没被击实，毒性渗入缓慢，应该不至于急剧发作，怎么扛在肩上的人像是死了？

这人矮小体轻，扛在肩上毫不费力。他心中一急，急于找地方藏身。检查中毒的程度，救人要紧。

没被毒掌击实，身上不会有受伤的骨肉需要处理，他有把握对付缓慢渗人体内的毒质，人的体内本来就有抗拒毒物入侵的本能，只要抢救及时，料亦无妨。

不知窜过多少街巷，躲过多少搜查的人，最后发现一座寺庙，心中一动，往寺右的一座民宅绕走，飞越院墙隐没在房舍沫处。“南城一带大宅甚多，本来就是南京的精华区，有许多大宅人丁少，空房舍甚多，是藏匿的好地方。

全城鼎沸，天快亮了，搜捕的人必定遍布城内外，这时出城十分危险。

寺庙在婉的左方不远处，靠寺庙一面的房舍，必定不宅中重要人物的住处，以免受至利杂人等的窥伺，寺庙是公众活动的地方。全城沸腾，市民们哪能安枕？人们都起来了，惊疑不定，等候变化，不知到底发生了何种变故灾祸，每家都有人在门外探头探脑察看动静。

真幸运，这家大宅人丁少，在房舍内外窜走许久，仅发现几个人走动。

更幸运的是，找到房舍深处的一间小室，里面堆放了不少杂物，蛛网尘封，门扣已坏，许久不曾有人整理了。

室内大黑，他清出一处地方将人放下，摸索着首先卸除这人身上的零碎，剑鞘、百宝囊、盛青磷弹的如意袋……他立即发现是女人，难怪又矮又轻。

这女人浑身散发出异味，寒气外溢。一按心脉，他心中略安，心跳微弱，仍有呼吸，好现象，昏迷不醒而已，的确没被毒掌击实。

他的百宝囊中，有各种救急的膏丹丸散，不知多少次，有人使用迷香和毒雾对付他，他一嗅便知碰上了些什么性质的迷毒药，从来就不曾受到伤害，可知他对迷药毒药涉猎颇广，应付的经验与技巧也有独到的功夫。

血液增加流速，关键在于呼吸和心跳的频率加‘决，气血加速流动，体温才能增加。

这方面的技巧他学有专精，真气导引术便可派上用场，而导引术是内

家中级的根基，正宗内功火候有七成便可运用自如。

片刻工夫，体温便开始升高，再片刻，呼吸便逐渐恢复正常。

之后，便是等候药力与体能配合，逐渐中和或排除毒物了，寒毒渐退，便已成功了一半，性命算是保住了，双脚已退出鬼门关。

小室在房舍深处，听不到外面的声息，花面小女人短期间无法复原，不宜移动，天快亮了，更不可能离开远走高飞。

为防意外，他必须进一步摸清所处的环境，如果发生意外，该如何应付。

掩上外无扣内无门的室门，他悄然外出。

宅院外面是小街，宅左是颇具规模。但已香火寥落的大寺庙，殿堂不少，而且有一座阿育王塔。

原来这里是南京最古老的大寺建初寺，也称大市寺，吴大帝孙权所建，塔内有一颗佛陀的舍利子。

年深日久，以后各朝代的寺庙，愈建愈宏丽，这座建初寺便成了小寺庙啦！

上了屋顶，借朗朗星光，察看所处的环境，他有点恍然。

他曾经在中山王府附近踩盘子探路，对南城不陌生，记得这座小寺庙，所以知道处身在南城的西南隅。

这里叫佛陀坊，距秦淮内河不远，也距王府的西园与万竹园不远。这里，仍然是中山王府毗邻的范围内。

知道位置，他留意大宅的内部形势，略一分辨方向，先彻查前宅。

晨喷初现，晓色朦胧，一队劲旅伴同一群不三不四的人，沿街逐屋搜查，盘问户主，清点人口：最后到达这座大宅前。

不需叫门，门已自动开启，几个人迎出，一个个害怕战栗。

全街紧张，坊正甲首早就敲门唤醒住户，宣布即将有官兵逐屋搜查钦犯，住户早就心惊胆跳先期待候了，有些住宅干脆不闭门户相候。

四十余名各式各样的人，神气地涌入大厅前的院子，前面几个举着灯笼和火把的人，突然骇然发出惊呼。

院侧排放着一列尸体，共有十一具之多。

厅阶下，也排列着九名男女，男三女六，男的英俊魁梧，女的妖艳而又刚健婀娜，而且，每个人皆佩有刀剑，一个个忧形于色，见了涌入的人并不害怕。

“咦！贝仙姑，你们在这果？”

一位穿蓝长衫，佩了一把古剑的中年人，上前讶然惊呼：

“令师真遭到不幸了？据我所知，出事时令师并没在王府内……”

“家师奉命在外办事，遭了池鱼之灾”贝秋霞不多作解释：苍龙仙长也遭了不幸。

王府出事我们不在，不是我们失职，而是已经奉派外出，在府外不幸被杀。司徒前辈，你们……”

“搜寻凶犯”“开玩笑，凶犯还会躲在王府附近，等你们搜寻、恐怕人已远离南京近百里外了，你们真勤快呢！”

贝秋霞嘲弄他说。

“贝仙姑……”

“这里是家师一位弟子的住宅。”

贝秋霞似笑非笑：“家道中落，但毕竟是大户人家，多少还有一些先人遗留下来的古玩字画，多少还值几个钱，家师在这里借住，死了也在这里善后。诸位公事公办，尽管搜，请冲家师薄面，不要带走任何东西，就算我求你吧！”

她的意思一明二白，请不要顺手牵羊没收宅主的财物，可知乘机敲诈勒索，甚至公然没入私囊，是这些人的惯技，把搜查当成发财的机会。

她是自己人，心知肚明，所以首先便表明，凶犯早就远走高飞，搜查的目的，并非为了搜查凶犯。

“贝仙姑，说话不要那么刻薄好不好？”

司徒前辈笑容有点勉强：“我与令师之间，双方虽则小有成见，但相处仍有情谊，各自职责所在，小成见并不影响私交。我反对令师对付太爷霍然轻举妄动，在职责上我应该将利害向长上分析得失，我们不订扰你们了，要不要派人协助善后。我们还有人手，灵骸暂寄建初寺和洞神宫。

“如有需要，请派人知会一声，告辞。”

“十分感谢，前辈请便。”

四十余人心情沉重地离去，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：这些人庆幸自己仍然活着，也对玄灵教主的死寄以同情哀悼，怎能再搜查惊扰死者？

所有的人，皆没发现有人在暗处侦伺。

这些人当然知道，不可能搜得到凶犯。

宝船已被劫走，已证实是从水西门破闸驶走的，凶犯怎么可能仍在城中匿伏，但上命所差，不得不奉命行事，即使认真搜查，也懒得遍搜每一角落，倒是对大户人家留心些，乘机翻箱倒柜，掠走财物比搜人重要得多。

小室的小窗并没有封死，曙光透入视觉不受阻碍，看清花面人的五官，霍然吃了一惊。

“怎么可能是她？”他脱口惊呼。

是傅玉莹，千真万确，用油彩绘了花脸，但五官他极为熟悉，一看便分辨出本来面目了。

傅玉莹仍在沉睡中，体温已接近正常，表示寒毒已消失大半，其他余毒也所剩无几，并非仍然昏迷，仅介昏与睡境界。

用中拭净油彩，果然是傅玉莹，嫩滑的面庞，秀丽的五官轮廓，半点不假。

他坐在一旁沉思，百思莫解。姑娘在金陵老店失踪，他历尽艰辛四处奔忙，最后大开杀戒，与剧盗合作，怒闯中山王府，把南京闹了个天翻地覆。

这一切，都是为了傅玉莹。

作梦也没想到，陪同他怒闯中山王府的人，竟然是傅玉。

他不顾一切要救的人，居然就在身边，而且并肩奋战，他了一无所知，这笑话可闹大了。

疑云重重，他愈想愈糊涂，最后他懒得多想，将从厨下偷来的一包食物，放在姑娘的身侧，就在胡思乱想中朦胧进入梦乡，累了一夜，他真需要充足的睡眠。

回京师与南京两座城，代表南方和北方，两城最大的不同处，表面以房屋的建筑最为显著。

京城凡是高大的楼房，都是皇家所有，平民百姓即使是官绅或亿万富

豪，一概禁止建楼，皇帝特许的例外，例外少得可怜。

南京的建筑，高大的楼房不一定是皇家的，平民百姓仍可建筑楼房，仅在进数间数有所限制。

“比方说，平民百姓绝不许三间五架以上，三间以内，架可以加至八架，屋檐不许有斗拱，屋内不许彩绘。

一品大官，也只许厅堂各七间。

南京的平民百姓房舍，可以建楼，因此大街小巷的房屋，高低参差相差甚大，夜间高来高去利用屋顶走动非常不便，窜高纵低不但浪费大量精力，而且稍一大意，很可能跌死。

他出现在高耸入云的大楼飞檐上，楼好禹好高，像是站在石头城上，俯瞰全城，万家灯火在脚下闪烁。

没错，他所立处，是中山王府的某一栋大楼顶端，也许是世恩楼，或者迎恩阁。脚下的花木扶疏大院子，很像玉兰。

对面那栋大楼，似乎更宏丽些，三层楼遍悬华丽的灯笼，光如白昼。

甲士出现了，御林禁军出现了。

侍卫接着出来了，另有一群不三不四的僧道俗两面拥簇，迎接那个黄博袍的皇帝。

皇帝后面有更多的侍卫，和更多的佞臣与不三不四的牛鬼蛇神。想起这个皇帝遍刷扬州的处女寡妇，把搜括的珍宝美女运送京都享受的事，他气涌如山，热血沸腾。

数千年有史以来，百姓与皇帝之间，永远永远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对立情势，永远无法改变。

天下是皇帝的，皇帝高兴如何宰割于民，连老天爷也管不了，即使老天爷是皇帝的老子，老子也管不了儿子的事。

因此，造反的观念也一代代往下传，成功了，就改朝换代；失败了，就是抄家灭族的叛逆。

怪的是造反成功的人，又重新成为奴役天下的天子，形成恶性循环，永远不想改变奴役与被奴役者的关系，真是可非一声震大仗嘶，仿佛九天风雷。

他左手一一伸，挽住小姑娘的肩背。

“等我，我送你回家”他沉声说，手中剑一举，凉风振衣，吸口气神功迸发：

“小妹妹，不要来。？”

他像一头怒鹰，从九霄向下搏，从十丈高的楼顶，像下击的雷电，俯冲向对面的大楼前。

身后有人跟下，感觉中，他知道是小姑娘跟随俯冲，冲向剑海刀山。

“你不要来……他大叫。

已无暇他顾了，甲士如潮水般涌到，戈矛戟架森森如林，光芒刺目的锋刃向他汇聚。

他必须排众急进，冲近那个皇帝。

剑劈掌飞，他像猛虎冲入羊群：直冲三丈，侧溃十寻，甲士在他剑下体裂头飞，冲出一条血路，直冲至台阶下，身后死尸遍布，血流满地。

身后的小姑娘突然超越，像一道电光向上进射。

“不……”

他厉叫，连劈十余名拼命阻挡的牛鬼蛇神，杀开血路跟上，要策应小姑娘：秋燕，危险……”

来不及了，那位皇帝自称威武大将军，自诩天生神武，可力搏虎豹，拔出宝光四射的雁翎刀，与十余名牛鬼蛇神与侍卫，同时出手向小姑娘攻击。

一连串兵刃狂震声震耳欲聋，火星飞溅中，小姑娘突然化为一团烟雾，风一吹袅袅消散。

。他迟了一步，不但没能抢救小姑娘，自己也陷入刀山剑海中，四面八方锋刃乍合。

他如受万斤锤撞击，轰然一声大震，神功在临界点猛然爆炸，四方的人群向外飞抛。

他自己也承受不了可怕的压力，身躯震起三丈高，罡风似怒涛般卷起，烈火迎风及体，身形控制不住，浑身着火被风刮起，随即砰然摔落。

奋身一滚，身上的火焰乍熄，一蹦而起，发觉处身在大楼的左侧院角，两侧是花团。

大楼前烟雾弥漫，有火光而无法看到人影。

思路清晰了，替他分劳超越抢出，向皇帝攻击的人，是傅玉莹而非小秋燕姑娘。

“下羊……”

他焦的地尖叫了，却发现认错了。

烟雾涌腾，上部突然中分，一个裙袂飘飘，宛若凌空阶仙女形影，脚下有云雾，冉冉向上飞升。

是小秋燕，脸上有令他心弦为动的娇柔笑容。

“大哥哥，你已经送我回家了。”

小秋燕的悦耳声音直贯他的内心深处：“我有了依靠，我在家等你，等你一辈子……”话未完，风一吹，身影倏然消散。

一声娇叱，烟雾里蹦出一个人，浑身浴血，手中剑光华四射。

是傅玉莹)脸上有顽皮刁钻的笑容。

“狗皇帝逃进楼去了，我们进去宰了他”傅姑娘雀跃地娇叫：“这是你的心愿，我们共同来完成，霍大哥，我当先。”

猛地前空翻三匝，头下脚上以飞隼投林奇速，向大楼疾射而下。

“不！玉莹，去不得……”

他大叫，双手一振，大鹏展翅冲霄而起，急起追赶傅玉至皇帝身边甲士如云，具有奇技异能牛鬼蛇神上千，他一个人有勇气向狗皇帝挑战，多一个人他照顾不了。

傅玉莹上次曾经在脱身时受伤，这次似乎情势更为凶险，冲入大楼不易，进去后想出来更是困难。

真糟，飞起一半，突然被一道夭矫而起的白虹，嗤一声击中脸颊，真气一泄，人往下坠。

这瞬间，他看到另一道金虹，贯入身在空中、向大楼飞射的傅玉莹背心。

‘玉莹……他心胆俱裂，凄厉地厉叫，眼前一黑，天地茫茫。

由国贼江彬引介聘请的牛鬼蛇神，陪伴皇帝鬼混为非作歹，只有少数的人能随皇帝进入宫城。绝大多数的人皆安顿在豹房。

豹房位于大将军府，在皇店街的中心。当初建造皇店街，就拆掉了两坊的民宅，拆掉民宅赶走居民，小事一件，只要皇帝喜欢，没有什么不可以的。

这些牛鬼蛇神的家属、弟子、门人，都安顿在皇店街，还不配在大将军府走动。

南来南京之后，这些家属、弟子、门人，也不配住在官方的宿舍内，当然也不可能住进中山府，所以皆在各处征用民宅安顿，随时听候差遣。

贝秋霞是玄灵教主的门人，另有一些姐妹与仆从，住宿的大宅，就距中山王府不远，现在，这问大宅就成了玄灵教主停尸善后的丧宅。

苍龙丹士也死了，这妖道的门人子弟、情妇、随从，比玄灵教主的人还要多一些。

苍龙丹士的责任，比玄灵教主要重些，两人都是国贼江彬的心腹，权责却不同。

玄灵教主负责主内，派人协助在外查缉抢劫快马船、抢走金珠美女匪徒的秘探，并没有指挥权，因为秘探的身份地位，高得连大官员也得听命服从。

苍龙丹士负责对外，派人收买江湖的牛鬼蛇神，直接打击那些可能危害宝船的匪徒、有完全自主的权威，资金与人手皆直接由江贼拨发。

因此，妖道的人不住在城内，住城外可以保持行动自由，更方便与江湖人士接触。

妖道那些爪牙的秘密，就在龙江关码头区，栈仓旁的小楼房内。

这些混蛋哪配征用民宅？因此由一些秘探出面征用。

几个秘探当然是江贼的部属，锦衣卫有地位的军官，因此事实上也可以干预妖道的爪牙行事，出面与地方打交道，只有秘探才胜任。

笑魔君父女最初所打听到的消息，就以那些秘探为对象，直至发现闹江龙出现与秘探打交道，仍然不知道有妖道的爪牙在内隐藏。

论消息灵通与否，笑魔君虽说是江湖人精，见多识广熟悉门路，讨取 1A，g 的手段也令人害怕，不敢不和他合作。

但比起飞天猴。幽冥玄女这些剧盗与黑道名女人，笑魔君就差远了。

飞天猴往昔不知道闹江龙是秘探的走狗，原因是他根本没打听闹江龙的底细，吞在同道，双方毫无瓜葛，势力范围各占一方，没有利害冲突，没有探底的必要。

一旦引起他的注意，起了疑心，闹江龙怎逃得过他的侦查网？那栋小楼的底细，更是被他查得一清二楚。

苍龙丹士与几个门人的尸体，就是安顿在这座小楼里，小楼的动静，皆在飞天猴所派眼线的监视下，把死尸同棺木载来，连码头的居民也有目共睹。

天一黑，小楼就受到精明的好汉所监视。

主人被杀，派在外面活动的人，纷纷闻讯赶回善后。

树倒猢猻散：苍龙丹士死了，人子弟那配受到江贼礼遇？再也不可能

返回京师啦！

好在获得很可观的抚恤金遣散费，等把尸体寄厝在城东的洞神宫，所有的人都必须各奔前程，自立门户了。

撑面的几个秘探，也打算明天就撤走，责任已了，用不着戒备森严啦！连把门的人也免了。

二更将尽，楼 Tto 厅堂香烟缭绕，七具棺木分别两排，做法事的弟子也准备安歇了。

天涯三凤穿了孝服，为死去的师父兼情夫戴孝。

她们早已出师，是江湖名女人，有她们的地位和局面，成就颇令人刮目相看……

在情夫身边的时日其实不多，情夫死们并没感到太悲伤，虽则流 TJL 滴 8RIR，于嚎声。

失去发财的机会，才真的令她们伤心。

她们只能算是二流人物，而江贼需要的是超等人才，不论真才实学或声望，她们距江贼所需的人才标准太远了，连做跑腿的资格都不够。

几个秘探与她们倒还相处融洽，漂亮大方的荡女谁不喜欢？几个人在内进的侧院小厅吃消夜，两桌共有十六八个人，她们与五名秘探是一桌，桌上摆满了从不远处颇有名气的食店江宁居送来的精美点心，二三两进的小厅，也有她的同伴进食。

“陈姑娘，如果你们不打算回京师。”

那位叫江文言，地位甚高的秘探，向大凤、彩凤、陈凤诚恳他说：呷 p 就留在南京吧！

南镇抚司还可以聘请你们办事，聘礼并不少，在衙门里我还作得了主。”

“算了吧！南镇抚司仅有权监督南京的闲官，本身的公务已经够清闲了，哪有聘请外人办事的必要？”

彩凤、陈凤摇头拒绝：“圣旨如果回京，你们更清闲啦！……”

“追查被劫宝船的案，是不可能因此而中止的。”

江文言不死心继续劝说：“你们继续与闹江龙合作，闹江龙就是由本司拨专款聘用的。日后奖金成数，可能会增加，身份地位，也将急剧提升。”

“你要我们受闹江龙指挥？”

彩凤冷笑。

“不，你们另有所属，仅相互协助暗中合作而已。其实，论江湖名头、声望、实力，你们听他指挥，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呀！”

“哼！别说了，汪大人。”

“难道说，你们不想替令师报仇？由本司支持，报仇岂不容易得多？”

报仇，当然是指向太爷霍然报杀师之仇。霍然已是钦犯，利用南镇抚司出面支持，公私两便，比她个人寻仇报复方便得多。

三凤全都脸色一变，脸有惧容。大爷霍然一支剑杀入中山王府，抬出的尸体就有两百具以上。凭她们几个人。敢向霍然报仇？在太湖东山梅坞，她”】见识过霍然的身手，不论是武功或邪术，她们相差了十万八千里。

“我会去请师门好友，替家师报仇。”

彩凤口气虽硬，其实色厉内在：“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我会在江湖走动，游说高手同道！断。如果替你们办事，谁还敢沾惹我们？”

“本司……”

“你们？你们靠不住。”

彩凤撇撇嘴：“这恶贼用的必定是假话，毫无根底可查。”

今后他必定不用霍然的名字，不再亮太爷的绰号，你们官方行文天下捉拿大爷霍然，能捉得住他吗？”

“试……”

“你们必定奉命捉他：

“那是一定的。”

何不拨给我们一些金银，由我们替你们向江湖人士买消息？如何？”

“本来有额定的活动费用……”

“那是不够的。想想吧！汪大人，值得的。……”

“好，我得先向上级请示。”

“最好早作决定，我们急于早日离开南京。”

“皇上也可能提早返驾京师，在南京过年的计划了”江文言无意中透露皇帝的动向：“昨晚钦犯的大胆凶悍犯驾事件，文武百官惴惴不安，已商量联合劝圣贺返京，魏国公也怕再生意外……”

“那不关我们的事了，我们更得早些离开南京，霍小狗如果知道我们的底细，我们的处境凶险得很。”

“他怎么可能知道你们的底细？江湖朋友知道你们是苍龙丹士弟子的人，就没有几个，你们也从没明里和我们往来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哦！小心撑得万年船。咦！是什么声音？”

彩凤突然放著而起。

小厅门本来是大开的，人影乍现。

两面的明窗，也在同一瞬间轰然破毁，有人撞毁明窗入厅，人数不少。

两桌的人刚发觉有异，已来不及有所反应了。

暗器漫天，打击有如轰雷掣电。

入侵的人全都是暗器名家，全用双手连续发射暗器，不用刀剑搏斗，堵住三方稳健地用暗器连续攻击，倒下的人也加上两枚才放手，宛若暴雨打残花。

“啊……”惨叫声惊心动魄。

厅外，也传来清晰的惨叫声。

攻击有如迅雷疾风，三两下就结束了，撤走的迅速更快，共带走了七名重伤的人，其中有彩凤和老三灵凤李珠。

老二青凤韩芬，身上共中了五枚暗器，一枚梭子镖正中心坎，当场毙命。

梭子镖是飞天猴的杀人利器，在江湖极具震撼力。

在厉叫声中，霍然惊跳起来。

可是，身躯被按住了，一只柔软温暖的小手，在他全是汗水的脸颊轻拍……

“霍兄醒醒，你在作恶梦，不要紧，你……”

耳中听到熟悉的语音。

他完全清醒了，真在作恶梦，浑身冷汗，心跳加快了一倍。

傅玉莹的娇躯，半压在他的胸膛上，双手轻拍他的脸颊，神情惶急。

“哦！”他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长气：“真在作恶梦，我怎么可能从十丈

高楼的顶端，像苍鹰搏兔一样俯冲飞降而下的？

荒廖绝伦”“你……你梦见什么了？”

傅姑娘坐正身躯，粉颊突然嫣红似火，但却勇敢地凝视着他，晶亮的明眸中，绽放着异样的神采：“会飞？”

“没什么啦！恶梦而已。”

他不想说梦：“哦！你元气恢复了吧？”

“你在梦中叫我，叫声好怕人。”

“试……”

“霍兄，不怕你笑我，我……我想……”

“你想什么？”

“我想，你是让我心中想念一生一世的人。”

姑娘闭上了明眸：“你梦中有我，我并没白活。”

他心潮一阵汹涌，默默地将姑娘的手，阁在双掌中轻抚，深深地叹息一声，默默无言。

“她也是让你一生一世想念的人，是吗？”

姑娘也幽幽一叹追问。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小秋燕，你梦中也叫她。”

“是牵挂，玉莹”他又深长叹息：“秘探仍在太湖活动，闹江龙又是秘探的走狗。”

我担心有一大，他们会查出我带了小秋燕前往杭州，跟踪前往追查，我在杭州的活动，瞒不了精明的行家循线找出踪迹。留下了来踪去迹，绝难逃过追踪高手的探索。救人须救彻，我……”

“你要护她一辈子吗？”

“那是不可能的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姑娘摇头苦笑：“我们这种愤世的亡命，连自己的生命也难以自保呢！不管你爱一个人也好，养一个人也好，都不可能永远形影相随，庇护她一辈子生死与之。小秋燕一个弱女，她根本无法真正独立存活，这样吧！我和你替她安排安身立命……”

“你似乎聪明过度，反而说起笨话来了。”

他笑了：“你又不是老天爷，决定她的命运替她安排。喂！

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你并没落在狗官的人手中，你们在弄什么玄虎？”

“没有什么玄虚啦！”

姑娘嘻嘻笑：“几个妖女把我掳走，被飞天猴他们在巷子里堵住，杀死，把我藏起来，和我谈条件，我如果不答应，他就把我囚禁起来，让你焦急，我能不答应吗？毕竟他救了我，而且我也想找那个狗昏君出口怨气。没有你吸引住所有的高手聚集中山王府，他们哪有将船劫走的能耐？要怪就怪我好了。其实飞天猴早就到了南京，你的一举一动他了如指掌，暗“中在一旁策应，也乘机浑水摸鱼，这个剧盗很坏，对你可是愿意用性命巴结你”“我非捧扁这该死的混蛋不可。”

他大为不满：“你看，多危险？我不知道是你跟去……”

“如果你知道我跟去，局面将完全改观，很可能你和我爹，都会葬送

在中山王府，你如果分心照应我，什么事都办不成了。你就是那种保护神型的人，你会让受你庇护的远站不起来，生死关头自顾不暇，分心他顾结果是同时覆顶。

昨晚你把我看成陌生人，依然不顾一切把我带出险境。大哥，如果你有了什么三长两短，我……”

“幸好不知道是你。”

他抱住投入他怀中的颤抖娇躯，轻拍姑娘的背部：“我以为扛在肩上的人死了，不能留下尸体让人追查认身份找线索。

如果知道是你，我一定会重新杀入中山王府，把王府化为火海血池。玉莹，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形，反而心惊胆颤，当时我却气涌如山，毫无恐惧，回想起来真的好害怕，不要笑我。

“你在恶梦中，那种撕裂的嘶叫，已经让我好害怕了，我……我哪笑得出来？”

“好了好了，危险已经过去了。”

他把姑娘扶正坐下：“快进食，你一定饿坏了。”：“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我爹呢？就是另一个花面人呀！他老人家赢了。”

“你爹赢了？”他一‘胚。

“他老人家和飞天猴打赌，赌你认不出我们，你到底梦到些什么？说来听听好不好？”

“有什么好说的？反正很好笑就是了。”

“好笑？你不是笑醒的吧？那种笑，我这辈子宁可再也不要听到。”

“不要啥叨了，裤快填饱肚子，你爹已脱身，放心好了，这里是佛陀坊，距中山王府并不太远，目下全城戒严搜查凶犯，你我能否活着出城，谁也不敢逆料，反正准备拼命有其必要。不过，可能不会再来搜查。”

“不会再来？搜过一次了？”

“搜查的人来了，但没有搜。”

“这里是大官的宅第？”

“玄灵教主的落脚处，妖道的尸体就停搁在前进的厅堂，目下作主的人是贝秋霞，搜查的人客客气气走了。我和这个女人真有缘，日后恐怕我愈来愈难动手对付她了。我不希望再和她见面，偏偏就再见三见，烦人。”

“我会对付她的。”

姑娘悻悻他说：“你说她会御神大法，可知她必定对你有相当的了解，知道凭妖术武功，她都对付不了你，所以改用这种怪异暧昧的手段和你周旋，像伺鼠的猫，等候好机扑上来一记致命一咬。

“算了，日后大概不会再见面啦、她师父玄灵教主死了，玄灵教的教门在京师，她会和其他弟子带了教主的尸骸回京，今后不可能碰头了，除非我“）有事前往京师。有她阻挡搜查的人，我目下暂时是安全的。·天黑之后，我 f1i 再出城。”

“我不领她的情。”

姑娘悻悻他说。

“呵呵！她根本不知道宅中藏匿有钦犯。”

“但在心理上，仍然有欠她的感觉，r 算恩怨扯平好了。”

t 指的是在溪口镇，贝秋霞指使凌云燕、柯玉洁，打了她三枚飞针的事，刀。次幸好有霍然及时拉住了她，不然她难逃飞针贯体的噩运。

“恩恩怨怨扯不清，打起交道来会吃亏的，她已不足为害，不必理会她了。”

霍然是有感而拳的，恩怨扯不清就会影响心情的平衡。他的确无法硬起心肠，对付这位可爱的敌人。

最危险的地方，也可能是最安全的地方。

最危险的地方，当然也可能是最致命的地方。

大宅是玄灵教主在南京的落脚处，作为安顿弟子门人的地方。

教主经常在皇帝身边陪侍，向皇帝提供声色的享受，所以很少前来逗留，由几名得意门人主持。

贝秋霞是几名得意弟子之一，但她主持外务，也很少在这里住宿，她甚至可以接近皇帝左右，身分地位与一些王亲国戚相等。

因此搜查的南镇抚司高阶人士，也对她相当客气，尔后便不再有人登门搜查盘洁，这座大宅便成了最安全的地方。

玄灵教主死了，门人弟子全集中在大宅安顿，先后赶回的人陆续增加，一些友好同道，也不时前来上香致哀。

皇帝身边最受宠幸的十神仙十活佛，也有几个前来致祭哀悼。

玄灵教主是十神仙之一，身份地位高高在上，凡是俞来致哀的人，都不是等闲人物。

因此，大宅也是最危险的地方，白天如被发现，可就走不了啦！很不妙，返回的人渐多，安顿的房舍也必须增加！后边已开始有人走动了。

藏匿的小室，位于西跨院的后外侧，中间的第四进主宅厅堂，已经有人打扫主宅的各房各室了。

玄灵教主这次随皇驾下江南，带了不少门人子弟和教中执事，分为内外活动。内，是随同教主活动的人；外，指随同秘探在外地活动的心腹。

贝秋霞是主外的人员中地位最高的人，与秘探的高阶层人员保持密切接触，是秘探与江湖人接触的最佳助手，但不是秘探的部属。

玄灵教主死了，贝秋霞便成了当然的主事人，接待外宾非她莫属、内部管理用不着她关心。

申牌左右，最后一批门人有八位之多，四进院又开始忙碌，房舍尚可容纳，还用不着清扫置杂物的J、室。

两次有人经过J、室夕)面的甬道，幸好没有人入室察看。

室内的霍然和傅玉莹，心情也愈来愈紧张，似乎天老爷也和他俩作对，时光消逝得特另悃，已经是申牌未，小窗依然可以看到阳光。

两人躲在房门对角的杂物堆中，随时皆可突然钻出，把进房的人摆平，除:)进来的人不曾发现房中有异。房门是半坏了的，任何人都可推门进入。

除非来人堆动杂物，不然就不可能知道有人藏匿。

提心吊胆留意倾听夕)面的声息，屏，良以待，一被发现，大事不妙。

只要一黑，就不怕被人发现了。

已经两次听到脚步声，共有四个经过房外，谈笑声清晰可闻，幸好房门一直就没被推开。

红日西沉，室中光线渐暗。

又传入脚步声，这次脚步声杂乱而急促，凭经验可以分辨，共有三人匆匆经过室外。

两人蛰伏蓄劲待发，随时皆可能扑出。

“他们在忙些什么？”

姑娘颇感不安，附耳低声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霍然也感困惑：“天快黑了，不要怕。就算有人闯进来搬动这些破家俱杂物，发现了我们，大不了再大闹一次，奔东逐西定可脱身出城。除非他们已经发觉我们，先期布下天罗地网，不然绝难困住我们。”

“应该不可能不知不觉就发现我们呀！”

“所以不必担心，如果真的发现我，他们也不敢妄动，他怎敢妄动不惜一切？贝秋霞是聪明人，她不会把剩下的人断送掉。”

贝秋霞的确是聪明人，自从第一次交手，栽在霍然手中，之后便避免和他冲突，知道双方相差太远，宁可智取不想力敌，让别人上前拼命，自己避免插手。

幼口果她向你动手，你下得了毒手吗？”姑娘旧事重提。

她总觉得，霍然无意用激烈手段对付贝秋霞，等于是心中有了负担，或者自捆手脚，对霍然不利，这威胁令她心中不安。

“你真笨哦！”

霍然拍拍她的肩膀：“不管是什么人，在双方一旦生死相搏时，精神与体力稍有差池便会送命，唯一的反应是杀死对手，哪能权衡利害再出手？除非是只有两个人打交道，有余暇衡量要不要下毒手。我目下与全南城为敌，任何情绪上的问题都是多余的。”

“那我就放心了。”

“好好歇息，不必担心，天一黑我就走，快了。”

两人坐在一起，透过杂物的空隙。留意那扇没有门的室门，随时准备应变。

外面寂然无声，不再有人走动。姑娘往他身上一靠，坐得安安稳稳。

“有你在身边的感觉真好。”

她挪动着身躯，以便坐得最舒服，脸红红地低语：“温暖、安全、满足，我总算了解依靠两字的真意了。”

“废活！文不对题。”

“什么文不对题？”

“这里危险、紧张、不安全……”

“不跟你说啦”姑娘悄悄拧了他一把。

“不是我煞风景扫兴，主要是提醒你凶险仍在。哦！你体内仍有冷的感觉吗？”

“没有，阴风毒大概已经消散了。”

“这里面又闷又热，你居然说温暖，存心作怪是不是？你这种善感的心境，等脱险了再说好不好？”

七月初盛暑，大宅通风不良，小室在堂奥深处，本来就空气不流通，又闷又热。

姑娘在五毒阴风掌的发作期间，浑身冰冷，对闷热已无感觉，毒除之赠百脉回春，现在应该觉得闷热难耐才对。

霍然说中了她的心境，她一点也不介意闷热，倚在霍然身上，她觉得浑身有TAT\出的亲和感，外界的一切她毫不关她的意识，全放在她和霍然

身上，这里是她两人的天下，这种感觉令她心满意足。

当然她不可能浑然忘我，她想起在乘船赴府城时，林涵英倚在霍然身畔的神情，虽然当时的情景谈不上亲密，她仍然有喝了醋的感觉。

“但愿日后我们能有机会说。”

j 乎要挤入霍然的怀里了：“我可不是多愁善感的人，不然哪能仗剑在天底下多管闲事？也许等到放下剑不再任性，才能恢复女性温柔贤淑的天性……”

“跟你老爹在江湖以邪魔面目玩世，你哪能放下童卜”霍然打断她的话：“我 f l] 这次闯的祸大大，往后的日子将非常难过。其实做一个安份守己的可怜虫，日子更是不好过。……”

“像小秋燕……”

“不谈她。”

霍然的心抽动了一下：“她是活在另一世界的人。她老爹读了一辈子书，教了一辈子书，教召。些醉心功名的学子膜拜天地君亲师，结果连自己的女儿也保不住，被他所教的忠于君的君坑了，今后再也不执教鞭啦！活得痛苦，不言可喻，反而没有我们活得轰轰烈烈如意些。”

“我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？”

“唔！又来劝我？”

“不是啦！”

“那就问吧。”

“你轰轰烈烈闹得天翻地覆，为了什么？”

“试……”

“像我和我爹在江湖，以邪魔面目混世，目的是愤世嫉俗，游戏风尘管些小闲事。

你呢？”

“我？我是被泗州水怪一些人引出来的，当然也想乘讥邀游天下增长见识，情势愈来愈复杂，正所谓情势不由人。既然演变到这种地步，我一点也不后悔。”

他轻抚姑娘的秀发，语气温柔：“倒是这期间，我认识形形色色的各方人物，体会众生相的痛苦与快乐。再就是认识你、J、秋燕、林涵英、贝秋霞这些娘，你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，让我领略到不同的感受，人生的经历丰富了许多，所以我不后悔此行。”

“我想，你真正……真正在伽乙中，占了一席之地的人，该是小秋燕。”

姑娘柔声说。

“不错，因为她需要保护，我觉得我有责任感，所以事情愈闹愈大。现在她已经改姓霍，是我的 J 忻妹，她爹娘反而成了她的义父母，我；良担，贿人循线查出根底，所以必须把江贼赶回京师。这艘被劫的，决马船是江贼的，把他赶走或宰了，才能一劳永逸拔除祸根。”

“这件事有我一份，我有理由积极参与，打蛇打头，捌 1 去找江贼，找皇帝理论。”

“真可惜，昨晚没能接近那个皇帝。”

霍然惋惜他说：“为了策应救你，我公然吸弓哪些人，结果让他”贿时间列阵，无法冲破他”淌铜墙铁壁，下次必须与秘探接近，天天晚上去闹，哼！”

“你听到什么吗？”

姑娘突然说，警觉地挺身坐正身躯凝神倾听。

“不妙，他们发现我们了。”

霍然跳起来，将剑递给姑娘：‘紧跟着税切记不可放手拼命，脱困第一。不能在他”濒期的地方决战，必须由我” = 主宰情势。准备走，仰从 J 榴冲出，尽量避免往明处钻，我领先。

本来没有声息，更没有风，却传入隐隐的风声，室内的气温正徐徐下降。

贝秋霞忙于接待前来吊唁的大 J 认物，无法兼顾安顿教中弟子的内务。

她也无意阻止官兵入宅搜查，只希望搜查的人不要顺手牵羊，乘机劫夺宅主人的财物，毕竟她是这家大宅的借住客而乘机劫夺财物，是这些南来锦衣卫与国贼江彬那些不肖部属的惯技，江贼也公然鼓励他们这样去做，值钱的珍宝当然得给他，因此把南京与江西两地，搞得民穷财尽如遭匪劫。

她也没料到，钦犯会藏在她的住处内。

她知道霍然来南京志在劫宝秒：集来的人绝：卜庸手，闯入中山王府惊扰皇驾，是她意料中事。

既然昨晚船已劫走，人已安全脱出王府，怎么可能仍然藏在城内？人该早已远走高飞了。

参与随乃师在水面：秘窟的行动，不了解中山王府所发生的事故，霍然的后期行动她并无所知，怎么也没料轰幅然仍在城中逗留，所以毫不注意住处是否有人藏匿，其他的牛鬼蛇神谁敢打她的主意。

内厅中点起灯火，她不安地接待来客。

客人中有十仙十活佛中的几个，身份地位皆比她高得多。

钹队的人是江贼盼乙腹，几个官阶相当高百户以上的锦衣卫秘探，以及江贼的私人豢养心腹随从。

已经证实；钦犯是背了受伤的人逃出王府的。男附领队的莫大、单刀直人说出来意：

啃着受伤的人高来高去逃走，能支持得了多久？要不了多久就会力竭，必须找地方藏匿，以便抢救受伤的人。

“据夕”围防守的人所说昨晚的情形，各街警戒的叙述，经过详细调查，已可确证钦，已并没远离，仍然潜藏在王府左近。

附近十余条街的十四坊，皆经过逐屋详细搜查，查出唯有你寄住的一家，杨百户与擒龙客司徒永昌，并没带人人内搜查。”

“我并没阻止司徒前辈搜查呀”贝秋霞一脸委屈：“你们不会是前来问罪吧。“经过各方查证，综合各方意见，我为有搜查的必要，与你无关。”

莫大人安：“当然不会认为你窝藏捌已，你是昌付将军最得力的臂膀。

“那你们就搜吧！我的人也全力配合。

“付‘不必操也目下由大定慧活佛，和老神仙天罡真人负责。调查费叱所以拖延至现在，天色将黑，为免钦，耽脱，必须）肺阵行法，把钦；已逼出来。当然钦，已是否真在这里藏匿，并无积极的证据，大肆搜查反而让钦，赠觉，行法驱出比较稳当些。“那……我的人有四十人之多……”

你们只须负责前进院的扼守，不可插手以免弓槐误会。

时间急迫，”决将你的人召集至前院，扼守内部，其他不要你费乙。”

莫大人)陷客气，她的身份地位仍然受到尊重。

她当然遵命，不要她参与，她求之不得，要她和霍然 jJt 命，她的确缺乏拼的勇气。

她师父几个神仙和活佛，就是死在西秘窟的。

她习；一点点道行算得 T 连摇旗。内喊也不配呢！

她在，腑向老天爷祷告，保佑霍然不要躲在这里，她四十余名教中子弟，罚。禁得起霍然切割？

果杀入她扼守的前进院，她真有毛骨悚然，见恶魔的感觉。

活佛和老道带了人布阵去了，莫大人与两位随从仍陪着她商量一些要事。

“宋大人从苏州派人带来口信。”

莫大人说：“要请你回去主持大局。地从来就不听我的刷悻自用一意孤行，要我回去干什么？

她的态度已明白表示不满和拒绝的意卧“如果当初他肯听我的，也不圭于伤了那么多人。一个极端迷信自己智勇双全骄傲自负的人。替他办事一定会遭殃的。抱歉，我不会去”二你不要否定他的能力。”

莫大人冷冷一笑：“有他的长件，办事能力受到肯定。

他在大湖附近严密的追查，已查出姓霍的钦；已南来的踪迹，更查出 泗)脉怪，曾经参与山东德)恍劫侠马船的行动，曾经与姓霍的因争上船而在河中火并，泗丹 1 水怪已经招了供。再就是查出大湖出没的笑魔君父女，也牵涉到德劫船罪案，经派人召闹江龙前往，江龙曾经追逐过笑魔君父女，要闹江龙前往大湖，追缉笑魔君父女。笑魔君父女已和霍然秘密抵达南京，一直掩去本来面目暗中活动。

南京方面的人，不知他父女的底细，太湖方面的秘探，也不知道他父女已经离开了太湖。

“大爷霍然在太湖，与笑魔君父女走在一起”贝秋霞以行家的口吻说：“霍然既然来至(南京，笑魔君父女也可寸起何。要 1%71 龙前往太湖追缉笑魔君父女，有用吗？宋大人的消，胸靠性，仍然值得，怀疑。”

“不管怎样，他仍然是查缉劫匪的主事人，他召请你去，你最好听他的。”

莫大人有点不忧“令师生前十分看重他的才干，他更是副大将军的亲信，开罪了他，不会有好处的。

“家师派我去协助他，当然有不得不派的理由。”

“最好早些动身。”

“要论报仇，我该留在南京，和他保持接触。他在南京，民到苏州远在数百里外，如何替家师报仇，我还没炼成千。

摄魂术呢！

贝仙姑，你还不明白吗？”莫大人问。

“我明白什么？”

福(大将军不希望这个姓霍的胆大包天匪徒，再在南京惊扰圣驾。你和宋大人循线查他的底，他能不赶去设法遮掩吗？”

原来如此，江贼害怕了。

“你们今晚能捉住他，岂不祸消患除了吗？”

贝秋霞心中懊恼不已，原来要她到苏州的原因，是要她、将霍然引走，

让她面对无穷凶险。

“谁知道他到底在何处藏匿？你这里只是可疑的藏匿处之上，共出动了七队人马，这一队人手最多，因为你这里最为可疑，希望真能捉到这个罪该万死的贼王八，副大将军发誓要活剥他。”

“预祝你们成功。”

贝秋霞确是真诚的祝福。

“但愿能成功，我得前往看活佛神仙们布阵了。”

“你反正也不懂，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“不懂才要看呀！”

莫大人偕随从离座，脸上有不屑的冷笑：“我既不信死的泥塑木雕神佛。同样不信活的活佛神仙。贝秋霞闭上嘴，不想得罪这个不信神佛的将爷，将莫大人送出厅，她立即着手应变。

其实没有风，只是听到飒飒秋风而已。

气温也并非真的下降了，而是因飒飒秋风声，而引起心理上的联想，而产生温度下降的感觉而已。

傅玉莹对妖术心中有所疑惑，因此也容易受到心理压力的撼动，但飒飒的秋风声，还不至于令她害怕。只是有点心中发毛。

有霍然在她身边，她的胆气比往昔盛壮得多。

西水门秘窟，那些神仙活佛在霍然的雷霆攻击下，有如上鸡瓦狗，不堪一击。

天快黑了，脱身并非难事。

可是，当风声以外的怪异声浪传入，她便有点心慌了，那种有如鬼哭，入耳令人毛发森立的怪异声浪，一听便知不是人类所发的声音，令人平空产生莫名的恐惧感，似乎已至（了不可测的妖异世界。

“不要怕，那是法器所制造的声音，用来吓唬凡夫俗子极具威力，知道底细可以一笑置之。”

霍然的手，按上的背心，给与她强力的鼓励：“定下神默默行动摒弃外物，气血便可平顺了。”

她深深吸入一口气，凝神运气行动。

果然不错，一阵阵绵绵传入的怪声，不但变小了，而且消失了震撼神智的威力，恐惧感因此 = 扫而空，身上也没有寒冷的感觉，毛发开始恢复原状。

片刻，房门悄然而开，像是被风吹开的，破旧的室门，本来就无门无扣可控制，风一吹自行打开。

半闭的双目刚感觉出有光影流动，霍然的另一温暖的巨掌，已按上她的天灵盖，语中听到细小、清晰、直入耳膜、甚至进入心灵的喃喃低语。

至于说了些什么，她却无法分辨音义，反正这种声音，令她的意识进入另一种空茫境界，浑忘身外的一切，声光已经不再存在她的意识中，她根本不知道体外发生了些什么事。

各种怪影与各种五色光芒，不断进入小室，然后倏然逸出，都不会在室内停留。

久久，久久，她浑然忘我，像已沉沉入睡。

各种怪影与光芒，进出的次数逐渐减少了。

开始有烟雾逸入，她口中塞入一颗丹丸，她知道霍然用手捏住她的牙

关，口对口吹口气，丹丸入喉，一股清香令她气血更为流动顺畅。

接着，耳中又听到了霍然的声音，重新进入虚无境界，那种声音有令她忘我的神奇效力。

久久，外面有脚步声，有火光，有人快步急走。

室门是大开的，有两个人高举着灯笼，向里面察看片刻，并没入室搜寻，然后匆匆走了。

室中重新陷入黑暗中，大概是两个家伙偷懒，不想进入蛛网尘封的肮脏小室搜索，反正小室甚小，瞄一眼便可察遍全室，杂物堆中应该没有人隐藏。如果有人，早就被声光怪影吓得没命飞逃啦！毒烟迷雾也早该将人薰出，没有一寸寸搜寻的必要。

翻过地皮来找，只是夸张的形容辞而已，事实上难以办到。

久久，终于万籁俱寂。

笨在她背心和天灵盖的手掌挪开了，耳中不再听到霍然的声音。

她悠然苏醒，神智一清。

人在大厅聚集，其他的人在院子里待命，一个个懒洋洋提不起劲，白跑了一趟人人失望。

主要的人物聚集大厅，与贝秋霞品茗商谈。

‘人可能藏在不远处的建初寺。’

那位仙风道骨，号称活神仙的天罡真人，说的话似乎欠缺信心，‘可能’两字说得有气无力：“我们的人手不足，贝施主务请协助咱们前往搜查。”

“仙长明鉴”贝秋霞怎敢得罪这位活神仙，又不愿听任驱策：“弟子的人讨厌佛寺，对建初寺也不熟悉，不但派不上用场，甚至反而会误了仙长的事。”

“你们负责外围堵截，连这点用场也不胜任？”天罡真人脸色难看：“你知道莫大人可以命令你。”

“仙长，我也得为自己的安全着想！o 果钦犯来找我，或者仍在这里潜伏……”

“废话，贫道这几位佛道至尊人物，联手使用搜魂大法，召来揭谛功曹，以及鬼府神兵，遍搜每一角落，外围有六丁六甲封锁，任何有一口”气的人，也无所遁形，钦犯怎么可能在这里潜匿于钦犯也没有必要找你这种小人物报复，哼！

“好吧！我去。”

30

贝秋霞知道老道已经动怒，银牙一咬只好服从。

“你是唯一与钦犯多次接触的人，有你参与，可以及早认出钦犯，所以贫道想借重你协助。”

天罡真人语气不再凌厉：“要不是建初寺范围太大，贫道人手不足，贫道还不要你协助呢！快准备动身：“好吧！弟子这就集合人手。”

贝秋霞无可奈何他说。

建初寺目下其实规模并不大，占地仅比这座大宅大些而已。

这座佛门在江南最初建造的佛教道场，自从其他寺院陆续修建之后，

已成为小寺院啦！后来修建的佛寺，一座比一座雄伟。

南朝四百八十寺（其实有七百多座），最大的同泰寺（本朝重建取名鸡鸣寺），建初介乎中下之间，目下在内苦修的僧侣，还不到四十名。

以天罡真人的五十余名高手，搜寺该无困难，实在不必逼贝秋霞的人协助，老道只是有意突显自己的权威而已。

“该准备了。”

霍然长身而起，拉起傅玉莹：“把剑系妥，将有一场激烈大搏杀。”

姑娘的剑已经丢掉了，她现在的剑是霍然的。

霍然白天便准备了一根废登脚，两尺余长四四方方，这玩意十分坚硬，有棱有角，运内力挥舞；打破人的头，比打破鸡蛋更容易。

“人都撤走啦？”

姑娘一面整理剑与百宝囊，一面低声问：“人走了，还有激烈的大搏杀？”

“你要对付贝秋霞？”

得看她是否机灵了，或者幸运之神眷顾她。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“人撤走了，但仍在宅内，必定商量搜另一处可疑的地方，改变计划岂能仓卒？因此我知道他们还没动身。这些混蛋既然来找我，我当然也有权找他们，必须杀得他们闻名丧胆，望影心惊，尔后他们才不敢放心大胆打我们的主意，多除去一个，就少一分威胁。”

“他们来了些什么人？”

“不知道，反正都是些活佛神仙级的杂碎，江贼的走狗大多，我根本不认识几个人，走。”

出了雨道，仍可嗅到令人昏眩的烟雾味。

两人不走屋顶，穿厅越舍直奔前进院。

大院子里灯火通明，几个重要人员正在分派人手。

贝秋霞还在厅内，等候她的人前来集合，四十余名教中子弟，已歪了四分之三，每个人都在心翼翼地整理兵刃和法器。

天罡真人沉着稼健，详细地分配任务。两个喇嘛一个和尚，以及三名高年老道，都十分合作听任他安插：“大定慧活佛道长，请从寺门搜进。”

天罡真人向那位装束怪异的大喇嘛客气他说：“有六位施主同行，人手稍嫌不足……”

“佛爷拒绝从寺门搜进。”

大定慧用浓重的京腔官话抗议：“霍孽障不是莽夫或懒鬼，不会躲在大殿或者从寺门突围，佛爷岂不白忙一场？佛爷要从寺后搜进，派给佛爷多少，佛爷并不介意。儿“霍小狗胆大包天，贫道算定他一定会从寺门突围，所以请道友负责，只有道友才能堵得住他。”

“混蛋！谁堵得住我太爷霍然？”

西厢的屋顶，突鳞传来宏钟似的震耳沉喝：“凭你们这几十土鸡瓦狗，胆敢找大爷送死，我算是服了你们这些送命好汉，也非常可怜你们……”

用的嗓音也是京腔官话，学大定慧佛的腔调维妙维肖，如不留心）很可能认为是同一个人说话，上下相隔不少于十步，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说话？要不就误认说话的人会分身法。

大定慧佛气得肚子冒烟，不等霍然说完，人化流光，三两闪便到了屋

下，左手人骨笛右手转轮藏，两面一分一振，狂鹰展翼冲霄而起，向瓦面跃升。

爬伏在瓦沟中的傅玉莹，双手连扬同时挺身而起。“砰砰”两声闷响，绿焰飞溅，臭味四逸，两枚青磷毒火弹，在大定慧佛身上开花爆烈。

“哎……啊……”

大定慧佛狂嚎，脚向下落踏中格口，浑身绿火闪烁，青烟弥漫，像一只大绿火球，踏毁檐瓦，手舞足蹈向下载。

大定慧佛穿得大红大绿一身零碎，沾上了毒火真够瞧的。

任何盖世禅功，也抗拒不了有如液体的青磷毒火焚身，跳在水池里也扑灭不了这种毒火，一离水毒火重新自燃，不烧尽绝不会自行熄灭。

这种歹毒玩意，江湖朋友用来纵火，玄门方士更使用得出神入化。

会妖术的人似乎运用得更高明些，妖术绝对少不了毒青磷助威，妙用无穷。

对付妖术，这玩意更是破妖术的绝活，以毒攻毒，看谁使用的技术高明。

中山王府惨烈的搏杀故事重演，霍然与傅玉莹像一双雌雄猛虎扑入羊群，跳下屋便轰雷掣电似的冲入人丛，剑劈棍飞冲出一条血路，宛若风扫残云，如汤泼雪。

天罡真人号称活神仙，手抖就是一记掌心雷，雷火直喷两丈外，右手也随后一扬，青虹破空而飞。

击倒八名高手，冲向大罡真人的霍然，在雷火及体的前一刹那消失，似乎在同一瞬间出现在右侧，恰好被天罡真的青虹截住。

“什么东西！”

他左手一抄，青虹入手，是一把小飞剑爆出火星，小剑在他掌中扭动有如活物。

“还给你！”

他左手一抖，小飞剑向天罡真人方位激射，这种尖重尾轻的小飞剑，发射后不会翻腾，以直线飞行，速度够便幻化为青虹。

风雷声殷殷，劲道比天罡真人所发的强一倍，速度也强一倍，青虹已隐约难辨。

聪明人永远比笨的人幸运，天罡真人就比同伴们聪明。

号称第一活佛的大定慧佛）浑身着火的惨状，老道已经心虚，掌心雷击中虚影，飞剑反而回头攻击，更是心胆俱寒，身形一闪，像是平空隐没了。

两个领队人一死一逃，三十余名高手，在刹那间倒下了一半，即使群龙有首，也无人敢上前拼命了。

仅逃走的四五个人，天罡真人是逃得最快的一个。

长啸声中，两人无畏地冲入灯火通明的大厅。

鬼影俱无，贝秋霞的人都从后面走了个精光大吉，没有任何人参与大院的惨烈搏杀。

贝秋霞比天罡真人更聪明，她的四十余位教中门人弟子，一个也没折损，甚至没有人出厅。

她对霍然的嗓音十分熟悉敏感，霍然在远处屋顶嘲弄大定慧佛，她一听嗓音便知道是霍然，虽然霍然模仿大定慧佛的口音维妙维肖一听便知道不妙了。

她不但阻止门人子弟外出，而且断然下令逃生。

师父已经死了，几个教中主要执事也兵解归天，不能再有任何损失了，她必须保持玄灵教的元气，保一个算一个，出去铁定会全军覆没的。

这几十个人，哪能与昨晚中山王府的阵势比？中山王府尸横遍地，她可不想也在剑下溅血，一念正确，保全了所有的门人子弟。

“再去中山王府找皇帝。”

傅姑娘兴奋地向霍然娇叫。已找不到人厮杀了。

她发现与霍然并肩搏杀，胆气与攻击的技巧，突然进步得连她自己也感到纳闷，也极为兴奋鼓舞。

出剑得心应手，对手封招攻招的技巧与劲道，仿佛她已经预先知道了，攻击与反击皆如获神助，予取予求所向披靡，胆气一壮，她油然而起再闯中山王府的念头。

黑夜中可以来去自如，官兵只能在街巷布阵拦截，他们不需走街巷，街巷窄小，在屋上往来自如，如龙在海，如虎归山，何所惧哉？

“好，走。”

霍然拾了一把剑系在背上：“让那个狗皇帝明白，他并不真的是天老爷的儿子，他不能拿天下的百姓当成刍狗，会有人向他反抗讨债的。”

他俩并不知道，正德皇帝已经仓皇返回宫城躲起来了。

那一班佞臣弄臣，也进了皇城躲进各衙门避祸逃灾，中山王府连御林禁军也没留下。

中山王府徐家的子孙，历代世袭镇守南京，袭爵的直系爵主是魏国公，是公而不是王，但南京的人，通常仍然称之为王爷。

爵位五等：公、侯、伯。子、男。

王，超然于五爵之外，可不是容易得来的，列于皇亲国戚之列。

事实上徐家的女儿，为后为妃并不少。汉朝，非刘不王；不是皇家刘家的人）不许封王：

文官例不封公侯；只有开辟疆土军功彪炳的人才能封公侯，文官的最高爵位只能封伯。

徐达是死后赠封的王，本爵世袭仍是公，但他世守南京，祖上有王爵，因此可以拥有编制内的家将、材官，以及额内的校尉。

国贼江彬也养有家将，但却是私养的违禁爪牙。

南京守备当然有权调动兵马，全府灯火通明，家将家丁严密守备各处楼阁厅院，兵马则成队列阵在各处守卫，刀出鞘弓上弦，严阵以待。

可是，所有的人皆紧守岗位，无意出击拦截，除非入侵的人冲阵，任由入侵的人自由去来。

霍然和傅玉莹无畏地深入王府中心，在昨晚皇帝现身的大楼前，先是仰天举剑、长啸，然后叫嚣要皇帝出来打交道，狂妄已极，目无人君大逆不道。

扼守大楼的只有一列家将，不理睬他的嚣张咆哮，甚至有人发出嘲笑声，要他俩到宫城去找皇帝，皇帝已经不在此地，不必浪费工夫。

两人不能再闹了，皇帝不在，家将兵丁不理睬他们。

在南京，中山王府受到普通性的尊敬，历代公爷虽然有些不如人意，但南京人仍然尊敬徐家的人。如果他俩大开杀戒，肯定会受到南京人的唾骂，有皇帝在内是例外，昨晚的袭击就获得南京人士的喝采。

太爷霍然的声誉威望，以奇速向江湖流传，成了众所注目的英雄人物，轰动天下的风云钦犯。

两人乖乖离去、大摇大摆撤走，居然在王府门外向列阵的官兵，公然追问国贼江彬的住处，声称要取江贼的项上人”。

官兵们当然不理睬他们，一问三不知。

他俩并不知道，同一期间，飞天猴一群人挑了龙江关秘探的巢穴，毁了苍龙丹士的住处，而这件大案，官方与江湖朋友皆认为是太爷霍然的杰作。

全城大乱三天，三天后解禁，市面恢复；日观，谣言耳语满天飞。

街上仍然不时看到巡逻的官兵，一府两县的治安人员，一个个焦头烂额。

搜捕钦犯的工作加紧进行，赏格到达天价：纹银一万两。

一万两银子，目下在江南，可以买将近两千亩肥田，足以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。

没有人理会这一万两银子，谁敢招惹把南京闹得天翻地覆的太爷霍然？

太爷霍然是何许人也？

没有人知道他是高是矮，反正能向皇帝的御林禁军挑战，杀得中山王府尸横遍地的人，必定头如笆斗眼似铜铃有如鬼王，刀枪不入可力敌万人的盖世霸王，谁敢不要命赚取这一万两银子？

皇帝不曾返驾，表示不会在暴力威胁下逃跑～数十万官兵，仍在躁晴江西；要将数十万兵马撤回，岂是一月两月所能办到的事？所以还得在南京逗留，兵马暗中慢慢从南京撤。

知道底细的人也不少，飞天猴是剧盗，幽冥玄女是黑道名女人，分水神犀是水贼，他们的朋友，当然也是横行天下的亡命，必须与各门各路的牛鬼蛇神接触，消息才能灵通。

因此，有关太爷霍然的事迹，皆由这些人用夸大性的口吻传出。”把他当成同道，甚至称之为自己人。

自从十年前白衣军败没，江湖上爆发出由国贼江彬主导，利用白道群雄迫害勾魂白无常事故，引发江湖大风暴，白道与侠义道人士，成为众矢之的，数年来一蹶不振，黑白道寻仇报复有如焚天烈火，武林精英损失惨重。

之后）白道与侠义道群雄，相戒避免在江湖走动，在家韬光养晦，即使仍然在外行走，也避免多管闲事。

这次霍然在南京示威，公然承认前来抢劫皇家搜刮得来的珍宝，更由飞天猴一些有心人，有意无意地打出他的旗号壮声威，太爷霍然无形中赫然成为黑道的巨豪，一夕之间名震江湖。

白道与侠义道人士，本来这几年就一蹶不振，在太湖就不敢管霍然的事，之后更不敢接近南京。

因此南京事实上已是黑道龙蛇的天下，国贼江彬再也找不到侠义道人士替他卖命了。

一府两县（上元、江宁）的治安人员，根本就无法获得黑道人士的合作，拒绝供给有关大爷霍然的消息，也就无法掌握霍然的动向。

最后总算是南镇抚司的人有办法，与某些江湖人士取得联系，他们的秘探无孔不入，而且掌握有生死大权，比一府两县的治安人员消息灵通，权势也比治安人员大上一万倍，活动的经费也多千万倍。

南镇抚司的主子是国贼江彬。

江贼是现任的锦衣卫指挥使。

话传出了，眼线的人手增加了一倍。

传出的活很简单：贝秋霞姑娘希望与太爷霍然面谈。

贝秋霞不是南镇抚司的人，她目前的身份，是南镇抚司的贵宾，也是南镇抚司委托的全权代表，希望与太爷霍然会旺缉拿大爷霍然的赏格，是国贼江彬以五城兵马司的名义出面悬赏的，与南镇抚司无关。

城西有一串小山。北面从幕府山向南延伸，依次是卢龙山、四望山、石头山、清凉山、山虽小，但仍然是山而不称冈。

四望山在定淮门外，西面临江。

往北两里余是捐江门，往南是清凉门。

城墙往南向上升，沿山脊建筑，上面建有兵垒与烽火了望台。

京师北迁，卫军北移，兵垒与烽火台已废，但经常有官兵巡城。

正德皇帝光临南京；巡城的官兵增加丫三倍；禁止民众登临。

其实这一带城门城墙，城内城外，当时市街稀少。居民不多，仅春季有大量游春客前来游春，平时罕见人迹，算是南京最荒僻的处所。

清凉山巅最著名、最宏丽的翠微亭，清凉门内的清凉台，平时也很少有游客登临。

北面的揭江门仪凤门，以及南面的水西门（三山门）聚宝门，却是最繁荣最拥挤的精华区。

“有山的地方繁荣不起来，交通不便，市街难建，虽则山小得可怜，但仍然是山，注定了不适宜民居；也就无形中成了隐龙伏蛇的地方，蛇鼠藏身的好所在。

上元县的巡捕们，偶或在这一带山林小屋走走：即使碰上几个避风头的歹徒恶棍，也开只眼闭只眼心照不宣。

昨晚午夜时分，四望山便有人蛇行鸳伏接近，两三个人为一组，陆陆续续隐没在山林中，每个人都带了干粮水葫芦，刀剑皆用布卷住。

在山下的小径附近，各组两面一分，各走各路，消失在山林深处。

山中各处建有一些小屋，一些居民种了些杂粮度日，有些是官府雇用看守山林的人。

所有的小山，严禁伐树采薪，保持山林的完整，因此草木葱茏郁郁苍苍，三五百个人躲藏在内、绝难发现形影。

山西北通向招江门的小径旁，有一座看山人的小屋，几个男女在用早膳，= 大早进食有酒有菜。

这里看不到城内的风景，远眺捐江门码头人影如蚁。

江上帆影片片，江水在朝阳下，闪烁着黧郝波光。

夏汛虽然已过，但时届涨潮，一阵阵潮头向上游汹涌，势如千军万马船奔腾，极为壮观。

在座的五男三女，其中一女是贝秋霞，这次穿得朴素，青衣布裙像个普通民妇，不施铅华，依然明眸皓齿保持贵妇的风华，不因荆钗布裙而掩去颜色。

满脸虬须的闹江龙吕大江，坐在最下首，可知这位黑道大豪，在八人中地位最低。

上首那位国字脸膛，相貌威严的壮年人，也穿了两截平民简单服装，也掩不住骤悍威猛的气质。

他们一面进食，一面商讨一些细节，时间充裕，他们并不急于进食。

“吕大江，你的人真有把握对付他？”国字脸膛壮年人，用不信任的口吻问，“你那些乌合之众，能比得上中山王府上千铁卫与各门各道的高手名宿？”

刊、提督，情势不同。”闹江龙汕讪他说，“我那些乌合之众，在可以纵横的地方布阵拼命，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独当一面，敢杀敢拼的江湖之雄。你们不同，在中山王府有如在家斗虎诸多顾忌。

最重要的是，你们必须保护皇驾第一，施展不开，只能死守挨打。再就是黑夜中他动你们静，所以任他纵横无可奈何。现在不同，大白天无所遁形，我的人布暗严阵以待，有如天罗地网，策应你们的主力攻击，他将寸步难行。”

“希望你们能发挥全力，在这里能捉住他。”小提督不再讽刺，“我的人可说精英尽出，谅他今天插翅难飞。如果他真的神勇，为何只敢夜间闹事？所以我的人信心十足，必诛此獠。”

“如果能在这里把他毙了，小提督可否向令尊建议，不要将我派往太湖，协助宋大人搜寻笑魔君父女？”

闹江龙乘机提出要求。

这位小提督，正是江彬的长子江勋。

江贼有五个儿子：勋，杰、鳌、熙、然。

勋、杰、鳌目下都是锦衣卫指挥。

江贼赶走了提督东厂的张锐，排掉了总督锦衣卫的钱宁，接管了东厂和锦衣卫，把三个儿子都安插在锦衣卫大权独揽。

而且，他也是提督十二团营。

江贼目下的头衔，是威武副大将军，职称是提督赞书机密军务。因此，他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副大将军，喜欢称他为提督。

在扬州唆使皇帝，遍刷杭州的处女与寡妇，就是以提督府的名义，向扬州知府发布命令的，他在扬州开设提督府，树立军门代颁圣旨。

江勋掌理北镇抚司，北镇抚司是除皇帝之外，最高权力的衙门，特务秘探人数上千之多。

闹江龙是南镇抚司聘请的眼线细作，北镇抚司并不能直接指挥他。

但江彬提督东厂和锦衣卫，正是南镇抚司的顶头上司，所以闹江龙请江勋，向江彬请求免派至太湖接受宋大人指挥。

“不行，江小提督断然拒绝：“笑魔君父女，在太湖地区活动。你知道笑魔君父女，从出山虎那群淮泗强盗手中，夺获从快马船抢得的珍宝美女，必须替我追回。刀；些珍宝和十名美女，都是家父精杉）细选，准备带回京师，安置在豹房供皇上享乐的，一定要追回来，知道吗？”

“小提督明鉴。”

闹江龙苦着脸申诉：“贝仙姑所料不差，姓霍的在太湖，与笑魔君父女走在一起，姓霍的闹到南京来，笑魔君父女很可能已经潜来南京，到太湖呀）能找到他”太湖不是我的地盘，我也施展不开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江小提督不悦他说，“你是不是怕笑魔君父女？”

我知道你在扬州，被他父女盯住摆脱不了，要不是恰好有一群侠义道

名宿介入，把笑魔君父女吓跑，你可能栽在他父女手中，所以你心中害怕。”

“笑魔君父女算什么东西？在山东我就杀得他和唯我神君丧胆而逃。”闹江龙爆发似的抗议：“我是栽在姓霍的混蛋手中的，刁。时我身边没有几个人，姓霍的身边还有空空缥缈几个女亡命，不得不暂且回避他。这次，我要他的命，”果笑魔君父女潜来南京、我正好找他父女追索珍宝美女，把我派往太湖，你们将得不偿失。

“小提督，闹江龙的话颇有道队”贝秋霞替闹江龙争取留下的机会，也替自己争取，‘ 泗州水怪有线索追查霍然在大湖的行踪，实在没有多少价值，因为霍然已经在这里，犯得着追查他过去的行踪吗？’

“你的意思……”

江小提督粗盾攒在一起。

“泗州水怪靠不住。”

贝秋霞冷冷一笑：“我从霍然口中，知道水怪也是德州劫船贼之一，这消息是我提供给宋大人的，那时宋大人不肯相信。这恶贼转呵向你订：投效，我一直就怀疑他是前来卧底的。

我冷眼旁观，进一步了解他，发现他工于心计，狡猾机警，几乎所有曾经指挥过他的人，没有一个有好下场，岂不奇怪？这就是曾经指挥过他的人，过于信任他的结果。

他在太湖活动的能力有限，手面并不广，纠集了几个二流货色，游说太湖三蚊，结果所有的人都遭了殃，这种人能靠得住，夕“贝仙姑，你不想重返太湖，所以也希望闹江龙不要前往，替自己留后路，是吗？”江小提督将矛头指向贝秋霞，但语气倒还温和，“今天的事如果顺利完成，我再决定你的去留。‘也好。’贝秋霞不再申诉。

“贝仙姑，你估计姓霍的悍匪会来应约吗？”江小提督转移话题。

“这……”贝秋霞迟疑地无法肯定回答。

“你和他接触最频繁，应该了解他的为人，你的御神大法，道行比令师差不了多少，让你瞥上一眼的人，你就可以看穿他的过去未来。”

“问题是他比我的道行更深。”

贝秋霞叹了一口气：“我哪能了解他？而且这次并没和他见面商谈，他派人告知见面的时地，我怎能知道他约会的诚意有多少？不过，我估计他会来。

“为何？”

这个人血气方刚，才华做世，是一言九鼎的大丈夫，绝不会轻于言诺。”贝秋霞不假思索他说，“他根本就没把我当成劲敌，你们确也没有能对付他的人，所以）他一定来的。间匡就好，今天一定要解决他。”

江小提督语气肯定。

‘他派来的人转告，允许我带两个人赴约。你们指派的两个人呢？来了吗？’

“你动身时，他们就会现身的。”

他们是谁？我认识吗？”

“你不认识，但一定知道他们的名头，见面就知道了，越们扮你的随从，距午正还有两个半时，你可以好好歇息。这里的事办妥，你就不必前往太湖了。”

“但愿能顺利办妥。”贝秋霞放下餐具，“我真该好好歇息了，养庭精神

以应付危机。”

“用不着你出手，贝仙姑。”江小提督似乎信心十足，“只要你能把他引出，就没有你的事了。”

“但愿如此。”

贝秋霞却显得信心不足。

秘探们把注意力，完全放在霍然身上。

而霍然却像一个孤魂野鬼，行动飘忽快捷，只在金陵老店正式露了一次面，忱从捉摸，所奴有关汕的线索，秘探根本无法掌握他的动静，有关他的消息，大部分是不正确的。

他们甚至查不出笑魔君父女的去向。

除了贝秋霞猜出父女俩已跟随霍然到了南京之外，其他的人还认为父女俩仍在太湖活动。

她们更没料到，霍然会与飞天猴合作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

霍然曾经捉住飞天猴十兄弟中，老五浪里飞胡勇、老八水虎孟彪，用来向宋大人交换玉面天罡的女儿。

按常情推断，霍然与飞天猴两人之间，已是誓不两立的死仇大敌，怎么可能联手合作呢？

迄今为止，秘探们无法了解全盘情势，无法获得完整正确的消息，不知己也不知彼，主动权完全操在霍然手中，根本不知道霍然的大群同伙，到底是些什么人，甚至误以为与霍然出现的贼伙，是一些趁火打劫的盗匪，与霍然无关。

在这期间的多次接触中，霍然闯入中山王府也只有三个人而已，并没与大群匪徒同时出现，血案也同时在不同的时地发生。

三天前他再次侵入中山王府，只剩下两个人了，显然第一次侵入所背走的人，已经不在人世了，没有人再力。入，所以与其他的匪徒无关。

消息不正确，估计错误，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

江贼父子正在不断付出代价。好在他们付得起；付得起，算是优势之一。

皇帝更付得起，不想匆匆走京，南京游兴未尽，威武大将军，也不能在一个钦犯的威胁下低头。

所以江贼要不惜一切代价，甚至由儿子亲自带人出马，用各种手段调动精锐鹰犬，誓获太爷霍然而甘心。

利用贝秋霞出面，这步棋相当高明。

贝秋霞是唯一与霍然多次接触，而没受到任何伤害的人，很可能是霍然对贝秋霞有了好感。

上次在大湖，霍然公然向秘探威胁，用悍贼交换女人，定然是好色之徒。以美丽的贝秋霞，对付好色之徒成功有望，果然有了回应，霍然答应与贝秋霞见面。

近午时分，贝秋霞沿山林中的小径，莲步轻盈走向西北角最高处的望江亭，身上没携带兵刃和法袋。

她换了白色衣裙，飘飘若乘风凌云的仙子，明艳照人风华绝代，比在太湖时更为出色，像官宦人家的高贵夫人或小姐。

前面树后踱出两个人。”一男一女拦住去路。

她心中吃惊，但并不感到意外。

她认识这两个人，是江贼身边的十大保镖中的两个。

江贼竟然把平时寸步不离的保镖派来，难怪江贼的儿子敢亲自带人前来冒险打先锋。

这两个男女年岁已经不小了，白天江贼出现在公众场合，必定有十大保镖以随从身分；陪侍在左右专门对付可能出现的刺客。

满脸皱纹长了一张朴实可亲面孔，年纪花甲的人，是江湖声威慑人的毗迪王王先禄，传说中十八重地狱主宰王之一，掌理剥皮地狱。

道教有十殿王。

佛教有十八重地狱，每一狱有一王掌理，剥皮地狱的主宰，就是毗逸王。

这位江湖魔中之魔王先禄，绰号就是毗迹王。

别看他长了一张朴实可亲的面孔，骨子里碾心硬如铁，狠毒绝顶，连身上的血也是冷的，杀人剥皮仍然一团和气。

据说，正德皇帝男；三副人皮马鞍，就出于这老魔之手，连硝制人皮的绝活也是超一流的专家。

女的年在半百上下，比徐娘稍老些而已，但头发已泛灰。白，头面倒还清清爽爽，年轻时想必也是个大美人，穿了青衫布裙，点着一根罗汉竹手杖，脸上经常流露出微笑，和蔼可亲母性味十足。

可别让这女人的和蔼外表愚弄了，她却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母夜叉邹淑仪，绰号吓人，姓名却高贵。

她衣内所暗藏的追魂毒匕长一尺，靶端云头有九合金丝链，可扣在手臂的护套上，可飞出杀人于三丈夕。这一双男女保镖，不但杀人的技巧威慑群雄，武功之高也超尘拔俗，正是具有奇技异能的可怕魔道顶尖人物，江湖人士畏如蛇蝎的凶残杀星。

风秋霞当然认识这两个魔头，父玄灵教主，也是江贼礼聘而进入豹房的，与江贼有密切往来。

江贼把最好的人才留为己用，所以这两个魔头并没留在豹房陪侍皇帝，仅在江贼出入豹房时，跟随在江贼身边任亲随。

武林泰斗的少林寺，也派有三位长老在豹房陪侍皇帝。

少林是唯一有僧兵建制的大寺。

九锄白衣军东响马)的巨魁刘三、赵撞、杨虎，进兵亳州，把少林僧兵杀得七零八落。

从此，少林开始·暗中积极训练俗家年轻子弟(年不满四十的男女，不许出家为僧道)，也从此开创少林大开山门的局面。”

据京都人士所知，少林在豹房的三位长老，禅功和兵刃，皆胜不了毗逸王手中的一把狭锋单刀，而且几乎伤在他左手暗藏的八寸剥皮刀上，可知这个老魔头的内外功，是如何惊世了。

贝秋霞心中暗惊，也心中一宽，有这两位魔头在，不怕霍然活不投机反脸了。

“两位前辈难道是陪同晚辈前往的人？”她赶忙上前行礼、“晚辈怎敢……”

贝姑娘，不必介意其他的事。”毗迎王笑吟吟他说：“粉墨登场各扮各的，避免露出马脚，目下我和夜叉是你的随从，必须恰如其分。你先走，俗礼免了。“恕晚辈放肆，恭敬不如从命。”讷再次行礼告罪，迈步走在前面。

不久，望江亭在望。

三人早到片刻，举目四望，草木葱茏视界有限。唯一可以远眺的是临江一面。

他们的目光，落在北面的小山径上，果然所料不差，霍然是从捐江门方向来的。

“这小狗指定时地约会，竟然不先行前来等候，未免太狂了，居然不怕我们可能带了大量人手前来对付他。”

毗迎王脸上经常涌现的笑容消失了，鹰目中冷电乍现：

“我一定要亲手剥他，哼！”

指定时地约会，主人应该先到，如果对方带来的人数超定的人数，主人可以及早趋避，早到可以有所准备，甚至可以先暗中布置策应的人。

主人居然后到，表示根本不在乎，对方是否依约带两个人来，来多也不介意。

他甚至穿了青衫，没带兵刃，施施然沿小径登山，像一个游山的少爷公子。

沿小径下望，可以远及两里外，山径上的确只有他一个孤零零的身影，没带有同伴。

贝秋霞俏立亭中，高贵的风华令人不敢褻读。

男女两魔头在身后懒散地分立，扮随从十分神似，像老仆仆妇，一点也没有会武的神态流露。

。“午正，霍兄真准时。”贝秋霞媚笑如花，态度亲切友好，“怎么没带同伴来？”

她的扮像是主人，两魔头是随从，不需替随从引见，她也不想暴露两魔的身分。

“呵呵！”霍然大笑着在石桌的圆石凳落坐，“你派人传话，要和我面谈。我派人回覆，指定时地和你会晤。双方并没提及面谈的性质，更没提及仇恨和责任，我不需带同伴来助威。

贝小姐。你约我到底有何指教？对令师的不幸，我只能说我很抱歉：你提任何要求，我有权接受或拒绝。当然啦！只要是合情合理，我会考虑接受的，如果论王法，你就不必说了。”

如果论王法，贝秋霞也站不住脚。

玄灵教主既不是官，更不是捕捉盗贼的治安人员，不管是为公为私，霍然都可以堂而皇之置之不理。

“我不是为了自己的事和你会晤的，要论师仇，将责任推给你负，也有欠公平。”贝秋霞表明自己是明理的人，“如果我请求你离开南京，不会是不情之请吧？”

“十有要我离开的理由吗？”

“你继续在南京骚扰，知道会坑害了多少人吗？”

“理由不充分。”霍然断然拒绝，“而你，反而没有留在南京的理由，正好乘机将令师的灵骸运返京师，这里的事已用不着你费神了。江彬那国贼刮尽江南江西的珍宝，他私养了上千亡命替他搜刮珍宝美女，唆使皇帝坏事做尽，他得为死去的人负责。我不必用何种大仁大义的名义找他 fgi iK 正义，反正我一定要和他周旋到底舍不两立，他一天在南京作恶，我就找他一天。我找他与你无关，你不能要求我离开。”

“官家的事，根本轮不到你管。”贝秋霞不死心，继续说服，“你已走了两船珍宝，应该心满意足了，人不能太贪心，须知物极必反。”

“在太湖我曾经向你表示过，要来南京盗宝。但盗宝不是我的目标，我的目标是向昏君奸臣挑战出口怨气。主今为止，我还没打听载珍宝的船泊在何处。我否认你乱栽赃的指控，我绝对没劫走任何载珍宝的船只。”

“你的人……”

“贝小姐，不要说一些捕风捉影，无凭无据的话，我不想谈这种事，我答应和你见面，只想知道有关你我之间，仇仇怨怨的善后意觅，其他的事一概免谈。同时，请听我的忠告，速离南京，以免刀剑无情。我不讳言对你有好感，但牵涉到生死存亡，好感并不能消除双方的敌意和仇恨，早晚会走上兵戎相见，你死我活的绝路。言尽于此。”你如果没有合理的要求，我得走了，后会有期。”

“我是代表江副大将军，来向你提要求的。”

贝秋霞不得不放弃私人要求，滚明代表的身分。“哦！是狗官要你出面的？”

霍然故意流露出意外的惊讶神情，其实并没感到意外。

贝秋霞没有任何要求和他会晤的理由，双方已是誓不两立的仇敌；要会面也只首一个可能：拼个你死我活。“我是全权什羌””贝秋霞的态度渐趋强硬。

“失敬失敬，我怀疑你的身分地位，在昏君与狗官身边……”

恐怕不比令师低。公事公办，你是先私后公，私了比公了有效，无效只好公了啦！

你说吧！你这位代表，有些什么要求？

我在听。“仆……”

贝小姐，你请注意情势和规矩，我是胜家，狗官是输家，输家是没有要求的地位的，提要求的，通常是胜家的一方有权提出。”

“你还没获胜呢！霍兄。”

“这是事实，不容争辩。当然，你必须将狗官的要求转达，在其位谋其政，我不怪你。说吧！狗官有些什么要求？他有什么交换要求的价码和条件？”

“其一，交还两艘珍宝船，以往不究。”

霍然一怔，这是赢家才配提出的条件呢！口气强硬。某些地方不对。

他惊觉地长身而起，冷然举目四顾。

四下里草木葱茏，看不出异状。“那是不可能的事，珍宝船只与我无关。”

他凝视着贝秋霞，虎目中神光炯炯：“我想，第二个要求，一定是我向狗官投案伏法了。”

不是；限你立即离开南京，带了你的同伴早离疆界，不会派人追捕，不行文天下捕你归案，取消钦犯通缉令，当然，两船珍宝如不交出……”

“就没有谈第二个条件的必要。”霍然替对方说出答案，“贝小姐，你在浪费唇舌。”

“霍兄，识时务者为俊杰……”

“不必说了。”

霍然向亭口移动：“我答应和你见面和平地商量善后事宜，为双方的仇恨试图化解，完全是冲私下的情谊，你知道我并没真的将你列为必杀的走狗。你如果代表狗官出面，我毫无兴趣，没有再谈的必要了，告辞。”

“你知道你我之间，只有仇恨而无情谊。”

贝秋霞脸色一沉，一字一吐。

“那是你的看法，与我的看法无关。……”

“我要替家师报仇。”

贝秋霞大声说。

“悉从尊便。”

“你不能走。”“你可以在江湖找我，找我报杀师之仇。”霍然也沉声说：

“你如果再借狗官的秘探行凶，你知道结果的。”

“为报师仇，不问结果。”

贝秋霞一拉马步，猛然一掌吐出。

霍然身形斜退，飞越栏杆出亭。

毗迹王一声冷叱。如影附形出双掌来一记上下交征，掌出似乎毫无劲道，这一招也不是强攻的招式，本身就具有诱敌出招封架的虚势。

母夜叉也从侧方闪电似的掠到，也是双掌齐至，用的招式却是小鬼拍门，也是抢人中宫连环发掌的半虚招、距离近发劲不足的巧打。

两人都是卖弄巧技的招式，并无强攻硬抢申雷霆气势，显然是策应主人贝秋霞的主攻，让主人乘机切人行雷霆一击，这是仆从替主人制造机会的策应技巧，技巧并没有致命强攻的实力。

贝秋霞确是飞跃出亭，乘机长驱直入的。

霍然上当了，并没把两个仆从的虚攻放在心上。

更遭的是，他真以为这两个魔头，是贝秋霞的随从，摆出策应的阵势也像随从，他也不知道这不出色的两个男女，会是威震江湖的魔道名宿。

贝秋霞知道他不会下杀手，他确实不忍心下杀心。两人多次打交道，贝秋霞多少了解他的心态，徒手相搏，他更不会下杀手痛击。

他不会挨打而不还手，也不想闪避，双爪一分，分别抓向伸来即将近身的老掌。

这双男女随从的掌没运真力，招式巧而已，只要快速地抓住每人的一只手掌，定可不费力地将人飞扔而出，至少，可逼两男女撤招。

这瞬间，他心潮汹涌，看到了凶兆。

在大湖西山受到南人屠一群假游客攻击，也是在发动的刹那间他看出凶兆。

出亭扑来的是贝秋霞，脸上涌现出奇怪的表情，既不是纯粹的兴奋，也不是全然的怜悯。

这两个男女仆从，如果真是贝秋霞的人，贝秋霞的脸上，绝不会出现这种怪异暧昧的表情。

玄灵教主的人，根本不配和他动手动脚。

一次经验一次乖，经验丰富的人，应付危险的反应也就特另灵敏，在

电光石光似的瞬息间，常可化险为夷逃脱灾难)

久蓄的劲道突然迸爆，威力石破天惊，爆发、夕)进，再两方的劲道汇聚，形成聚合的力场中亿中心点所承受的压力大得惊人，真可用无坚不摧来形容。

响起一声猛烈的气爆，气流 ftgh 有如 J、型龙卷风，”人影在旋风中飞舞、抛掷。

八寸剥皮刀飞旋破空，幻化为一道经天光环，追逐着抛起的人影，有如活的青虹。

尺八长的追魂毒匕、也从母夜叉的袖底飞出，后面的细 J、九合金丝链也幻化为 J、激光，拷青色的匕身快得仅可看到芒影，射向飞舞抛掷急剧旋转向人影。

贝秋霞停在两丈外，黯然叹息一声。

旋转抛掷的人影，倏然萎缩成一小团，急剧地沉落，然后骨碌碌向坡，滚，压倒了 J、树，压平了野草，有如高山滚石，瞬即消失在树隙草丛下。

“他是我的！”

毗迄王兴奋地大叫，跃起，追出，“我的剥皮刀先击中他的……”

“查验尸体才能决定是谁的。”

母夜叉也飞抢而出，滑草下降速度惊人。

两人联手连续攻击，近攻远攻耗损了大量的精力，起步太晚，不可能紧迫追下。

贝秋霞并没随后追出，发出一声娇啸做信号：

下山的坡度并不大，向下滚骨的人，如果是自然滚落，速度不可能快，应该被一些小树丛或大树所挡住，绝不可能左歪右扭，恰好从空隙中滑下山脚。

可是，被压倒的草木仅有百十步，之后便消失了痕迹，似乎人不再滚落，而是飞走了，或者钻入地下了。

两个魔头在附近穷找，分枝拨草草木遭殃；似乎要将地皮翻过来，把钻入地下的人揪出，像两个疯子，更像扒虫喂雏的老母鸡。

人就是不见了，可能飞天遁地逃走啦！

“忽哨声从各处传来，最后十余个人向下急降，”领先的赫然是江小提督，身手非常的矫捷。

“人呢。”

江小提督在上面数十步，便大声询问。

山坡向北倾、侧方不远处便是至揭江门码头的小径，下面百十步也有人向上抢，埋伏的人等得不耐烦，现身出面拦截。

”“可能往山下逃走了。”

毗迎王不得不承认失败，脸色难看已极。

受到雷霆打击的，绝不可能滚至中途便融化了，生有人死有尸，现在什么都没有，唯一的可能，便是往山下逃走了。

下面有埋伏网，不可能往上逃而不被发现，而下面的人正向上蜂涌急升，可知人并没往下逃。

西面临江，江岸芦苇有如青纱帐，没有民宅，只有沿岸南北伸的二桑小径，江流汹涌，没有船只近岸行驶，是无路可逃的绝地。

人是从北坡滚下的，距西面山脚远得亏 R0k！西面却传来呐喊声。警号

也划空而至。

“人在西面山脚！”有人高叫。

“混蛋，人怎么可能逃到西面去了？”江小提督又急又怒，“临江一面是绝路，只派了几个人扼守，是谁乱发信号？该死！”

“恐怕真逃到那边去了。”

有人领先急走：“受伤逃走的人，怎知何处是绝路？情急逃走难分东南西北，被咱们的人截住了。赶快前往追捕，不能让他圈；死尸体流失，咱的奖金也啦！”

为图利个个争先。谁也懒得理会江小提督是否同意，一个个争先恐后，分枝拨草向山西麓狂奔。

人数超过三百，全都集中到山西麓，在各处埋伏的人，皆急急赶来会合，还不知发生了些什么变故，赶至（后才知道，目标可能从这里逃走，藏匿在某一处草窝狐洞里，目标受了伤，不敢跳江溺水逃走。

可是，找到的尸体，却令所有的人，一个个极感不安。

两个老魔头更是脸上无光，又气又急而且愤怒如狂。霍然被他俩击伤无可置疑，但所找到的十七具尸体，皆表示霍然不曾受伤，而且把负责扼守绝路的十六个高手”杀了个精光大吉。

十七具尸体全排放在一起，的确是分派在这一带扼守绝路的人。

三百名高手，仍不死心在附近穷搜踪迹。

十余名经验丰富的人，仔细地检查尸体。

江小提督脸色像债主，强抑怒火的神情十分吓人。

“全是被暗器击毙的。”负责验尸的主事人，心情沉重地宣告答案。只是每一处创口，皆被人取走暗器时，用钝器改变创口的形状，无法看出是被何种暗器所击中。可以肯定的是，绝不是一个人所为，所以，钦，已不会逃来这里。”

大爷霍然确是一个人，从北面方向登山应约的。

就算霍然真的往这条绝路上逃，也绝不可能在短暂的时间内，把布伏的十六个人用暗器毙了。

如果他真的受了伤，更无法办到，杀十七个高手的人，当然不是他。

大爷霍然如果不曾受伤，是不可能不战而逃的。

逃的人成谜，死的人更成谜。

最心惊的人是贝秋霞，暗暗叫苦。霍然逃走了，日后怎肯再对她怀有几分温情放过她？

江小提督同样心惊胆跳，失败得大意外了，昨晚天一黑，所有的人皆陆续就位，布下了绵密的天罗地网，东南北三面，任何人闯入，铁定会被暗器阵击杀。

暗器无功，再一拥而上，四面八方的人皆快速奔到合围，大白天猎物无所遁形，准备得如此周详，竟然失败得好惨。

山西麓是绝地，布伏扼守的人数最少，猎物竟然从防守最薄弱的绝地脱身，布局有失漏功败垂成。

难怪这位脾气火爆的江小提督，狠狠地把几个负责人，骂了个狗血淋头，有人甚至被几耳光打得眼黑脸肿。

直搜至黄昏将临，这才一个个垂头丧气撤走，从定淮门抬了尸首入城，

像一群残兵败将或丧家之犬。

“一毗逸王肯定表示霍然受了伤，是有所根据的。r“那种大肚子剥皮刀，本身的份量相当重，用以压下肌肉，让皮肤撕离。

飞行时急剧旋转，弧形的刀刃，形成外弧的锋缘、剖开肌肉的功能增加十倍，剖割的面积也比飞刀大五六倍。

拾回的剥皮刀有血迹，霍然铁定受了伤，即使内力对抗得了两魔头的雷霆轰击，也绝对没有余力。击破内家气功并非限于宝刃，普通的刀剑，如果有精纯的内功御使，同样可以击破内功修为相等对手的护体神功，对手的内功修为稍差一分半分，更是如击败甲摧枯。母夜叉的追魂毒匕首却劳而无功，霍然身躯蠕缩，突然下坠急沉，毒匕首因九食金丝链绳是软的，远攻很难如臂使指收放自如，不易紧急改变毒匕直线飞行的射线、准头一失便一击落空。

母夜叉的愤怒，比毗迹王更惹。

“给我十个人自由行动。”母夜叉一商走，一面向江小提督恨恨他说，“我妄用尽一切手段，繁衍追踪这个人、我乙定要将这个人弄到手，一定。

“你十个人就够了？”江小提督冷冷地问，不信的神色写在脸上，“我们有上千个人”。紧追踪他，结果如何？玄灵教主苍龙丹士那些人……”

“这个姓霍的没有不起。”母夜叉抢着说，“我和毗逸王由于需留些后劲，用兵刃后续攻击，心中有所顾忌，第一击留了后劲，因而失去击毙他的机会。如果第一击全力施展，恐怕已将另；小狗我。〕掌上用了七成劲）”便已将他打飞三丈，可知他并没有想像中的可怕，下次……哼！”

“好，我给你十人，你自己逃选，可以自由行动，直接向我负责。江小提督首肯，“你如果能把人活着带回，’另加奖金一万两。‘我将尽力而为。”

母夜叉说：“活的很难保证。”

“回去你立即进行。”

江小提督表现得更为急切。

回与权倾天下的江彬国贼

作对，有如用鸡卵砸石头。

赏金之重，空前绝后，有钱可使鬼推磨。

何况江贼身边本来就猛将如云，具有奇技异能的高手名宿，真有上千之众。

但江贼也有缺点，那就是他只能拥有军方的支持，而各地的大小官吏他掌握不了，缉拿钦犯的勘合塘报（军方文书）下达各府州，只有盖长方形关防（文官是正方形关防）的衙门奉命执行。

府州衙门收到便归档束之高阁，肯通知捕房执行的地方少之又少，因此太爷霍然的缉捕令，在天下各地没有人理会。

霍然不敢大意，如非必要，不愿亮名号避免麻烦，因此见过他，认识他本来面目的人并不多。

“所以当他出现在御街最甫端，西向大街的名酒楼孙楚酒坊时，二楼食厅的所有酒客，没有一个人认识他。

酒客中就有应天府的便衣巡捕在内，也不认识这个穿了青衫，文质彬彬的年轻人，就是把南京闹得天翻地覆、把皇帝赶出中山王府的钦犯太爷霍然。

刚刚天黑。”孙楚酒坊食客盈庭，冠盖云集。

本来就是酒菜名满金陵的老酒坊，主顾几乎全是南京的名流，要不就是官宦人家的豪门子弟，普通人真付不起一席酒菜十余两银子的高价消费。

向东走百十步，便是从洪门伸出的宽大御街，各式衙门天没黑就车轿绝迹，普通的市民绝不敢随便行走。

霍然的同伴是扮男装的傅玉莹，像一位少年俊逸的书生。

天一黑，他俩在城内城外，有如龙在沧海，虎据云山，谁也奈何不了他们，百十个人想对付他，有如驱羊斗虎，他俩有把握来去自如。

他们必须估计得十分正确，大意不得，一旦暴露身分，必须在大群高手名宿赶到之前高去。

两人占了西食厅近街窗的一副食桌，附近的食桌几乎都是满的。

孙楚酒坊有三间门面，前后也有三进，楼上楼下都设有厢座，几乎座无虚席，厢座内不时传出娇俏的女性嗓音，那都是携眷登临的豪门酒客。

他俩所占的食桌。”是中厅的普通雅座区，有近二十副食座，全厅的景况一览无遗。

梯口有两处，通向左右两大食厅各有两座门，窗都是明窗）如果发生暴乱，任何通道都可脱身，跳窗也极为方便。

身在险恶环境中与强敌周旋，不论何时，皆得注意不要置身绝地，以免被堵死瓮中捉鳖。

他与贝秋霞在城外四望山约地会馆，四望山草木葱笼，四面八方皆可活动自如，江小提督先一日在山三面布伏，仍然困不住他。

山西其实不是绝地，诸水性的人，同样可从大江脱身。

江小提督却忽略了，仅派了少数十个人堵截，却又没预先在江边备有船只。

从大江泅水脱身，用船只拦截捉人十拿九稳，泅水逃走的人脱不了身。

孙楚酒坊不是绝地，安全无虑。

如果中山王府是虎穴龙潭，这里简直就是鸟语花香的人间乐园啦！所以两人有恃无恐，叫来酒菜开怀进食。

直至酒足饭饱，这才准备行动；

他俩当然不是偶然在这里出现的，楼下食厅和街上人都有他的人把风警戒，另有人负责计划地放出风声，有如点起灯火，以引诱飞蛾。

楼出现三个人，预期光临的人果然来了。

是贝秋霞，像个名门淑女。

“两个随从换了人，仍是一男一女，都很年轻，可能真是随从。

贝秋霞笑吟吟地走近，双方言笑宴宴，毫无生死对头的敌意流露，倒是亲匿的老朋友。“请坐，要不要店伙加碗筷？”霍然笑吟吟肃客人座：容光焕发，打扮得漂漂亮亮，一定是又有了新妙招，我真得特别提高警觉了。

贝秋霞嫣然一笑，不理睬他语含讽刺。”笑是冲傅玉莹而发的，风目一直就在傅玉莹脸上转，大方地在对面落坐，男女两随从则退至一旁。“你不要话中带刺，霍兄。”贝秋霞妩媚地膘了他一眼，“你知道我身不由己，情势不由我主宰控制。”

风目一转，转向傅姑娘：“真被我料中了，傅小妹，你父女真的在南京，而不在太湖。宋大人派人要我到太湖找你父女，他就是听不得老实话。”

“哦！为何要召你到太湖找我。”

傅姑娘虽则对这妖女恨之切骨，但依然保持良好的态度……

“有人供出你父女俩，夺获了出山虎从快马船所劫得的珍宝美女，那是宋大人的责任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供的人是谁。”

傅 tata 早就知道，用江龙早晚会揭发这件事) 你们实在很蠢，居然相信这种烂透了的消息。”

“怎么会烂透的？”

“闹江龙率领一大群牛鬼蛇神，倚仗人多势众，把我父女和唯我神君三个人，赶得落荒逃经三县，才把他摆脱，尔后再再盯在他后面，找机会宰他出口怨气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能带了珍宝美女，没命地飞逃数百里吗，真是没知识。”

“宋大人本来就没知识呀！所以他深信不疑。”贝秋霞语气中有感慨，“他只相信自己的判断，不管是对错蛮干到底，非要碰得皮破血流，才肯放弃愚蠢的错误成见，连他那些身居高位的人，也同样愚蠢，我认为你父女，已经随霍兄潜来南京，就是没有人肯相信，仍然催我去太湖找你父女俩。”

“该死的！你以为一定对付得了我。”傅姑娘修养不够，大为光火，“我将纠正你的错误……”

“你算了吧！”贝秋霞毫不生气，依然笑脸如花，“不论是武功拳剑或内力修为，你笑魔君文女，只能算是二流人物，而我是超一流的。要不……”

霍然突然一掌斜拂，气流一涌。

贝秋霞晶亮的风目中，倏然焕发的妖异光芒，在掌拂劲气流的瞬间倏然消失，眼皮不住眨动，似在抗拒看不见的异物。

本来正在站起，准备出手的傅姑娘，眼神一乱，随即颓然坐下。

“你还想班门弄斧尸霍然笑问，“贝小姐，你知道你为何仍然活得如意的原因吗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贝秋霞泰然他说，“霍兄，你知道我的御神大汉，颇有几分道行。”

“你别客气，你不止凡分道行，而是炉火纯青，有十成神通。”

“夸奖夸奖。你对我有好感，确是出于真心，你在等机会，等我激起你的杀机，因为你知道我不能背叛江副大将军，早晚一定会和你生死相见。在我断然出手行致命一击之前，你不会毫无理性地置我于死地。也许。”这与你的本性，或者英雄气概有关，你一直就伤人而不杀人，除非情势逼得你非杀不可。”

“你料错了。”

霍然否认对方的看法)

“错不了的，霍兄。”

“你的御神大法对我无效。”

“我知道。但凭经验，甚至比倚仗御神大法更管用，那么，原因是什么？”

“你可以让我和你们的首要人物保持接触。 > “晤！你好像真在利用我。”贝秋霞脸色微变，“所以，你知道四望山有埋伏？”

“没错，我知道你不会背叛他们，我答应和你会晤，你必定向他们和盘托出，你凭什么要求和我见面？当然是他们所授意的，我还能大意轻心信任你？只是。我没料到陪你同来的两个混蛋，高明得令人心惊胆跳，他们几乎成功地把我打下十八层地狱。那两个混蛋如此高明，居然如此阴毒，扮随从

未免太委屈他们了，他们到底是何方神圣？”

“事先我不知是他们。”贝秋霞一言带过，脸上流露出关切的神色，“我知道你受了伤，不要紧吧？”

“还好啦！左肩背被割裂了一条缝，伤了肌肉，几乎损害到琵琶骨。我还没听说过这种怪兵刃，委实阴狠霸道十分厉害，即使当时我的护体神功，不会受到雷劈似的掌功重击，也抗拒不了那种怪兵刃的急袭，所以我不得不乘机逃走。”

“你是从山西麓走的？”

“是呀！那是我预定的退路。”

“不可能。”贝秋霞拒绝相信，“我旁观者清，你不可能像鬼魂般幻没，瞬息千里遁至西面，更不可能在片刻间，把潜伏在西面的十七名高手杀了。”

“你既然不相信，那就乱猜好了。”

“一定是你的同伴所为。”

贝秋霞的目光，落在傅姑娘身上。

“与我无关。”傅姑娘淡淡一笑，“霍兄根本不许我同行，最大的原因，是他喜欢你，怕我记恨你在溪口镇，要凌云燕用飞针暗算我的仇恨，拔剑宰了你出气，所以不许我同行。”

“霍兄，你到底有多少人在暗中助你尸贝秋霞忍不住追问，“你已经抢走了两艘珍宝船，应该心满意足了，没有必要仍在南京继续骚扰，留一步路给我们这些混口食的人走，好吗？我请你离开南京；这要求不算过分吧？”

“我坚决否认抢走两艘船的事。”霍然提高嗓门，吸引了附近食客的注意，“国贼江彬助纣为虐，到江南来恣意掠夺江南的珍宝美女，从淮安到江西，成千上万的仕绅家破，成千上万的美女受淫辱，荼毒天下惨无人道，天怒人怨。我太爷霍然不是为名利而与你们作对，更不是为江南江西的在死冤魂伸冤，我只是一个气忿不平的亡命，看不惯就多管闲事，与仁义道德无关，我对珍宝毫无兴趣，不要把劫宝的罪名硬按在我头上，我说得够明白吗？”

全厅震动，突然喝采声四起。

“太爷霍然在这里，好汉子！”

有人大叫大嚷。

“杀走狗！”

另有人大声起哄。

“贝小姐，时辰不早了。”

霍然的嗓音，压倒了喧哗叫嚣声。

“霍兄，什么意思？”

贝秋霞脸色难看，想勉强笑又笑不出来。

“这里距御街很近。”霍然说：“你还来得及赶回去向江贼报警。”“报警”“对，报警。因为我即将从御街飞越皇城）把南镇抚司衙门放上一把火。南镇抚司衙门的锦衣卫杂碎，正是替江贼父子，罗织江南官民人罪，以便勒索抄家的帮凶刽子手，我要进去杀人放火，让他们知道并非江南无人。贝小姐，赶快走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“小狗官今晚在南镇抚司衙门，连夜开会分兵调将，要大举布网张罗捉霍爷，正好乘机把他毙了。”

有人在角落那一桌大叫：“霍爷，多宰几个害民贼，替咱们南京江西的人出口怨气，杀！”

小狗，指江贼的长子江勋，掌理北镇抚司，南来之后便兼掌南镇抚司，

列具黑名单罗织富绅大豪的罪状，按名敲诈勒索指定献金，连一些在凤阳安居纳福的王亲国戚，也难以获免。

“好哇！我们这就走。”霍然放答而起。

贝秋霞脸色大变，偕两随从匆匆先遁，如果食客们找上她，可就麻烦大了。

如果她不及早禀报，麻烦更大，知情不报，江小提督怎肯饶她？

南镇抚司衙门将如临大敌戒备，后衙立即有青磷毒火弹爆炸，火焰一冲，奇皋刺鼻，然后杀入两个蒙面人，阻止官兵救火，皇城震动，御林禁军彻夜戒备。

幸好两个蒙面人仅逗留片刻便撤走，”数处火头总算被控制住了。

南京最高特务治安机关，被蒙面强徒指名杀入纵火，可把南京的好市民乐坏了，笑话闹大啦！

由于霍然在孙楚酒坊，公然扬言袭击南镇抚司衙门。所以虽则袭击的是难辨身分的蒙面人。这件大案自然也落在霍然头上，钦犯的扮央大罪，又增加了一项。

霍然与飞天猴之间，完全由笑魔君居间协调，双方如有见面洽商的必要，就选一处偏僻地方夜间会晤，而且没有其他的人在场。

飞天猴十分固执，坚决不将同伴引介给霍然见面，让霍然保持超然的英雄形象，也避免同伴万一落在秘探手中，所招的供牵涉到霍然。

事实上运筹帷幄的人是笑魔君，老谋深算还真有几分将才。

以四望山霍然与贝秋霞约会的事来说，江小提督调兵遣将的布网行动，就完全在老魔的意料之中。

掩护霍然撤走的绝地山西麓，由飞天猴带了一群江湖暗器名家，先期埋伏盯牢了派来警戒的十六名秘探。

在江边的芦苇丛中，不但藏有两艘快舟，也布了几个水性高明的人，携带浮筒绳索等物。

如果无法登船，就从水际泅水遁走，连在水下呼吸的获管也准备充分，算无遗策，果然能及时把负了伤、真力将尽的霍然，从水际悄然撤走。

有一个江湖人精心策划，更有一群讲义气，愿生死相许的亡命全力相助，难怪霍然能无往而不胜。

秘探们知道他有人策应，可是飞天猴那一群亡命，除非万不得已绝不露面，像在阴沟里活动不见天日的老鼠。

南京地面的蛇鼠又不敢全力合作，因此费尽九牛二虎之力，也查不出暗助霍然的到底是些什么人。

唯一能与霍然面对面打交道的人，是身分地位并不大高的贝秋霞，也是秘探唯一可以利用的人，因此江小提督只好在贝秋霞身上打主意。

南镇抚司衙门受到袭击，衙门在京城外皇城内，距宫城（紫禁城）已是不远。这次袭击，比袭击中山王府更轰动，更具震撼力，虽则这次被杀的人不多，仅十二个人而已。

江贼父子终于害怕了，知道情势险恶，钦犯很可能要进入宫城骚扰皇帝，后果可怕极了。

五更天，贝秋霞被四名秘探，带入南镇抚司的后衙。”乱了一夜，尸体已处理停当，火已救熄，钦犯已走，天将破晓，钦犯不会来了，衙门应该是

安全的。

一般府州衙门，通常设有审理各种案件的三座堂。

大堂审理一般普通案件，处理一些小纠纷，是开放性的，准许民众观审。

二堂审理重大案件，允许某些民众有限度地观审，必要时才清堂，将观审的民众驱走。

三堂审理严重案件，或者牵涉到风化的案件，不许民众观审，民众也不可能进入到三堂。

南镇抚司衙门也设有三堂，通称刑堂。

一般百姓根本连在衙门外逗留的权力也没有，搞不好被警卫捉进去，不论有罪无罪，进去了就休想要平安地出来，哪有机会一窥审案的奥秘？

连最高司法机关三法司，也不敢过问南镇抚司经手的案件。通常被逮进南镇抚司的人，除非能有大量金银珍宝活动，不然想活着出来，恐怕比登天还要难）

这里是真正无法无天的司法机关，直接向皇帝个人负责的阎王殿，犯人一律是钦犯，绝对不会被判决偷鸡摸狗。

要放人也简单，开了侧门一脚踢走，不会宣布罪名，表示这人已经破财消灾，一切不用提了。

贝秋霞是见过大场面的人，曾经随乃师进入大将军府豹；房。因此对南镇抚司的森严戒备，并没感到意外或恐惧，只是有点不明白，何以在破晓时分把她找来。

江贼父子根本不可能在此地稽留，何况这里曾经被钦犯侵入杀人放火。

江贼父子怕刺客怕死是众所周知的，反正权势愈大的人愈怕死愈不想死，只要发现有任何风吹草动，第一个反应便是尽快离开险地。即使他父子俩胆子大不想走，刃。些忠心耿耿的保镖随从，也会毫不迟疑，当机立断保护他父子立即溜之大吉。

保得住主子的命，才有光明的前途远景。

主子如果不幸死了，就得树倒猢猻散啦：

玄灵教主和苍龙丹士不幸被杀死了，他们的门人子弟爪牙，也将绝望地离去另找生路，即使留下，身分地位也值不了多少钱了。

贝秋霞不得不留下替江贼父子卖命，因为江贼父子不许她离开，仍有利用价值，她是唯一能与霍然保持接触的人，其他的人根本找不到霍然的形影。

踏入灯火明亮的厅堂，她大感惊讶。

不但皇帝身边几个亲信在，江贼父子与亲信保镶也列席。

高大魁梧左颊有疤的江彬高坐堂上，一双怪眼光芒四射，脸色阴沉难看已极，像要吃人的猛兽。她大感惊讶，今晚这父子俩的胆气，怎么突然壮起来了？

真是异数。

“你坐。”

江彬不等她行礼参见，手一抬示意要她在西面下首就座。

“你的消息很有价值，损失才能减至最低限度。”江贼铁青着脸嘉许她，“这个该死的悍匪亡命，必须及早歼除，不然将是心腹大患，你知道后果严重吗？”

“贱妾知道。”

她恭敬地应暗，心中极感不安。

“我和所有的人商讨过了，商讨出对付这恶贼的计策，也找出我们失败的问题所在，我们都是来自京师的人，对南京所知有限，人地生疏施展不开。本地的蛇鼠，压不住过江的强龙，虽然愿意合作，却派不上用场，这就是我们失败的主要原因。”

“南镇抚司有的是人才呀！”贝秋霞盯着对面那位南镇抚司指挥：“南都附近的牛鬼蛇神，哪一个敢不合作？”

“这些牛鬼蛇神靠不住，被姓霍的吓破了胆。

江贼恨恨他说。

“这也难怪他们丧胆，我们的人也……”

“你也丧胆了？”

“试……”

贝秋霞倒抽了一口凉气，有点不妙。

“我们的对策是，必须重用江湖人。”江贼加重语气，“我让你负责指挥，出动所有的人手，以江湖人对付江湖人，才有歼除这悍匪的可能。我已经拨了一笔专款，作为请江湖顶尖人物的经费。”

“贱妾并不熟悉江南的江湖顶尖人物……”

“镇抚司会派人替你穿针引线。目下闹江龙仍然留在南京，必要时由他出面。”

“他？”贝秋霞冷笑，“这个人在扬州，便被姓霍的吓破了胆。天胤与苍龙丹士的一群人，受到不明来历的人歼除净尽，他就认为是姓霍的挑了那处秘窟，吓得要往太湖应宋大人的召集。那处秘窟死个人，龙深怕死了的与失踪的人受不了酷刑，招出他的底细，这几天躲得稳稳地准备动身，他还敢出面请人相助？”

“我已经禁止他前往太湖，这里的事重要。”江小提督说，“他的人手足，手面广，这期间他的表现、就比我们自己的人成就大。最重要的是，他铲除了霍小狗的一些朋友，早晚会被查出线索，他怕霍小狗找他，所以图谋霍小狗的心更切，多给他一些金银做活动费，他绝不会让我们失望的。信任他，好吗？”

“也不得不信任他，毕竟他是江湖豪霸级的风云人物，只要他有勇气和姓霍的拼命，凭他手下的一两百名弟兄，明暗下手软谭兼施，说不定便可制姓霍的死命。在江南，他的号召力比我强百倍。好吧！我们只能倚赖他了。”

贝秋霞无可奈何叹了一口气：“要他来找我吧！我要知道他心目中，能请得到些，值不值得花可观的金银请。……”

“他那些人，大多数是有案的罪犯，不便进城。江小提督说，“他也不例外，你去找他。”

“我去找他？我怎知道他躲在何处？”

“我会派人携带金银，带你出城去见他。你回去好好准备，切记要化装易容。”

“好的。”贝秋霞顺从地应咯，“如果能获得江南的江湖人士合作，成功的希望甚浓。不过，我觉得仅用金银收买，恐怕不如人意，能请得到有头有脸的人吗？我怀疑。”

“钱可通神，你知道吗？”江小提督不以为然，“一天到晚把江湖道义挂

在嘴上，用特大号嗓门穷嚷嚷的大豪大霸，愈容易收买，当然得在满足他们的方面下工夫，我们有特权可以满足他们的欲望。”

“是的，人本来就是为满足欲望而活。生活的目标、志向、理想，本来就是欲望之一呀！”

“少废活了，你回去好好准备。”

江小提督不想听她含有讽刺性的话。

32

出钟阜门不远，便是丘陵起伏的山区。

二十里便是幕府山，站在城郊的山坡北望，幕府五峰好像并不远，但真要走，还得费大半天工夫。

J、径蜿蜒向北伸，沿途草木葱茏鸟语花香。

二十名村夫挑了箩担，两个老村夫在前面领路，后面另有两男一女老村夫妇，踏着正午的酷阳，出了城走上北行小径。

一看便知是北乡一带小村落，进城贩卖农产，采购日用品返家的村民，他们脚下不徐不疾，箩担并不重，轻快地赶路不时的用土腔交谈着，表示他们是本地人。

远出五六里，小径向冈攀升，路旁大树下闪出一个老村夫，打出一串手式，然后重返树林不再现身。

挑夫们似乎无视于老村夫的存在，埋头赶路互不相关。

“前后无人，毫无有人跟踪的迹象。”

后页那位老村夫，向老村妇说：“应该不会有人看出破绽，但也非常可惜。”

“可惜什么？”

老村妇问，她是贝秋霞改扮的，化妆易容术十分高明，肤发与走路的姿态真神似老村妇。

“我希望有人跟来，可以获得口供呀！”

老村夫赫然是江小提督：“只要能查出霍小狗的藏匿处，一定可以捉住他，如果是他跟来，那就更省事了。”

“凭这二十几个人，就能对付得了他？开玩笑。”贝秋霞撇撇嘴，“四望山三四百人布下天罗地网，结果断送了十六个人，结果惹火了他，他到镇抚司衙门去闹，又死了十二个”刁匡混蛋只敢在夜间袭击，凭绝顶轻功来去自如而已。”江小提督脸上挂不住，要冒火了，“在四望山，他仍然倚仗轻功逃得快，不然他早就化骨扬灰了。这二十几个人，他绝对逃不掉。而且，你知道负责断路的有多少人叶“不知道。”

“毗迎王母夜叉全在。”

江小提督指指小山冈的树林：“另有在皇上身边护法的四护法两金刚。”

“皇上身边的人，并不比令尊身边的人高明。”

贝秋霞淡淡一笑，不在公堂，她的态度可就不怎么驯顺：

“毗迹王母夜叉在他毫无提防之下，联手骤然以绝学行致命一击，仍然劳而无功，剥皮刀仅划伤他一条小血缝而已。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四护法两金刚身上，你会失望的。”

他不可能”道我们的行动，也不可能跟踪，他的目标是闹进紫禁城。你以为他真是未卜先知的活神仙，知道我们要运三万两银子出城，去交给闹江龙做活动费？”

“很难说。”江小提督苦笑，“我觉得这个人十分怪异，令人莫测高深，既然他否认劫走两艘船 = 表示他在南京大闹，并非为了财宝。如想造反，一来他没有可以造反的人，二来他应该知道，杀死一个皇帝，绝不会改朝换代，轮不到他坐江山。那么，他在这里闹有何好处？他能得到些什么？”\……

“这是成名捷径呀！太爷霍然已经名震天下了。~“以后他能用太爷霍然的名号，在江湖耀武扬威吗？天下各地悬榜捉他，收容庇护者与钦犯同罪，在江湖他将寸步难行，人人都会为了重赏而通风报信。”

“也许，这是一个天生反叛性格，把玩命当作游戏，不把生死当一回事的不正常怪人吧！”

“但他喜欢漂亮的女人，就不能说他不正常了。我觉得他在南京，甘冒天下大不韪，疯狂地杀人放火，一定有某些隐情。有人说他是宁府的密谍，是妖道李自然的密谍首脑，用意是围魏救赵引开我们的注意，另派人进行营救宁王的阴谋。

宁王与妖道皆秘密囚禁在船上，劫走船只恐怕是估计错误。“你算了吧！你以为我在京都，白混了八年？”贝秋霞娇笑，“令尊与宁王殿下之间的事，我会不知道吗？”

当年百了刀周凌云大闹京都，把宁府派在京都活动的神龙密谍，以及外围组织四海盟，杀得烟消火灭。神龙密谍的真正首脑，是百变金刚林华，和千面玉郎臧贤。这两个人，是不是与令尊有八拜之交？他俩能躲过周凌云的百了刀，原因是躲到尊府逃过大劫，甚至可能躲入大将军的豹房，没错吧？

怎么又午空钻出一个密谍首脑来了？好像王阳明率兵攻入南昌，并没捉住百变金刚，他是不是在令尊身边？”

“你给我闭嘴！”

江小提督终于冒火了。

宁王在兴兵造反之前，京教师有不少王公大臣，暗中皆与宁王勾结。

江彬、钱宁（东厂）、张锐（锦衣卫），都与宁王暗中挂了勾，宁王的神龙密谍，就窝藏在这些人的豪华大宅内，出入豹房密伺正德皇帝的动静。

直至宁王反迹已露，他们知道宁王不成气候，这才见风转舵，重新倒向正德皇帝的一边。

所以江彬的二十余万边军，根本就不热衷于向江西的宁王作战，也没有机会作战，大军刚出京师，王阳明先生已凭一群士兵民壮，便平定了叛乱活捉了宁王。江彬的大军如果早到，很可能反而投入宁王的叛军阵营呢；

“好了，好了，这些过去的事，说来无趣。”

贝秋霞还真不敢触怒这位小提督：“赶两步吧！闹江龙那些人，躲在这些山区，难怪无法把他们作合理的使用，躲得大远了吧？你们早该重用他的，他与四海盟的余孽颇有交情，白海盟在江南一度红透半边天。”

江小提督不想听她借题发挥，气得大踏步走到前面去了，被人揭隐痛疮疤，不是什么愉快的事。

在京都的人，谁不知道江贼早年曾与宁王勾结？这是公开的秘密，他不能责备贝秋霞胡说八道。”

夕阳西下；倦鸟归林。

天一黑，十二座城门便关闭，交通断绝，所以必须在城门关闭前出城入城。

第十二座城门金门永远关闭了，永乐大帝是从这座门攻入南京的，赶走了建文帝，夺得乃侄的江山。

十四个老村夫，都用布卷包了兵刃，在小冈顶集合，垂头丧气走上了返城的小径。

白等了一天，难怪他们垂头丧气。不过，掩护三万两银子安全运出的任务却完成了。

距城仅有五六里，轻轻松松不必赶路。

说是小径，其实可容四人大轿行走，最窄的路段也有丈余宽，因此十四个人各找同伴边走边聊天，前后几乎挤在一起了。

路两旁长满了茂林修竹，平坦的山坡也遍栽果木，视野有限，只能远及小径前后百十步而已。

谁也没料到路旁有人埋伏，”他们也不怕埋伏，十四个身手超绝的高手，本来是对付太爷霍然的主力。谁敢不要命向他们袭击？他们有把握袭溃一队御林禁军埋伏的人有二十余名之多，人数比他们多一倍。

人多一倍便可强攻，打埋伏算是杀鸡用牛力。

第一群暗器发自路右的草木丛中，光芒迸射势如暴雨打残花。

暗器的种类洋洋大观，毫无防备的人难逃大劫。

袖箭、背装弯、飞刀、钢镖、梭子镖、飞鱼刺、柳叶刀、开锋飞钱、扔手箭……形成连续飞舞的铁雨钢流，向这群毫无防备，精神萎靡的可怜虫集中攒射。

埋伏的人毫无出面挺身而斗的意思，大概知道拼不过这些超尘拔俗的高手，沉着地以大量的暗器连续攻击，三人为一组配合得宜。

第一波铁雨钢流，便毙了一半人，第二波……

厉叫声中，完好与受了伤的人，向路左急分，慢了一刹那的人随即被射倒。

只有三个人脱困，仆倒在树下的草丛暂避，然后发出震天怒啸，运起十足护体神功，双手交叉挥舞，罡风似怒涛，把射来的暗器一一拍飞，重行冲上路面，要扑向对面发射暗器的人。

一声狂笑，跃出霍然和傅玉莹，两把剑光芒闪烁，挡住了去路。

二十余名发射暗器的人，在飞天猴一声忽哨的指挥下，隐身在后面的村林内，他们避免露面与对手决战。

“挣”一声狂震，傅玉莹的剑，被毗迎王的狭峰单刀震出偏门，毗迎王左手子，露出大肚子剥皮刀，要剖开姑娘的胸膛。

斜刺里伸来一只大手，抓住了日比迹玉的左手背，连掌带刀溶成一团烂肉。

“你死吧！霍然沉叱，剑靶的云头撞破了毗迹王的天灵盖，始顺手将剑向侧方扔出，身形斜转。

剑飞旋一匝，快得目力难及，锋尖恰好贯入扑来的母夜叉胸口，直透后背。

母夜叉魂毒匕已经发出，恰好贯入旋到正面的毗逸王胸口。

同一瞬间，傅玉莹的童恻入另一人的右肋，人体近尺，几乎透左肋而过。

“走，让他们善后。”

霍然拔回剑，拉 T f 4 玉莹的手刚、大踏步走了，去向是贝秋霞二十五个人所走的路。

人多好办事，何况办事的人都是一流的专家。

幽冥玄女就是跟踪的专家，早些天她跟踪 1W71 龙的死党淮扬三霸，当夜并无所获，次日花了一整天，跟着淮扬三霸黄昏出城，走上了至幕府山的 j、径。

她不但武功出色，道术也颇有根基，跟踪三个毫无提防的人，可说是大才小用。

女人的孙乙比男人强，她的孙乙更为可圈可点，绰号“烟冥玄女，大白天据说也可以幻形遁影。

由于专，放在霍然身上，飞天猴暂且将闹江龙的事搁下，闹江龙远离城厢躲起来，并不影响霍然在城内的活动，因此并不急于找闹龙算账。

这是说，龙的藏身处早就受到监视了。

幕府山共有五峰，最南的叱姻峡。这座峰石头最少，峰南麓散布着不少大户人家的园林另！墅。

男脏本地人称为杏园的大宅，春日里四周的杏林有如花海，在本地并不怎么有名气。巨少弓愧注意，由于不在路旁，杏园内的情形极少有人过问。

五更正，便有人在厅堂、院子、花园各处，各占一处空间练拳脚、练气、练器械、练暗器。

各练各的，不希望有人来打扰，各具秘学不人偷窥堂奥。看别人练功，是犯忌的事。

一个在中庭大院侧方练掌功的人，突然发现一个黑影站在一株大杏树下，夜色朦胧，相距仅十余步，仍可看清轮廓。

黑影也无意借树隐身，屹立在枝叶的前缘，穿了长衫，背着手不言不动，像个有意现身的幽灵。

“你在干？来了多久啦？”练功的人不悦地沉声问，“你是闹江龙的人。”

“不是。”

黑影抄起长衫的下摆掖在腰带上，将插在腰带上的连鞘剑挪至趁手处：“来了半个更次啦！在各处走走等候天亮，等候和小提督商量一些事。”

“他在后院……”“找不到他。”黑影抢着说，“内院房舍甚多，黑沉沉灯火全无，而且每处通道的门都加了锁，麻烦得很。他锦衣肉食的快乐日子过惯了，早已没有一天练三次的习惯，天不亮不会出房，我只好等啦”口气不对，这里当然不会有闹江龙的人，而江小提督带来的爪牙中，以有谁敢说这种嘲弄性的话呢？

练功人警觉地一步步接近，一双怪眼夜间似会反射星光。

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，这只是敌对的人，感觉出杀气的存在，因而由心理所引发的错觉而已。

人的眼睛在夜间，是不会反射光线的。

“你真的不是闹江龙的人？”

练功人语气凌厉，在八尺左右止步。

“我再说一遍，不是。”

黑影仍然背着手状极悠闭，毫无戒备的意思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太爷霍然。”

练功人大吃一惊，不假思索地一掌虚空拍出，事先已运功戒备，神意一动立月”反应，浑雄冈幌的外发劲道迸爆，发出隐隐风雷。掌一发，人随啊吐了，双爪齐伸，猛虎)阵贴身擒人。

霍然已料定对方必定出手，这是高手名家必然的反应，左掌在身形左扭时斜推，感觉出对方冈炬的掌劲压力极为猛烈，斜引64仍感到左掌一震，推偏的浑雄掌劲更为凶猛，风雷声，溺了一倍。

如果他要硬接，很可能撼动气机。

他不敢大意了，左掌一怀托住对方的左肘，扭身飞起一脚，“噗”一声扫中了对方的左肋：“顺……”

练功人没料到他能受得起雷霆一掌，更没料到他的反击有如电光一闪，一)哺空，斜摔出丈夕响扎难起，肋骨；巨可能断了三根以上。

“你这家伙的撼山掌，可以在八尺左右裂石开碑，居然淬然下毒手攻击，毫无高手名宿的风度，可恶！堆然冒火他说，“你一定经常出其不意下毒手杀人，所以你只配做个狗官的刽子手，呸，”他的嗓门大，立即吸引了在别处练功的人。

“太爷霍然来了，毙了他……”

挣扎难起的人嘶声大叫，向奔来的人示警。

早起练功的人，大半携带自己的兵刃，叫声在夜空中传得特别清晰，太爷霍然四字带来了巨大的震撼，传呼喊叫声更带来骚乱。

“去你娘的！”

霍然一脚把那人踢昏，向奔来的人沉喝：“太爷霍然在此，上！”

最先奔到的两个人，大概是练暗器的，皮护腰的暗器袋有几把飞刀，正好用得上，远在十步外便悄然发射飞刀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

刚拔出第二把飞刀，剑光已同时掠过右膀，右手与飞刀坠地，人也发出可怖的叫号，向房舍逃命。

像黄鼠狼闯进了鸡窝。住在这栋楼房的二十余名名家精锐高手，无法分辨奔窜的人影，等剑光及体，才知道对方不是同伴，反应已来不及了，不断手就断脚，似乎各处都传来可怕的叫号与求救声。

另一栋楼房住着闹江龙的人，人数超五十，总算知道同仇敌汽的道义，纷纷抄兵刃赶来察看究竟，还弄清发出了何种变故。

先后闯入五六个人，最后一个逃出，传出太爷霍然来了的警讯，也传出江小提督的人崩溃的噩耗，后面的人立即向后转，纷纷向园外逃。

园外早已布下死亡之网，出来一个死一个。

天终于亮了，全园死寂。

大楼四周仅留下两具尸体，断手断脚则零星散布在各地。

受伤的人已被救人大楼，抢救的人皆能平安地将人救回。

霍然不攻击救伤的人，允许救人的人平安的进出。

大楼前阶上的石鼓，正好用来磨剑：

霍然所使用的剑是取自那些秘探的，品质并不佳，用来砍断人的手脚，自然有些地方卷口。

磨剑的声音，打破了四周的沉寂。

厅内终于出来了贝秋霞俏丽的身影。气色仍然高贵亮丽笑容动人。

“为什么呢？霍兄。”

她勉强装出来的微笑，依然具有强烈的吸引力，可以让霍然不至于怒目相向。

“他们利用你吸引我，我也利用你一块块蚕食，情势因各、展神通而有胜有负，看谁神通广大。

霍然停止磨剑，没有水磨剑的声音实在刺耳，‘大家按规则玩这一场游戏，我觉得相当公平，你不会认为我违反规则吧？’

“我想，你真的有许多向伴，知道我的一举一动。”

“无可奉告，消息灵通知已知彼，是致胜的不二法门。那位江小提督还好吧？好像今晚他一直就不曾露面。据说他是有名的悍将，比他爹江彬更骁勇，他竟然自始至终龟缩不出，委实令人失望，他怎对得起死亡枕籍的部属？叫他出来。”

“霍兄，不要做得太过分了。”

贝秋霞用怨艾的口吻说：“你说你喜欢我，却不断利用我，我的处境愈来愈艰难险恶，你这算什么？”

“你不能怪我，贝小姐。”霍然的语气温和了许多，“我喜欢你，并不能改变敌对的情势。我上次已经明白表示要利用你，也指出他们利用你吸引我的目的，你与他们已知而忽视，怎能怪我？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“我承认我对你仍有好感，真的不希望和你生死相决。你愿意就此离开南京返回京师吗？”

“你知道我不能，身不由己。”

“那么，我……我只好毁你的手，你才能摆脱他们的控制了。”霍然黯然他说，“我抱歉。”

不论是毁手或毁脚，便成了废人。

江贼父子要的是高手中的高手替他卖命，成了废人就没有利用价值了，死了更好，可以省下一大笔遣散费。

剑一升，龙吟隐隐光华闪烁。

（我实在不明白。）

贝秋霞没有拔剑的意思，知道霍然不会向她出手：“你已经得到你所要的，应该心满意足了，那两船珍宝价值百万……”

“我再次明明白白告诉你，那两艘船与我无关。我在南京杀人放火，唯一的目的，是赶这些唇君奸臣离开南京，他们所劫掠的珍宝美女大多了，他们应该心满意足，再不走就得付出代价。”

霍然一字一吐，声震屋瓦：“有些人练了不世武功，放言高论要仗剑鸣不平，要为人间主持正义，但碰上真正的人间惨事、他们却装聋作哑了。有些人则背弃了练武人的宗旨，背弃了正义风骨，反而助纣为虐，制造更多的人间惨事。”

“霍兄，你太偏激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霍然冷笑，嗓音提高了一倍：“江彬国贼在扬州，祸灭天良和

皇帝遍刷寡妇处女。你师父玄灵教主，用万余名处女之血，替皇帝炼制桃花妖帐，我没冤枉你们吧？迄今为止，我没看见哪一位英雄豪杰，为这件事举剑鸣不平：没看见任何一个受到尊敬的高手名宿，举剑呼吁主持正义，更不可能有人奋起作搏浪一椎了！既然你们正邪双方都令人失望，我这个没没无闻的武林后学，只好以亡命的面目，举剑向昏君奸臣提警告了。现在，我的目的你明白了吧，我要先消灭你们活动最积极，作恶最多，武功最强劲的人。减去阻力再到皇宫去闹。这个江小提督，是你们的实际司令人，我就是有意利用你引他出来的，他必须死：下一个就是他老爹江狗官。”

“江小提督有四铁卫保护他，你杀不了他的。”贝秋霞仍不想放弃说服，“不久之后，来接他的人更多，你恐怕自身难保。放弃吧！霍兄。”

“你们有意乘机把我引出来，我将计就计把你们埋伏失败回城的人，已经一网打尽了。出城接你们的人，也会遭到全军覆没的噩运，不要寄望他们了。”

“你真有许多同党？”

贝秋霞脸色大变，扭头向厅内叫：“江小提督，已经没有指望了，出来吧！我们仍可全力一拼，你愿做躲在屋内，被人搜杀的懦夫吗？”

四个中年人先大踏步出厅，江小提督随后出来了；

四个中年人雄壮如狮，气势慑人。

江小提督也威风凛凛，大概知道已到了生死关头，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，不得不鼓起勇气面对事实，胆气壮了许多。

权势愈大的人愈怕死。

江贼父子都有功臻化境的贴身保镖，在发生事故时，保镖只负责掩护他脱离险境，除非是刺客近身，不然保镖绝不参与搏斗，保护主人脱身是第一要务，设法避免让主人陷入险境。因此昨晚情势险恶，四铁卫并没参与搏斗、保护江小提督躲在密室中，根本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情况如何演变。

四个中年人两剑两刀，刀剑出鞘龙吟隐隐，江小提督的绣春刀晶亮如一泓秋水。是实力级的利器。

贝秋霞的松纹古定剑，也是宝剑级的神物。

四个中年人抢出，两面一分，四双精光四射的怪眼，凶狠地紧紧盯着一步步迈进的霍然。

“江狗官，我要你。”

霍然一步步徐徐逼进，不理睬四周虎视眈眈，跃然欲动的四铁卫。

他要从中间通过，逼近江小提督：“我第一眼看到你，便知道你是我的。你老爹出祸国殃民的坏点子，你们南来的三个儿子是执行人，所以你设计要引我出面，我也想要你的命……”

左面两个中年人身形倏动，一刀一剑幻化为迸射的激光，刀风剑气迸发如怒涛，人、刀、剑皆已难辨形影。

电光闪烁了两次，霍然的身影似乎一化为三，接着聚合为一，刀风剑气发生激烈的变化，化为劲流四面迸散，在丈外仍有彻骨裂肤的威力。

“再找你老爹算害民债。”

霍然继续说，继续缓缓向前接近，中间仅停顿了一刹那：

“他如果躲进宫城，与皇帝在一起，那就妙极了，省了不少事……”

身影再次幻化、停顿。

刀光剑影也一闪、再闪。

最先攻击的两个中年人，掩住腹与肋的大创口，旋了一匝，踉跄稳住马步，但仍然向前蠕曲着摔倒。

另两个中年人的一刀一剑，在同伴倒地的前一刹那狂野地攻击，攻击幻现在前面的虚影，却被炫目的光华纵身侧贯人体内。

“昏君奸臣一起杀。”

霍然恢复原状的身形再进，语声继续：“昏君奸臣都进了地狱，你们的十余万残余兵马，我不信仍能留在江南，残害江南江右的可怜百姓。”

谁也没看清四铁卫是如何被杀的，只看到四铁卫分两次，连续发起抢攻，只看到刀剑的光芒如幻似虚闪动，如此而已。

“一哑……啊……”

最后两个中年人，斜冲出两丈外，终于号叫着摔倒。

江小提督胆都快被吓破了，几乎握不住刀，浑身颤抖，如见鬼舵般向后退；

“霍兄，求求你，不……不要斩尽杀……绝……”

贝秋霞挡在江小提督身前，掩护小提督后退：“你……你杀了他，我……我也活不成了，江副大将军会……会剥我的皮，你……你杀了我吧……”

“你让开，我非宰了他不可。”霍然怒叫。

“请……请高抬贵手，先……先杀我……”

“我不杀你，绝不饶他。”

“不！你……”

贝秋霞声泪俱下。

“不杀他可以，但有条件。”

“江·>……·江小提督，你……你可以决……决定。”贝秋霞扭头哀叫，“你……你得做……做主。”

“你……：·) 你有何条……件？”

江小提督几乎语不成声。

“立即带兵滚回京师。”

霍然声如雷震。”

“老……老天爷！”江小提督几乎惊倒，踉跄站稳叫起天来，“十余万大军还在江西，怎……怎么可……可能立即回……回京，你……你以为是一家三口大……大搬家，所有家当一……一担挑了就……就走？”

“调兵遣将，”那是你的问题。”

“我又没有神……神仙的乾坤袋，十万大军装了就走，榆……”

“不关我的事。”

“给……给我时间。”

江小提督哀叫：“你把南京闹……闹得天翻地覆，皇上在……在中山王府，已经吓……吓坏了，本……本来就……就有意回……回京……”

“你需要多少时间？”

霍然心中一动，其实他对兵马调动行军的事一窍不通，但也知道不能说走就走。

“现在是七月、八月、闰八月……”江小提督用指计算：

“大军集中、调动、回到南京也……也要两个月。从南京动身北返，最快也得到闰八月……”

“好，闰八月。”霍然说，“明天，你必须派羽书传令，把派至苏州、扬

州、淮安、凤阳各地的八队秘探，限期立即撤回，不许再追查快马船被劫的珍宝美女，更不许追查丢失的两船珍宝。”

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

江小提督咬牙答。

“办不到，后果你得完全负责。”霍然剑一拂，啸风声慑人心魄，“我会派人盯牢你的秘探，必要时把他们杀光，再找你父子算账杀入紫禁城，在皇宫纵火。你如果认为我在虚言恫吓，我将纠正你的错误。”

“我一定办到。”

江小提督心中大定：“八位千户都是我的心腹，他们会月卜从我的调度。我知道有两队久无信差返回，可能已经失踪，所以这两队恐怕得耽误一些时日，当然我会加派信差去找他们。”

“好，我信任你。”霍然慨然应允，“我在南京等你的表现，这期间我停止活动，但会暗中监视你小子，如果发现你违背承诺。哼！”

“本座言出如山，希望你也遵守承诺。”

“我这种亡命一言九鼎，你们却靠不住。”

霍然收剑后退：“你必须立即返城办理，希望你我后会无期，一旦有后会，你不会再幸运了。”

他发出一声震天长啸，昂然举步离去。

回贝秋霞与江小提督两个人，凄凄惨惨出了园门，只惊得魂飞魄散，腿一软几乎无法举步。

园门外堆满了尸体，足有五十具以上，闹江龙的尸体，就摆在路中央。

“天啊！他……他们一……一个也没逃……掉……”江小提督像狼嚎：“这……这姓霍的混蛋，到……到底有……有多少党……羽？”

要包围杏园，最少也需要一百个人。

“闹江龙与天涯三凤联手，杀了霍然的几个朋友，他们的下场是两方面的人。都全军覆没，”贝秋霞也感到省梁发冷，嗓音也变了：“我们知道他的党羽中，有笑鹿君义女，有金笛飞仙师徒，有五通神几个江湖凶果。就是说，他的党羽都是有来头的人物，没有一百也有五十；我知道皇上已有意返驾，刺客败了他的游兴。”

“这天杀的霍小狗，我真想亲手剥他的皮。”

江小提督一面走一面大骂：“皇上本来打算游玩苏杭的，苏杭美女天下闻名，苏杭富户之多也天下闻名，最少也可以带二十船珍宝美女回京享受。霍小狗这一闹。

“幸好霍然在南京闹。”贝秋霞冷笑，“南京有紫禁城可以躲，在苏杭你们逃得过他行刺？所以你该庆幸。你打算如何对他呢？你知道违反承诺的后果吧？再出动大批人马对付他，可知要付出多少代价吗？”

正德皇帝在上月初，就曾经示意臣下，要打算畅游苏杭，江贼父子就曾经积极的做好准备。

所派出至各地追查珍室美女的秘探有几队之多，其中三队派往苏杭，宋大人的一队就是三队中的一队，附带的任务就是探路，以便日后皇驾光临时，供给游乐的消息。所谓游乐，就是搜括珍宝美女享乐。

天下的财宝美女都是他朱家的，他可以予取予求，正德皇帝不但任意淫欲天下的美女，连他的臣下妻妾也照玩不误。

目下在皇宫的刘娘娘，是山西晋府晋王殿下的宠妃、晋府的端王朱知

烱，以晋系算辈份是第六代丫如以东宫直系计算，正德皇帝朱厚照系出燕府，燕府篡位成功，后传，‘厚’字辈也算第六代，实际上是第七代。这是说，晋王是正德的堂叔，把堂叔的宠妃抢来做玩物。几近乱伦。

在豹房得宠的马娘娘，是延绥总兵马昂的女儿，兵马指挥华春的妻子。另一美人，是马昂的爱妾杜氏。另一位戴姬，是另一总兵戴钦的女儿。

反正漂亮女人被他看上了，立即指名索取，不管美女是什么人，伦常不算一回事。

“我会改弦易辙来暗的。”江小提督咬牙切齿：“我要花一百万两银子要他的命。”

回京之后，再布线进行，你留在江甬替我物色人才，我拨给你十万两银子活动费。”

“好，我留在江南替你物色人才。”

贝秋霞欣然答应。

十万两银子，挑也要上百个人。

两人一面谈说一面咒骂，咬牙切齿直奔钟阜门。

小快船是笑魔君向太湖的朋友借来的，霍然要重返太湖，在太湖还得使用，他得把在太湖地区活动的秘探赶走。

傅玉莹很细心，把船里船外整理得焕然一新，舱内加添了行囊，食物和日用器物，像是要以船为家了。

山东人跑到江南来以船为家，霍然也感到有点好笑。

至少，他知道风帆（谐音翻）叫抹布：吃饭的箸（住，船不可以住留不动）叫筷（船走得快）；鱼叫做吃有余，不能吃时大翻务虾子叫做转弯（瞎子），忌讳真不少。

傅姑娘扮成小厮，兴致勃勃容光焕发，能平安离开南京，她感到心满意足。

“飞天猴那些人已催我们动身。”她边清理厨具边说，“他希望我们的船走在他的船后，以便照应，沿途他有朋友关照，保证不会有麻烦。”

“要你老爹警告那头猴子十离开我远一点，别让人误会我入了他的伙，我对做强盗没胃口。”霍然在整理绳索滑车，“各走各路，大家有好处。这里的事还没尘埃落定，得等两三天再动身。”

“文恭，早走早平安……”

“我不信任江贼子，必须逼他们。”

霍然不想早走：“晚上我要到南镇抚司衙门走走，表示我随时都可以去找他们，要他们的命，他们如果敢敷衍背信，我就放火宰人。”

、“文恭。我觉得你犯不着盯着他们，无法抓住他们背信的证据，在外地的秘探，不一定肯醉他们调遣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，他们也可以暗示秘探不必急急撤回。

在太湖的那位宋大人，很可影响小妹妹的安全，我们去把他们赶走岂不更好：慢一天小妹妹就多一天危险。”

“唔！有道理。”

他欣然说：“泗州水怪在宋狗官身边，是一大威胁，那混蛋江湖朋友众多，追踪查迹定可查出我在苏杭的活动脉络。我们明天就走，但今晚一定要到南镇司衙门上上下下走一趟。

“顺便进皇城，在城头跑一趟露露面。”

姑娘兴奋他说：“让他们知道，皇城宫城都挡不住我们。

幽冥玄女仍想到宫城去偷那什么桃花帐，你要不要帮她？没有你帮助，她毫无希望。”

“见了鬼啦！她是不是存心要我破坏承诺？她休想，叫她快死了这条心，我轻易地攻过江小狗官，厄意就是取得那混蛋的承诺，撤回秘探，让皇帝早离江南。我如果破坏承诺，狗官父子把心一横，那就大事不妙。其实你我都知道，江贼父子都是胆小鬼，保嫖众多，我们要宰他们不是易事，今后他：

们在何处住宿，恐怕连他的亲信也弄不清，再也不可能蒋他们诱出来了。结果，小妹妹将更为危险。”

“我知道你非常关心小妹妹的安全，你在南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她。”

“是的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她，她是我第一件入世所管的人间冤苦事，必须救人须救彻，不然我不会心安，你不会怪我吧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这件事我也有责任呀？我们明天就走，我急于看她呢！”姑娘不假思索他说，“她会记得我的。”

“如无绝对必要，我不会去接近她，以免替她带来灾祸，尽可能离开她远一点。”

霍然将舱面清理停当，抬头看了看天宇：“晚上可能有雨，夜行靴得加防滑的攀带，登高跃落得特别小心些。你去不去？”

做贼的偷风不偷雨，由于行动不便，下雨天屋主也紧闭门户警觉些，高来高去尤其危险。

“你去我还能不去？办事有你就有我。”姑娘拍拍酥胸，“我要让你觉得，我是唯一配合得上你的人。”

“是的，你是唯一配合得上我的人。”霍然喃喃地说。

他想到小秋燕。小秋燕是处处需要他保护的人，不论是精神上或肉体上，他都被牢牢地拴住了，其中有快乐，也有痛苦，更有大多的忧虑和操心。

今后，他还得为小秋燕奔忙，办事不能有始无终。

叹了一口气、他进舱准备夜间出动的用具。

